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 奇神杨小邪

(中)

 **BOOK**  
网络资源 非盗版



## 第十一章 月光公主

萧月光淡淡笑道：“我爹醉了吗？”

小丁道：“醉了，躺在木凳子上，你哥哥在那边。”她指向右边墙脚下。

萧月光道：“谢谢您。”

小丁娇笑道：“要我帮你扶吗？”

萧月光道：“谢谢您，不必了，我带有丫环，她们在外边，等一下丫环会扶您的朋友回房休息，我娘说你们是萧家的救命恩人，要我好好照顾你们。”

小丁哑然一笑道：“哪里，是杨小邪，不是我们。”

萧月光看着躺在地上的小邪，心中突像触电般地颤了一下，她道：“就是这位公子吗？”

小丁轻轻点头笑道：“是的，你看他，连睡觉都邪里邪气，还在笑哪！”

小邪那习惯的笑容，永远使人觉得他如此可亲而可爱，难怪月光看了会情不自禁地打颤。

萧月光轻笑道：“他有点邪，我一看到他，心头直颤个不停。”

小丁道：“我也是，但久了就会习惯。”

萧月光道：“这么晚了，我们扶他们回去好吗？”

小丁道：“好，你的丫环呢？”萧月光叫道：“小云、小翠，你们进来帮我忙。”

“是！”应声走进来两名青衣丫环。

不久她们已将这烂醉如泥的“大侠客”扶上床。

萧月光道：“这位姊姊，我要告辞了，你们还不会走吧？”小丁笑道：“我叫寒玲，杨小邪他们都叫我小丁，你也叫我小丁好了，这样满顺耳的。”

萧月光点头道：“好，我就叫您小丁姊，你们什么时候走呢？”小丁哑然摇头道：“我不晓得，杨小邪他总是乱来，也许明天，也许一个半月，反正他想走就走，谁也没有办法猜到他的心思。”

萧月光道：“那我们以后再谈，夜已好深，小丁姊您早点休息吧！”

“好的，再见！”小丁挥挥手已走入客房。

萧月光笑了笑，独自一人慢步到花园。凉月斜挂楼梢，青竹随风舞柔姿，源源流水伴孤亭，薄雾拂面清凉意。

萧月光已看得出神，看得忘了心……

“小姐，该回房了。”丫环道。

“嗯，我们走吧！”萧月光这才返身回房。不久琴声已起，歌声轻扬：天若无月，天无情，地若无水，地已枯，人若无心已非人，书无诗词何称书？琴无音韵琴将泣，骚人墨客尤好酒，圣贤红粉皆寂寞……”

“绿竹，弄月轻飞，月已归；夜半，寂寥归处，酒三杯；君不见，思相恋，空不回，又是孤雁残眠，泪双垂……”

天已亮，人也醒，昨日已过，今日又来。

小邪他们正围在花园小亭谈天，小邪道：“我就感到很奇怪，为什么小丁每次都不喝醉，小丁你说说看，有什么事想不开？”

小丁哪敢说出心事来，她有点困窘道：“我身体不好，不能多喝酒，所以才不敢喝醉。”

“骗鬼？”小邪右脚已抬到椅子上，一副甘草模样，叫道：“你有病？”

在我面前你还装病？你不说是不是？我替你说，你是怕我喝醉了没人照顾，所以才不敢喝醉对不对？”

小丁心事被说中了，霎时粉腮泛红强辩道：“不对，不对！我真的是身体不舒服，小邪你别乱说……”

小邪呵呵笑道：“小丁哪！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坏事，没关系啦！我就让你占点便宜，不过你可不能偷亲我喔！哈哈……”

大家已大笑起来。

小丁羞死了，返身直奔，躲到屋里去了。

阿三笑道：“我那位柔柔小姐不知怎么样了？”

小邪嗔道：“黑皮奶奶，什么玩二（意）嘛！上次叫你将她拉来加入通吃帮，你害什么臊？好啦！现在你自己想办法吧！大和尚！”

阿三尴尬笑道：“我哪有这个胆子，她好凶，我差点死在她手中。”

“哈哈……”众人又笑了起来。

小邪瞪了阿四一眼叫道：“阿四你笑什么？你也一样，慕容雪雪她不要礼物，你不会跟着她不放吗？大呆头！”他打了阿四一个响头。

阿四苦笑道：“不行，不行，这小女孩她妈的有一套，我受不了，换一个，呵呵……”

小邪笑道：“好吧！下次我看到适合的尼姑，再替你们拉红线，呵呵……”

“尼姑？”阿四苦丧着脸道：“小邪帮主，本帮要收尼姑吗？”

小邪道：“收！通通都收，不然怎么叫通吃帮？”

“好惨哪！”阿三叫道：“算啦！我和尚当得满好的，何必再还俗呢？嘻嘻。”

小七笑道：“乌邪屎（我也是）！嘻嘻！”“啪！”一声，小邪已打他一个响头叫道：“小七你他奶奶的学了一年多，还讲怪兽话？什么乌邪屎，乌鸦大便哪乌鸦屎？”

小七呆笑着，只要有人快乐，他就快乐。

这时萧无痕已经走过来，他高兴叫道：“杨小邪你早，昨天喝得还过瘾吧？”

小邪叹道：“过瘾是过瘾，但看到你我就不过瘾，连个大酒坛也拿不起来，太差啦，以后多多学习。”

萧无痕拱手道：“是，师表叔！”

“师表叔？”小邪叫道：“你何时发明了这个名词，这么难听，死包输？死婊子？换一个，换一个！”他猛挥手又猛摇头。有若货郎鼓般地直晃着。

萧无痕哪是小邪的对手，登时愣在那里讷讷不知如何是好。

阿三也叫道：“萧老板，我们小邪帮主赌功天下第一，你给他一个‘死包输’，这像什么话嘛？换一个！”他也学小邪之模样。

阿四叫道：“什么死表子，搞啥嘛！换一个！差！”

小七笑笑叫着：“什么‘吃包子’懒（来）三颗（个）！”

“哈哈……”众人大笑不已。

萧无痕没想到一句话，就能引出这么多怪句子，也笑了起来，他道：“杨小邪，那我要怎么称呼你才正确？”

阿三道：“叫他的外号‘通吃小霸王’杨帮主小邪先生就可以了。”

萧无痕点头道：“杨帮主小邪先生我……”

小邪叫道：“搞什么嘛！叫我杨小邪就好啦！你又不是江湖人物……对

了！好，你就叫我小邪帮主，我要将你变成江湖人物，呵呵……”他想到老头故意将他变成江湖人物，现在他也要如法泡制，以发泄心头那股怨气。

萧无痕这个王公贵族，他哪知道江湖险，平常道听途说江湖许多奇士如何如何？他早就羡慕已极，现在有机会，他已乐昏了头，他大谢道：“小邪帮主，一定，一定！哈哈……江湖好……哈哈……”他已笑不绝口。

小邪笑道：“好吧！我们找你爹说去。”

突地，小亭附近已传来一阵老人笑声，正是王爷走了过来。小邪笑道：“老王爷你来得正好，请坐……”他腾出一个空位让王爷坐。

“爹，您早！”萧无痕拱手揖身请早安。

萧王爷气色已好多，一身锦袍更显得大将之风，他拂须呵呵笑道：“早，大家早。”移步坐上石椅，望着小邪道：“小公子你找我有事吗？”

小邪笑道：“老王爷你是什么大将军，武功一定很好对不对？”

萧王爷笑道：“老啦！禁不起岁月的折磨，沙场也用不到老夫了。”虽然语意有点伤感，但现在却被高兴所取代不少。小邪道：“老王爷，您当然希望小王爷继承你的志向啦！”

萧王爷看了萧无痕一眼，苦笑一声道：“他就是文绉绉，一点都不管用，请了一些武师也都是市井之徒，没多大用处，唉！名师难求啊！”“我！”小邪拍拍胸脯，一点也不客气地叫道：“名师就在这里！”耸着肩，这是他神气风光的一刻。

萧王爷倒是被他的声音吓了一跳，但随即笑道：“小公子你武功了得是没错，可惜老夫这王爷府可留不住你，小公子你说笑了。”

小邪笑道：“我要将小王爷带走如何？”

“带走？”萧王爷吃惊地望着萧无痕。

萧无痕立即道：“爹，孩儿都长大了，也该到外面闯闯，再说不学好武功，将来怎么能上战场？爹，孩儿一定会照顾自己，一定会平安无事的，爹！”他甚是紧张，深怕王爷一口回绝了。

小邪笑道：“我保证小王爷安全无事，最多三年就可以平安学成归来。”

王爷有点为难道：“三年可不是很短的一段时间，而我又只有一个儿子，我……”

小邪笑道：“王爷——男儿……”他转向厢房方向叫道：“小丁你快出来！”小邪真宝，话讲到一半忘了成语，只好叫小丁出来了，他向着王爷，很有信心地笑道：“王爷你等一下，我的语言老师马上来！呵呵。”

萧王爷可是一头雾水只好陪着直笑。

小丁早就躲在门缝偷看，现在正好借口再出来，她莲步轻移走过来，娇笑道：“小邪什么事？”走了几步，向王爷揖身行礼道：“王爷您早。”

萧王爷呵呵笑道：“小姑娘你也早。”

小邪叫道：“小丁那个，男儿什么呀？什么志向的呀？”他比手划脚弄了老半天。

小丁想了想才会意，娇笑道：“男儿志在四方。”

“对对对！”小邪点头笑道：“王爷，咱们继续！”抿了一下嘴唇笑道：“男儿志在四方，王爷您如果将他留下来，将来可惨喽！将军宰相都是没有歪种和瘪十，这多令……”

小丁急道：“小邪！这叫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这是说人不是天生下来就固定能当将相，只要努力，每个人都能当宰相和大将军，哪是将军都

没有歪种？这次扯远了，呵呵……”

萧王爷听了也觉得好笑，他哪看过这么可爱的小孩，听得呵呵笑个不停。

“哦！原来如此！”小邪尴尬一笑道：“王爷对不起啦！我是说你儿子留下来就完了，对不对？这个种就被别人抢去了，多可惜，王爷您要想长远一点，人说小别胜新婚，我……”

“小邪——”小丁掩口直笑着。

“呵呵……”众人也笑着不停。

小邪白了小丁一眼叫道：“这有什么不对的？小别胜新婚很正常嘛，人家都这么说。”

小丁娇笑道：“那是用在夫妻之间，不能用在父子，懂吗？”

小邪一连泄了好几次气，无奈地摊摊手苦笑道：“算了，小王爷你自己说吧！怎么搞的，平常背的句子，今天都不对了，一定是黑七，逢赌必输。呵呵……”自嘲地笑了一下，往众人寻去，竟然有点得意洋洋。

萧无痕刚才也笑了一阵，现在轮到他上阵，他可没这心情自笑，他请求道：“爹，你就答应孩儿嘛！不会有事的！”

王爷被小邪这么一逗，担心不安之意也降低不少，他叹道：“好吧，谁叫你是大将军的孩子？以后皇上征调你去作战，到那时你的功夫又没学成，爹更是担心，我答应你。”

“爹——”萧无痕欣喜若狂叫道：“谢谢爹！”已万分高兴地跪在地上膜拜不已。

王爷伤感一笑道：“无痕，你这次出去可要小心点，这是你第一次出远门，我是放不下心，尤其是你娘，你得想个法子去安慰你娘才行。”他扶起萧无痕。

萧无痕笑道：“爹，这孩儿早已想好，只要爹答应，孩儿就去得成了。”

王爷奇道：“无痕你想怎么跟你娘说？”

萧无痕道：“爹，孩儿就说到李亲王家学武功，大约两三年才能回来，这样娘就不大会担心了，爹，您可要替孩儿瞒着娘。”

王爷点头道：“好吧！这种事不让你娘知道也好，但你别忘了随时给爹消息。”萧无痕道：“孩儿知道怎么做。”

王爷笑了一下问道：“你们何时出发呢？”

小邪伸出三根手指头笑道：“三天，三天好了，小王爷，三天够不够？不够可以再加。”

萧无痕一心响往江湖豪杰，他急道：“够了，不三天，就三天。”

很快三天已过。

萧无痕已向他娘说明原因，虽然夫人有点担心，但在王爷的安慰下也答应让儿子离家去学武。

这天中午——

王爷和夫人已将小邪他们及爱儿萧无痕送出王府。

萧无痕抽搐道：“爹、娘！你们请回吧！孩儿不久就会回来。”

夫人含着眼泪道：“痕儿，你要多保重，一路小心照顾自己。”

蓦地，萧月光也跑出来，她叫道：“哥！你等一下！”莲足轻挪地急奔到萧无痕面前，拿出一小锦囊道：“哥，这是我昨天做的护身玉佩，你收下。”

萧无痕接下锦囊道：“妹妹你可要好好照顾爹娘，我不久就回来。”

萧月光歪头轻笑道：“哥，还有杨公子，小丁姊及这些朋友，你们多保

重。”

小邪奇道：“小丁你看过她？”

小丁点头笑道：“那天你们喝醉了，是小公主扶你们回房的。”

“哇卡！”小邪瞪着萧月光大叫道：“小公主你偷看我们喝酒哪？口干了是吗？好！下次我一定拿大瓶的给你喝，如何？”

萧月光哪有碰过这种人，被小邪这么一叫，已愣住了，直叫着：“我，我，我……”

小邪大笑道：“舞，舞，舞，当然喝醉了还要跳舞啦！你昨天没看到我跳吗？哈哈……”众人也跟着笑。

萧月光红着脸往回奔，羞窘已极。

小邪大叫道：“小公主你不说名字，下次我找错人怎么办？”

“我叫月光！”萧月光羞死了，赶忙躲到王爷后面，不时偷瞧小邪。

“月光？鸟蛋光，好吧！咱们走！”小邪手一挥，大家已往巫山出发。

有了这么一闹，分离之愁怅也冲淡不少。

小丁边走边叫道：“小邪你发了神经是不是？将人家吓成这个样子”

小邪叫道：“谁吓她？我想她看我们喝酒，喉咙一定痒得吱吱叫，我可是给她来明的，哪是吓人家？”

小丁娇嗔道：“你真是，连小王爷都不会喝酒，月光她哪会喝？”

小邪晃着头斜睨小丁道：“这可不一定喔！想当年我就碰到妹妹比哥哥会喝的。”

小丁道：“在哪里，你胡扯！”

小邪叫道：“谁说我胡扯？我老头时常叫我去买酒，我每次到酒铺买酒，总是会听到女人叫着：‘哥哥，拿酒来！’然后店东家就叫道：‘来啦！马上来！’有一次我觉得奇怪，足足站了三个钟头，那女的也足足叫了三大瓮的烧刀子，奶奶的，我只好服输啦！”

“真有这回事？”小丁有点信了。

小邪点头道：“真的，不信你们下次到再来镇，就能看到，不过我后来从酒铺溜进去，想看看他妹妹到底是怎么一个喝法。”他神秘一笑，在吊人家胃口。

“怎么喝法？”众人好奇地问道。

小邪哧哧笑道：“原来他妹妹是开饭馆的，哈哈……”说完他已大笑起来。

众人一听，原来那位妹妹叫的酒是要给食客喝的，也大笑不已。

巫山位于长江上游，四川境内，瞿塘峡、西陵峡、巫峡，号称长江三峡，是为西部第一大奇景，山高壁峭，滩险水急，澎湃飞舞，壮观已极。

巫山十二峰，峰峰高耸云霄，峰顶云雾缥缈，迷迷蒙蒙，若隐若现，婀娜绮丽，如梦似幻，人间仙境应以此为最，在十二峰之中，又以玉女峰最美。

相传西天王母娘娘之女瑶姬死后即葬于此，而战国时代之楚襄王梦游高唐，而遇见了神女，留下一段风流韵事直到今天，故而此峰才被称做玉女峰。

腊月十五。

小邪他们已摸上玉女峰，这当儿要算萧无痕最苦了，现在是腊月，到处飘霜飞雪，冻得他直叫苦。

小邪见大家都已到峰顶，他道：“这山峰如此之高，难怪那位玉观音老前辈，会选择这人烟绝迹，鸟不生蛋的地方。”

小丁急道：“小邪快点找，今天已是十五了，要是找不到可要再等一个月。”

小邪道：“别急，你看前面左边那石壁上那些字迹。”他指着前边不远处又道：“你先看看是不是梦笑崖。”

小丁凝目一看高兴叫道：“好啦！找了四个钟头，终于被我们找到了，我们快点过去。”

众人走到崖边，只见此崖浓雾层层，五丈开外已是不见任何东西。小丁叫道：“这么多雾，我们怎么找？”

她有点泄气。

小邪笑道：“你放心，一到晚上，气温变冷，雾气就会往下沉，那时候月亮一出来，我们就可以找到地头。”

阿三擦掉额前汗珠道：“小邪帮主，现在可以休息了吧？我这一大包狗肉干，可重死我也。”

小邪点头道：“你们休息一下，我再找找看。”

阿三、阿四、小七及萧无痕，他们都带着一大包足足有水缸般大的干粮，现在他们通通卸下，坐在地上休息。

小邪捡起石块往峰下丢去，连一点回音也没有，他奇道：“应该会有回音才对，那玉观音左手在腰部，刚好是身体的一半……我再看看。”

想了一下，他又拿起石头往下丢，这次他是往崖壁斜丢，果然不久就有回音传来，他高兴道：“大概错不了啦！”

原来这悬崖陡壁是凹向里边，直到一半才凸出来，这比垂直的崖壁更难爬。

小邪将绳索绑在一颗大石头上，慢慢顺着绳索垂下去，足足悬了五十余丈，才发现下面有块岩盘凸出，正好可以立足，轻跃到岩盘上，发现崖石已经生满菁苔，他立即将菁苔刮掉，免得其他人一不小心跌下万丈深渊，往壁上一看，他发现崖壁上有许多数不尽的洞，有大有小，大的两人高，小的只有两尺上下，这些洞皆是自然形成，而每个洞口都长满了野草，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小一点的更不必说了。

小邪望着这些洞，苦笑道：“奶奶的，这些洞最少也有三、四百个，要找遍得花上一个礼拜，妈的！机关重重，管他的，等到晚上再说。”

不久小丁也爬下来。

小丁问道：“小邪你发现了吗？”

小邪道：“发现是发现了，全是洞，这可不好找。”

小丁道：“那玉观音大侠一定不会让我们一个洞一个洞去找，你再想想看。”

小邪苦笑道：“想是在想，我就是想不出这‘明月秋风’四个字是什么意思。”

小丁有点失望道：“如果想不出来，可能就白来了。”

小邪笑道：“想不起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找。”

“那要多久？”

“不久，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那我们就差不多啦！”

小邪笑了笑：“别着急，等月亮出来时，我想一切都会明白，你去叫阿三他们下来，连干粮也一起拿下来。”

小丁点点头，顺着绳索爬上去。

不久他们全部已爬到洞口前。

阿三急道：“小邪帮主找到了吗？”

小邪道：“不急，我们喝点酒，睡个觉，答案就出现了。”

大家也认为月亮没出来，光急也没用，立即喝酒聊天，以排遣时间。

时间一刻刻地过去，雾渐渐往下退，已到晚上酉时，虽是晚上，但因雾已退开，所以看得更清楚，更辽阔，终于月亮出来了。

今天是十五，月亮很圆，很亮，也很美。

小邪望着月亮道：“大家看看，今天月亮有什么不同？”

小丁道：“差不多嘛！”

小邪喃喃道：“我想月亮在十五出现，一定有它的道理存在，可惜我还是想不出来……”他望着月亮出神。

月亮已慢慢升起，沉静而皎洁地抚弄清影。

小邪已开始紧张，随着明月不停在转着，口中不时念念有词。突地他看到远处山峰，目光一亮，喃喃念道：“这明月秋风四个字，是写在左手上，左手……手……对了！”小邪急道：“小丁你看前面那些山峰，是不是正好五峰？就像我们的手指一样？”

小丁凝目看去笑道：“不错，有点像。”

“呵呵……”小邪得意笑道：“这就对了，我已经想到‘明月秋风’这四个字的意思；你想这么多个洞是很难找，要是月亮在一定的日期一定的时间，是否照在一定的洞口？”

小丁道：“不错。”

小邪又道：“我们再想那‘明月秋风’四个字，是否刻在左手中指下面？”

小丁秋波一转高兴叫道：“对呀！你是说等到月亮经过了第三峰的时候，他所照的崖洞，就是答案了？”

小邪笑道：“正是，但你再想想我们所站的两边是否都有崖洞？”

小丁点头道：“没错，如果月亮被盖住，照不到我们这里，但它还是会照到两旁的洞穴。

小邪笑道：“所以说秋风的意思就是答案，秋天是不是吹北风？”

“是呀！”

“那表示洞口在北边。”

“可是……我们现在连方向都搞不清楚……”

小邪得意笑道：“没有搞不清楚这回事，月亮和太阳都是从东边升起来的，我们面对着月亮，就表示面对着东方，那北方就在我们的左手边了，不是吗？”

小丁拍手喜悦叫道：“小邪你好厉害，终于猜到啦！”

阿四笑道：“这种小事是难不倒小邪帮主的，呵呵……”他也为此而感到光荣。小邪笑道：“奶奶的，这玉观音老头也真爱开我的玩笑，哪天我也将我的秘籍刻在乌龟上，叫后来的人到海底去找。”

“哈哈……”众人听得笑哈哈。

阿三笑道：“我看小邪帮主你如果放到海底，只有乌龟才会练你的武功啦！”

小邪笑道：“也好，反正有东西练我武功就成啦！”

小丁突然叫道：“小邪快看！月亮！”她指着月亮。

小邪一看脱口叫道：“哇卡，真行！”

原来月亮这时正慢慢移到第三峰的峰顶，不高也不低，高一分就露了顶，低一分则两边的月光就无法准确有投光到洞口，因为山峰是呈三角形，现在月亮正好嵌在最上端。

小邪叫道：“奶奶的，原来十五月圆时也有原因，如果不是十五，月亮一定不会恰好地停在那个地方。”说完他立即往左边崖壁看去，只觉得一条淡淡黑白光影之分界线上，并没有洞穴，平平如镜，他感到奇怪，又往右看，右边则有一个巨洞，就只目光这么两瞥，月亮已离开了山峰。

小邪叫道：“奇怪？左边照的怎么是平如刀削的峭壁呢？而右边……他妈的，玉观音又给我使诈了，左边就左边！”转向大家道：“你们慢慢跟我来！”

他们已循着山洞之间的凸石，贴着峭壁摸过去。

不久小邪已来到先前月光照射之处，突然小邪大叫道：“原来这里有点凹，而且是裂缝，难怪在那边看不到，玉观音这老头果然诡计多端，呵呵……”他已跃入裂缝里面，得意得直笑不已，其笑声甚有这玉观音诡计多端，而自己更胜一筹之意。

接着小丁、阿三、阿四、小七，及萧无痕也相继进入洞中。

萧无痕已吓得面无血色，他哪晓得小邪要带他到这种鬼地方来练武，否则他也不会来了。

小邪望着他笑道：“小王爷别怕，世上高深武功就是这样练出来的，等你练好后保证你武林排行第……第五，对，第五！懂吗？呵呵……”

小丁道：“那第一是谁呢？”

小邪斜睨着她道：“第一当然是你啦”

小丁急道：“我不行，我也不要，这多麻烦！”小邪道：“不谈这，我们摸进去吧！”

六个人已往黑暗小洞摸去，山洞越来越大，到后来竟有光线射出来。

小邪惊叫道：“哇——原来里面别有洞天，你们看那不是月光吗？”他指着前头。

不错，这地方是另一个世外桃源，虽然已荒废多年，但在月光下依稀可见到假山流水、小溪、小桥、亭子……等设备。

小丁奇道：“这山洞怎么会如此？”

小邪笑道：“我们已经走出山洞啦！那山洞只是一条路而已，这地方很神秘，也许它四面都是被高山挡住，所以不容易被人发现，玉观音老头真有一套。”

小丁往四周看去道：“这里以前一定很漂亮，若再整理一下多好！”

小邪笑道：“我们休息，等天亮再说。”

小丁道：“不再找了？”

小邪道：“反正已到地头，亮一点找总是容易得多，说不定明天就呈现在我们眼前，何必今天这么辛苦地找个没完？”

众人也卸下干粮，开始找地方休息。

一夜无事，醒来天已大亮。

小丁起身道：“小邪，今天雾散了，很晴朗。”

小邪笑道：“天气好，运气也好，你看左边！”

小丁往左边望去。

只见左边有一间石块砌成之绿色小屋，不大，约四坪，但却造得古色古香，每块石头，每支石梁都雕满了花草树木，而石块皆是碧绿翡翠石，更奇的是连窗户外框及门扉，全是整块碧石所雕成，用鬼斧神工来形容这间石屋，已不适合，因为它已超出人们想像之外，将宫殿缩小，也许就是如此模样。花蕊也一枝枝吐露，鸟之羽，兽之毛，一根根都刻得精细而和谐，实在不可多得。

小邪并没有仔细去欣赏，他也没这兴致，虎步往屋内行去，屋里只有一张石桌，略为椭圆形，桌上放有几本书和文房四宝，突地小邪又发现石床上坐着一具穿了衣服的骷髅。

小邪心想：“大概这位就是玉观音了。”他叫道：“你们大家快进来！”

众人立刻奔入小屋。

“哇——”小丁被骷髅吓着，惊叫地跳了起来。

小邪笑道：“没关系，以后这种事情，你常常会碰上。”

小丁惊心笃定，她白了小邪一眼叫道：“小邪你也不先说一声，害得我吓了一跳。”

小邪道：“我哪知道你随便乱怕？逢人便叫？好了啦！小七，小王爷你们两个过来。”他向两位招手。

小七笑着走过去，萧无痕也走过去。

小邪道：“这骷髅就是你们的师父，快跪下磕三个响头叫师父，这叫……师……小丁你来说。”

小丁笑道：“这叫尊师重道。”

小邪点头道：“记着哪！小七、小王爷，武林中最恨的就是背叛师门，懂吗？快跪下！”

小七和萧无痕立刻跪下磕头。

小邪道：“玉观音老前辈，我找了两位好徒弟给你，你一定会含笑九泉了，记着告诉阎罗王或是如来佛，我叫杨小邪，我替你做了一件善事，拜托！拜托！”他拱手拜个不停。

小丁道：“小邪，秘籍呢？找到了没有？”

小邪道：“在桌上，你去拿来，看老前辈有什么交代。”

小丁走到石桌前，拿起两本旧书及一张发黄的宣纸，再回来道：“小邪，这两本是秘籍，上面写着是‘观音掌’以及‘菩提剑法’，再看这张纸……我念啦！”

小邪道：“快点念，别让小七和小王爷跪太久！”

阿三苦着脸道：“我也要跪！”他跋山涉水也想分点羹吃，但小邪却不把他当一回事，他有点泄气。

小邪叫道：“不行！你和阿四已经拜过师，不能再拜，下次天下武功排名，我将你排进十名以内就是！闪一边去。”语气之间，好像这排名是他一手包办似的，说得斩金断玉，煞像这么回事。

阿三喜道：“真的？那我师父打不过我了？”

小邪道：“不一定，反正你好好练一定错不了，少林达摩‘易筋经’你一层也没修上，等你练上十成时，谁也打不过你了。去去去！”他推开阿三。

阿三、阿四有点失望地站在那里苦笑不已。

小邪道：“小丁你开始念吧！”

小丁摊开宣纸念道：“大乎哉！吾人隐居于此……”

小邪截口道：“念重要的就好，什么大头菜、小头菜的？这可 323 \ 以省掉啦！”

“是是是！”小丁笑了一下才再念下去，她念道：“吾人隐居于此盖二十年矣，然气数已尽，又恐一身所学将随吾人而逝，有失天命，故于壬申年，雕一玉质观音神像，置于武林，愿有机缘者能入此洞，将吾人武功发扬光大，造福武林。”

小邪叫道：“这老头连遗书都写得怪里怪气，一定是老混蛋，害我听不懂半句！真差！”

小丁笑道：“小邪现在是说你啦，你听！”她念道：“如能寻得此洞者，必定天资超群，聪明绝顶，更有甚于吾人矣，人云：‘创迷者易，解迷者难。’其原因正是如此，尔能拜在吾人门下，吾人大可放心而含笑九泉矣！”

小邪问道：“小丁，这老头说我怎么样？好不好？”

小丁笑道：“玉观音前辈说你比他还要聪明，如果你拜在他门下，他就可以含笑九泉了。”

小邪望着玉观音遗体，耸耸肩似笑非笑地道：“你果然有先见之明，呵呵……”被人一捧，他已对玉观音产生英雄所见略同之感觉，他又道：“小七和小王爷也不差，何况两个总比一个好，你也该含笑九泉啦！这是天意，玉皇大帝表哥的意思。”

小丁又念道：“唯尔等心术吾人不知，若尔为大奸之人，则天下苍生将陷于万劫不复，吾人为防患于未来，请来先服下左墙之黑色药丸，此乃天下至毒，无人能解，服此毒者，只有三十载寿命，尔可愿意乎？若尔不愿意服药而练此武功，必将走火入魔，死于非命，切记！勿可轻易尝试。”

小邪道：“这是什么意思？”

小丁道：“老前辈说想学这门武功，要先服下毒药，否则会走火入魔，死于非命，你看是否要让小七和小王爷服下？”

小邪奇道：“他为何要订下这个规定呢？”

小丁道：“他是怕来的人心术不正，所以限制他只能活三十年。”小邪想了想，走到左墙角拿出一颗黑色药丸，仔细看了一下，他笑道：“这老头还真不少毛病，老是给我耍花招。”

小丁道：“小七他们是否要吃下这毒药呢？”

小邪笑道：“当然要，这老头真笨，明明知道我比他聪明，他又何必来这一招。”走到小七身前道：“小七，嘴巴张开！”小七立即张开嘴巴。小邪已将药丸丢进他嘴巴，他道：“小七，这颗药丸一定是毒药，但毒不死你，你吃下它，等一下就知道要怎样练功才不会走火入魔。”

小丁奇道：“小邪你怎么知道毒药毒不死人？你又怎么知道吃下这颗毒药以后，就知道怎样练功才不会走火入魔？”

小邪道：“这是玉观音老头想试试看来人心术正不正，如果心正的话，这个人一定会将药丸吞下，如果是邪恶之徒，他何必冒这个险？我们再想想看，这秘籍是死的东西，怎么练都一样，为什么吃下去就不会走火入魔？为什么不吃的就会走火入魔？很明显，问题出在丹丸上。”

小丁道：“也许练功须要这项药物。”

小邪笑道：“这也有可能，但你想，三百年前他是武林盟主，而且他又叫做‘玉观音’，观音就是菩萨，菩萨就是好心肠，好心肠的人练功一定是不用毒药的，他要用也是用灵药，懂吗？”

小丁觉得很有道理，她又问道：“这颗药丸又有什么秘密？”

小邪道：“这我可晓得了，也许等你念完之后就有答案，一定不会等到要练功时，还无法解释这秘密，小丁快念，我们耽误太久了。”他怕念不完，小七毒性已发作。

小丁一急，念得很快：“尔若服下毒药，则可真正成为吾人弟子，亦可证明你心地善良，吾人甚是欣慰。唯此地绝谷，上下极不容易，故吾在西断崖上挖有几处落脚地，尔神功大成，当可轻而易举出此绝谷。神功若未成，则不可轻试，吾徒谨记；本处水源充足，右侧庭院种有长生果数株，尔可拿此充饥，当不至于饿死于此；再者，本门武功本以掌法称雄武林，然吾于壬戌年又创‘菩提剑法’，想必亦能和观音掌合为武林双绝，愿吾徒细心研究，专心学习；至于内功心法，尔不必操之过急而徒劳无功，当循序渐进，方可大成；吾人一生以救世为本，为天下苍生谋福利，吾徒亦得遵循师训，驱恶扬善，维护正义，尔若违背师训，则天诛地灭死于非命，切记、切记！最后祝吾徒早日学成神功。

师玉观音绝笔甲丑年腊月小丁一口气念完它。

突地——“哇——哦，呜……哇……”小七大吼大叫，抱着肚子倒地猛滚，猛踢，有如中毒之小狗般，口吐白沫，两眼外突，青筋浮涨，恐怖之极。

小丁急道：“小七你怎么了？小七！”她很紧张，但不敢靠近，因为小七已经疯了。

“呜……小七！”小丁倒在小邪怀中哭了起来。

小邪安慰道：“小丁别哭，他马上会好的。”他也不多说，因为小七也是他的朋友，虽然他知道小七一定会没事，但他也为小七受这个苦而感到难过。

阿三、阿四也感到于心不忍，小七他甚善良，甚老实，从不会抱怨，也不会和人起争执，这种朋友并不好找。阿三、阿四鼻头已酸，甚是难过。

萧无痕虽和小七相识不久，但见此情景，也不时打冷战。

“哇呜——哇——哦——”小七已挣扎了十余分钟，“哇——”他吐了一口苦水，终于昏过去。

小邪叫道：“阿三快拿酒来，给小七喝下！”

阿三立即拿出带来之酒葫芦往小七嘴里灌，小丁也走上去，替他擦额前汗珠，及口角污秽物。

小邪则在小七吐出来之苦水中找着东西，不久他已找到一个很小之黑团，拿起黑团笑了笑：“这老头害得小七好苦。”

酒一下口，小七已悠悠醒过来，他无力地望着小邪。

小邪安慰道：“小七苦了你，但这已经是过去，你休息一下！”他抚着小七肩头，替他疏松一下筋骨。

小七傻笑一下点点头，只要小邪在，他就是挨再大的痛苦也不在乎，自从小邪将他带在身边以后，他内心已充满无法磨灭之感情，这份友谊已深深烙在小七心上，也只有他们俩才能体会得出来。

小邪将小黑团交给小丁，他道：“小丁你将这小黑团搓开，秘密就在这里了。”

小丁接过年手，将它搓开，果然里面有一张小字条，她念道：“吾命你服下之药丸，乃是腹绞痛之药，无伤大雅，为师已准备好解药，就在右墙上，尔当轻易可以找着。”小丁往右墙一看，果然有一小药瓶，她走过去将药瓶

拿下，倒出一颗药丸让小七服下，继续念道：“为师如此，是在试尔之心术，今得知尔乃天生仁厚，遂将内功心法之秘密告知：内功心法，每逢七必颠倒，亦就是说，第七句要倒过来，第七行也要倒过来，如逢第七行之第七句，则只倒行不倒句，照此练，方不会走火入魔。”

小丁惊叫道：“小邪，成啦！好险！”

小邪笑道：“当然成，否则我不是白混了？”

小七服下解药已好多了，他笑道：“小些（邪），恨号，恨号（很好）！”

小邪也笑道：“小七你快谢谢你师父，小王爷你也一样。”

小七和小王爷立即跪在地上拜师磕头。

小邪道：“你们现在是玉观音的门下了，小丁将秘籍交给他们。”

小丁笑着将秘籍交给小七，小七又交给萧无痕，因为他也不识字。

小邪笑道：“小七、小王爷，你们可以起来了。”

小七和萧无痕再次磕头才站起来。

小邪笑道：“以后你们就在这里练功，小王爷，小七不识字，你就告诉他，最好你能教他说话和识字。”

萧无痕道：“小邪帮主您放心，我一定好好教小七哥。”他说得很诚恳。

小邪点头道：“如此甚好！”转向小七他道：“小七你要留下来练功，以后才不必让我担心，我有空就来看你，你也不必替我担心，我是金刚命，死不掉的。”

小七点头道：“东（懂）！”

小邪再次拍拍他肩膀道：“我和小丁、阿三、阿四要走了，我们还有事，你一定要好好练……对了，秘籍我看一下。”他想到可能秘籍有点难懂。”

萧无痕将秘籍交给小邪，小邪又交给小丁。

小邪道：“小丁你将秘籍解释一遍给小王爷听，可能他有不懂的地方，我来示范。”

小丁点头笑道：“好的！”她立即从内功心法开始讲解，萧无痕不懂就问，小邪将经脉穴道、运功吐纳之方法一一说得详详细细。接着小丁开始解释“观音掌”，萧无痕有的图看不懂，换招不会，以及方位不对，出掌力道要如何，小邪也一一说明和示范，最后“菩提剑法”也解说完毕。

小邪笑道：“小王爷你差不多都了解了，别忘了还有小七他不懂。”

萧无痕道：“小邪帮主您放心，小七哥的事就交给我，你们一有空就来看看我们如何？”

小邪道：“当然，不过我希望你们练成以后再出去，不管我们有没有来都一样，最迟三年，我会来一趟。”

萧无痕道：“三年？会不会太久了点？”

小邪笑道：“不会，只要你用心学习，你会发现三年好短，一眨眼就过去了，我先祝福你们啦！”

小七笑道：“小些（邪），白白（拜拜）！”他向小邪招手。

小邪笑道：“小七，武功也要学会，说话也要学会，最好连写字也一起学，我们走啦！”

“白白！呵呵……”他学小七讲“白白”而感到好笑。

随后小邪带着小丁、阿三及阿四离开洞穴，顺着原路回到峰顶，收起绳子，已往山下奔去。

小七有点怅然若失地坐在石桌上发呆，他在缅怀小邪带给他的一切。

萧无痕走过去道：“小七哥，我们开始吧，愈早练好愈早回去，何况我们两个还有伴呢！来，我们先将师父遗体埋了。”

小七点头笑道：“死鸡（是极）！”他也想到小邪交代的话，马上定过神来，不再乱想。

两个人合作将玉观音遗体埋葬，随后他们又整理一下花园，不多久这里已焕然一新，成为人间仙境，他们俩，心情也开朗不少，从此他们日夜不停地练功。小七为了小邪的话，他学得很勤，连说话也学，空余时间还捉些飞鸟来加菜，这种孤独生活，他至少过了十八年，所以他并不觉得多难熬。

萧无痕心情比较浮躁，不时忆起家园，但不久他也步入正轨，功夫也大有进步。

小邪他知道只有朋友武功更高强，才能得到真正的保护，他不但要训练小七和萧无痕，他也要训练小丁、阿三和阿四，还有自己，他明白武功一定要苦练和创造，玉观音的武功是自己创造的，老头子的武功也是自己创造的，小邪他也要为自己创造武功，他也想知怎样使自己武功更上一层楼，他也准备将来替武林排名，他也希望自己朋友都能排在前面，小邪不鸣则已，只要他一鸣，那一鸣不是惊人？

小邪他们已走下巫山。

阿三道：“小邪帮主你什么时候才要开始让我练武功？我急死了？”

小邪笑道：“不急，等你们少林寺的钟敲了二十四响，我们就回莫塔湖练功，保证我们学得天下无双。”

小丁道：“小邪你是说要叫你老头子教他们武功？”

小邪点头道：“不错，我早就知道我老头就是欧阳不空大先生，他好坏，故意骗我，可惜没人能骗得了我，等我回去，我要好好地修理他，嘿嘿……”

阿三大惊道：“小邪帮主你老头是寰宇一奇欧阳先生？哇卡！有救啦，阿四，咱们武林第十没有问题了！哈哈……”他已高兴得蹦了起来。

阿四他手舞足蹈，乐不可支。

小邪叹道：“可惜不知道少林寺什么时候才敲钟，我等得好烦，快两年了吧！”

小丁幽幽道：“小邪，我跟你回莫塔湖好吗？”她见小邪已替阿三、阿四安排，独独没有她，以为小邪把她给忘了，心头又沉重起来。

小邪笑道：“当然，死老头一身医术传给你恰恰好。你不学也不行。”他讲话口气，好像他真的是欧阳不空。

小丁霎时高兴叫道：“那我一定保护你，让你活到一百岁，一千岁，一万岁，呵呵……”

小邪叫道：“少来，活那么久多烦！该死就要死，下辈子再来，老是当老人也没意思。”

小丁笑道：“随便你啦！我们走吧！天都快黑了。”

四人已奔向附近小镇，找了一家客栈住下来。

第二天中午——

他们在饭馆用膳。这饭馆不大，只十来张桌子，已坐满人。

靠左边角落有一桌坐满了劲装彪形大汉，此时他们还在聊天，只听：

一名大汉道：“你们知不知道前几天，有人说峨嵋派掌门人止前师太被人杀死了。”

另一名道：“真有这种事？我不信。”

“你不信也得信，十几年前天下各大门派的掌门人也不是一样被人杀了？现在想必这个时候又开始啦！还好我们腾蛟帮是小帮派，否则也差不多了。”

“止前师太武功极高，谁又能杀得了她？”

“谁？我知道也不会在这里和你说话了。”

“这么说你也是听说的？”

“是李香主他说的，前天他刚从峨嵋山附近经过，才知道这个消息，更奇怪的是止前师太死的不明不白，一点伤痕也没有。”

“真的？这是什么原因？”

“好像是传说中的黑血神针！”

小邪闻言心头一震，立即凝神听下去。

“黑血神针？不可能吧！这东西已经绝迹江湖多年了。”

“谁说的，上次在济南城不是有一位小鬼曾经拿出黑血神针的毒药吗？听说那只狗一沾到黑血神针的毒，立即毙命，好厉害呀！”

“你胡说，哪个小鬼叫杨小邪，他是天下第一号大混混，鬼计多端，那个人碰到他准要倒霉八辈子，一个头肿成两个大，那次他是耍诈，他那瓶不是毒药而是白开水，你不懂就别乱扯。”“这……那狗为什么死？”

“黑血神针的毒，人人害怕，当他拍卖完毕后，就有人偷走那只小花狗，想了解一下神针的毒性，结果才发现小花狗是被震断心脉死的，知道了吗？王头领，说你笨，你真地就是笨。”“我笨？我不相信！天下比我笨的人多的是，你有没有听到杨小邪拍卖玉观音？他竟将这武林至宝都拿来拍卖，他比我笨多了，更可笑的，他后来连银子也拿来拍卖，这算什么？我再笨也不会拿着银子去卖！”

小邪他们听得呵呵直笑着。

“别扯太远，这黑血神针刺中人以后，也是找不出一点痕迹，所以止前师太的死，人家才会以为是黑血神针所为。”“黑血神针不是那传说中飘花宫的镇宫之宝吗？怎么会出现在中原武林呢？”

“飘花宫从来没有涉足武林一步，而她们个个武功高强，没有必要去杀人，可惜天下没有人见过他们真面目。”

“止前师太是否得罪了飘花宫？”

“我不知道，反正止前师太是一定死了，她身上找不出一点痕迹也是真的，其他我一点也不知道。”

小邪觉得有上峨嵋山查明的必要，他向阿三问道：“阿三你可知道飘花宫是怎么回事？”

阿三道：“飘花宫好像在长白山一带，她们从来不涉足武林，而且全部是女人，最可怕的是他们的武功厉害无比，这都是传说，那黑血神针是她们的镇宫之宝，中人立即毙命，我只知道这么多。”

小邪道：“我们到峨嵋去查一下。”

小丁道：“现在就走？”

小邪点头道：“打铁趁热，迟了也许就查不出什么，我们走！”

四人结完帐已直奔峨嵋山。

峨嵋山它的美存在于幽深与开豁之中，笼罩着一层少女天真烂漫，稚气未脱的神情。耸山叠翠，峰峰相连，飞瀑泻潭，清新高雅，使人留连忘返。

但此时峨嵋山因为掌门人之死，已被蒙上一层阴影，再也无人有此兴致

来此游山玩水，触此霉头。

小邪连夜赶路，花了一天一夜之时间才抵达峨嵋派庙宇大门前。

“阿弥陀佛”有一四旬女尼迎门而出，她道：“小施主，本派有事，恕不迎客，小施主请回。”

小邪道：“我是来找你们新掌门人，我有事要找她谈谈。”

女尼道：“小施主，掌门人现在不能会客，你请下山去吧。”

小邪哑然一笑道：“我是来查你们止前师太的死因，你快通报掌门人。”

女尼一惊道：“小施主你怎知……”

小邪截口道：“没什么，全江湖的人都知道这件事，你通报掌门人，说我是欧阳不空派来的。”

“欧阳先生？”女尼一震马上道：“小施主请稍候，老尼这就去通报。”说完她已转身走入内院。

小邪哧哧笑道：“我老头名气不小嘛！连老尼姑都吓成这个样子。”

阿三笑道：“欧阳大侠哪个不佩服？只要他一句话，天下的人没有不点头的。”

小邪叫道：“我老头这么了得，却躲在莫塔湖和我鬼混，他是吃错药啦！这老家伙没安什么好心眼。”他想到以前被欧阳不空骗入江湖，就直叫惨。

阿四苦笑道：“要是当年他看上我就好了，可惜我不上相，摆正了还是选不上。”

小邪笑道：“我他妈的真虽（倒霉）！要是当年捉的是你，我现在一定是在京城当大老板，唉！真是生不逢时哪！”

蓦地——“阿弥陀佛！哪位是欧阳先生派来的？”寺内已走出一名六旬瘦高女尼。

小邪笑道：“是我，我叫杨小邪。”

“老尼法号止欲，暂时代理掌门人，杨施主你请！”

“掌门人谢啦！你也请。”

“请随老尼来！”止欲领着他们到大厅。

止欲道：“因为止前掌门仙逝，故而不招待素茶，请杨施主见谅！”

小邪笑道：“没关系，掌门人，我想问你当天的情形是如何？”

止欲道：“当天做晚课完毕，老尼就回禅房，不久突然听到打斗声，老尼立即赶出来，只瞥了一下凶手背影，而止前掌门人已死了。”她神色黯然。

小邪道：“你看到的凶手是男是女？”

止欲道：“老尼觉得是男士，而其他姊妹也说是男的。”

小邪点头问道：“这人是否长发披肩，散乱不堪？”

止欲道：“有一点，但太暗了看不清楚。”

小邪道：“掌门人你再想想十几年前，你们峨嵋派掌门人是否也是突然间死去？”

止欲道：“是的，慧因师太也是被人谋杀，凶手也还没找到。”

小邪轻轻一笑道：“我知道凶手是谁了。”

“真的？”全场之人惊讶齐叫着。

小邪笑道：“他是一个不知名的老人，我叫他武痴，因为他的武功天下第一，没有人能在他手下走出十招，就连我老头欧阳不空也走不出他手下五十招。”

“武痴？”止欲奇道：“江湖似乎没有这个名字。”

小邪道：“我不是说过，他是一位没有名字的老头吗？”

止欲道：“我峨眉一派可从不得罪人家，怎的……”她有点哽咽。

小邪道：“不必有冤仇，武痴是杀手。”

止欲惊道：“杀手？……谁又会收买他呢？”

小邪道：“没有人收买杀手，而是杀手本身要杀人，他不但要杀你们峨眉派，连其他门派他也要杀。”

止欲叹道：“天劫，真是天劫，阿弥陀佛！”

小邪道：“我觉得奇怪的是外面传说止前师太是死于黑血神针之下，掌门人可有这回事？”

止欲道：“杨施主，掌门师姊全身找不到一丝痕迹，老尼也以为凶手是用黑血神针杀了掌门师姊。”

小邪心中纳闷即在此，因为如果凶手是武痴，那么武痴根本就不必用黑血神针，他问道：“我是否可以看看止前掌门人之遗体？”

止欲面有难色道：“杨施主，这有不便之处，请你原谅。”

小邪笑道：“我看看脸庞就好。”

止欲这才放心道：“好吧，杨施主请随老尼来。”

止欲领他们来到灵堂，小邪也看了止前师太尸体，但看了许久实在看不出什么名堂。

小邪无奈道：“掌门人，我也看不出，我想赶到少林寺，看是否来得及拦住凶手”

止欲道：“杨施主，这一切都看你和你师父，如果此人不除，天下苍生何以为安？老尼不送了。”

小邪道：“好，我得快点走，告辞了。”

小邪领着小丁他们离开峨嵋山。

在路上——

小丁道：“小邪你是说那个武痴已经大开杀戒了是不是？”

小邪点头道：“不错，江振武已经开始行动，我只是觉得奇怪，武痴怎么会用黑血神针？”

小丁道：“也许武痴是飘花宫的人，他武功也高不可测。”

阿三道：“绝不可能，飘花宫都是女的。”

小丁道：“也许飘花宫改变规矩收起男门徒来了。”

小邪摇头道：“不可能，我碰过他，我知道他除了练武功外，其他事一点也不晓得，当时他还想找飘花宫主决斗呢！呵呵……”他又想起骗武痴头上长珠这趟事，禁不住已呵呵笑了起来。

小丁对于小邪这种突发的笑声，已习以为常，并不感到奇怪，她又问道：“武痴是白痴，但他为什么会杀人呢？”

小邪道：“武痴他一直以为武功天下第一，只要江振武告诉他现在谁的武功可能会超过他，那么武痴就会将那个人杀死或击败。”

小丁问道：“江振武和他是什么关系？”

小邪苦笑道：“师徒，他不知怎么会拜武痴当师父。”

小丁道：“这下可好了，十年一循环，我干爹上次也被……不好了！我哥哥他……”她急着叫起来。

小邪笑道：“你放心，你哥哥还小，武痴看不上眼，我不是说过，他要死还得等几年？原因就在这里，我了解武痴他也不杀小孩，否则当时他一看

到我时，他已将我打扁了，还容我脱逃？”

小丁放心不少，她问道：“为什么江振武会如此做呢？”

小邪想了想道：“我觉得江振武元气大伤，要沉寂一段日子，他怕天下各大门派借此又壮大起来，所以才叫武痴再来一次通杀，以削弱他们的势力。”

阿三问道：“那我们少林派呢？是不是也一样在劫难逃？”

小邪点头道：“不错，我也救不了，因为武痴若看到我，一定会杀死我。”

阿三道：“我们再用炸药将他炸死。”

小邪道：“除非将整个少林寺炸掉，否则你休想摸到他的衣角，你不知道他有多恐怖！简直已到了金刚不坏之身，我用手打，用飞刀射，最后还将他埋在地下用炸药炸，他竟然只受伤而已，想起来，我心头就发毛，哎……唷！”他扭动一下身躯，像是背上爬了一条大毛虫似的，直颤不已。

小丁问道：“那我们该怎么办？”

小邪叹口气道：“有时候人是要认命的，世上已经没有人能治得了武痴，我再练几年看有没有办法，现在只好由他了，我们不必做无谓牺牲，可是我觉得奇怪，十几年前各派掌门人没有全部死去，有的还在神仙岛，这说明武痴真正的目的是在比武，当然有时候免不了会误杀，可是他一定不会用黑血神针来伤人。”

小丁道：“难道是有人利用武痴打败了止前师太时，偷偷刺上黑血神针将止前师太杀了？”

小邪点头道：“我也是这样想，但这个人会是谁呢？他又如何取得黑血神针呢？”

小丁道：“也许后面那人是飘花宫的人。”

小邪沉思半晌道：“我们对飘花宫知道得太少，所以不能得到正确的推论，我看还是到少林去一趟吧！”

阿三叹道：“我们又治不了武痴，过去干什么？”

小邪道：“去看看掌门人的死是如何，顺便看看是否另有其他人跟在后面。”

阿三道：“走吧！我多多少少和少林也有点感情，去看看也好。”

阿四担心道：“白马寺会不会被武痴发现？”

阿三、阿四虽然还俗，但他们还是对收容他们的少林派有一种感恩的心情存在，现在少林有难，他们也想回去出点力量。

小邪笑道：“阿四，白马寺是分院，武痴他不会去的。”

小丁问道：“小邪，我们到少林寺是要找另外一个人，假如他用的是黑血神针，那你要如何？和他拼了？”她有点紧张。

小邪看看她笑了笑：“我才没那么傻，以前我乱拼，那是他们要不了我的命，我才会如此，如果那人用的真是黑血神针，我得赶快溜回莫塔湖，我老头千交代又万交代就是这句话，我可不能乱来。”

小丁放心地笑道：“原来小邪也有正经的一天，好难得啊！”

小邪笑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碰不得，碰不得，我现在才知道老头子为什么要训练我，嘻嘻，他也吃瘪了，呵呵……”

小丁奇道：“为什么？”

阿三笑道：“欧阳先生他也会吃瘪？”

小邪笑道：“不错，他吃了大瘪十，不得已才躲在莫塔湖，把我又煮又

打的目的就是怕我碰上武痴或者是黑血神针，他一直要我练武的原因也是要我胜过武痴，后来看我不行啦，才叫我到江湖被人杀杀打打，老头呀！老头！你用心真良苦啊！”

小丁娇笑道：“所以江湖才出现你这个怪物，杨小邪，嘻嘻。”

阿三笑道：“我也才能找到小邪帮主。”

小邪笑了笑：“好吧，我们快点赶到少林去。”

## 第十二章 钟敲二十四

少林一派执武林牛耳百年，其寺庙也建筑得雄伟壮观，令人一望则觉得少林本来即是武林泰斗。

可是现在的少林和尚个个脸色吃重，如临大敌，亦谢绝香客进香。

不错，少林派已风闻峨嵋、昆仑、终南、武当、天台、五台派之掌门人相继死亡。

武痴也可以算是少林的特大之敌人了。

夜刚过三更，冷月孤星，大地一片浑黑。

突地——

寺庙西围墙突传出一阵狂笑“哈哈……”音如三月春雷，巨浪拍石，飞瀑奔流般地震破夜空，宿鸟惊飞，山猿怯啼，回音久久不绝于耳。

“注意——敌人来了！”少林寺老僧亦发出吼声。

只见火光闪闪，少林大罗汉阵已摆开来，足足有五、六百人，这天下第一阵果然不同凡响，光看阵势就有一种慑人心弦之威力，像是黄河奔流，随时会决堤地吞噬整个大地。

黑影一闪，快如火箭，“咻——”衣角破空之声划过夜空，一条人影已经跃上少林大门十丈高之牌坊，他正是武痴。

只见他双手插腰纵声狂笑：“哈哈……哈哈……”他叫嚣道：“少林老秃驴，快叫明空出来，老夫要找他比武！哈哈……”说话中，语气甚狂。

有一位六旬和尚走出来：“老纳明空，施主是……”

“哈哈……”只见黑影一闪，武痴已翻身纵起，苍鹰似地当头落下扑向明空大师，这种快，已经不是人能够做到的，快得好像时光停留在这一霎那，快得令人感到武痴那一闪是光闪，一眨眼就不见了。

明空大师早已知道武痴武功天下第一，他一见有人扑来，立刻窜入罗汉阵，想以罗汉阵困住他，虽是如此，背后亦被武痴扫中，踉踉跄跄摔了一跤，勉强地爬起来。

罗汉阵已发动，化千百人为一人，集千百人之功力于一点，其势何等锐利，只见人影幢幢，忽东忽西，将武痴困于阵中。

“哈哈……！”武痴狂笑叫着：“明空老秃驴，老夫找的是你！”话音一落，扬起双掌，身形掠空而过，划向迎面而来之罗汉阵弟子“轰——”一声巨响，罗汉阵为之迟滞一霎，但只这一霎那，武痴双手再度扬起击出数掌，掌掌骇人，挟以山崩水决之力，万马奔腾之势攻向众罗汉僧，一阵劈里啪啦撞击声，紧接着“哇……呃……”惨叫立即传来，少林众僧已有不少人死在武痴之手。

“明空哪里逃！”武痴再度攻向明空，他身形一跃，双掌一吐，已快速地击向明空胸脯。“哇——”明空大师避无可避地已被击中，如断线风筝般地摔到三丈开外趴在地上不动了。

“哈哈……”武痴狂笑一声，返身腾空，有如飞鸟投林般射出少林寺，消失在黑夜中，来得快，去得也快。

就在此时突有一条黑影掠往明空，只见他一闪，一掠、一带，已欺到明空大师身前，左手一挥，立即返身退去，行动之快有如风驰电掣，只这一闪，他已将射出少林寺围墙。

突地，寺外又射进一条人影，直往这黑衣人撞去，因来势太快，黑衣人

闪避不及，“砰——”一声，又被撞得倒射回去。

“嘻嘻……小贼，原来人是你杀的！”从外边射进来这人正是杨小邪，他正两手插腰地望着那位黑衣蒙面人哧哧直笑着。

蒙面人大吼道：“小鬼你不要命了？”语音未落，他已腾空出掌，猛虎般地扑向小邪。

小邪大叫道：“老匹夫有胆将面罩拿下，让我看看你到底是不是江振武！”他并没有迎敌，竟在广场兜圈子跑给蒙面人追。

蒙面人三番两次急攻不下，心想是非之地走为上策，心一笃定他已返身掠往寺外。

“拿下他！”少林老僧突然大吼。

立时千百条人影掠向蒙面人，硬将他逼下来困在中央，马上发动阵势想拿下此人。

“哈哈……”蒙面人狂笑道：“有胆就尝尝我的黑血神针！”右手一划，隐约晃起一点银光，泛出一道小银虹，电也似地刺向迎面而来的众僧。

“哇……哦……”众僧有如羔羊般地任人宰割，还来不及喘口气，已有三、四十名和尚死于神针之下。这黑血神针果然厉害。

小邪见状大叫道：“和尚快退！”身形往前冲，一把飞刀已取向蒙面人左眼，人也逼近蒙面人五丈，他还是不敢太靠近，手中不知何时已拿着一个大黑锅，准备挡住黑血神针。

蒙面人见飞刀袭到，只轻轻一偏头已轻而易举地避开，他见小邪扛起大锅子，冷笑道：“杨少侠你也会怕我的黑血神针？哈哈……”他晃着手中那枝小得不能再小的神针，狂笑不已。

黑血神针虽小，但却是亮得吓人，在黑夜中，它闪出森森寒光，冰冷而带点淡青，令人毛骨悚然，禁不住打了一阵冷战，尤其它的毒，更是勾人魂慑人魄。

小邪问道：“老兄，那就是黑血神针？”

蒙面人得意地笑道：“不错，杨小邪你今天死定了，哈哈……”

小邪叫道：“黑皮奶奶，你有胆过来试试看！”他抖着大锅子。

蒙面人一步一步地逼近，他狂叫道：“杨小邪，老夫要先打烂你的锅子，再让你尝尝黑血神针的滋味，哈哈……”他不停晃着神针。

小邪也一步步地往右边墙角退去，众僧也惧于神针之毒，皆往右后方退去。

小邪突然改变口气笑道：“老兄，我跟你又没仇，你干嘛要杀我？”

蒙面人笑道：“杀人要理由吗？”

小邪已退到墙角，他叫道：“喂！你到底是不是江振武？”

“哈……”蒙面人狂笑道：“老夫是谁对你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你今天将送命于此。”

小邪笑道：“是谁送命还不晓得，有胆再走近三步！”他挺着胸脯，一副挑战之样子。

蒙面人一愣，但立即叫道：“杨小邪你这个出了名的鬼灵精，老夫怕了你不成？”他认为小邪在使诈，一步、二步、三步，他很小心地跨出步来，觉得自己猜得不错，他得意笑道：“怎么样？杨小邪你能奈我何？”

“不怎么样”小邪笑道：“我不能奈你何？看弹！”手一扬，从锅里拿聘捆炸药往蒙面人丢去，立即卧倒盖上锅子。

蒙面人一见是炸药，大惊失色。立刻倒射而去，但为时已晚，“轰——”一声巨响，已被炸得衣衫粉碎，皮肉泛青，并有不少裂痕，倒摔于地，他立刻爬起来吼道：“杨小邪，老夫与你誓不两立！”说完返身窜出少林寺，消失在林中。

小邪噓了一口气从锅中爬出来苦笑道：“奶奶的，这家伙躲得好快，没炸死实在可惜。”

小丁她这时已跑出来，她惊道：“吓死人了。”

阿三也跟上来说道：“可惜慢了一点没炸死他。”

阿四叹道：“我们少林弟子死得好惨，死了好多，好可怜！”他眼珠已红，有点伤感。

小邪安慰道：“阿四别伤心，这是劫数，每个人都有劫难，躲得过就躲，躲不过也只好由天了。”

这时有名和尚已走过来施个佛号道：“小施主，多谢你挽救少林一派免于死伤殆尽。”双手合十揖身地向小邪行礼。

阿三道：“小邪，这位是罗汉堂主持明心大师，我以前的大师伯。”

小邪笑道：“主持你好，我……嘻嘻，我也没办法全部救到，很可惜。”

明心叹道：“这是劫难，怪不得别人，昨天武当派遣劫，今日竟落在少林头上，唉……”

小邪闻言大惊道：“大师昨天真的是武当派？”

明心点头道：“不错，昨日三更，武当掌门亦遭劫难，唉！天劫，天劫！”

“哇卡！”小邪叫道：“黑皮奶奶，还大有学问，大师你怎么知道的呢？”

明心道：“武当与少林素来甚是友好，有消息皆以飞鸽传书，故而老衲才能知晓。”

小邪大急叫道：“大师再见了！我有急事！”不等明心回答，他已拉着小丁往门口奔去。

阿三、阿四随后跟着追去。

边跑小丁边叫道：“小邪出了什么事？”

小邪笑道：“回莫塔湖，老头子在等我啦！”

小丁笑道：“是不是黑血神针已出现了？”

小邪道：“不错，如果只有一支我也不用担心，但好像黑血神针不只一支，那我可要逃命了。”

小丁奇道：“难道还有第二支出现？”

小邪点头道：“也许！你有没有想到，由武当到少林要多少时间？”

小丁道：“最快也要一天半，怎么？问题出在这里面？”

小邪道：“这一段路，一天半之时间在一流高手来说已经是很难赶了，而武痴他已不是人，所以他能够在一天之内赶到少林寺，我也能办得到，但我跑到以后也累个半死，而其他的人就不可能了，你想想，那名黑衣蒙面人他难道也能从武当跟到少林吗？很明显这是不可能。”

小丁想了想道：“也许他轻功真的很高。”

小邪轻轻一笑道：“他是很高，但比武痴还要差一截，我刚才如果将炸药投向武痴，他一定可以全身而退，而这名蒙面人并没有做到，这就表示蒙面人功夫要比武痴差，也表示他不能在一天之内赶到少林寺，就是赶到了也累个半死，哪有像我们看到他时，气不喘，神不乱？”

小丁道：“也许武当派并没有出现过黑血神针，而那名蒙面人早就在少

林寺等了。”

小邪道：“这可能性很小，我们一路赶来，峨嵋、终南两派都是同样情况，这表示蒙面人是有计划地谋杀，那人知道武痴将人打败后就会扬长而去，死活他是不管，而黑血神针是专门要人家的命，也就是说蒙面杀手根本不会漏掉一个，所以武当派也必定有出现过神针的。”

小丁没话说，因为小邪说得很有道理。

阿三在后面狂追，他气喘如牛道：“小邪帮主等等我呀！怎么可以丢下你的偶像呢？嘻嘻！”喘得如此，他还有心情说笑。

小邪回头笑道：“免了吧！谁要选你当偶像？除非那人没钱买油灯，只好点着你的大光头来看书啦！呵呵……”

阿四苦笑道：“小邪帮主别跑太快，我快要跑断腿了！”

阿三也苦笑道：“再跑下去，我的光头再也发不出光来了，你让我有休息的机会呀！”

小邪叫道：“逃命要紧，等一下到镇上，我们就买一辆马车直奔关外回老家啦！快点！”他脚势并没慢下来，他希望早点回到塞外找老头子算帐。

丑时天未亮，少林钟声已当当低沉地敲了二十四响。

一辆马车已在官道上狂奔，直往关外方向驰去，他们正是通吃帮弟兄。

第二天，车行至开封，小邪换了马匹，还买了不少东西准备带回去送给故乡的朋友。

第三天已到达兰州，小邪又买了一些土产，他本想看看凤姑，但因时间紧迫而作罢。

第四天，马不停蹄地直奔嘉峪关，他想见见上次闯关时的那名卫兵，可惜他没碰上，否则他会送点银子给他以解前嫌。

嘉峪关一出，大漠景象已令小丁、阿三和阿四沉迷，一望无际之金黄色细沙，虽令人可怕，但如纯粹欣赏，还是很美的。

第六天，他们终于回到再来镇，小邪风尘仆仆地赶回来，虽有点累，却掩不住心情之愉快。

一到再来镇，小邪已高兴叫道：“小丁、阿三、阿四，你们看，这就是我的老巢，好可爱呀，喔呜，喔呜……”他已昂头学野狼嗥叫着。

“大牛、小胖、小田、小二哥、二愣子，我回来啦——”他直吼着旧友名字。

这声音震得空山回响，叫得全镇的人都往他看。

“是杨小邪！小邪回来啦！哈哈……”

“小邪终于又出现了，再来镇好久没有欢笑声，这下……哈哈……”

“小邪？！这下又不知带给我家小孩什么东西，保证不错……”

不但小孩喜欢小邪，连大人也甚是喜欢，自从小邪一离开再来镇，此镇就失去了开心果，欢笑声也减少，现在他回来了，众人都发出会心一笑，不时向他招手。

小邪高兴地直挥手笑道：“大家好！好久不见啦！通通有奖，等一下请你们到小二哥的茶铺吃荤，吃……”

“好！我一定去”

“没问题！不喝你的，喝谁的？”

“……”

众人笑口大开，想当年小邪在这里也是位土财主，不时干这种事，小乡

镇里，他比几位员外还要受欢迎。

“小邪你回来啦！我是小胖！”有个胖小孩高兴地跑过来。

小邪大笑地瞧着他道：“小胖哪！奶奶的，你快变成大胖子，来来来！你要什么上车找！”伸手抱起小胖往车上丢。

不久，小田、二愣子都赶来，虽然他们已经长大不少，但还是露着乡下人的憨厚可爱。

小邪眉眼笑地望着大家道：“小田你长大了，大牛……哇！你好壮，和我差不多啦！二愣子你过得还好吧？小二哥呢？”

二愣子笑道：“小邪你留给我们的银子还在，我们都过得很好，小二哥也很好，只是有点想念你，你还好吗？”他纯真之笑容，令人感到非常亲切。

小邪笑道：“好，大家好！来！排好！”他又像以前的当指挥官猛挥着手。

大牛他们都习惯性地排成一排，小胖也跳下车厢赶了过去，这正是他们小时候玩的“从军去”。

小邪笑道：“今天不打仗，放假一天，我替你们介绍，这位是小丁小姐，她专门洗尿垫子的，呵呵……”他指着小丁直笑着。

小丁不好意思地点头道：“你们大家好。”

“小丁姑娘好！呵，呵！”众人连笑声也是一致，这是经过小邪训练而成。

“再来这位是通吃大和尚不明阿三，是用来吹牛的。”小邪指着阿三。

“阿弥陀佛！”阿三装出一副大法师模样笑道：“老衲师出名门少林，请多多指教，叫我阿三即可。”

“大和尚不明阿三，好！嘻，嘻！”

小邪指着阿四笑道：“他是阿四，专门拍马屁的。”

阿四笑道：“你们爱吃随时来找我，不必客气。”

“阿四和尚好，哈，哈！”

小邪已介绍完毕，他笑道：“现在大家来领礼物，你们看！”他打开篷盖。

只见车上一箱箱，一包包的糖果、玩具、衣服、土产、饰物……应有尽有。

“哇！好棒啊！小邪你真好！”众人一涌而上。

“别急，别急！慢慢来，小田这是你的，还有你爹的衣服、老酒、肉干，二愣子这是你的宝剑、弓箭、玩具、衣服，还有小二哥的衣服……”

小邪皆将这些童年朋友许的愿，想要的东西都带回来，只要朋友能高兴，他也心满意足了。

小丁、阿三、阿四也忙得不亦乐乎，他们的心灵没有隔阂，都是纯真无邪，所以很容易就混熟，这也正是他们所以能够处处而安处处快乐之原因。

突地——

有一满头白发之枯瘦老人走到小邪面前，他笑骂道：“杨小邪你他妈的算什么？回来也不先找我老人家，倒在街上卖起东西啦！”

小邪一看大叫道：“老头子是你？哇，哇……”他高兴得跳起来，乒乒乓乓地打了过去，除此之外，他已不知如何发泄心中的感受。

老头并没躲，让他打了几拳，呵呵笑道：“小邪你回来啦！先回去，我有事，呆会再找你朋友。”

小邪闻言也知道事不小，他立即向故乡朋友道：“小胖、小田、大牛、二愣子，我爷爷有点事，你们先将东西带回去，事情办好了，我再来找你们，顺便通知小龙，小勇和李姐来领东西。”

大牛笑道：“小邪你忙吧，可别再走罗！”

小邪笑道：“那我们待会儿见。”

“再见小邪，等一下再来，否则我们可要去找你啦！”

“没问题，咋咋呀咋啦，哈哈……”

小邪他们陪着老头已回到通吃小筑。

通吃小筑依旧古朴，并没有多大变化，若有，也只有四周茅草长了许多，和那块“通吃小筑”木匾已褪色，有点泛白。

小丁了望四周惊叫道：“好美的地方，小邪你爷爷就住在这里？”

小邪调侃道：“我老头不住在这里，还能住到哪里去？”他瞟了老头一眼，说话之意是要挖苦老头在江湖被武痴逼得躲在这里。

老头吃吃笑道：“小邪你还好吧！”他很得意，得意将小邪逼入江湖，现在果然有收获，这句“还好吧！”更是问得绝妙。

小邪心头直叫不是味道，一生也只算错这么一次，他叫道：“欧阳大侠，奶奶的，你十几年前就开始在算计我，我他妈的虽（倒霉）死了，一出门就被追杀到现在，死了差不多好几次，老混蛋哪！你怎么不选阿三或阿四，偏偏选中我？”双眼瞪得如铜铃般大。

阿三、阿四尴尬笑着，他们在欧阳大侠面前可不敢多做怪。

老头得意呵呵直笑道：“杨小邪，任你有多大的本事也逃不出江湖，呵呵……当初叫你练你不练，被追得怎么样？舒不舒服？现在你可要来求我了吧！呵呵……”

小邪轻笑道：“舒服，当然舒服！不过你放心，我才不会去求你，你连人家五十招都躲不过，我求你有个屁用？凡事靠自己，我已经想好如何做了。”

老头本来就是要激发小邪自身的潜在能力，因为他知道只有小邪才有办法治得了武痴，他这一听很是高兴，但外表却装做很不以为然，他道：“五十招总比你这只小狗跑给人追来得好，不对吗？呵呵？”

小邪深深地望着他，抿嘴得意笑道：“是你小狗还是我小狗？是你跑给他追还是我跑给他追？武痴看到我还得向我行礼，叫我一声小师父哩！”

老头轻笑一声改变话题道：“小邪你查出什么事来？有没有？”

小邪不屑地摆摆手道：“武林乱得一团糟，我懒得去管。”语气之中像是“武林”是他家所有，现在这“武林”不好，很看不上眼地要将它抛弃一般。好像自己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大人物似的。老头笑道：“你懒得管谁来管？别客气嘛！”他扯着小邪衣角。小邪马上闪到一边叫：“少来！欧阳大侠，你就是管得太多才会落到这个地步，我又何必管这么多？迟早会步你后尘。”老头哧哧笑着：“你不管行吗？人家可如蜜蜂般地叮着你不放，你不管也得管，呵呵……”他甚是得意骗小邪进入江湖这件事。

小邪苦笑几声大叫着：“奶奶的，上一次当就永远翻不了身，好好好，这次管，下次不管，我要开始练功了。”

老头笑道：“别急，我们先到天山看看。”

“天山？”小邪问道：“天山到底有什么事？”

老头道：“天山派掌门人还没被杀，我们去看看，顺便找黑血神针。”

小邪摊手道：“没什么好找的啦！武痴我们又打不过，黑血神针找到也没什么用。”

老头道：“不是找真的黑血神针，而是找一种可以作成黑血神针的东西。”

小邪奇道：“作成黑血神针？这是什么东西？”

老头昂头吸口真气道：“传说黑血神针是一种似蛇又不像蛇，因为它长有四只爪，似龙又不像龙，因为它没有须也没有角，它浑身通红接近于血猩红，只有三尺长，长有翅膀，可以飞行，它有两颗毒牙奇毒无比，黑血神针就是用那毒牙磨成的，这种怪物人称为血变，真正形貌也没人见过。”

小邪道：“只有天山才有？”

老人道：“不一定，血变必须住在冰天雪地之中，现已是冬天，天山已下起大雪，我希望找到它。”

小邪问道：“找到干嘛？多做一点神针？”

老头摇头道：“不是，我是想多拿到一些解药，中了神针之毒，必须要以血变之血才能解，其他药物一点都没有效。”

小邪道：“九叶灵芝或大蟒蛇内丹呢？”

老头摇头道：“没有效，因为血变是天生毒种，它能找到最好的灵药，也能找到最毒的毒药，而且它所找到药，有很多都是我们所不能了解的。”

小邪道：“你是说那种毒物须要以灵药奇毒做为食物？”

老头道：“没错，它吃的灵药化作血藏在身体中，所以它全身通红，它吃的毒物化为毒液藏在那两颗毒牙中。”

小邪想了一下道：“血变多不多？”

老头叹道：“可以说根本没有，但事实上飘花宫却有黑血神针，江湖中也用它来杀人。”

小邪道：“你是说简直无法找到，而血变已然存在世上？”

老头点头道：“我们这次去天山看看能否碰到，碰不到是正常，我们走吧！久了恐怕连天山派都看不到。”

小邪道：“好吧！到那里要多久？”

老头道：“来回差不多要五、六天。”

小邪想了想转向小丁，他道：“小丁你就在这里等我，我和老头去去就来。”

小丁点头道：“好，你们快去快回。”

老头看看小丁，他笑道：“小邪这位是……”

小邪笑道：“她是我通吃帮的老二，小丁小姐，善长哭，呜呜叫地哭，嘻嘻……”

老头笑道：“小姑娘你怎么加入了通吃帮，惨啦！呵呵……”他开玩笑地说。

小丁红着脸不知如何回答，愣在那里。

小邪道：“老头你少离间我们之间的感情，我是带他们来拜你为师，那是阿三、阿四。”他指着两位好友。

阿三、阿四拱手齐道：“欧阳先生你好。”

老头笑道：“好！好！等我回来就教你们功夫，否则小邪非把我理光头不可，呵呵……”

阿三、阿四齐道：“多谢欧阳先生！”

小邪笑道：“对老头不用客气啦！你们先在左边空地搭个小茅屋给小丁

住，如果你们两个想自己住，就再搭一间，我快去快回。”

阿三拍胸脯笑道：“没问题，我搭三间，一人一间，呵呵……”

小邪笑骂道：“吹牛大王，你能搭起一间就不错啦！还想搭三间？”

小丁道：“老爷爷，你们不吃饱再走吗？”

老头笑道：“不用了，小邪和我已经过惯乱吃的生活，你们休息吧，没菜到镇上买，桌子上有银子。”

小邪叫道：“老头你胡扯什么？谁跟你过惯乱吃的生活？你哪餐不是要狗肉？什么乱吃？”他瞪了老头一眼，故意扯他后腿。

老头呵呵直笑没再反驳，否则就讲不完了。

小邪看他没说话，有点失望，随即转向小丁，他道：“这莫塔湖很深，你们不可太靠近。”

小丁点头道：“好，我会留心。”

阿三笑道：“钓鱼可以吧？”

小邪哧哧笑道：“可以，这是一门生蛋功夫，要用蹲的才钓得到，哈哈……”他知湖中水势汹涌，鱼是钓不起来，故而开阿三这个玩笑。

老头已拉着小邪直奔天山。

天山派，与其说是一个帮派，不如说是一个家庭来得恰当，因为天山派只有师与徒，不向外边招收门徒，现在总数也不超过十个人，也许天山位于边疆地区，常年冰天雪地，不是常人能够居住的原故吧。

然而天山派能在武林中屹立不倒，当然有其独到之处，此派之“混元气功”及三十六式“迷踪掌”为武林绝学，天下少有敌手，每一个天山弟子，可以说就是一位掌门人，这正合乎了兵在精而不在多。所以天山派能和天下各大门派立于同等地位，当不是侥幸。

天池位于天山之顶，池面宽大，湖水清澈见底，宁静无波，青山瑞雪倒映湖中，别有一番迷人景象，天池之水甚是奇异，纵使狂风大雪，它也不结冰，永远是清凉怡人，晶莹洁净非常。

天池以南不远，有座四合院，这就是天山派的全部地盘，和普通人家的四合院差不多，只是建筑得较为古朴和清幽而已。

这时已是晚上三更，冷月孤悬，寒气逼人。

突地——

“哈哈……天心老人给我滚出来！老夫要找你比武！”一阵狂笑声已掠过沉静之天空，震得池水微起涟漪。

话音一落，一条人影已闪电似地掠过空中，飘落在四合院大门前面，此人正是武痴，看来天山派也未能逃过此劫。

“谁要找老夫？”屋内已窜出一条灰色人影，只见此人白发苍苍，须胡皆斑，枯瘦异常，身着灰衣，他已朝武痴掠去。

武痴见到有人来，立即问道：“喂！你是不是天心老人？”

那人道：“你找天心老人做什么？”

“哈……”武痴狂笑道：“我要找他比武，叫他出来！”

那人道：“天心老人年事已高，不想再和人一争长短，兄台请回吧！”

武痴冷笑道：“他妈的你算什么？”话音一落，双腿一跃纵身

飞掠三丈余高，双手尽展，带起一阵狂风，势如破竹地罩向那老人。

那老人没想到武痴动作如此之快，自己连要出手阻拦的时间都没有，一惊之下立即运起“混元气功”，将真气布满全身，准备接武痴一掌。只这一

刹那“砰！哇——”这名老人已被武痴击中，哇了一声惨叫已口吐鲜血像摔蛤蟆般地往后摔去。

“老头你出手好狠！”话音一落，一名九旬老人已立于武痴前面，他的装束和先前那名老人差不多，但脸上皱纹更多，眼睛更亮。

武痴叫道：“你可是天心老人？”

“不错，老夫正是天心，敢问……”天心老人尚未说完，武痴已狂叫起来，双掌已推向天心老人前面，天心老人一惊，一式“迷踪掌”已展开，迎向武痴，“砰……”双方一连交换十七掌，天心老人已被逼退三尺余，口角已渗出一丝血迹。

武痴大叫一声好，立即脚踩八卦步，手探七星方位再幻出掌影，“啪啪……”一阵急促破空声，他已从七个不同之方位罩向天心老人，其劲之猛有如饿虎扑羊，掌力之沉有如泰山压顶，周围十丈开外之树叶都被震得啪啪作响，摇晃不已。

天心老人见武痴掌法如同北斗七星般，生生不息，且力大无穷，他惊讶脱口叫出：“七星无回？拼了！”一咬牙，猛吸一口真气，身形突然涨大不少，满脸通红，这正是“混元气功”之极限，只见他手一挥，幻出千百双手，有如流星般地冲向武痴。

两人在空中一触。

“砰——”一声巨响，天心老人哇了一声，已被武痴击中胸脯，狂吐一口鲜血已往后摔在地上。

“哈哈……”武痴狂笑数声，已转身飞掠，直往山下奔去。

就在此时，一名黑衣蒙面人已如闪电般地掠向天心老人，一欺身，左手微微一吐，立即返身掠入林中。

虽然打斗似乎很长，其实还不到一分钟，等到天山弟子赶来，一切都已结束。

“师父，到底怎么回事？师父！师父！”一名五旬老人奔到天心老人身前，话未说完，他已发现师父已经死了，这一惊，他已愣住而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小邪和欧阳不空已赶到山麓。

突然小邪发现西边林中有条黑影飞掠而过，他叫道：“老头你看！”他指着那条黑影。

老头一见，惊叫道：“我们来慢了！快追！”身形一闪，已追向那条黑影。

“比跑功？谁怕谁？”小邪见老头先跑，有点不服气，也腾身追了下去。

黑衣人发现有人追赶，立即加快脚劲往森林掠去，不时回过头来看是否已将人甩脱。

欧阳不空号称寰宇一奇，轻身之术自然不在话下，盪茶功夫一过，他已逼近黑衣人三丈以内，他叫道：“这位兄台请留步，老夫有事请教！”他还不能确定这名黑衣人就是凶手，也不便贸然出手。

黑衣人眼看就要被追上了，他立即往对面山腰处奔去，他不回话，只顾逃命。

欧阳不空见黑衣人不肯停下来，心知八成就是凶手，也加紧脚步追了下去。

小邪心想有老的在追，自己也落个轻松，刚才那股不服气的心，早已抛开，他在后面悠哉悠哉看热闹般，赶山羊似地慢步追下去。

山腰前面有个转弯处，黑衣人利用夜色阴暗，立即奔往转弯处，人影一闪，已从转弯处消失。

欧阳不空见人影已消失，大喝一声已纵身直掠过去，也在转弯处消失。

小邪也掠过转角处，他发现前面只有老头子的背影，而黑衣人却不见了，灵机一动，他想：“这一大片都是雪地，老头走这条路，视线相当好，不可能看不到黑衣人，这是有点毛病存在。”只要一有不合理的地方，他立即开始找寻答案。

“这雪有三尺厚，也许是积得太久，所以已坚硬起来，脚踩下去也陷得不深，在晚上并不轻易看出来，这家伙怎地突然消失”不可能！除非他化作雪，躲在雪里头，我们才无法找到。”目光再往四周寻去，只见一片白茫茫，哪有什么鬼影。小邪笑了笑，他站在那里不再往前追。

不久欧阳不空已垂头丧气地走回来，他苦笑道：“我老啦！那家伙被我追丢了。”

小邪笑道：“人一老，脑袋也不灵光，就算那个家伙好运，该回去啦！”

老头叹道：“我们去看看天心老人。”

说着一老一少就返身往回路走去，但一奔到转弯处，小邪立即拉住老头左手，带他躲到一棵堆满白雪的大松树后面。

老头不解道：“小邪这……”

“嘘——”小邪食指置于嘴唇嘘了一声轻道：“老头，那家伙和我们相同，一转弯就躲起来，我们用同样的方法，一样可以捉住他。”

老头不禁哑然笑道：“原来如此，小邪有你的！”

小邪笑道：“别再出声，那家伙在雪堆里是呆不久的。”

小邪果然没算错，那名黑衣人觉得欧阳不空追得太紧，一转弯，他就往雪堆里钻，躲到雪地中，但雪被他体温所溶化，慢慢地已湿透他的衣服，不久又有新的雪花加在他身上，黑衣人已经受不了这冰冷的滋味，他觉得这么久了，敌人应该不在，遂探出头来看看四周，只见四处空旷并没有人迹，他才放心地走出雪堆，抖抖身躯往回路奔去，只两个起落，他已奔到转弯处。

欧阳不空看到黑衣人还蒙了脸，心头大怒，吼道：“哪里逃！”身形腾空而起，掌化无数，电掣风驰般地攻向黑衣人。

黑衣人见追兵未退，现在又攻上来，心头大骇不已，顿生拼命之心，大吼一声，他也尽展所学，以游斗方式迎战。

欧阳不空并不想立即置他于死地，想留活口以便问一些问题，故而出手难免有点受制，一时之间也奈何不了他，就这样两人你来我往分不出高下。

小邪躲在背后大叫道：“死老头怎么不出杀手？你不知道他身上有黑血神针吗？不能让他用上了，老头你耍什么？快用杀手？”看的人倒比表演的人来得紧张。小邪揉拳擦掌不时挥出拳头，攻向假想的敌人。

欧阳不空闻言，也觉得甚有道理，如果对方使出神针，自己难免受制于他，一想定，出手不再有所顾忌，大悲掌，招招狠辣，招招逼人，迫得黑衣人手足无措，招式已凌乱不堪。

黑衣人大吼道：“妈的！你不要命，老夫怕了你不成？”右手往腰部一探，立即拿出黑血神针，他冷笑道：“老不死，来啊！看招！”怒喝一声，他已身如游龙灵蛟般地缠上欧阳不空，神针不时刺向对手全身，只要一有机会绝不放过。

欧阳不空没想到这家伙说用就用，这一来他反而从上风转为下风，到处

东躲西藏，有点狼狈。

小邪更急地叫道：“老头都是你，搞什么鬼！”右手立即射出飞刀，直取黑衣人大腿，他这么一偷袭，黑衣人可有得受了。

黑衣人虽是占了上风，但这全凭欧阳不空受制于黑血神针之原因，现在又加上小邪的飞刀，他立时手忙脚乱，又落下风了。

小邪大叫道：“喂！蒙面人看飞刀！”他是想引开黑衣人之注意力，好让老头子得手，抓起飞刀已乱射向黑衣人。

黑衣人见飞刀数把已刺向自己全身，顾不得再和欧阳不空过招。怒叫一声，双掌猛挥，想击落小邪之飞刀，身形也往左闪去。

“给我躺下！”欧阳不空已趁机攻出一十八掌，挟起一阵劲风已劈向黑衣人左胸。

黑衣人在两面受敌之下，心知想全身而退已不可能，不如捞回一点本，他大笑道：“老头，躺下的是你！”

话音一落，黑衣人竟不闪避飞刀，倒转身躯，猛往欧阳不空身上撞去，他是用心用黑血神针刺向欧阳不空，来个同归于尽。

小邪见状大惊，急叫道：“老头快闪，小心……”

可惜已经太慢了，在这电光石火这中，欧阳不空要变招，一样会被黑血神针刺中，倒不如硬拼来得有点希望。

两人这一接触，“砰——”“哇——呃——”，黑衣人连叫数声，胸前已受了两掌，背部被飞刀射中五把，身躯倒飞摔在地面呃呃直叫：“老头……哈哈……你已……被我……黑……血神……针……刺中……活……不成……了……哈……”说完他已断气躺在地上。

欧阳不空左手腕口插着一根泛黑之小针，人已摇晃地倚在树干，他立即点上“曲池”穴以阻止毒性漫延。

小邪大惊欺身上去叫道：“老头看你……怎么样？有没有救！”他急得很。

老头无力笑了笑：“想不到小邪也有着急的一天，我以为今生没有人能让你着急了，呵呵……”他额上已冒出豆大汗珠。

小邪大叫道：“死老头，他妈的有没有救嘛！”他扶住老头，只想知老头有无希望活命。

老头笑道：“三天，三天如果没解药，我就翘了。”

小邪叫道：“老头你别说话，我背你到天山派再说。”说完已背起老头直奔天池。

欧阳不空在他背上渐渐地昏迷，那支黑血神针仍然插在他左手上。

不到三柱香，小邪已到达了天池，“开门，开门，快开门！”小邪大叫着。

“恶徒哪里逃……”门一开，从屋内冲出数名五旬老人，伸手就打。

“站住——”小邪一怒而吼，大喉咙果然了得，有如火山爆发，震得整座天山隆隆晃动，震得这些老人头昏耳鸣地呆愣着。

小邪叫道：“快帮我将我老头安置一下。”

老人惊魂刚醒大叫道：“恶徒你还敢……”

“混蛋——”小邪又吼起来，那些老人又被震住。小邪叫道：“我老头是欧阳不空，是你们老头的好朋友，快！他受伤了！”

“欧阳先生？”众人大惊道：“小兄弟，欧阳先生他……”

小邪急道：“我老头要来救你们，但慢了一步，只好在半途追杀恶徒，不幸被黑血神针所伤，现在已昏迷，快点找个地方来好不好！”

一名老人道：“小兄弟快跟我来。”

他领着 小邪 到一间客房，小邪立即将老头置于床上，他马上查看老头伤势，不久他觉得奇怪，心想：“黑血神针中人以后找不出一点痕迹，但我老头怎么全身紫黑？心脉也很弱，这……对了，老头已服下剧毒，这样以毒攻毒才可以保住三天性命，三天、三天……”一想到三天，他立即向那老人问道：“这位老人你叫什么？”

那老人道：“老夫俞宏扬，是第十三代大弟子。”

小邪道：“俞大侠，我知道你们老头也死了，但这是天命，你不必太难过，我有点事想请教你。”

俞宏扬道：“小兄弟你说吧，本门虽遭不幸，但欧阳先生人人敬佩，老夫当尽一己之力。”

小邪点头问道：“老前辈，我老头说天山可能有血变，你曾看到过吗？”

“血变？”俞宏扬不懂道：“这是怎么一样东西？”

小邪道：“这是一种似蛇非蛇，似龙非龙，全身通红，长有双翅膀及四爪，约有三尺长的怪物。”

俞宏扬沉思良久才道：“我好像听师弟说过，他曾经看到这样一种怪物，你等一下，我去叫他来。”说着已返身走出屋外。

小邪看着老头叫道：“死老头！奶奶的，刚回来你就给我忙个没完，忙就忙，你可不能乱来，一定得等我回来，他妈的，只要有血变，我一定将它抓住，你放心，别想得太多。”

“菩萨姊姊呀，现在要用到你啦，我老头一生都是和你一样救人无数，他为了对付武痴，不得不把我练成这个样子，你要原谅他，现在他有难，你可不能不管，多多给他喝点甘露水，再陪他下几盘棋，等到我回来，你再将他交给我，拜托！拜托！”

“阎罗王啊！咱们有话好商量，哪天我杀几只黑狗来孝敬你，交我这个朋友，保证你升官又发财，我老头现在是在睡觉，你等几年后再来，下次我一定给你带个漂亮的小姑娘，以报答你放水之恩，否则我可要带炸药喽！你多想想，多想想！”

小邪这一急，什么牛鬼蛇神都拜上去了，或威胁或利诱，或拉关系套交情，只希望老头能平安无事。

不久俞宏扬已领着一名四旬布衣中年人走进屋内。此人高而瘦，五官端正，器宇轩昂，甚有书生味。

俞宏扬道：“小兄弟，这位是我师弟，名叫丹见纯，十三代弟子。”他替小邪引见。

丹见纯拱手道：“小兄弟你好，你是不是要找一种怪物？”

小邪急道：“对，它叫血变，全身通红，有翅膀会飞，像蛇又不像蛇。”

丹见纯道：“三年多以前，我在西天山山脉采一种蛇涎果，后来要得手时，突然一只怪物飞来，红口一张就将蛇涎果夺走，也许那只怪物就是小兄弟你所说的血变。”

小邪道：“有总比没有好，大侠你快告诉我在哪里，我老头要用这只怪物，否则他翘定了。”

丹见纯道：“这怪物动作非常迅速凶狠，而且奇毒无比，小兄弟你……”

他担心小邪不是怪物对手。

小邪无奈笑道：“不去行吗？老头子总不能让他翘了，你说吧！我是金刚命，死不掉的，何况观音菩萨还是我姊姊呢！没关系的。”

丹见纯见小邪如此坚决，也不便再说什么，他道：“在西天山南方有一断崖，你经过那断崖往北折，过了两个山头，那山头很尖，有如针状，两个山头一过就有一座山耸立在对面对面，我就是在那座山看到的。”说着他画地图给小邪看。小邪一一记在心里。不久他又道：“那里都是冰天雪地，小兄弟你要去得多加点衣服和干粮。”

小邪道：“我倒不怕冷，俞大侠你弄点干粮给我如何？”他转望俞宏扬。

俞宏扬点头道：“你不等天亮再去？”

小邪摇头道：“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我不等，现在就去。”

俞宏扬点头道：“好，你不用担心，在这三天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欧阳先生，请随老夫来取干粮。”

小邪随着俞宏扬去取干粮，取到手后立即往目的地出发。

天已大亮。

小邪也掠过两座山头，终于看到一座光塔似的山峰耸立在前面，目光往前搜去，一片白茫茫，连一些树枝都没有，那座山就像冰棒一样地摆在那里。

小邪心想大概是那座山了。随即他又想如何捕捉怪物，他想：“这怪物曾经出现在这里，那么这里一定有很多灵药，而那些灵药有的很少见，有的根本没见过，我不如乱采，说不定可以采到灵药，然后再引那怪物出来……这方法可以试试。”

一想到他马上奔向那座山头，沿路不时采集一些奇形怪状的树叶，小草、山藤……带到那座尖山。

约过了一个时辰，他才捧着一大堆野草奔到这座山头，他先巡视一下四周，看有无怪物脚印或者任何迹象。逛了大半圈，一点也没有发现，他又将野草丢撒于地。他采得很多，而且每种都有一股特别味道，有的更像药味。

撒了一大遍，他才掠上一株大树，躲在里面，等候那不知有无存在的怪物到来。

渐渐的，天色已暗下来，小邪已憋了一整天，心情甚是烦闷。

突地——

“喔呜、喔呜、喔呜……”从远方传来一阵怪鸣，越来越大声。

小邪朝声音方向望去，果然在远方的天空中，发现一点有如红豆般的红影，他高兴道：“是了！妈的，来啦！”他扣住飞刀准备将怪物射下来。

“喔呜，喔呜……喔呜……”怪物有如老鹰般地挥动着翅膀，往小邪所采的草堆掠来。

小邪看清怪物，已确定这怪物就是血变，它三尺余长，红如血，长有四爪利如勾，有如红色蜥蜴长上蝙蝠之翅膀，再配上毒蛇之毒牙，又丑陋又恐怖。

血变虽然飞到青草上空，但并没有停下来，只盘旋一圈又往回飞，根本未动一下那堆杂草。

“黑皮奶奶！什么嘛！”小邪大叫一声，飞刀已脱手而出，可惜血变飞得甚是快速，并没被射中。

“喔呜、喔呜、喔呜……”血变再度消失在雪峰中。

小邪脱口直骂个不停，骂累了他才静下心来，他想：“这家伙为什么飞

来又折回去？妈的，开我玩笑？到底哪里出了毛病？血变会来，表示这药物的味道被它闻到，他才会来，但盘旋一下又飞走了，这又是什么原因？”

小邪侧头直往草堆看去，不久他才道：“可能是它发现这些草都断了根，或者发现这些草不是好药，所以不吃就走了，奶奶的，真难侍候，不过知道有血变存在也好啦！我得赶快想办法。”

跃下大树，走到草堆巡视一番，他想：“在冰天雪地里，哪有长在冰面上的草，难怪这家伙不上当，也不知道这些是不是妙药灵芝……对了，乔小雨以前曾经拿了一株九叶灵芝让我服下，我的血一定有它的味道，我何不用我的血来骗骗它！”

想到这里，他立即开始找寻灵芝。

不到一个时辰，他已在尖山南面半山腰中找到一株六叶灵芝，这是很普通的灵芝，很容易就可以找着。

小邪想：“六叶也没关系，有就好！”他开始在灵芝底下掘洞，然后将自己埋在泥土中，只留双手及头部，然后咬破手指，将血滴在灵芝上面，再向四周洒，不久他想：“差不多了，这味道一定可以传到怪物鼻也里，否则它怎么找食物？”想定他已默默等着。

天渐渐暗下来，天空已开始飘雪，慢慢将小邪及灵芝掩埋了。

小邪觉得有点冷，立即运功御寒。

黑暗的天空再次放出光芒，这已是第二天的开始。

小邪他能等，就是再等上三天，他也能等。

一分分……一秒秒……黄昏再次到来。

小邪已等得很沉闷，等得快睡着了，但他并没有放弃这机会。

突地——

“喔呜、喔呜、喔呜……”怪叫声已从远处传来。

小邪本已想睡，一听到这叫声立即心神大振：“奶奶的，这家伙给我使诈，等一下捉来进补。”他活动一下身躯，准备等一下偷袭。

“喔呜，喔呜……”血变已经飞到小邪上空，它还在找寻味道的来源，不久它已停在小邪头顶上面之积雪“哦哦”直叫着，并不时拨开积雪，它死也不会想到竟有人会活生生地埋在地底下，在等着捉它。

小邪睁大眼睛注视着鼻子前端的灵芝，只要血变将雪挖开，他就突击。

“哦、哦……”血变已挖了一尺深，还继续挖下去，嘴巴不时张开，露出丑陋的大毒牙。

小邪发现离雪已不到三寸，依稀可见血变通红的身体，他数着：“一……二……三！”三字一数完，双手冲出薄雪，紧紧抓住血变前爪不放。

“喔呜！”血变大叫一声，发现有埋伏，立刻展翅猛拍，想摆脱小邪抓住右爪的手“喔呜！”它这一甩，只将小邪拉出洞外，它立即张口去咬小邪，其他三只利爪也攻向小邪。

小邪猛甩着大叫道：“臭怪物，俺怕了你不成？”左手抓住血变死不放手，右手已探出匕首刺向它大嘴，想将它一刀刺穿喉咙。

血变乃通灵之物，哪有如此简单就让小邪得手，前肢左爪猛往前抓，已抓住小邪右手，五爪有如利刀般地嵌入小邪肉中，它又鼓起后肢双爪，狠狠抓向小邪腰部，口中不时“哦哦”嘶叫着。

小邪大惊不已，他没想到血变如此灵异通神，右手臂痛彻心骨，两肋亦火辣辣疼痛难忍。“他妈的！”小邪大叫一声，松掉左手，直往血变头部捶

去，他这一拳是拚命而发，力量何止千斤，可是这一击，有如打在馒头上“噗——”一声，血变一点反应也没有。

“哦哦……”血变现在已跑不了，它已兽性大发，想置小邪于死地，右爪猛扣小邪左肩，血盆大口已咬向小邪头部，凶猛无比。

现在他们正是面对面，手对爪，有如妈妈抱小孩一般，小邪当的是妈妈。

小邪深怕被血变利牙所噬，见它嘴巴已扑过来，情急之下，又人兽相缠无处可躲，霎时双腿一跃，射往前边大树，存心要将血变压扁，“砰——”声巨响，他连人带着血变撞在大树干上，可惜没压出一点结果，倒把他自己震得头昏目眩。

“喔呜……”血变狂叫一声，四爪一张，已扯下小邪左臂、左小臂及两肋嫩肉，张牙舞爪地再次攻向小邪全身，乱爪猛抓。小邪看自己这么一撞，只能使它悲叫一声，一点效果也没有，忍着伤痛挥出匕首，往它的喉咙刺去，但匕首一触及血变喉咙，又是噗的一声，连它的皮都没划破。

“哇卡！”小邪大叫道：“完蛋啦！刀枪不入？”他也管不了这么多，匕首猛刺猛砍，他怕血变一飞走，老头子就没救了。血变不时吼叫着，利爪已将小邪肌肤抓得稀烂，还不时张口要咬死小邪，它的血盆大口就像米斗这么大，足以将小邪整个头吞噬下去。

小邪眼见实在没有办法将这怪物刺伤，他想不如折断它翅膀不让它飞走，然后再作其他打算，心想定，丢下匕首，不顾血变利爪，扑身前进，双手抓住血变右翅，猛折猛打猛摔，霎时一人一兽滚在雪地上做生死斗。小邪已打出火来，不管血变毒不毒，乱打乱摔，全然如拼命三郎。

血变更是愤怒，“喔呜”大叫一声，也不管翅膀如何，四爪再度抓向小邪，血盆大口已冲向小邪头部，想要一口将其头部吞噬下去。

小邪没想到血变会如此快速地反噬自己，想躲已是不及，头部硬是被它吞噬，这一咬，它两颗大毒牙已刺入小邪颈部。小邪大惊不已，不停吼叫，双手猛抓住血盆大口，想将其扳开，但血变直咬不放，双方挣扎不休。小邪整个头都不见了。

一人一兽不停在地上打滚，扭曲，挣扎，搏斗……并不时发出凄厉的吼叫声，喘息声。

五分钟……十分钟……一刻钟……两刻钟……一小时……两小时……终于——

小邪不动了，他躺在地上，四脚朝天。

血变也不动了，一样躺在地上，四脚朝天，它嘴巴仍然含着小邪的大头。

血一滴滴从小邪头颈慢慢往下滴，猩红而触目。

凉风吹过，这稀奇的人兽之斗终于有了结果。

只见——

小邪身躯扭动一下，右手慢慢抬起来，接着左手也抬起来，他慢慢地将含在头上的血盆大口扔去，慢慢而无力地坐了起来，他果然没死。他满头是血，就如红漆刚刚上去似的，有若厉鬼。巡视一下自己伤口，左手摸摸颈部，将毒血慢慢压挤出来，才挖起地上积雪往头上抹去，借此洗掉污血，冰冷的雪让他清醒不少。

慢慢地他才站起来，望着躺在地上的血变尸首，左脚一踢吼叫道：“什么玩意嘛！你咬我，我不会咬你？他妈的，他妈的……”他一连骂了十几句，也连踢了十来脚。

原来血变血盆大口将小邪头部吞噬掉，小邪就是不被毒死，也得被闷死，但小邪穴道孔可以呼吸，根本就不会闷死。而小邪双手一直扳不开血变的嘴巴，心头火一大，心想：“你咬我，我也咬你！”一张口，也往血变舌头咬去，虽然血变全身刀枪不入，但舌头可就软绵绵好吃得很，小邪这一咬，终于咬得血变失血过多而死，他自己所中的毒也因喝下其鲜血而解掉，真是福大命大，十足金刚命。

小邪数着自己身上的爪伤，足足有三、四百道伤痕，他惊叫道：“哇哇！这家伙比武林高手还要厉害，要不是我老人家咬断它的舌头，还活个鸟？”他又踢血变两脚，这才返身拾起匕首，扛起血变走回天池。

他走得并不快，因为伤口已经凝血，自己伤得也够受，直到三更才回到天池。

“咋……”“开门哪！我回来啦！”小邪敲门直叫着。

不久门已打开，迎面而来正是俞宏扬，他见到小邪衣衫破碎，满身是血迹，他惊叫道：“小兄弟你没关系吧？”他走过去要扶小邪。

小邪笑道：“没关系，只是皮肉之伤，我们快到老头那里。”俞宏扬见他元气还这么好，也放心不少，道：“没关系就好，请随老夫来。”

不久他们已到达欧阳不空床前。

“老头你有救了！”小邪高兴地放下血变打开它嘴巴，割下舌头，拿到欧阳不空嘴边拧出血来，一滴滴灌往他嘴里，灌完后，他又拔出黑血神针，然后运功替他疏通血脉。

### 第十三章 飞瀑神功

时间一分分地消逝。

欧阳不空的脸色已渐渐好转，先前那紫黑色已不复存在，左手针孔也流出一滴滴黑血，三柱香过后，血已转为鲜红。

小邪见状才收手叫道：“奶奶的，老头你越混越回去了，还要我救你？想当年你说黑血神针如何厉害，要我一看到就得跑得如丧家之犬，你才能救我，哼！吹牛！你这不是要我救你？什么玩二（意）嘛！呵呵……”老头死不掉，他又高兴起来了。

俞宏扬也甚担心欧阳不空的伤势，他问道：“欧阳先生没关系吧？”

小邪轻道：“没关系了，要是早点捉到这只怪物，你家老人也不会死，好可惜。”

俞宏扬叹口气道：“这都是天命，由不得人，只要欧阳先生能好过来，也算老天有眼了。”

这时欧阳不空已慢慢睁开眼睛，他第一眼就看到小邪在对他微笑。

小邪得意笑道：“老头你死不掉啦！下次不能乱吹牛。”

老头淡淡笑道：“你捉到血变了？”

小邪往桌上一指，得意道：“那不是？这家伙可厉害得很，弄得我全身是伤，你怎么没说它全身刀枪不入？”他有点气。

老头看看血变笑道：“我也不知道它刀枪不入，传说中也并没有，辛苦你啦！”这句“辛苦你啦”可没有多大的慰问成份，而是感到小邪被血变所伤，是老头他所设计的，因而他有点自我得意之感觉。

老头慢慢爬起来，他本是中毒，现在毒一解，马上就可以行动，他朝着小邪直笑不语。

小邪白了他一眼叫道：“看在你生病的份上，不和你争，放你一马。”

俞宏扬见欧阳不空已起床，马上拱手揖身道：“欧阳先生您可好？”

老头笑道：“惭愧！老夫来不及帮掌门人，却又连累你们了。”

俞宏扬急道：“欧阳先生您见外了，天山派有难，您立即赶来，这份恩情，天山派弟子死不足以报，岂敢言连累两字，欧阳先生您这么说，真是愧煞天山派了。”

“唉！”老头叹道：“这一切都是天意，想不到老夫又少了一位朋友，可悲可叹！”他伤感已极。

小邪道：“老头，我们先去上几支香，然后回莫塔湖好吗？”他担心着小丁他们。

老头点头道：“好吧，事情总是要解决的，俞贤侄你请带路。”

“是！”俞宏扬拱手揖身，立即带他们到灵堂。

灵堂很平常，一块长生牌，一张神桌，两只蜡烛，一个香炉，几盘水果，如此而已。

俞宏扬点燃六柱香交给欧阳不空及小邪，然后退立一旁。

两人躬身而拜，老头已哽咽道：“天心，老友来看你了，想昔日一言，今日却成真，内心无以言谕，谁知迟滞一步，竟失去知心一人，可谓人生之大悲，尔先行，吾随后即至，唯必将歼此敌，让尔含笑九泉，愿吾友佑我小邪早日完成此事。”他再躬身而拜，泪水已充满眼眶，霎时好象老了许多。

小邪接过老头手中柱香，插在香炉上，轻声道：“老头，我们走吧！”

他拉住老头手，慢慢步出灵堂。

俞宏扬也跟出去。

回到屋里，小邪扛起血变转身向俞宏扬道：“老前辈，我们走了，我老头不舒服，下次再来看你。”

老头装出笑容道：“俞贤侄，老夫回去了，有空老夫再来。”俞宏扬道：“欧阳先生，还有这位小兄弟你们不等天亮再走？”

小邪笑道：“我叫杨小邪，我们想早点赶回去，有朋友在等我们。”

俞宏扬点头道：“既然如此，我也不便久留，我送你们出去。”

老头道：“不用送了，贤侄，你早点休息吧！”

小邪拉着老头已往门外走去。

俞宏扬也送到门口，他拱手道：“有空还请多多光临。”

小邪招手笑道：“会的，再见啦！”话音一落，他和老头已奔往山下，不久已消失在天池最末端。

俞宏扬叹口气，关上门，满怀悲伤地走回内院。

夜依样是夜，而人却不是昨天的人了。通吃小筑已新添一座茅屋，比原来的还要大，也幽雅得多，当然这是出自小丁的手笔。

女性总是比较爱美，不但衣着如此，住处亦是相同。更何况小丁是位精通音律乐章，能吟诗作曲填词的红粉才女。

注意一看，大茅屋旁边还有一个小茅屋，这栋就差得多了，好像是几片大西瓜皮黏上去似的，鄙陋不堪，想必是阿三和阿四的窝了。

这时已是黄昏将至，一片霞光撒满大地。

小丁正无聊坐在莫塔湖畔，像是在欣赏瀑布，但依稀可见她神情之间流露出一份淡淡忧愁。

阿三、阿四则不一样，两人比赛钓鱼，可惜莫塔湖的鱼是钓不起来的。

虽然两人从早上钓到现在，一条也没有，但他们还是玩得入了神，不时有笑声传出。这时——

“喂——帮主回来了！你们还不快出来迎接！”远处已传来小邪之鬼叫声。

他总是人未到而声先到。其实他也很担心小丁他们，所以刚回到再来镇，也不等老头，自己就先奔回来。

“是小邪！”小丁闻声立即雀跃起来，高兴地奔了过去。

“不钓也罢！”阿三丢掉钓杆，也追过去，阿四紧跟其后。

小邪一看大家都平安无事，心情立时轻松下来，他大叫道：“好啦！事情已经结束，咱们要练功啦！”他放慢脚步，不时向他们招手。

小丁奔至小邪身前，见到他衣衫破碎伤痕累累，立即惊叫道：“小邪你又……我看看！”伸出白皙玉手抚摸小邪伤口，甚是着急。

小邪轻轻笑道：“小丁你看，我是捉这只怪物才受伤的。”他将肩上血变抓下来往小丁送去。

“哇——”小丁惊惶往后闪避，忍不住打了一个冷战，因为血变长得甚是丑陋而恐怖，难怪小丁害怕。

阿三已赶到，他大叫道：“小邪帮主，交给我，他妈的这家伙竟敢伤你，等一下煮掉配酒吃！”接过血变不时打它肚子，像是十分气愤，但却有九分是装出来的。

小邪笑道：“阿三你打归打，可别让它给咬着，那时候翘的可是你了。”

阿三一惊，立刻将血变倒提，以免被死东西咬了一口，他笑道：“这东西最怕人家倒提了，我现在比较气愤才倒提它，呵呵……”他尴尬一笑。

阿四也赶致，他望着血变大叫道：“原来真有这东西！小邪帮主你是怎么捉到的？”他知道这又是一段精彩故事。

小邪得意笑了几声，边走边将捕捉经过告诉大家，到最后他被血变吞下头时，大家都笑得搂着腰，这当然已加上了小邪的渲染夸大，当真精彩无比。

说着他们已回茅屋，大家坐在庭院闲聊，等着他老头回来。

阿三得意指着新茅屋道：“小邪帮主你看我盖的茅屋，不错吧！给赏。”

小邪看着茅屋赞叹不已，但又发现大茅屋旁边之小茅屋，他拍手赞赏道：“阿三你他妈的真行，连关狗的屋子都盖啦！有赏！有赏，哈哈……”他直打着阿三肩头。

小丁噗哧笑起来，望着阿三直笑不止。

阿三尴尬一笑道：“小邪帮主，那是我和阿四的窝，不是关狗的，嘻嘻……”他不停摸着大光头，神情甚是好笑。

阿四轻轻笑道：“出家人，随便一点，这是少林的精神，呵呵……”他也笑了起来。

小邪看了两人一眼。笑骂道：“原来是和尚庙，我还以为是关狗的，扫兴，赏个鸟蛋。”

阿三接口笑道：“鸟蛋也好！”

“哈哈……”大家笑成一团。

不久，小邪道：“算啦！我们明天再盖一个像样的，总不能让江湖知道我通吃帮都是睡狗窝的。”

“谁睡狗窝啊？小邪！”老头已从小径走上来。

阿三急叫道：“欧阳先生没有啦！开玩笑的。”他也怕在这位大侠面前丢人。

小邪叫道：“什么欧阳先生？欧阳先生早就成为我们的老头子了，你们也叫他老头子，否则就叫爷爷，这样听起来顺耳多了。”

老头点头笑道：“对，对！老头已当了十几年，没人叫还真难过，呵呵……”

阿三道：“老头就老头，反正我们也没爷爷，捡个现成的也不错，哈哈……”他倒笑得甚爽快。

小邪道：“老头，那怪物你处理一下吧！”他指着阿三手中的血变。

老头哧哧笑道：“小邪你是福将哪！程咬金哪！这怪物真的被你碰上了，天下有救啦！呵呵……”他很满意地笑着。小邪白了他一眼，叫道：“少来！以后这种事你少往我身上推，自从跟你混在一起，什么狗屎鸟蛋运都有，整天在玩官兵捉强盗，而我每次都当强盗，黑皮奶奶的，瘪十！”双手猛甩，恨得咬牙切齿，不时翻白眼。

老头呵呵笑道：“小邪帮主呀！要当官兵可得多用点功夫才行哪！最好连书也读一点，保证诗口口！”他学起小邪口头禅“诗口口”，而且还竖起大姆指，一副老来发酒疯的样子。“哈哈……”众人发出会心的笑声。

老头道：“这只血变，我拿去合药。以后也可以救人，它的牙齿以及那支黑血神针，小邪你用火烧成灰后丢到湖里，以绝后患，剩下来就是练功啦！小邪你这下子该不会再像两年前的吧？”他甚是得意地哧哧直笑，不时斜睨小邪。

小邪叫道：“老头，我三、四岁的时候你就算计我，那时候我哪有你聪

明？可恨！现在想要抽身也抽不了，算你鬼计得逞；我告诉你，我练，但我练功的时候你可不能放不下心，哼哼……”笑意中是觉得老头必定会有点为他担心似的。

小邪已经想好练功的方法，他知道练功是一件很苦的事，他甚至要苦过所有的人，只有这样的武功，才是真正的武功，他有信心自我要求，而这种要求程度只有他自己知道。

老头子闻言心神震荡不已，他知道小邪的脾气，不练就不练，一练就是狠命练，他依稀知道小邪为了练扔骰子，可以连续七天七夜不睡觉，不吃饭，练到最后他竟将骰子换成铁的，而且将铁烧红来练，为的是在求专心，为的只是想以最快的速度掷下自己所要的点数……这些都深深烙在老头心里，而现在小邪又说出这种话，他已有点担心，不用看小邪练，他就先担心了。

老头关怀道：“小邪，练功是练功，你不能走火入魔啊！”

小邪很有信心道：“老头你放心，我自己知道我的能耐，我躺下了，你弄点稀饭喂喂我，保证没事，我就不相信突破不了武学境界，以无形换有形。”

老头暗自决心要帮小邪度过无形换有形之武学境界，他点头道：“好吧！我一定喂你稀饭吃。”

小邪笑道：“我要练，阿三、阿四还有小丁他们也要练。”

老头笑道：“我交的这几招教给他们就是，否则将来入棺材了还怕了不到传人呢！”

小邪点头道：“老头你的医术天下第一，你就传给小丁，阿三、阿四他们学不来，其他的大悲掌、孤星剑法还有大悲指你就随便传吧！”

老头道：“没问题，我保证将他们教会，小邪你要练什么武功？”

“飞刀！”小邪笑道：“飞刀是我的本行，还有浪子三招，妈的！这三招我以为很管用，结果两年来一招也没用上，现在得好好练了。”

老头道：“飞刀轻巧方便，百丈之外可以取人性命，但它要强大内力及腕力，这不是人人能练得好，是一门大功夫，好！我同意！”一拍手，他已露出欣慰之笑容。

小邪笑道：“现在已经黄昏了，我准备一下东西，明天开始练功。”

第二天早上。

小邪扛着一块三寸厚，约有三尺见方大的圆形铁板和一捆绳子，昂然走出庭院。

小丁见状奇道：“小邪你这是练什么功夫？”

小邪轻笑道：“练腕力和内功。”

小丁不懂道：“这……怎么练？”她实在想不出来武林有这么一种练功法。

小邪笑道：“很多武功秘籍都是教人练功及行血行气，它们目的都是相同，那就是将身体内力尽量发挥出来，如果内力发挥得多，那么内力就较强，所以功夫才有高下之分。而灵药的功用也是在激发内力，我已经懂得运功的方法，我会行血及行气，这已不必再练习吐纳，我要激发全身内力，你知道吗？我的练功秘籍很简单，就是不断刺激身躯，使身躯产生无限大的力量，也就是说谁能够承受得了最大的刺激，谁的力量就最大，这本事就是人体本身的功能，我要突破别人，当然要吃点苦，小丁你可不能为我担心。”

小丁急道：“小邪你到底在说些什么？”见到小邪认真的表情，她更是担心。

小邪哑然一笑道：“我要扛着这块铁板到瀑布那里洗澡，洗久了我的功力自然大进。”

小丁担心道：“你骇人！光洗澡功力就会进步？何况瀑布水势何止万斤？你根本站不上去，莫塔湖的瀑布高得看不到顶，水势又大，光听这声音也够吓人，你到底要怎么练内功嘛？”

小邪深深地望着她笑道：“你知道瀑布水力无限大，我扛着铁牌去承挡，你说我的力量不也是无限大吗？呵呵……”笑意里甚为想到这种方法而得意，一点畏惧担心也没有。

“小邪……”小丁着急叫道：“我不许你去，那水力可以压碎石头，你……我不许你去！”

小邪笑道：“事实上石头并没有碎，它还是一样的承受着瀑布的冲击，不对吗？”

“可是我……”小丁想哭。

小邪安慰道：“小丁你别担心，我自己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能做，你看！我连绳子都带了，如果我受不了，还是一样不会被水冲走，不要婆婆妈妈，你再鬼叫，我可要生气罗！回去吧！傍晚再到瀑布旁边大树下拉起绳子，保证我又回来啦！”说完轻抚一下小丁肩头，已掠往飞瀑。

小丁痴呆地望着小邪背影，难过非常。

老头走出屋外，抚着小丁秀发笑道：“小丁别为小邪担心，他有一股劲，这股无坚不摧的劲，一定能保他平安，我们也开始练功吧！”

小丁微微点头，返身走回茅屋，她去换衣服准备练功。

小邪奔到飞瀑岸边，他很快将绳索一头绑在树干上，另一头则缠在自己腰间，随后脱下上衣，露出短裤黑水靠。望着飞瀑轻笑一声，抖抖身躯，抓起铁牌已窜入水中往瀑布游去。

莫塔湖瀑布威力何等之大？光看湖水之水势被它冲激成大浪涛滔天，汹涌骇然，再加上有如万马奔腾之隆隆巨吼，也知道它的力量有多大。真亏小邪想出这种练功方法：最简单的方法，最有效的武学秘本，却最难练成的武功途径。

小邪他自有他的道理，他想练飞刀最重要的就是劲道，而劲道之强弱，是靠腕劲和内力之强弱来断定，他双手举着铁板去阻挡瀑布，他必须有惊人之腕力才能抓住铁板，也必须要有相当之内力，才能抗拒瀑布之冲击。

有人练功到达一个阶段以后，就会伸掌击石以论定自己的功力如何，而以掌击石一样会发出反弹之力，如果掌劲愈大，反弹之力也愈大，只有突破反弹之力，才能在石头上印下手印，可惜石头是死的，不会主动发出力量，所以练那种功夫的人，也只能以手印深浅来断定功力强弱，事实上，武林中人练的都是此种功夫。

小邪是绝顶聪明的人，他找到一个会动的石头——飞瀑。他要让飞瀑不断打击自己双手，等到大功告成，他这双手去攻击不会动的石头，那当然要比一般人强多了。

只见小邪已游到飞瀑磐石边，隆隆之声已震得他血气翻腾欲作呕，强吸一口真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爬上磐石，可惜他只挺一下腰想站起来，立即被瀑布冲走，打得他肌肤尽赤，疼痛不已。

一连四、五次，小邪大叫道：“奶奶的，这力道要比我估计的来得大，水势太强，还没到正中央就被冲走……”瞪了一下飞瀑，甚是不服气地吼着：

“我就不信邪！”他再次冲往飞瀑，这次他用大悲指击向磐石，想以此借力爬过去，可惜磐石相当坚硬，小邪只能戳入一分，连指甲的一半都不到，小邪不能放手，一放手又会被冲走。而相继传来的是指头承受全身重量之痛苦。就这样，他慢慢戳磐石，慢慢爬上磐石，手指也因为压力和磨擦力太重而皮破血流，小邪硬是不放手，咬着牙，一寸寸慢慢爬……

终于他到达飞瀑中央，他已筋疲力尽，但来不及休息，万斤水势已压得他腰身没办法挺直，压得他五脏六腑沉痛不堪，此时他只得硬撑，他试着以手支撑趴在磐石上的身躯，“啪！”一声，他又被压倒在地，像蛤蟆被砖块压着似的，够他受了。

一连十余次，他已力竭了又再力竭，只好趴着略为休息，准备再从头开始。虽然趴着不动，水势依然像会动的砖块，猛砸趴在地上的蛤蟆一样，打得他头昏脑胀，肌肤尽痛。

抿了一下嘴巴，微微一翘嘴角，苦笑不已，心中念道：“这滋味真苦啊！”心念刚毕，他又再次战斗，一次两次……十次……二十次……三十次……直到第四十七次他才站起来，这时他已运尽全身功力，憋得满脸通红，他不敢松懈，因为一松懈又会被冲走，就像顶着一座山一样，气一泄，马上会被压扁。

足足憋了两个时辰，“哇！”一声惨叫，他已经再次被冲出磐石，飞瀑已无情地将小邪击倒，不屑地将他抛在一边。兀自吐着庞然浩瀚狂涛。

小邪那股不信邪的气已发，那股打不败的韧性已生，不屈不挠地一次又一次地尝试挑战，一次又一次地往上爬，一次又一次被冲下来，此时的他已经双手尽是裂痕，全身尽是伤，他已筋疲力尽，但他并没有停下来，他知道这是突破的一刻，能战胜这一刻就是胜利，否则就前功尽弃了。

“奶奶的，我非站上去不可！”小邪再度冲上去，虽然他感觉自身力道在慢慢减少，但这只是他自己的感觉，其实无形之中他身躯力量已增加不少，这次他终于将铁板举在头顶上，“哇！”口吐鲜血，又被冲了下来。

虽是如此，他却知道一次比一次进步了，只要有进步，他就有信心……

小邪练功手法，真叫人触目惊心，若充满感情之人见了，则必不忍而泪下。

天色渐渐暗下来。

小邪已经变成怪物一般，整个脸已曲扭泛青，双目瞪大，牙关直咬，他在展开生命的搏斗，但终究他是第一次尝试，终于被无穷无尽无绝的飞瀑击倒，昏死在水中，还好，他事先有缠着绳子，否则将不知被冲到哪里。

黄昏一到，老头，小丁，阿三、阿四立刻赶来看个究竟。

阿三、阿四很快地找到那条绳子，他俩立即收绳，不久小邪已从水里被拖上来，手中还紧抓着那块铁板不放。

“小邪——呜……”小丁立即冲过去，将他抱起来，忍不住眼泪也夺眶而出。

阿三解掉他身上绳子，打打他嘴巴，急叫道：“小邪帮主，你快醒来！快醒来！”

小邪已扭动一下身躯，口中又渗出不少血丝。

“小邪——呜……”小丁又自哭了起来，丝巾急往他嘴角抹去。

阿三急叫道：“小邪帮主你没关系吧！”

小邪悠悠从昏迷中醒过来，习惯地笑了一下，无力道：“没关系，死不

掉的。”

阿四见到小邪已会说话，心情也轻松不少，他笑道：“小邪帮主，你练的功夫好厉害，我们想学都学不到。”

“小邪，你练别的好不好？你看你全身都是伤，我……”小丁又流出泪水来。

老头微微轻笑，安慰关心道：“小邪，过关了吗？行不行？”他同样感到不忍和难过，只是不愿意在晚辈的面前有所失态罢了。

小邪轻弱无声道：“差不多了，老头，药准备好了没有？”

老头甚感欣慰道：“准备好了，阿三你帮忙小丁，抱他到药桶里。”

阿三立即帮小丁扛着小邪直奔庭院，老头马上将小邪全身插上金针，再将他放入药桶内，像几年前一样地煮起来。

阿三还没看过这种玩意，他惊叫道：“老头，这方法行吗？”

老头笑道：“别人不行，小邪行！他已经煮了十几年了。”

阿四惊叫道：“开水？太吓人的吧！”他伸伸舌头，一脸惊讶。

老头笑道：“刚开始也是温水，后来才慢慢加热，再加上药物就成了，你们也要煮？”

“哇！”阿三吓了一跳叫道：“算啦！老头，我们武功过得去就好了，这行留给小邪独享吧！我可无福消受，不过……阿四不错啦！”只要他不要的，他就会推荐给阿四。

“不不不！”阿四猛摇头道：“这种事我没兴趣，老头咱们有话好说。”他狠狠瞪了阿三一眼。

老头笑道：“你们要煮就煮，不煮我也没办法，下去休息吧，小丁你去准备晚餐，小邪不久就可以起来。”

小丁幽幽道：“老爷爷，他不要紧吧？”

老头笑道：“杨小邪这个大骚包，什么事到他手上，有关系也变成没关系了，呵呵……”他甚得意将小邪练成这个样子。小丁虽然担心，但也无能为力，她点头道：“那我去准备晚餐。”说完已走向厨房。

阿三福来心至，他笑道：“老头，我和阿四到镇上买些酒还有香肉，等一下哈杀（拼酒）如何？”

老头笑道：“也好，小邪喉咙一定很痒，你们快去快回。”“放心，我们一定准时回来！”阿三、阿四已高兴地奔向再来镇。

药水开始滚烫而翻腾不已，小邪浸在里边疗伤，他尽量疏通全身经脉六道及筋骨，将其受伤之部位利用药力助其复原，他还必须将体力恢复过来，等一下还要练习“浪子三招”，他就是这样的将自己功课排得满满，总是以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他所想完成的事，这不是暴饮暴食，而是心无旁骛专心密集训练。这样的成果当然是极其快速而有效。

在开水中，功行六周天，小邪已将体力恢复，筋骨扭曲之部分也已归位，一些经脉创伤血路不通之处亦好了不少，他才跃出药桶，一身白色雾气地站在地面。

老头走过去替他揉揉肌肉笑道：“小邪辛苦你啦！等一下吃的可是上等料理呢！呵呵……”

小邪哧哧笑道：“老头现在换你侍候我了！放心，我一定留一点给你。”

老头拔下金针道：“晚上你练什么？”

小邪挥动手臂道：“浪子三招！嘿，嘿！”攻向老头肩头及腰部又叫道：

“如何？天下第一功！”神气地昂着头。

老头笑道：“我老人家练了几十年武功，都脱不了招式，希望你能替我出这口气，让武林知道什么是有招，什么是无招。”他很相信小邪能突破武学境界，如果他不能，老头已想不出谁行了。

这时阿三及阿四两人已出现在小径上，他俩背后及胸前各绑了一个大酒坛，这是阿三特别叫店家绑的，两个人吊了四坛战鼓大的酒坛，足足可以喝上一个月，阿三两手还抓着两包香肉，神情却是十分高兴。

人未到，阿三已叫个不停：“来呀！来分酒啊！上等女儿红，陈年花雕，辣口烧刀子，贵州茅台，应有尽有，呵呵……”

两人有如不倒翁般，咿咿呀呀地晃回通吃小筑，满头是大汗。

小邪见状，也童心大发，他大笑道：“阿三、阿四你们两个就背着酒坛站着好啦！我划个圆圈让你们站。”他真划了两个圆圈。

阿三本以为大功一件，哪想到小邪会来这一招，他急叫道：“小邪帮主，是老头叫我们去买的，不能怪我！”他真怕小邪玩真的。

阿四苦笑道：“小邪帮主，是阿三拉我去的，你看我全身除了两只脚可以走路外，其他的就不能动了，是阿三绑的。”

小丁在厨房见到阿三、阿四这两个宝和尚吊着酒回来，她笑着走出来道：“小邪，我们要开饭了，你让阿三阿四休息一下，看他们汗流满面也够可怜了。”

小邪轻笑道：“阿三、阿四你们休息吧，下次别忘了头上再顶一坛，那样我们就不必一个月买一次啦！”

阿三苦笑道：“下次一定，一定！”他赶快跑到厨房请小丁卸下酒坛，阿四也奔过去，深怕小邪会反悔似的。

小邪所受的伤并不是药水一煮就完全没事，药水只能帮助他受伤之穴道经脉早点复原，以及恢复他失去的体力，而伤口及跌撞扭伤等外伤，一样如针刺刀割地缠绕小邪，只是他习惯于接受痛苦，也习惯于将快乐带给别人，他不会痛得呻吟，也不会哀嚎，现在他全身是伤，要是换了别人，早就躺在床上吱吱直叫着，可是他还是笑着，开开阿三、阿四的玩笑。开这玩笑，一方面是他的本性，另一方面，他是要引开这份愁雾——因他受伤而引起的愁雾。也因此他能冲淡一些疼痛。

很快地，他们已用膳完毕，大家围在庭院赏月。

小邪他并没有在赏月，拔出匕首，已舞起“浪子三招”，只见刀光闪闪化作万道银芒飞奔，吞噬整个夜空，煞是好看。

老头边赏月边念道：“天地万物皆同源。”他在指点小邪练武窍门。

小邪接口道：“武学一途亦归宗。”

老头笑了笑，左手拂着，不久他又道：“招招似招非招。”

小邪道：“白马似马非马！”他回答的正是在白马寺考倒悟非大师的题目。

阿三一听大叫道：“这个我懂，白马是马，黑马也是马，所以白马不能算是全部的马！哈哈……”他很高兴。

小丁拉了一下阿三衣角道：“阿三，小邪在练功，你别打岔。”

阿三以为会受到大家的夸奖，哪想到碰了一支软钉子，他只好憋起笑脸赏月了。

老头很满意地点头道：“千军万马奔我来！”

小邪匕首舞得更快，大喝一声，身形前掠三丈，一翻身幻起一道寒光，连人带刀又箭射回来，大叫道：“只取将军头一颗。”

阿三这次可听不懂了，他问小丁道：“这是什么意思？”

小丁娇笑一声道：“我也不大懂，这意思好像是说敌人像千军万马一样的涌向你，你只要取下将军的脑袋就没事了……对啦！”小丁高兴道：“小邪刚才练的那一招你看到没？他先在原地舞得水泄不通，然后翻身腾掠射开原地，但马上又倒射回来，这好像表示敌人武功再高，招式再强，我们只攻向最重要的部位及最脆弱的地方就可以了。”

阿三点头笑道：“原来如此，没想到小邪还会给我来暗的，呵呵……”

老头又叫道：“日月星辰，生生不息。”

小邪道：“招招连招，无垠无涯。”

“饿虎扑羊尽杀着！”

“利箭穿心狠且准！”

“好马不吃回头草！”

“大难来临又何妨！”

饿虎扑羊及利箭穿心，皆用来杀敌，欲置敌人于死地，既然要置敌于死，当然要尽出杀招，更要迅猛精准。

好马不吃回头草是意味着有些练武之人，尤其是有身份地位之人，往往不愿用一些粗俗招式（如一懒骗打滚），深怕有失身份。而大难来时用也无妨，这句话就有更高的含意了，小邪所言乃指大难已来，不管是什么招式，只要能保住性命就必须用上。也意味着不必要有招式，能用得上就用，只要能达到目的就成。

“哈哈……”老头纵声大笑，笑声如雷，震破夜空，响彻云霄，音传千里，久久不能平息，不久老头笑道：“想不到小邪你早有领悟，我是多余的了！”

小邪笑道：“老头，我这叫偷懒功夫，以前你教我这么复杂的功夫，我累得很，所以就创个简单的招式啦！”

老头点头道：“我懂，但你没有先练好招式再从招式中演变成无招，你必定不会了解别人的招式变化，这对无招而主攻主杀来说是有阻碍。”

小邪道：“我省得，所以我也学了你的掌法和剑法，现在我要再突破成无招。”

老头道：“很好，无招即有招，你自己慢慢揣摩，我能帮助你也只有如此了。”

小邪高兴大叫道：“浪子有三招，第一招癞蛤蟆！”大喝一声，身如游龙飞掠天空，疾如流星直射屋后大树，只一探树枝又倒射回来叫道：“癞蛤蟆主攻，攻敌必救，必守！”挥刀再次舞起叫道：“第二招抱拂脚！”刀光如灵蛇飞窜将小邪身形罩得不见人影，咻咻之声不时传出，他又叫道：“抱拂脚主守，守全身要害，敌不动我不动，敌一动我先动！守敌之必攻，守敌之将攻。”寒光再闪，小邪怒喝道：“第三招乌龟狗。”双脚一蹬，身剑合一冲向天空，连翻七个筋斗，直射先前屋外那棵大树，“砰——”一声巨响，小邪已将大树斩成两半，返身掠回庭院，这才收招笑道：“老头怎么样？这不是轻松愉快吗？”虽然说得轻松，他已汗流满面，如刚被水泼中一般。

老头笑道：“看来浪子三招天下无敌了。”

小邪笑道：“浪子本无招，只是我想开开心罢了，哈哈……”说完已

大笑起来。

阿三奇道：“小邪帮主你这三招名字怎么这么奇怪？连乌龟狗都有了？呵呵。”他也觉得好笑。

小邪笑道：“第一招癞蛤蟆是主攻，和敌人过招，要攻击他，一定要气势胜过他才比较容易收到效果。蛤蟆一张嘴，倒把牛都给吓着，气势大得很哪，对不对？”这“对不对”三字是用吼的，立时将阿三震住，他才笑道：“怎么样？癞蛤蟆口气不小吧？”

阿三被吓了一跳，大叫道：“好！很好！有一套！”他直竖大姆指。

小邪神气活现笑道：“岂只一套？好几套哪！”

阿四也问道：“小邪帮主，抱拂脚又是如何？”

小邪道：“这招是守势，打不过人家，只好抱佛脚啦！谁抱得紧，谁就活命，谁守得好，谁就死不掉。”

阿三笑道：“说说乌龟狗如何？这招想必是最有一套吧？”

小邪点头道：“差不多，我问你，乌龟狗是什么狗？”

阿三道：“是黑狗，这是你给黑狗取的名字。”

“黑狗看到我们会怎么样？”

“黑狗会翘，我们会把它捉来杀掉。”

小邪笑道：“这就是罗，这招乌龟狗主杀，是杀招，在最不可能之下将敌人置于死地，是我所要练的，知道了吗？”

阿三点头道：“杀人像是杀狗一样就对了，我懂。”

老头已轻轻一笑道：“小邪你能明白武学之最高原理，我很高兴，现在我替你分析一下天下武功及兵器，你们大家也听听。”

小邪无奈道：“老头，上课啦！我好累！”他伸个懒腰，有意逃开。

老头知道小邪一听到要说教就会叫累，但老头已想好话词，他道：“小邪，这对你那浪子三招可大有益处，你听听看，一定错不了。”

小邪懒洋洋道：“你说说看怎么有好处？”他准备听一两句试试，不行就溜。

老头笑道：“例如说敌人武器不相同，一个拿鞭，一个拿铁锤，你不是要用两种方法来应付吗？”

小邪一想也对，他点头道：“好吧！你说，我听就是，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

老头笑道：“这次你可不能逃，再说你也没喝醉。”

小邪笑道：“所以我今天逃不掉了。”

老头轻笑几声，润润喉咙道：“武学有外功和内功之分，往往内功较难练，所以内力须要长时间的练习才能有所收获，但外功如果没有内功相辅就失去劲道，就像你以前打出去的飞刀，不是被人接住，就是射不死人！这是缺少内力……”

小邪截口道：“老头，这都说过了，来点别的。”

老头笑道：“你耐心一点，我总得仔细讲，只此一次嘛！”他见小邪不再发牢骚才继续道：“现在说外功，以前有人将武器分为十八种：剑、刀、枪、棍、鞭、梅花夺、分水刺、板斧、铁锥、流星锤、拐子、匕首又叫作短刃、戟、蛇矛、乾坤笔、点穴镞、三节棍、虎头勾等。其实还有很多没有列入，例如：狼牙棒、长索、双节棍、七绝鞭、通天网、降魔杵、钓杆……等应有尽有，只要是东西，就能够拿来当作武器。为了方便，我把它们分类：

一是剑。二是刀。三是枪。四是鞭。再来就是绳索，暗器及锤类等。小邪你可能懒得记这么多，我只好再简单的划分，我们把兵器分为一、长兵器，如长枪、长棍。二、短兵器，如刀、剑、扇子。三、连带兵器，就是挂链条或绳索的兵器，如流星锤。四、软兵器，如鞭。五、掌法。六、暗器。七、重兵器，如锤类及狼牙棒。八、气功，如金钟罩、铁布衫等。”

小邪听得实在有点烦，他叫道：“老头你重要的说一遍就好了。”

老头道：“好，简单地说，使剑的人，大部分是有点学士风味，修养也比较好，相对的他思想也很灵活，所以用剑的人都有他自己的一套，你对付这种人可多小心一点。”

小邪道：“也有例外，青继山他就差透了。”

老头道：“我说的是大部分，当然有些是不入流。你看看天下各大门派，以剑作为根本功夫的占了八九成，可见使剑之人大有来头。”

小邪笑道：“就像你是不是？”

老头呵呵笑了几声又道：“使刀者就有点土了，不过他土中带有细，大部分是高大强壮之人在用，如果刀练得有剑这么灵活，那么剑就很难胜过刀了，刀有点狂劲和豪气，你要注意出刀人的手势及劲道，还有刀的种类来提防使刀者。”

小邪道：“我会留意。”

老头道：“第三种连带兵器，应付起来有点麻烦，用这门兵器的人，手脚必定相当灵活，可能轻功也很好，不过用飞刀对付是最有效，我不再多说。第四种软兵器，使长鞭，七绝鞭之人，手腕特别有力，你和他打斗时不必看鞭飞向何方，只要看他的手腕就知道他的鞭攻向何方。第五种是使双掌的人，你可要小心点，因为他不用任何兵器而敢用双手来对敌，这表示他掌法厉害以外，还表示他有一身高强的武功，而且他也自视甚高。第六是使暗器之人，他们大多都是一些不法之徒宵小份子，而这种人诡计多端，令人防不胜防……”

小邪截口叫道：“老头你该不是在说我吧？”

老头呵呵直笑道：“你是他们的祖宗，所以你才不会变成宵小份子，反正他们没本事又想耍诡计，这种人要不得，你有本事当然可以使用诡计，像诸葛亮一样，他有本事也会耍诡计，三国志算他最聪明啦！呵呵……”老头这马屁可拍得太好了，否则马上就有他好受。他知道小邪最喜欢人家将他比作孔明先生，只要有诸葛亮出现，一切不如意事都可以摆平。

小邪立时笑呵呵地耸耸肩道：“老头你说得很有道理，快说！继续，继续！呵呵……”目光也瞄向小丁他们，得意已极。

老头笑道：“第七种是重兵器，这和第八种练气功的差不多，练这些功夫的人，大部分有点痴呆，气功是硬碰硬的功夫，杀不死人还要被打，聪明的人都觉得划不来，但如天山派的混元气功那又另当别论，你自己小心观察就可以了解。再者长兵器，这类的人如果是用木棍者，普通都比较仁慈而有点落拓游戏江湖，以我经验这些人身手都相当高，你也小心一点；如果是长茅，长戟者和剑差不多，其他就得靠你慢慢揣摩！”

小邪笑道：“谢啦！老头，省得我花许多时间去想；没问题！我一定将天下武器研究研究，将来替他们排名。”

老头急道：“小邪你这一排，保证天下大乱，不可以如此。”

小邪斜睨道：“谁说的，到那时天下才真的没事干，大家笑嘻嘻地争排

名。”

老头叹道：“好吧！反正到那时我也看不见，换换你们看天下是否会太平。”他也想不出小邪要如何搞法。

小邪道：“老头讲完了没有？如果讲完了早点休息吧。”

老头道：“讲完了，你要练内功？”

小邪点头道：“我在外面练就就可以。”

小丁急道：“小邪你这样练功会练坏身子的，你休息好不好？”她含情脉脉地望着小邪，眼中充满了柔情与关怀。

小邪安慰道：“小丁你放心，我已经有十几年这样练功，这样睡觉，这就像和尚打坐一样，不但能增长功力，还可以延年益寿，懂吗？来，笑一个！从一大早就绷着脸也不怕抽筋？快笑！”

小丁勉强笑了笑，随后走进屋内，她怕自己又给小邪带来伤感。

阿三以为逮到机会而想挖苦一下小邪，他笑道：“小邪帮主你练功，我在旁边喝酒陪你如何？呵呵……”

小邪看着他叫道：“不行，你要练到三更才可以睡觉，将来排名排不到，你又怪我没好好教你。”

阿三马上煞住笑声，苦丧着脸道：“这……早一点好吗？我肚子不舒服。”他捂着肚子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小邪哧哧笑道：“我最会治疗肚子痛，饿上十天半月马上就好起来，要不要试试？”

阿三苦笑道：“不必了，我好好练就是。”拉着阿四，两人在右边空地开始对打练功。

老头笑道：“小邪，我进去休息，不陪你了。”

小邪笑道：“老头别忘了多喝点酒，将会睡得更香更甜。”

老头笑笑走向屋内。

小邪看看阿三、阿四，觉得他们练得很认真，这才放心将两把飞刀插在地上，返身睡在飞刀上，开始行功。

三更一过。

阿三、阿四才收招往小邪走去，阿三笑道：“小邪帮主，我可是练真的，我一定要挤入十名以内，好让天下知道我不明阿三呱呱叫。”

阿四道：“我也一样，最近功夫好像很有进步。”他耍着双手，好像真有这么一回事，其实他只不过开始第一天练功而已。

小邪已入定，不能回答，否则此次行功就全部白费，他依然躺着不动。

阿三、阿四和小邪一样喜欢耍宝，但小邪交代的事，他们俩可从来没有违背，是信任，也是友情。

他们俩见小邪已入定，也不再多说，返身往狗窝里钻。

不久，小丁走出屋门，拿一件大衣披在小邪身上，注视他良久才叹口气，走向茅屋。

冷月孤伶，秋虫轻鸣，寒风飕飕，长苇摇曳，飞瀑隆隆，湖水映银光，滔滔不息。

天已亮。

小邪再次扛着铁板去和飞瀑搏斗，当然他还是失败了，而且比昨天更累地被抱回来，可是他并没有休息，晚上一样练功，一样睡在小刀上。

就这样一天……一个月……三个月……半年……

很快地一年已匆匆过去。

这一天——

小邪换了一个圆桌大的铁牌。

小丁见状吃惊叫道：“小邪你又换啦？这次好大喔！”她瞪大眼睛地看着大铁牌。

小邪笑道：“不大没意思，我得赶快加强内力，都已过了一年。”

小丁笑道：“好吧！别忘了再绑上绳子，否则我可找不到人啦！”

“没问题，拜拜！”双手一挟，就挟起百斤重的铁牌，电也似地往飞瀑掠去，看来这一年的功夫，小邪并没有白练。不久他已来到飞瀑旁边，将许久没绑上的绳子再次绑上腰部，一翻身又游向飞瀑。

很容易他已登上磐石，在磐石中央可以看见两只三寸深的脚印，这是小邪天天站在那里的结果，而脚印四周三尺处，也已很明显的分出高低，这是小邪的铁牌将水承挡起来，磐石淋不到水故而没被侵蚀，所以和被侵蚀的磐石已有差异。

小邪站好位置，将大铁牌往上举有如霸王举鼎一般。

“哇哇！”小邪瞥得青筋直浮，满脸通红，心头叫道：“好重！”咬着牙硬撑，双手又不断地颤抖，他不但要承受飞瀑直泻而下的万斤冲力，还要平衡力道，否则铁牌会翻掉。不到三分钟，他额前已渗出豆大汗珠，双脚也开始颤抖，全身肌肉结成一块块，有如石块黏在身上似的。

“哇！”小邪惨叫一声已往前摔，滑落磐石，他叫道：“奶奶的只有一刻钟，真鳖！再来！”再次扭动全身筋骨往盘石上爬去。一次……两次……十次……二十次……

一刻钟……两刻钟……一小时……两小时……五小时……

终于小邪又倒下来，这时黄昏也来临，水势已将他冲回岸边，他才慢慢爬上岸，丢下铁牌，解下绳索，一步步艰难地走回通吃小筑。

突地——

“看招！”阿三突然从草丛里射出来，右掌尽出劈向小邪左肩，其势之猛，足以劈死一条大牛。

小邪哪晓得有埋伏，想闪避又力不从心，立刻挥动无力之双手封向阿三，身形也往左带。

“还有我！”阿四也从草丛窜出来，速度之快不亚于阿三，双手已攻向小邪左肋，势在必得。

小邪情急之下，左手一翻抓住阿三右手，猛力一拖，已将阿三拖到阿四前面，“砰！哎唷！”三个人都摔倒在地上。

小邪因为太累了而摔倒在地，不时呵呵直笑。

阿三可惨了，他偷袭不成，被小邪拉去挡住阿四，而阿四又收手不及，双掌已印在阿三胸口，震得他直叫痛。

阿四尴尬笑道：“阿三你没事跑到我面前干嘛！找死哪？”

阿三揉着胸脯叫道：“死阿四，你不长眼睛，连我这么大的人也没看到。”身形一转已扑向阿四，乱打乱捶，阿四也不甘示弱，立即还以颜色，两人打成一团难分难解，不时有惨叫声传来。

小邪看看他们笑道：“阿三你偷鸡不成蚀把米啊！”

阿三听到小邪叫声才收手走向小丁身前笑道：“小邪帮主，我是想来试试功力进步到何种程度，没想到被你这么一抓，什么鸟蛋也使不出来了。”

阿四道：“小邪帮主你动作好快，我双眼一花，双掌已打在阿三身上，连收掌都来不及。”

小邪茫然道：“没有啊！我好累，我只能抓住阿三右手拉过去挡你的招式，怎么？你们这样的心慌？是不是又偷懒了？”

小邪他哪知道他自己的臂力，腕力现在有多大，他只轻轻一带，寻常之人已经受不了他的劲道，这是苦练的结果，也许离他的理想还很远，他才没感觉出来。

阿三急道：“我没有偷懒啊！每次我还不是陪你练到三更？小邪帮主你太厉害啦！”他这次是真的佩服。

小邪不以为意道：“算啦！以后要加紧练习，省得赶不上潮流。”

小丁也已奔来，她娇笑道：“开饭罗！吃尾巴的就洗碗啦！”

小邪笑道：“我吃饭不用碗，当然不必洗碗，还是你自个儿洗吧！”他慢慢爬起来走向小丁。

小丁看他累成这个样子关心道：“怎么样？吃了铁饼？”

小邪苦笑道：“不吃行吗？头两三个月就得吃个够，这叫苦尽肝来。”他摸着心肝，一副沧桑模样。

小丁娇笑道：“哪是心肝的肝？是甘草的甘，苦尽甘来！呵呵。”

小邪傻愣愣地道：“不是尝完了胆汁很苦，然后再吃心肝吗？”

小丁笑骂道：“看你武功是天天进步，说话还是像小孩，你都快十七、八岁的人罗！你说什么时候才读书呢？”

小邪笑道：“有小丁在，我永远都不必读书，阿三、阿四对不对？”转头向两人询问。

阿三笑道：“对，有小丁在，我们读个鸟？通吃帮有一个人会写字会念书就可以了，呵呵……”

小丁笑骂道：“我呀！拿你们这些大男人一点办法也没有，走吧！老爷爷在等我们吃饭。”

小邪笑道：“今天是什么菜？最近再来镇好像听不到狗叫声，这是怎么回事？”小邪答道狗已被阿三他们宰了不少，而故意装做不明白这回事，来个明知故问。

阿三也不赖，心照不宣知道：“狗叫也得看时间，像这么冷的天气，我看它们也躲起来喝老酒吧！呵呵……”

说着他们已走回茅屋。

众人在用膳。

小邪问道：“老头，这一年来，江湖中不知又出了些什么事？”老头笑道：“大概没什么事吧！各派元气大伤，黑巾杀手也一样，他们都须要休息，就是有事我们也无能为力。”

小邪道：“上次你要我到终南山找李孟谷，结果我碰到了一个假的，真的有没有来找你？”

老头道：“没有，他可能遭了毒手，可惜他那一身功夫就这样失传了。”

小邪摇头道：“他没有遭到毒手，至少在我去找他以前没有。”

老头奇道：“为什么？小邪，我老了，想不清许多事。”

小邪解释道：“如果李孟谷已经死去，他们没有必要再假扮一个在山上等我。”

老头道：“也许他们等的是我。”

小邪笑道：“他们是在等你，可惜听说李孟谷精通机关阵势，天下无双，他一定不会住在半山腰的木房子里头，如果李孟谷已被捉走，他住的地方一定被找出来，他们也不会带我到小木屋去了，再说在海岛上，他们还逼问我李孟谷的下落，可见他并没被捉走。”

老头叹道：“可是我一直没有他的消息，唉！老朋友一个个去了，我也不知还有多少日子可过。”语气转为伤感。

小邪安慰道：“老头你一生为武林，将来一定很长命，别想太多，有我在，你就有朋友，来，喝酒！”倒了一大碗端给老头。

老头想到老友，心情就不好，猛喝猛灌，想一醉了事，不久他已醉倒。

小邪将他扶起来，然后向大家道：“我们开始练功，今天我练飞刀给你们看。”他摸摸腰间飞刀。

小丁道：“我先将碗盘收拾一下，你们先练。”

小邪点头道：“也好！阿三、阿四我们走！”一腾身已掠窗而出。

阿三、阿四也相继走出屋外。

依照惯例，小邪先练完浪子三招再练飞刀。

阿三、阿四除了本门少林功夫外，他们还勤练老头的大悲掌及孤星剑法。

不久，小邪已练完浪子三招，擦擦额前豆大汗珠道：“阿三、阿四你们练完了没有？”

阿三、阿四闻言立即收掌。

阿三笑道：“差不多啦！你要练飞刀了？”

小邪点头道：“今天我想练准确性，你们捡些小石头和小木片。”

“没问题！”阿三、阿四已很快地捡了一大堆小木片及石头。

小邪点头道：“我现在蒙起眼睛，你们先一个一个抛，石头也可以，木头也行，快速地抛或者慢慢放都没关系。”

阿三道：“不管多快都没关系？丢到莫塔湖呢？”

小邪道：“都可以，我是在练习。”说完已蒙上眼睛，手握飞刀，等待出击。

阿三四处张望，突地甩出一颗石头直飞莫塔湖，他全力投出，其势何等之快。

但石头快，小邪的飞刀更快，寒光一闪“叮”一声清脆响声已传来，飞刀已将石头击落又自反弹回来，小邪纵身掠起，有若苍鹰般地划过空中将飞刀抄住，返身倒射飘回原地。

“好！好！呵呵……”阿三大拍其手道：“厉害，厉害，我的石头还没飞出三丈就被你打中，要是人一定死啦！呵呵……”佩服中还带一点奉承。

小邪轻笑道：“还差得远，继续丢。”屏住气息，凝神倾听。

这次阿三推推阿四，暗示他丢木头，阿四会意点个头，两人同时又一扬手，三颗石头，一块木片各飞向不同方位，有高有低有快有慢，这非绝对有准确性是击不着。

只听“嘟，叮叮叮！”一连四响，小邪毫不客气地将它们一一打下来，再次纵身将飞刀抓回来。

“哇！”阿三咋舌惊叫道：“小邪帮主你这是在开玩笑吧！”

“我的妈呀！”阿三赞叹不已叫道：“天下第一刀，天下第一刀！”

小邪道：“还早，离我的理想差多，你们再丢，熟能生巧。”

阿三道：“好吧！反正练这个轻松得很！”话未完，几颗石头已电也似

地射向小邪，他存心偷袭。

小邪大笑一声，手一扬“叮叮……”一连七响，石头已全部被击落，他笑道：“阿三你来真的？”

阿三笑道：“敌人也会来真的，他们哪有像我们那样轻轻松松丢石头让你射！多练！熟能生巧！呵呵……”他倒套起小邪的话来。

小邪笑道：“也对，随你怎么投！”投字未说完，飞刀一闪即逝。

“哇呜！”阿四跳起来叫道：“小邪，我还没投你怎么谢我了？”

小邪笑道：“你没投，飞刀怎么会钉在木头上？嘿嘿，你不快一点，说不定我一失手射得你双手变成刺猬哪！”

阿四苦笑道：“小邪帮主有话好说，别弄得我全身是伤，拜托！拜托！”他刚才想偷偷将木块微微丢出，好让小邪不察而漏射，以便找到机会奚落一番。哪晓得事迹败露，只好苦笑。

小邪道：“快丢！我要练，不停地练，这样才有进步，你们尽量丢。我能打下来多少就算多少，有一天我会将你们所丢的石头全部打下来。”

阿三道：“好！”双手猛甩，七颗，三颗……五颗八颗……不停地射向任何一个角落。

阿四也将木头乱丢，高兴了还打向小邪。

小邪也尽自己所有之能力发出飞刀击向石头及木块。

“叮……嘟……叮……嘟……”霎时撞击声已响遍整个庭院。

三刻钟一过，小邪已射得筋疲力尽，双手也有点麻木，耳朵亦辨不明石头方向，飞刀也失去准确性，好几次都落空，劲道也减了不少。

阿三、阿四也好不到哪儿去，他俩拚命丢又拚命捡，有时候还得躲避倒弹回来的飞刀及石头，甚惨。

一小时过后，小邪累嘘嘘叫道：“我们到此为止。”解开面巾，揉揉双眼，开始捡拾地上飞刀。

阿三苦笑道：“小邪帮主，陪你练功好累呀，我今天可以早点休息了吧！”他找机会偷懒。

小邪笑道：

“不行！因为明天你还要陪我练，我要一直练下去，直到我满意为止，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练习你的金刚指力。”

阿四苦丧着脸道：“我们多久才可以出关？”

小邪道：

“不晓得，越下苦功则越早收获，我们通吃帮不吃就不吃，要吃一定是通吃，将来江湖上才会有我们立足的余地，你这个通吃小和尚不白阿四，也不会再跑给人家追了。”

阿四笑道：“有时候跑给人家追也蛮不错的嘛！”

小邪笑道：“你说的也有道理，将来我们有机会就跑给人家追，只要你们练好了，将来说多好玩就有多好玩。”

阿四好奇道：

“小邪帮主你说来听听如何？”

小邪十分有兴趣道：

“我们可以开武馆，你也可以收徒弟，整天吃香的喝辣的，我们也可以开镖局，神探馆，赌场……哇！太多啦！你们想想这么多美好的将来呀！”说得自己也陶醉了。

小邪想到的事他就会去尝试，而这些有趣之事情将会不断出现在江湖中，在续集中，小邪更是有办法。

阿三、阿四听得忘了自己是谁，他和小邪一样陶醉在将来的美丽的憧憬里。

## 第十四章 美人狗肉羹

要是老头子知道他们将来要做这些事，也许会感慨自己多生了几年，为什么不和小邪一起出生。

阿四急叫道：“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玩这些东西？愈快愈好。”

小邪道：“当然要将黑巾杀手灭掉才行，否则他们会时常扯我们的后腿，这样玩起来不痛快，你放心，只要我武功练成，保证追得他们鸡飞狗跳墙，直叫我三叔公，举白旗自杀。”

阿三笑道：“我们也可以去唱戏，到京城去唱，小丁当花旦。呵呵……”他想到就高兴。

小邪得意道：“这还用说？小丁这么漂亮，一定会红遍半天边，连皇帝都抢着看，哈哈……多妙哪！”

小丁早就洗好碗筷，她本来要出来，但见小邪在练飞刀才没走出来，现在一听到小邪在说她，她以为有事要找她，立即奔出来问道：“小邪什么事？看你笑成这个样子！”她也微露笑意。小邪憋住笑声道：“小丁哪！再几年你就要比武招亲啦！也该嫁人了。”

小丁红着脸羞涩道：“小邪你乱说什么？我不嫁，我……”小邪叫道：“我那个我什么？长大了不嫁人，难道你要当尼姑？这么漂亮的女孩当尼姑多可惜，不行，不行！你非嫁不可！”他说得倒是真话。

“我……我……”小丁更是羞涩困窘得无地自容。

阿三很有信心道：“我再过几年也要还俗，娶我的柔柔啊！”一个大光头晃个不停，有如刚上演布袋戏的木偶一般。

阿四也笑道：“还有我的雪雪，我好想念她喔！”双手抱胸一副长相思模样。

“我……算啦！”小丁羞窘道：“反正我现在还早嘛！谈这个做什么？不正经！”她瞟向小邪。

小邪故意没看见，他道：“不早罗！十五六七八九岁罗，再不嫁，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好吧！你嫁到老还没人要再来找我，我通收啦！慷慨一点！”

小丁叫道：“我才不老了再嫁给你，我……”她突然发现自己说溜了嘴，霎时粉颜泛红羞窘得直往屋里奔。

“哈哈……”小邪大笑道：“小丁没关系啦！姜是老的辣嘛！说不定你愈老愈可爱哪！哈哈……”

阿三、阿四也笑得眼泪直流。

在困苦练功中穿插一点小小生活情趣，这是小邪所希望的，他觉得欢笑能使人振作，能使人更有精神，在极度疲劳沮丧后，也只有欢笑能带来新的希望，小邪不但有希望，他也将希望带给小丁，阿三、阿四甚至于老头子。

时光荏苒，转眼一年半又已过去。

这一天，小邪一大早扛着铁牌再度飞掠瀑布下。

像平常一样举着铁牌让飞瀑冲击，从早上直到傍晚，足足冲了十二个时辰，他就像老僧入定一般，一点知觉也没有地站在磐石上，所留下来的脚印已足足深陷八寸余，现在他有如天神般威武，有如铁人一般强壮，他竟能在万斤飞瀑下支持十二个时辰，就如一个人同时拉住千万只正在奔腾的马匹，此等功力，此等劲力，也许天下已无人能及了。

突地——

“啊——”小邪已发出狂吼，这吼声之强、之大、之响，春雷不足以与其媲美，万马奔腾之声也不能将它压倒，千鼓齐响也未能及其万一，这声音有如火山爆发，有如千斤、万斤炸药同时爆炸，震得地动山摇，万兽咆哮，林鸟惊飞惧鸣，树叶簌簌作响，连通吃小筑都摇晃不停，碗盘咣咣直响，令人头昏目眩，冷颤直打，百里之外亦能听到这霹雳之吼声，太骇人了。

只见小邪举着铁牌迎着飞瀑往上冲高七丈余，好像瀑布之水突然倒流似的，他一借力，再吸口真气，身形再度冲高十余丈。

“啊——”小邪再次怒吼，双手一扯，将那三寸厚，圆桌大之铁牌撕成二半，反手抛入水中，转身猛射磐石，将触磐石之际，双掌一推，“砰——”有如爆炸一般，磐石已被震得稀烂。“啊——”小邪再吼一声，已如天马行空般地飞掠上岸，其势之快又如殒石一闪即逝，脚一落地，他大吼一声：“成啦！”脸庞露出无限安慰，兴奋及满足。

小邪这两年半来，日夜不断地练功，每天不停和万斤飞瀑搏斗，他等待的就是这一天，将飞瀑击退，将自身潜力发展至极限，将有形化为无形，捏在他手中的信心，使他战胜了非人力所能抗拒的飞瀑，难怪他高兴得差点昏了头。

这时老头、小丁、阿三、阿四都闻声赶来。

老头从没有听过内力这么充沛的声音，他一看到小邪，热泪已经流下来，直叫道：“好，很好！小邪你很好！”无限温情地抚着小邪肩头，流露出伟大的亲情慈爱。

小邪擦掉老头眼泪，双膝一屈跪在地上感恩道：“老头，爷爷，小邪成功了，小邪没让您失望。”

小邪也流出高兴的眼泪，这是他第一次情不自禁地流泪，这是喜悦的眼泪，也是感恩的眼泪，他感谢老头十几年前将他从孤苦中带到温暖，他感谢老头将武功传授给他，他更感谢老头含辛茹苦将他抚养长大，虽然小邪一向对自己看得很淡，但对老头的再造之恩，他是永生不忘，除了老头，他也不知道能够向谁下跪。

小丁哭泣着，她觉得这一老一少好可怜，所以她哭了。

阿三、阿四也流出眼泪，他们觉得以前所受的委屈，都已成为过去，在辛酸中渡过了，偷菜去卖，偷冷饭吃，捡人家所不要的破衣服，虽然有趣，但孤伶想起时，他们还是会暗自流下悲伤无奈的眼泪，而现在这些都成为过去，将成为美丽的回忆，所以他们俩也哭了，为命运而哭，为小邪而哭，为自己而哭。

冷风飕飕，莫塔湖依旧奔腾，那飞瀑仍然隆隆嘶吼，微微传来几声孤雁悲鸣，似乎大地将带走这一切的一切。

今宵有酒理当饮，莫待无酒空对天，美酒佳酿使人忘忧，更能使人畅舒。

他们醉了，就这样醉了，忧愁令人醉是假的，喜悦令人醉才是真的，今天连小丁也醉得不识星星和月亮，许多年来她未曾松弛一下自己，今天她也感到快乐，她也借此放松一下自己。

今夜，通吃小筑可真全醉得一塌糊涂，连屋子也醉了，它不是在摇吗？是的，在小邪他们眼中，屋子正在摇晃不已。

欢乐时光最易逝，现已是第二天下午。

通吃小筑已恢复以前之淡雅古朴，醉的人也全醒过来，他们现在正在庭院聊天。

阿三笑道：“小邪帮主，大功已告成，咱们什么时候回江湖？”小邪笑道：“再等些时候，我们将所学的全部融会贯通一下，我还要加强飞刀和轻功，不过现在已不用像以前那样辛苦，以前是练功练力，现在练的是技巧和智慧。我们要练到在极不可能之下，发出自己所要发出的武功，这样才算大功告成。”

阿四笑道：“我也学得差不多啦！用智，现在是用智，嘻嘻……”他猛点头，好像能领悟小邪的话似的。

小丁娇笑道：“小邪，我现在是一代神医，华佗再世，你要看点什么病呢？”她难得有如此开玩笑之心情，说起话来既柔又悦耳，神情楚楚动人。

小邪白了她一眼，他从来不被“美色”所诱惑，他叫道：“我一张嘴巴喝酒来不及，你再弄一张给我吧！”

小丁笑道：“这不是变成了多嘴婆吗？”

“哈哈……”众人一阵大笑。

老头微笑道：“小邪你功夫已经接近尾声，我先到江湖走一趟，等你练成以后也好有个准备。”

小邪点头道：“这样也好，你这次出去准备探些什么事呢？”

老头道：“我大约走一趟少林，再看看我那老友李孟谷，如果他还在，我想要他来一趟，说一些机关阵法给你们听！然后顺便探一下飞龙堡及神武门最近的动态，差不多就是这些。”

小邪道：“别忘了黑巾杀手也顺便打听一下，最好能摸清他们现在在干些什么坏事。”

老头颌首道：“这当然，你们有无事情要我代劳的？”他巡视一下众人。

小丁幽幽道：“老爷爷你到君山看看我哥哥好吗？我好想念他。”

老头安慰道：“我一定替你跑一趟，你别难过。”

小邪有点失望道：“可惜你找不到小七，否则你也可以帮我看看小七。”

老头惊道：“怎么又来个小七？你们通吃帮到底有几个人？”

小邪手指一张叫道：“五个半，还有半个是小王爷，太原府萧王爷的儿子。”

老头有点吃惊道：“哇哇哇！你蛮能混，连威镇蛮夷的镇远大将军萧时宣，你也扯上一腿？要得！”

小邪得意耸耸肩道：“哪里，哪里，老头教导有方，哈哈……”他笑得很开心。

老头哑然一笑道：“他们在哪里练功？”

小邪道：“巫山玉女峰梦笑崖乱七八糟洞。”他说的是真话，那些洞真是乱七八糟。

“乱七八糟？”老头苦笑道：“这怎么找？他练什么功？哪位武林前辈在那里？”

小邪笑道：“玉观音前辈，三百年前的玉观音你知道吗？”他对于发现玉观音的秘密很是得意，事实也是值得他如此骄傲，因为三百年来也只有他一人知道这个秘密。

老头闻言愣了半晌才惊叫道：“小邪啊！你怎么不留在那里练玉观音前辈的武功呢？”他有点为小邪可惜。

小邪笑道：“每个人都能练功，巧妙自在人心，您已经教我练功运气的诀窍，我也可以创造武功哩！我这浪子三招保证有一套，不信你试试看。”

老头倒相信小邪的话，他的大悲掌和孤星剑法也是自己创的，他点头笑道：“你这人就是不安份，希望你那浪子三招就像浪子一样乱七八糟，一去不回头。”

小邪笑道：“那本来就是乱七八糟一去不回头，不过……不是我而是我的敌人。”

老头吃吃笑道：“看来放眼武林最有实力最厉害的一派，可能就是你们这通吃帮，而它却都出自于通吃小筑，呵呵……”他感到能造就出这帮人，是多么了不起和快乐之一件事。

小邪得意笑道，老头，我有一件事你非帮忙不可。

老头奇道：“什么事？”

小邪笑道：“贴广告，嘻嘻！你现在到江湖，就多写点字条将通吃帮是天下第一强帮告诉大家，到时候我一放屁，奶奶的，都可以把人震死，呵呵……”

阿三接着道：“而且还可以吃香的……”

“喝辣的！”老头截口笑道：“直望着阿三。”

阿三尴尬一笑道：“这是小邪教我的，嘻嘻！”他轻瞄小邪。

小邪更是得意道：“没错啊！这种事不必客气，老头你也算上一份，最好连我的肖像也画上去，让天下人知道我是帮主。”

小丁娇笑道：“小邪你这么一画，不就和上次在开封劫刑场一样，变成通缉犯了？弄不好让官兵知道你的真面目，那才好玩哪！”

“也对，这件事总得想个法子解决……”小邪想了想道：“好吧！老头，人像不用画了，光贴字条就可以，字体下面画三颗骰子，愈大愈好。”他很认真。

老头笑道：“哪有帮派画骰子？画陀螺好不好？”他开玩笑地说。

小邪笑道：“随便啦！有就好。”

老头道：“就这样说定，事不宜迟，我走了。”起身整理一下衣服，准备出发。

小邪道：“老头，有银子吗？通吃帮可不能放屁不响，漏气哦！”

老头笑道：“银子没有问题，你们多保重。”挥挥手身形已掠向小道，直奔再来镇，往中原出发。

“老头，爷爷！再见！”众人望着老头背影，直到老头消失为止。

小邪摊手笑道：“好啦！人走了，咱们练功吧！阿三你再去捡石头，练飞刀。”

阿三笑道：“没问题，好久没丢手有点痒，阿四，小丁你们也来帮忙！”说着大家立刻捡了许多小石头。

小邪照样蒙上双眼笑道：“开始。”

阿三射出三颗石头，小丁打出两颗，阿四丢出石头击向小邪。

只见小邪右手轻轻一扬，“呵呵……”一连六响，已毫不费力地打下它们。

阿三奇道：“小邪，我怎么看到一把飞刀，而那六颗石子却全被击落了。”

小邪解释道：“我利用阿四那颗石头将飞刀射向小丁那两颗，然后又利用这两颗把飞刀打向你那三颗石头，如何？有进步吧？”

阿三佩服道：“这像神话一样，你老是练别人练不到的东西，很好！很好！”他学起老头的口气。一副老人夸奖小孩一般。

小邪轻笑道：“这没什么，多练就会，说不定还有人比我更强，只是你没看到罢了。”

阿三不服道：“我就不信天下有第二把飞刀能打出这种成绩来，如果能，我就向他下跪磕头叫他三声爹。”

小丁笑道：“阿三别跟小邪打赌，你包输的。”

阿三叫道：“为什么？这明明不可能嘛！”

小丁笑道：“你又不是不晓得小邪，如果他真的跟你打赌，他会去找一个人，要他天天打石头，虽然那人不怎么样，但他以后一定能打中石头的。”

阿三这才讷讷道：“小邪帮主，刚才的话不算，我收回来，我们再来练，嘻嘻。”尴尬地望着小邪。

小邪笑道：“小丁哪！你就像我肚子里的酒虫，什么事你都知道，难得你这么地关心我。”

小丁红着脸道：“谁不知道你诡计多端，专出一些馊主意，和诸葛亮一样。”这招可是老头教她的，她怕小邪又要耍花样，只好把诸葛亮抬出来，老头告诉她，只要将小邪比做孔明先生，一切事都好办了。

小邪一听到诸葛亮，立即耸着肩笑不合口，陶醉一番他才道：“诸葛亮要练飞刀啦！呵呵……”

说完大家又开始接飞刀，小邪一把飞刀连续打下多颗石头，直到第十八颗，他才发出第二把飞刀，众人看得都咋舌不已。

足足练了一个多钟头，小邪才换别的花样。

只见小邪腾身而起，身形平飞十丈开外之树林，折下小枝，又倒射回来，动作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幻起一道蓝虹，优美飘落于地。轻轻一笑，将树枝交给小丁，他道：“小丁你将树叶摘下来，练软的。”

“软的？”小丁奇道：“什么软的？”

小邪道：“刚才射石头全凭硬碰硬，现在用树叶，就得软碰软，这比较难，我必须用巧劲，将飞刀在碰到第一片树叶之后，让它折射射向第二片树叶，这都要技巧。”

小丁不懂道：“飞刀也可以折射？在空中一点阻碍也没有？”

“可以！”小邪拿出一把飞刀解释道：“飞刀刀口是尖锐锋利，而刀身是扁平的对不对？”

小丁点头道：“这有什么作用？”

小邪笑道：“空气中有阻力，像我们往前跑就有风吹向我们，像帆船有顺风和逆风，我的飞刀能够转弯也是这个道理。将尖锐的刀锋往前射，就像收了帆的帆船阻力小，速度就快，如果以刀身击出，而且用力射的话，飞刀就受到阻力而不能保持直射了，像在高山上抛下瓦片一样，瓦片是左右晃来晃去地飘下去，而不是垂直往下坠，道理是相同。”

小丁点头道：“我懂了，但这不容易。”

小邪笑道：“练功本来就不容易，久了就可以完成，我们开始吧！看我一次能打下几片叶子。”

“注意了！”小丁摘下几片叶子，作势欲发。

小邪挥挥手臂叫道：“开始！”

小丁玉手往空中扬，手掌一摊，五片绿叶有如蝴蝶般地飞向空中。

小邪大喝一声，身形拔高数丈，左手微抖，一道寒光已射向绿叶“咻——”一声，只见飞刀有如灵蛇舞空，忽左忽右，忽高忽低，以不可能之可能

将树叶一一贯穿，最后直射屋边小松树“啾”一声，飞刀已没及树干三寸，刀尾还挂着五片绿油油的树叶，小邪也借势掠向飞刀，停在小树前面。

小丁、阿三、阿四看得目瞪口呆，愣在那里，忘了称赞几声。

小邪扯下面巾，拔下飞刀，笑了笑：“怎么样？还可以吧！”小丁这才醒过来赞叹道：“这不可能吧！你的飞刀简直不是飞刀，这是链子镖，会转弯哪！”

阿三惊叹道：“小邪你这招可以射中躲在墙角的敌人，太恐怖了。”

阿四拍手叫道：“小邪帮主，我们又可以开一班特技团啦！靠你的飞刀就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他妈的，什么玩二（意）嘛！哈哈……”他已高兴得昂头大笑。

小邪笑道：“还早呢！我要练到够准，够快，够狠，够劲才会罢手。

小丁道：“那时候你的飞刀也成为天下第一啦！对不对？”她深情地望着小邪。

小邪笑道：“不练就不练，要练就练个够，我的飞刀要化成无形，到时候敌人再也没办法防范了。”

阿三高兴道：“那小邪帮主你的飞刀要排名天下第几？第一？还是第二？”

小邪笑道：“我不排，我的飞刀是用来杀人的，排什么名？只要你不明阿三排上名，我们通吃帮可就大大地风光了。”

阿三笑道：“小邪帮主你的意思是说，叫我和阿四打头阵，输了再轮到你出手？”

小邪点头道：“这也未尝不可，本来帮主就没啥事干，光下棋就行。”

阿三跃跃欲试道：“我不晓得现在有多进步。不知能否打赢我师父？”

小邪笑道：“随便啦！反正师父也不是坏人，打不打得赢没什么关系，我们先拿神武门开刀，再找黑巾杀手算帐。”

小丁接口道：“还有我干爹，他还在神仙岛，不知他是否还活着？”

小邪道：“老乞丐头有一套，死不掉的，等我们灭了神武门后，再去救他们。好不好？”

小丁轻叹道：“随便你，反正等都等了这么久，也不在乎这短短几个月。”

望着天空，不久，小邪道：“我们到镇上玩玩，大约两个月没去了吧！”

阿三抢口道：“好哇！我好久没去喝小二哥的茶啦！”

小邪点头笑道：“我们走！”

话音一落，四人已顺着小径走向再来镇。

再来镇依旧纯朴，并没有因人事变迁而有所改变。

小二哥的茶铺虽然古旧了许多，却更令人觉得古意盎然，招牌愈老，也愈多人喜欢去。

小二哥已三十开外，没娶妻，也许他根本想都没想过，他很知足而平凡地过着这种生活，憨厚忠实正是小二哥的写照。

二愣子也已二十出头，他虽想过到中原闯天下，但他没念过书，也未曾练过一些武功，平常除了随着大家打打猎外，也是在店里帮帮忙，久而久之，他也习惯于这种小人物的生活，也因为他容易满足所以过得很快乐。

“小二哥，我们来啦！”这是小邪特有标志，人未到而声先至。

小二哥正忙于招呼客人，他见到小邪他们来到，立即走出茶铺挥着那条抹布高兴叫道：“小邪你们来啦！请里边坐，今天天气热，客人很多，我招

呼不过来，你们自个儿找地方坐好吗？”他人老实，也不会客套，却更令人觉得和蔼可亲。

小邪他们奔过来，小邪笑道：“小二哥你去招呼客人，要是忙不过来，我也可以帮忙。”他很久没替小二哥端盘子，想再尝尝旧日情趣。

小二哥笑道：“不必啦！虽然忙了点，我还应付得过去，我进去了。”他怕掌柜说话，故而先走进去招呼客人。

今天二十几桌都已坐满，有男有女，有中原人也有边疆人，有商贾也有带刀带剑的武林人物。

小邪他们找一张靠近南面窗口的小桌子，坐了下来。

小邪摊着手道：“今天好热闹，开茶馆也不错哪！呵呵……”目光往四处巡去。

阿三笑道：“要是小丁开更棒了。”小丁娇笑道：“怎么？阿三你老是说我如何如何，真的这么有效吗？”她斜睨阿三。

“哇卡！”阿三装作昏倒模样，喃喃叫道：“小丁，我和尚看了你，差点心肝都蹦了出来，何况是凡夫俗子？阿弥陀佛！”合十行了个大礼。

阿四笑道：“小丁你没看到好多人都在看你，连那桌女的也偷瞄个不停，你是十足的美人哪！”

女孩哪有不喜欢自己花容月貌？而小丁也实在美得脱俗，小邪曾经说过：“小丁是梅花，倪小青是芙蓉，乔小雨是兰花。”可不是吗？小丁现在就像孤傲高洁的梅花，绽放着美丽的笑靥，让人见之则心神舒畅，仰慕之心油然而生。

但却只有一个大头呆不晓得欣赏，他就是小邪先生，他看小丁有点陶醉了，不晓得要怜香惜玉，却挖苦道：“小丁你少来！癞蛤蟆喝点老酒就陶醉了？人家是看你脸上为什么沾了泥巴？黑黑的一片哪！哈哈……”

阿三、阿四闻言，也指着小丁大笑不已，他俩知道小邪又在开小丁的玩笑，很自然地就和小邪合作，配合得天衣无缝。

小丁哪知老酒没喝成，立刻来了一杯冰水，她红窘着脸，低下头掏出白丝巾猛往脸上擦，那模样有如八十老娘在化妆，可笑已极。

“哈哈……”小邪越笑越高兴，他又轻轻在小丁耳边道：“小丁，要不要我帮你呢？”

小丁急叫道：“在哪里？擦掉了没有？”敢情被阿三阿四他们一笑，她真以为脸上有泥巴了。

小邪很认真道：“擦是擦掉一点，不过擦不干净，我帮你，手帕给我。”

小丁将小丝巾递给他，闭着眼睛羞死了。

小邪轻轻抹着，像在擦一件稀世之宝一样，边抹边咯咯直笑，阿三和阿四不敢笑太大声，憋得满脸通红，小邪擦得过瘾，才轻轻告诉小丁道：“你的脸好美哪！好白，好嫩，擦了老半天，原来你脸上的泥巴是茶杯的影子，我看错了，对不起！嘻嘻……”

小丁这才知道上当了，她娇嗔道：“这么多人你也好意思开我玩笑？我……”伸手就要打小邪。

“各位……”小邪立即转向大家叫着。

“小邪——”小丁一急，马上拉住他衣角，急叫道：“小邪算啦！坐下来，喝茶！喝茶！”她真怕小邪来个满堂红。

小邪得意笑道：“好吧！喝茶！你们来点什么？”

阿三道：“来点茶，来壶酒加几盘小菜就可以了。”

小邪点头向小二哥叫道：“小二哥，我要一壶龙井，一壶白干，三碟凉拌菜，一盘卤牛肉。”

小二哥很忙，招呼不过来，他叫道：“好，我马上给你送来。”

小邪见小二哥实在忙不过来，他叫道：“小二哥我来啦！”立即起身走到掌柜那边道：“掌柜你好，我来帮你的忙。”

掌柜和小邪也有十几年之交情，他笑道：“小邪，好久没看到你，不好意思吧！二愣子今天又去打猎，所以小二忙了点，你来帮帮忙也好。”

小邪笑道：“谢啦！我以后也想开茶馆，现在练习，练习。”拿起二愣子那顶帽子和抹布，快速地走到厨房向师父叫道：“一壶龙井，一壶白干，凉拌豆腐，小黄瓜，大蒜海带，卤黄牛肉一盘，马上要！”他叫得很顺口。

“来啦！”师父也训练有素地将东西送出来。

小邪很快端到小丁那边，他道：“慢慢吃，小二哥很忙，我帮他一下。”

小丁笑道：“你好像很内行嘛！”

小邪笑道：“这门功夫，天下第十八，不错啦！”说完已迎向小二，他问道：“小二哥，小菜一盘多少？牛肉、包子、茶叶怎么卖？”

小二哥笑道：“都和以前一样，老字号了，也不好意思涨价，你照着算就是。”

小邪笑道：“没问题。”说着走向门口招呼客人。

不久，他见到有三名大汉走过来，他叫道：“客官请里边坐，天气这么热，本店老字号，茶道别出一格，只要您喝一口，保证生津止渴，齿颊留香，暑气尽消，如果您饿了或想喝酒，本店也有供应，请里边坐，请里边坐！”他猛折腰，而且笑脸迎人，客人见之就有好感。

三名大汉其中一名道：“歇歇也好！”说着他们已走进茶铺。

“客官请这边坐！”小邪高兴地领着他们到一张桌前，边抹桌子边问道：“客官您来点什么？本店最有名的冰酪茶，其他如龙井，普洱，铁观音，乌龙茶应有尽有。”

大汉道：“来壶山西铁观音，两壶冰酪。”

小邪躬身笑道：“好，好！客官马上来！”他大叫道：“一壶山西铁观音，两壶冰酪，多加点冰！”小邪就是知道客人的心里，大热天吃冰酪，不多加点冰成吗？他不但武功高，连做生意也有一套不久，全茶铺的人都开始找小邪，小二哥落个轻松，只收拾碗盘，擦擦桌子，而小邪越忙越有劲，他好像是那种天生不怕累的人。

客人一批来了又走一批，现在又增加了不少武林人物。

突地又来了两名彪形大汉，一名着蓝衫，一名黑衣，皆四旬余，满脸胡须，走进茶铺，气势凌人地往东边桌旁坐。

蓝衫大汉叫道：“喂！小二快过来侍候大爷！”语音沉而有力。

小二哥望了一下小邪，小邪会意立即走上前，人笑道：“二位大爷您要来点什么？”

蓝衫大汉叫道：“有什么来什么！最好统统搬出来，大爷肚子饿得很！”

小邪笑道：“要不要来点酒？”

黑衣大汉叫道：“废话！不喝酒吃什么饭？”

小邪陪笑道：“是是是！”转身大叫道：“白干一坛，卤牛肉、羊肉各二盘，小茶统统上，馒头包子各十个，要快！”

不久，这些东西都已端上来。

蓝衫大汉喝口酒，又吃几片羊肉，他突然厉骂道：“他妈的巴子！什么羊肉？”伸手一扫，盘子也掉在地上咣咣撞成碎片，羊肉也溅了满地。

众人人为之一惊，尤其是阿三和阿四，他俩看这小子竟敢对小邪无礼，心中甚是气愤。

小邪见状陪笑道：“客官大爷对不起！小的不晓得这羊肉不合您胃口，对不起！”伸手将桌上另一盘羊肉端回来。

“谁叫你端！”蓝衫大汉大吼一声，猛挥手“啪”已打了小邪一个巴掌。

阿三、阿四已经站起来，双掌握得紧紧，甚是气愤，小丁也惊叫出口。

小邪并没有还手，他摸着脸颊陪笑道：“客官，我……”他站在那里不敢动。

掌柜和小二哥也甚是替小邪抱屈，但他们知道和气生财，如果小邪一还手，今天的生意就别作了，小邪也知道小二哥的辛苦，他不愿意在当众之前拉下脸来，他就是这么会替朋友着想，为了小二哥，他忍下了这一巴掌。

蓝衫大汉叫道：“站一边去，他妈的！要是这些不合我胃口，有你好受！”

小邪陪笑道：“是，客官！”立即欺身将地上的碎盘子及羊肉捡起来，又再招呼其他客人，好像这件事没有发生一样。

客人见这出戏没演成，也开始恢复谈论自己的事。

阿三觉得奇怪，这不是小邪应有的反应，他走过去问道：“小邪疼不疼？”

“疼，好疼！”

“那你……”

小邪阻止他道：“阿三，这是小二哥的茶铺，我们闹不得，否则对小二哥说不过去，而且又是我自己志愿当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阿三道：“有点懂，可是他不该打你。”

小邪道：“不错，小二哥他有时候也会被人打，但他都挨过来了，我不能砸了他的饭碗，人家已够可怜，我不想再给他添麻烦。这两个瘪十，迟早要剥了他们的皮，等一下你和阿四盯上去，到镇外就将他放倒，黑皮奶奶，给他来硬的。”

“干伊娘！气死我了，等一下非剥了他不可！”阿三这时的气愤已不是笔墨所能形容。

小邪道：“你回去吧！客人又来了。”小邪已转身去招呼客人。

阿三满怀气愤地走回去，不时瞥向那两名大汉！希望他们早点吃完，好早点修理他们。

小邪走向掌柜。

掌柜苦笑道：“小邪真对不起你。”

小邪轻笑道：“没关系，我还挨得起，我是来问你，这钱收不收？”

掌柜叹道：“算啦！这种事三两个月总是要碰上一两次，能给就给，不能给就让他们去吧！惹了他们，茶铺也别想开了。”

掌柜说的也是实话，他做的也是小本生意，赚不多也赔不多，犯不着惹那些凶神恶煞。

小邪苦笑道：“没想到我一来就碰到白食的，真虽（倒霉）！”

小二哥也走过来憨愣地望着小邪道：“我害你受罪了。”

小邪笑道：“没关系，小二哥你多久会受一次这种气呢？”

小二哥笑道：“大概三个月一次吧！久了我已经习惯了。”

小邪摸摸他肩头笑道：“将来我开茶馆就把你接过来，你也不必再受这种气了。”

小二哥笑道：“当店小二，到哪里还不是一样。”

小邪知道小二哥不会了解这些，像飞龙堡开的茶馆，谁还有这个胆子找碴，这说明了弱肉强食，欺善怕恶的心理，他不再多说，也不会忘记自己所说的话。

那两个恶客，狂饮豪食，已将酒菜吃个精光。

蓝衣大汉叫道：“小二过来算帐！”他翘起左腿架在椅子上，边剔着牙缝。

小邪应声走过去笑着道：“客官，一共一两三钱。”

蓝衣大汉笑道：“好！给大爷记帐，等大爷下次来时再一起算，哈哈……”他昂头直笑。

黑衣大汉叫嚣道：“小子！要是下次再拿这种菜出来，小心我挖了你的眼珠下酒吃！”

小邪陪笑道：“是，大爷，您下次来，我一定拿好菜让您吃。”

“哈哈……这还差不多！”说完两名恶客已扬长而去。

阿三和阿四冷笑一声也追了出去。

小丁则望着小邪，希望他快点收工，她也要好好打这两名恶客几个耳光。

小邪向她报以微笑，将碗盘收拾干净，这才告别小二哥及掌柜，留下十两银子，带着小丁走出茶铺，往阿三掠去之方向行去。

小丁关心问道：“小邪，打得疼不疼？”她摸着小邪右脸颊。

小邪笑道：“刚才疼，现在不疼了。”

小丁道：“你怎么不还手或躲开呢？”

小邪道：“如果那家伙打不到我，一定不肯罢休，这一斗起来，对小二哥不好，我们别谈这些，找人要紧。”

小丁嗔道：“这家伙！我一定要打他两个耳光替你出气。”

不久他们已走出镇西，只听一阵叫骂声已传来。

“他妈的，你们两个吃了熊心豹子胆？敢惹我通吃帮的麻烦？去你的！”

“哇哇……呃……”

“哇什么？吃饭不给钱还打人？一想到我就有气！”

想必阿三、阿四已将这两名恶客给逮着了。

小邪他们直往发声处奔去，只两个起落已到达地头。

阿三见小邪来到，气愤道：“小邪帮主，作了他！”

小邪还来不及回答，小丁已欺身向前打了蓝衫汉子两个耳光骂道：“你好可恶，竟敢打小邪！”她气呼呼地站在那里，这可是她第一次出手打人。

小邪走上去笑道：“小丁让我来，这家伙到处白吃白喝，不是土匪也是强盗。”

小丁怒颜不减地站到旁边。

小邪笑道：“二位好啊！请问贵姓？”

这两名大汉早已被阿三，阿四打得遍体鳞伤，那蓝衫大汉看到店小二突然变得这么有来头，吓得话也说不出来，冷汗直流。

“说——”小邪大吼一声，其声如雷，震得这两名大汉身躯蹦了起来。

蓝衫大汉讷讷道：“我叫张豹，铁蹄帮的人。”他想报出帮派看小邪会不会吓到。

哪知他不说还好，一说小邪可火了，一巴掌打得他牙齿掉了两颗，大骂道：“什么东西？黑皮奶奶！瘪十，王八，人渣，什么铁蹄帮？哪天我要踏平它。”

阿三道：“小邪帮主，这铁蹄帮都是在塞外以打劫为生，饶他们不得！”

“原来是强盗，难怪敢吃白食，他妈的！”小邪大吼一声猛挥手“啪啪……”连搥了十几掌，将张豹打昏于地，满脸是血。

小邪丢下他走向黑衣人笑道：“你又叫什么名字？什么帮？”

黑衣人结结巴巴道：“我……我叫王全用，也是铁蹄帮的人。”

“啪啪”小邪打他两个耳光叫道：“你们来这里干什么？想打家劫舍？”

王全用急道：“不是，是我们两个自来喝酒找乐子的。”

小邪叫道：“你们他妈的什么事不好干，专选强盗这一行？”

王全用哀求道：“大侠饶命，请您高抬贵手放了我，我一定改过自新重新做人。”

阿三气愤地踢他一脚吼道：“什么东西，几分钟前还神气得很，现在却装起乌龟来？妈的！杀了你！”又再补他两脚。

小邪道：“好吧！我很不喜欢杀人，我也不愿你们再杀人，废掉你们武功算了。”

“大侠我……大侠啊——”王全用一阵哀叫已昏倒。

小邪废了两人武功才笑道：“对这些人不必客气，十足的瘪十，我们走吧！”

阿三气愤未消又踢他们几脚，这一踢，又把他们踢醒，阿三厉道：“有胆来找我通吃帮不明阿三，别专门找那些不会武功的人，记着通吃帮三字！”

两名大汉武功被废，一点希望也没有，哪还敢言报仇？沮丧地坐在那里连头都不敢抬起来。

小邪笑道：“咱们走，和这些人楂蘑菇划不来。”

大家这才悻悻地离开往通吃小筑走去。

小邪边走边道：“小丁想不到你也会打人哪！有进步！”

小丁想起刚才自己身不由己地打了那蓝衫大汉，有点失态，泛着红脸羞涩道：“他们太可恶了！”

阿三也叫道：“这些天杀的，要不是为了小二哥，我当场就叫他头破血流，死在当场。”

阿四咬牙切齿道：“那些人真不识好歹，看到他们欺负你，我就想剁掉他们双手，可恨到极点！”

小邪被打，这要比他们自己被打更严重，更使他们气愤，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小邪无疑是个神圣的偶像，是不容别人所侵犯。

小邪不愿再说这件事，他转开话题道：“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什么日子？”小丁，阿三、阿四齐问道。

“今天是初三。”

“初三是干什么的？”阿三问道。

小邪笑道：“初三是哈杀（拼酒）的日子，杀乌龟狗的日子。”

“哟呼——”阿三跳起来叫道：“我先走啦！”他赶忙往左边树林奔去，也许他老早就藏有捉来的黑狗吧！

阿四叫道：“杀狗要两不人喔！”他也掠往树林。

小邪笑道：“小丁你怎么不去呢？你还吃不习惯吗？”

小丁白了他一眼叫道：“谁像你们野人似的，也不吃斯文一点的东西？”

“是是是！”小邪头点个没完，他笑道：“吃斯文的东西，什么是斯文的东西？”

小丁娇笑道：“鸡鸭鱼肉啦！青菜豆腐啦！”

“龙肉！”小邪突然很镇定地叫出口，他道：“龙肉算不算？”像是很认真在请教老师一般，有板有眼。

小丁又瞪他一眼叫道：“哪有龙肉？你少神经，那巴掌没把你打醒，多可惜！”

小邪装蒜地喃喃道：“原来没有龙肉，可惜！”憨然地甩着头，有点失望的样子。

小丁娇笑道：“小邪你少来，谁不知道你最会装神弄鬼，我看你连龙肝凤胆都吃过哩！呵呵……”

小邪笑了笑道：“小丁你不吃香肉，煮香肉倒有一套，呵呵……”

小丁娇嗔道：“都是你逼我的，否则我才不煮呢？恶心死了，真煞风情！”

小邪得意道：“将来我要作个大煞风情的生意。”

“什么生意？”

“美人狗肉羹！哈哈……”右手往小丁下巴一勾，大笑地往茅屋奔。

小丁一愣，红着脸叫道：“死杨小邪——”她也迈步追赶过去。

转眼三个月已过。

在这三个月里，小邪不断练习飞刀及轻功。现在他又要考验成果如何。

他在庭院中央点满了蜡烛，将其置成一排，蜡烛前面则架着一小竹筒，竹筒钻有小洞，并连着水桶，而水桶已架高并且装满水，竹筒小孔已有水线一丝丝地往下射，就如下雨时的屋檐，水线垂直地往下滴。只不过竹筒的水线和水线之距离，只有一分宽，和飞刀厚度差不多。轻风一吹，水线就会连在一起成为水幕。

小丁奇道：“小邪你要怎么试刀？”

小邪笑道：“我在试飞刀的速度及准确性。”

阿三道：“先说明再表演，否则我们就看不懂。”

小邪笑道：“我现在要从水线和水线之间射出飞刀，将烛蕊射成两半，那样就大功告成了。”

阿三道：“水线被风吹就会黏在一起，你射个鬼？”

小邪笑道：“不错，我是要等它们分开的一刹那发出飞刀，而且我的飞刀不能沾到水，才算合格。”

阿四笑道：“我一定知道小邪有办法，开始吧！”

小丁娇笑道：“我替你挡风！”说着已轻移娇躯走向风头。

小邪笑道：“小丁不必如此，这是练功，是要考验自己，将来敌人也不会替我挡风。”

小丁轻叹道：“好吧！好人难做，你慢慢练，我看着就是。”她坐在旁边，目不转睛地看着水线及蜡烛。

小邪往前走，约离水线五丈左右才停下来，屏气凝神一动不动地注视水线的变化。

一分钟……二分钟……一刻钟……两刻钟……

时间慢慢流失，可惜水线一直被风吹着不能分开。

突地——

“咻——”寒光一闪即逝，小邪已发出一把飞刀，直射蜡烛，声音未落，飞刀已钉在蜡烛后面之墙壁上，其势之快，有如闪电。

小丁立即跑过去检查飞刀，结果她高兴大叫道：“小邪成功了！没有水迹！”拔下飞刀，直奔小邪。

小邪接过飞刀看了看很满意道：“一次可以侥幸，多射几次就不会是侥幸了。”

结果小邪又射了五把飞刀，这五把也都一样没沾到水迹，他才收刀，并收掉那些道具。

阿三高兴叫道：“成功啦！小邪帮主你接下来还有什么没练的？”

小邪笑道：“接下来你们看要如何限制我的行动，然后看我有无能力发出飞刀，任何限制都可以，例如说把我绑起来啦！”阿三乐道：“这个好，有人可以绑，我乐得哈哈笑，阿四拿大绳子来，准备杀猪！”

阿四立即奔入屋内拿出一条大绳子，两人合作将小邪像捆香肠似地从腰部捆到胸口。

阿三笑道：“现在如何呢？呵呵……”光捆人就够他高兴。小邪道：“你抛石头，看我能不能将它射下。”

阿三笑道：“你的手只有手指头能动，我不相信。”捡起一颗石头叫道：“我射啦！”立即丢出石块，快捷无比地射向左方。小邪大喝一声，香肠似的身形倒射墙壁，右手指拔出先前射蜡烛而钉在墙上之飞刀，手指一抖，飞刀已化作一道寒光，直冲石头，只听“叮——”声脆响，石头已被打下来。

“好！”阿三大拍其手道：“他妈的，我怎么没想到你会跑到那里去拔飞刀，等一下把你绑在树干上，看你如何射石头？”刚才阿三有意留小邪几根手指头要吊他胃口，因为手指头再怎么去抓也抓不到身上之飞刀，只可惜小邪却不抓身上的飞刀，阿三失算了。

小邪笑道：“出其不意就能制胜。”

阿四道：“现在绑在树干，连手脚都绑着，如果你还能射到石头，我的确服了你。”

小丁笑道：“你们将他全身都绑了，他要用什么发射飞刀？留点手指给他用吧！”

阿三叫道：“不行！这是练功，以后敌人可不会留手指给他用。”他套话倒是相当快，纯心要斗斗小邪。

小邪笑道：“说不定我有办法呢？试试看。”

阿三暗自窃笑，他已想出最好的方法，如果这个方法再不行，那天下再也没有人能制止小邪了。

很快的，阿三已把小邪绑在树干上，他是将小邪从头至脚缠得密不透风，有如绕藤椅一样地将小邪全身包在树上，与其说是用绑的，勿宁说他是用绳子编成的袋子，将小邪装在袋子里头，一点也看不到他的人。

绑好，阿三拍拍手得意叫道：“我就不信邪，奶奶的从小到现在，没有一次赢，这次赢定了，小邪帮主，你如果不用扯断绳子，而能将石头打下来，我就他妈的再当几年和尚！”他很有信心赢这场赌。

“呜呜……”小邪连嘴巴也被封起来，只能呜呜乱叫。

阿三叫道：“呜个鸟？不赌了是不是？我想你也不敢赌了。”

“呜……呜……”小邪又呜个不停。

小丁笑道：“小邪你如果要赌，就呜三声表示好啦！不赌就呜一声。”

她也想小邪可能不赌这场。

“呜，呜，呜。”小邪竟出人意料地呜三声。

“哟呼！”阿四跳起来叫道：“好吧！小邪帮主终于赌了，阿三你输定了！”

阿三叫道：“笑话！他全身找不到一点空隙可以发射飞刀，而且又不准挣断绳子，他妈的！我不信一辈子替孔老夫子搬家（都是输）！”

阿四叫道：“你忘记小邪帮主是谁呀？他是小邪！小邪，大邪门哪！开玩笑！小丁你说谁会赢？”他反问小丁，信心却十足。

小丁倒有点为难，她已经想不出小邪如何发射飞刀，但小邪既然敢赌，他一定有把握。想了想还无法肯定，她摇头道：“我不知道，小邪他怪里怪气，好恐怖。”

阿四道：“一定赢，我押小邪赢。阿三，如果小邪赢了，你的狗肉就得让我吃，还要替我洗三个月的衣服如何？”

阿三拍拍胸脯道：“没问题，到时候你可不能赖，否则我可对你不客气。”

阿四道：“笑话，这种事还能开玩笑？开始吧！石头让你自己丢。”头一扬嘴巴抿得像哈巴狗似的神气已极，难得他对小邪这么有信心。

“好！”阿三大叫一声，也很有信心地捡起一颗石头，东张西望地晃个不停，想丢往那个方向比较合适？胜算最大？最后他决定丢向小邪的后方，他认为丢向后方，任小邪如何神奇，也不能再转身打中石头。

阿三运起十成功力，他要做全力地一击，他希望能以最快的速度将石头投出，使小邪无法击中，只见他大喝一声，右手猛挥，一块石头电掣风驰并挟起尖锐之破空声，背着小邪方向，往林中射去，石头之快，已不是肉眼能够感觉得出来。

阿三投出，正想得意时，奇迹已发生了。

只听“叮”一声脆响，那块石头已被击回来掉落于地。

阿三没有动，因为他不相信这是事实，目瞪口呆地愣在那里。

小丁也没有动，她想不出小邪是如何将石头击中，甚至连飞刀她都没有看见，像是平空中出现鬼魂似的，将石头敲下来。

阿四忘了动，他很惊讶小邪真的做到了，这把飞刀已将他的心勾住。

小邪他被绑着也不能动，只有他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很满意地让这决定性一刻多停留一会儿。

霎时人声尽失，只能听见飞瀑隆隆之声。

不久。

“哇哇哇！”阿三终于叹口气道：“小邪帮主你还算是人吗？”他输得心服口服。

阿四他惊醒得意叫道：“哈哈！阿三，叫你要信邪，你就不信邪，这下好啦！我床底下有好几件衣服，明天给我洗好！”跑到小邪身边，将绳子解开，笑道：“小邪帮主，我就知道你赢，果然不错，你终于赢了，哈哈……”他激动地推着小邪。

小邪笑道：“小意思，阿三他这次又栽了筋斗，自家人打自家人还是自家人，阿三你多当几年和尚啦！”

阿三尴尬地摸着头，苦笑不已。

小丁走过来，一脸惊讶地好奇问道：“小邪这是怎么回事？太可怕，太恐怖了！”她期待小邪的回答。

小邪笑道：“没什么，飞刀，我的第二把飞刀，无坚不摧的飞刀，无所不在的飞刀，也是我救命的飞刀，哈哈……”说完他纵声长笑，声音震彻山峦，回音此起彼落，久久不能平息。

“第二把飞刀？”小丁不懂道：“这把飞刀真的这么厉害？”

小邪笑道：“事实是如此，你还记得上次我们在黑城镇被黑巾杀手围杀，我杀得他们精光，后来又出现那叫做什么九魔之一的童血熊，他就是被我这把飞刀杀死的，小丁，这很有用哪！”

阿三急道：“小邪帮主，快将这秘密告诉我们，我多造几把。”

小邪摇头道：“秘密就是秘密，不能告诉你们，因为你们嘴快会说出去，对不起啦！这是本门不传之秘。”

阿四笑道：“有些事情不知道反而对本帮有利，阿三别问得太多，快去洗衣服！”他只担心阿三耍赖，不时在提醒他。

阿三失望抿着嘴叫道：“不问就不问，憋死我，衣服在哪里？我要将你的衣服洗破！”说完已冲往屋内准备将阿四衣服洗烂。

阿四哪想到赌这遭，会出这种麻烦，他急叫道：“喂，阿三！你不能乱洗呀！”他也追上去。

小丁望着小邪幽幽道：“你不能告诉我吗？”郁郁寡欢的神情，令人不忍。

小邪一看到小丁这种可怜样，亦不是味道，走上前去在她耳边轻言几句，然后笑道：“如何！有一套吧！”

小丁这才一展笑容道：“原来如此，我想不可能的事怎么会为成可能呢？原来如此，你的鬼东西还真不少。”知道这秘密她当然高兴，但更令他高兴的还是她觉得自己在小邪心目中的份量毕竟不同于其他人。

小邪摊摊手笑道：“哪里，哪里，哈哈……”他又大笑起来。

小丁也满足了，她笑得更是动人，只有小邪能让她如此快乐，其他的似乎很难再引起她笑得如此动人了。

匆匆初秋已过，莫塔湖再次飘下洁白瑞雪，轻轻地将大地覆盖一层白纱，像幅图画。

小邪已回到这里足足三年，他知道该是出去的时候了。

他在等，等着老头回来，他想从老头那边知道最近武林动态。

静静地，他已等了一个多月。他每天倚在栏杆前。

这天晚上，已近三更，终于——

小径上已出现老头的影子。

大雪纷飞，小邪并没有躲入屋里，他一直站在庭院前端竹篱笆旁，好像已算准老头今天会回来似的。其实不然，雪下得大，他更心急，情不自禁地就站了出来，终于让他等到了。

“老头你回来啦！快！外面下好大的雪。”他迎上去拉住老头冰冷枯手，返身往屋里奔去。

老头慈祥地望着小邪，他笑道：“傻孩子，老头我哪有一定时间回来？这么大的雪，你还站在路口等我。”伸手拂去小邪头上雪花，关怀有加。

小邪带老头进入茅屋，立即生起火炉，让老头取暖。

岁月不饶人，老头脸上皱纹又加多了不少，小邪甚是不忍，他只有一个亲人，而这亲人将会比他先走，再次握住老手，轻声道：“老头你多休息，以后的事都交给小邪好了。”老头满足笑道：“小邪，我不交给你交给

谁呢？十几年前我就交给你了！”

小邪深深地点头，他内心除了感恩以外还是感恩，他没有话。

“小丁他们呢？”老头发现他们已不在屋里。

小邪道：“他们睡着了，您也早点休息。”

老头道：“我还不累，坐下来我们聊聊。”

小邪也拿一张小板凳，坐在火炉边。两人促膝而谈。老头笑道：“功夫练得如何？”

小邪道：“还可以，没在江湖上试过，不敢下定论。”老头满意点点头道：“很好！我这次跑了许多地方，并没有发现什么大事，好像大家都在养精蓄锐，准备一决雌雄。”小邪笑道：“养了三年，大家都胖了起来，我们不也一样吗？谈到正事，两人也把刚才感伤的气氛冲淡不少。

老头笑道：“你们可是最年轻而最有活力的一批，在江湖中一定可以闯出字号来。”

小邪哑然笑道：“老头你也加上一脚吧！”

老头叹道：“我老了，该休息了！”

小邪笑道：“老头，在一个人的面前你可不能言老。”“谁？”老头很好奇地望着小邪。

小邪道：“第四位登上灵感塔的无绝掌叶双。”

老头大惊脱口叫道：“这老前辈还没死？”

小邪笑道：“他就是那疯狂笨杀手武痴。”

“武痴？怎么会是他呢？”老头惊讶不已。

小邪道：“就是他，除了他以外，天下已没有人能够使出那种掌法，也只有他才能在五十招内打败欧阳不空。可惜他为了练武，心智已失而沦为杀人工具。”

老头喃喃道：“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我一直想不出武痴是谁，原来是他，但……”老头又向小邪问道：“人能活这么久吗？他至少一百四十岁以上……”

小邪笑道：“凡事都有例外，而且像他那种只知道练武的人更有可能，因为他的内心已超乎常人许多，所以他多活几岁算不了什么。”

老头闻言也悄然彻悟，以他医术冠绝天下来说，当能明白这个道理，他点头道：“有可能，先前我一直以为叶双已作古多年，才没有想到武痴会是他。现在被你一提，倒把我一捧给打醒。”

小邪道：“我也是想了好久才想到，他的掌法实在难以揣测，我才想到无绝掌这三个字。”

老头轻笑道：“现在武痴是不是叶双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几分把握”

“五分！”小邪道：“我的内力虽然得自瀑布，但一时之间，也发挥不了这么多，而武痴已经苦练了百余年，这份量够吓人了，我占的便宜是我比他年轻，我可以不休息地战斗下去，直到把他累倒为止，这也是我所以要利用飞瀑练功的原因之一，没有人能像飞瀑一样能连续不断地吐出猛劲，我却可以和它抗衡数天数夜，在耐力方面，我很有信心。”

老头笑道：“我看这门功夫大，你也可以算是天下第一了吧！”

小邪笑道：“也可以这么说啦！谁有劲，谁有耐力，一样也可以打胜仗。”

老头点头直笑，不久他道：“我将这次的重点说一下，第一点是丐帮遗失一本太上魔经。”

“太上魔经？”小邪搓手着急叫道：“怎么搞的，不是要他们小心地毁了它吗？这下又有戏唱了。”

老头叹道：“是丐帮袋长老马公石，想将这本魔经送到少林寺，结果在半路上被人劫杀，魔经也因而不明去向。”

小邪骂道：“这些笨猪，老是出一些馊主意，他们送到少林寺干嘛？想和少林和尚共同享受？他妈的！瘪十！”他气得两眼发红。

## 第十五章 飞刀无痕

老头安慰道：“这都是天意，以后还要看你的了，这本魔经可是三百年前一代武林魔头血煞魔君的武功心法，练成这门武功会嗜杀成性，而且善用毒药，是非常可怕的。”

小邪骂了几句，心情也平静不少，他问道：“血煞魔君和玉观音两个人，哪一个厉害？”

老头道：“他们两个同是三百年前的武林高手，但血煞魔君是在三百年前之前，大约三百五十年前左右，而玉观音是在三百年前之间，所以他们并没碰上，先有血煞魔君才有玉观音，看来血煞魔君的武功要高一点。”

小邪苦笑道：“哇哇哇，这还得了，一个武痴我就头大了，再来一个新血煞魔君，实在是唱大戏。好吧！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玩玩也好。”他存心斗斗太上魔经看谁又怕了谁。

老头道：“夺走太上魔经的人，不出几年一定会在江湖上出现。因为太上魔经既然是魔教邪派的功夫，那它练功方法必定诡异非常，想必很快就能收到奇效，你如果有发现的话，就得立刻阻止，甚至于将他杀了，以免遭祸武林。”

小邪点头道：“我晓得，换说说别的事如何？”

老头想了想道：“我那位朋友可能也被捉去，因为我到终南山已找不到他的踪迹。”

小邪道：“李孟谷失踪多久了？你可有线索？”

老头道：“大概一年左右吧！我到他起居地，那些器具都沾满了灰尘，屋子内外也挂满了蜘蛛网，推断起来，大约是一年时间。”

小邪轻笑道：“还好，不是在我去那里之前失踪。”小邪对于自己推断很有把握，这次他推断李孟谷在他去之前并没有失踪，现在并没有被否定掉，故而满意地轻笑着。

老头道：“不知道他是否换了地方，还是被捉走？如果被捉，小邪依你看，会被谁捉去？”

小邪沉思一会儿道：“可能是神武门，因为上次捉我的也是他们。”

老头道：“神武门如果捉到李孟谷，那他们就得到了一座坚强的堡垒，要攻他们恐怕不容易。”

小邪道：“这不必考虑太多，大不了将他们城堡围起来，饿死他们，对了，神武门最近是否又开始嚣张了？”

老头点头道：“不错，尤其是最近三个月又开始和韦亦玄争地盘。”

小邪问道：“韦亦玄又出现在江湖了吗？”

老头道：“他本江湖中人，当然会出现在江湖，有什么不对？”

小邪轻轻一笑，似乎对这件事早有成竹，他道：“几年前你交代我到江湖上打听一些失踪的人对不对？”

老头道：“有这么回事，怎么？你已查出来？”

小邪笑道：“我早就查出来了，因为太平常，我倒忘了告诉你。”

老头问道：“这些人都到哪里去？”

小邪道：“这要分两类，第一类是武功高强的老人，他们很可能是各派掌门人或各派长老，这些人都曾经被武痴打败，后来被神武门的人囚禁在神仙岛。”

老头惊讶道：“你是说十几年前失踪的各派掌门人都没死，而是囚禁在神仙岛。”

小邪道：“正是如此，其他武功较低的年轻人，是被黑巾使者捉去当杀手，他们有的已经被毁容，过得生不如死，十分可怜。”

老头闻言悲愤道：“这天杀的黑巾杀手，竟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

小邪道：“我们再谈谈韦亦玄，我觉得飞龙堡也是被人所控制。”

老头道：“起初我也以为是韦亦玄干的，因为十几年前各派掌门都相继死亡失踪，只有韦亦玄安然无恙，这点很令人怀疑，而那时神武门还算不了什么，没人会想到是渡永天干干的。现在飞龙堡怎么又被人控制了？”

小邪道：“韦亦玄也是在十几年前就被捉走，现在这个是假的。”

老头不解道：“这又为什么？看现在这位做的事依然都很正派。”

小邪笑道：“这就是他聪明的地方，他是用蚕食的方法，先正派，正得不能再正。等到他控制了整个武林时，他就可以当上武林盟主，这手段要比其他方法高明，也是正确的方法。”

老头更是不解道：“这我就不明白，他既然是正派，当上武林盟主也是应该，你却说他在计算天下武林？”

小邪笑道：“这正是外表正派，里面邪派，如果韦亦玄以正派当上武林盟主，他那大慈大悲的心肠，黑白两道莫不感恩于他，也不会再找他麻烦，而韦亦玄要作任何事，他可以收买别人，就像他收买杀手杀我一样。”

“原来如此！”老头恍然道：“果然韦亦玄有嫌疑，我倒没猜错。”

小邪道：“你怀疑的那位是假的，真的韦亦玄早在十几年前就被关起来，但有一个问题现在想起来倒是有些不合理。”

老头问道：“什么问题？”

小邪道：“几年前我在神仙岛碰上韦亦玄，我以为他是现在这位韦亦玄，我就开玩笑地告诉他，怎么捕杀手捕到神仙岛来了，他竟然说记不清以前的事，他也承认刚刚被捉去，可是我看他住的茅屋，器皿都非常旧，至少也有十年的时间，他为什么要欺骗我？”

老头哑然一笑道：“也许他被武痴一打，真的记忆力丧失，也许他那间房屋是别人留下来的。”

小邪道：“也有可能如此，但我认为最合理的解释就是——韦亦玄他不愿将被困在神仙岛的消息传到武林。因为他怕飞龙堡会去救人，因而导致全军覆没，可惜他没想到已经有人冒充他，就像丐帮帮主朱陵一样……哇咔！”小邪一想到朱陵，立刻叫起来，很是吃惊。

老头也微微心中一紧，他问道：“什么事这么紧张？”

小邪叫道：“以前假冒朱陵的是渡永天的手下，也就是神武门的弟子，那么假冒韦亦玄的人，也是神武门手下，这点我以前也想过，可是我的解释是这位假韦亦玄被捉到神仙岛，而捉他的人是黑中杀手。现在他已出现，故而这个解释已被否定，也不必去猜渡永天为什么要雇用杀手去捉自己人。这个疑题一去，又来一个；假的韦亦玄也是渡永天的人，那他们为什么又要厮杀呢？老头你刚才说他们近三个月，又再争地盘了。这题目很难解答。”

老头苦笑道：“被你这么一说，我也迷迷糊糊，你再说清楚点。”

小邪道：“渡永天在十几年前雇用杀手，将天下武林高手一网打尽，将他们困在神仙岛，然后又找了一些人，易容成朱陵和韦亦玄等人，要他们回到丐帮及飞龙堡，这样就等于控制了两大帮派，这点证明是朱陵亲口说出来。”

现在渡永天又和韦亦玄斗上了，这不大合理。”

老头摊手道：“你想不出来，我也差不多。呵呵……”他苦笑一声无奈得很。

小邪想了想道：“我只好先将他解释为两点，第一点是韦亦玄事后叛变，第二点，韦亦玄不是渡永天的手下。这两点以后再求答案。”

老头道：“也好，就第一点来论，渡永天如果易容，他为什么不易容全天下的掌门人？这不就更省事？”

小邪道：“这有困难，例如说少林和尚、武当道士，就不是那么容易模仿，而人才也难求，所以渡永天就从天下第一大帮及第一大堡下手，只要控制了这两个帮派，差不多天下就在手中了。”

老头点头表示同意，不久他又道：“三年前杀各派掌门人，不是渡永天指使，而是黑巾使者，这又如何解释？”

小邪笑道：“这很简单，因为黑巾杀手被我杀死不少，也炸死不少，他们元气大伤，须要重新培养实力，而他们也有新敌人——就是后来出现的十名杀手；一方面他已觉得实力已失，怕那十名杀手找麻烦，另一方面他怕各大门派联合对付他，结果他想到渡永天十几年前所用的诡计，因而重施故伎，他们这次行动在保密，而不是在替渡永天杀人。”

老头又问道：“跟在武痴后面的黑血神针又是怎么回事？”

小邪道：“黑巾杀手知道武痴只比武，不管人家死活，所以黑巾杀手不得不在后面补上一针，以达到他们杀人的目的。”

老头苦笑道：“我老了，脑袋不灵光，只有听你的啦！”

小邪笑道：“我还不是你教的！”

老人也笑得很开心，他以小邪而感到骄傲，他是他造就出来的。

小邪沉寂地在想渡永天和韦亦玄的关系，终于被他想到一个答案，他高兴道：“老头，刚才我说的神武门和飞龙堡的打斗，也有心得了。”

老头笑道：“你说说看。”

小邪道：“刚才我把它分成两点，第二点是说韦亦玄不是渡永天的人，这一点解释比较牵强，因为我们到现在还没找到其他可疑对象来代替渡永天，所以先放弃不加以解释。而第一点，关于韦亦玄叛变的事，倒是有点眉目了。”

老头倾神而听没有打岔。

小邪润了一下喉咙又道：“渡永天在十几年前就易容一位韦亦玄，他是大势在握，也因此十年之内壮大声势，和飞龙堡形成南北对立局面，我上次去飞龙堡时，那名韦亦玄正在后山开会，他一直不愿反击神武门，我那时以为他天生仁厚，不愿多造杀孽，其实他早就是渡永天的人，他才会如此做，但我后来跌进蛇坑，因而这位韦亦玄也被杀掉。起而代之的就是这位新的假韦亦玄，他一接替……不对呀……”他开始又再想了。

老头问道：“又有什么不对？”

小邪想了一下道：“第一位韦亦玄是在答应攻打神武门以后就被杀掉了。而第二位韦亦玄，我刚才想的是他一接替就反攻，这点不对。”他搓搓下巴继续道：“他一接替第一位韦亦玄以后，也将江南的黄旗部下安抚下来，不再和神武门争地盘，而三个月后，他还在开封放走神武门一位坛主张简，所以先前的火拼是第一位韦亦玄的主意。”说完他苦笑着。

老头也苦笑着，他比小邪更迷糊。

笑了笑，小邪道：“刚才我说的两点推测全都用上了。”

老头道：“你说吧！讲简单明白一点，否则我还是不懂。”

小邪点头道：“第二位韦亦玄接任后，先前是没争吵，有吵也是小吵，没有大火拼，直到他失踪，也就是说我去过神仙岛回来后，在杭州赌场，飞龙堡手下已来找我打探韦亦玄的消息。这表示韦亦玄真的在这段期间失踪，这段期间双方都很沉静。”

老头道：“他们何时又争吵？”

小邪道：“在青阳镇时，渡永天亲自想带人攻打飞龙堡，是我亲耳听到，我也把他们炸得精光，才没有厮杀成功，这表示韦亦玄失踪后已对渡永天不利，也就是我说的第一点——韦亦玄背叛渡永天；而第二点说韦亦玄不是渡永天的人，就得从老头你刚才说韦亦玄复出后已敢正面和渡永天对抗，这表示他真的是有靠山，或者他武功又进步了，所以第二点推论也正确。”

老头道：“现在这名假韦亦玄也是有人控制了？”

小邪道：“很有可能，因为他是易容的，也就是说他是别人造就出来的，但控制的人不会再是神武门，一定另有其人。”

“会不会是黑巾使者？”

小邪说道：“这可能性不大，因为黑巾使者他所拥有的杀手，只要他一声令下，飞龙堡不用一天就全部瓦解，而且他还向我说过，他已经可以为所欲为，何必一定要当上盟主，可见他对飞龙堡没兴趣。”

老头道：“这是什么原因？”

小邪道：“我也问过江振武，他说当上武林盟主目的只不过在为所欲为，而他现在明的已是大善人——中原三秀，暗的已是武林盟主，又何必当那挂名的武林盟主，整天为那些不必要的麻烦而烦恼。”

老头道：“当武林盟主有何烦恼？”

小邪道：“树大招风，人心多嫉，多眼红，多不服，这都是麻烦。”

老头想想也觉得有理，深吸口气，缓和一下心情，他问道：“你以前说过韦亦玄在三年前失踪，这又是怎么回事？”

小邪笑道：“很简单，韦亦玄不能有两个，我既然看到神仙岛那一个，在中原的这位就得藏起来，否则这一闹，知道这些秘密的可不是只有我一人了，假的韦亦玄只好躲一阵，但后来我在武林中消失这么久，他才再度回到江湖中。”

老头道：“那渡永天又为什么要隐瞒真的韦亦玄已在十几年前被关？而是说刚捉去，他似乎在替假的韦亦玄说谎。”

小邪道：“渡永天当时正想反攻韦亦玄，而且他又不能说真的韦亦玄早在十几年前就被捉，何况他向我撒谎是有点故意，他要让我将这消息传出去，说韦亦玄已被捉到神仙岛，这样一来，那位假的韦亦玄一时之间也不能再现身，这不是他反攻的最好机会吗？”

老头道：“可是他为什么没反攻？”

“有！”小邪道：“我刚才说在青阳镇那件事就是在反攻，结果被我一炮炸死了好几百人，渡永天不得不重新计划，但后来在沉魂谷，我又两炮轰得他手下全军覆没，嘿嘿，渡永天不得不回家去休息啦！”他对这两次杰作感到很得意。

老头笑道：“渡永天他没想到会栽在你手中。”

小邪笑道：“不只是他，连江振武也在那次战役中吃了我的借东风，来

个大落蛋，嘻嘻……”

老头笑了笑：“现在天下已成为大杂烩了，小邪你是搅局者，你想先从哪里开刀？”

小邪道：“从黑巾使者，因为他竟将可爱的人类变成丑八怪，如果不先灭了他们，还不知道有多少人要遭到这种事。攻打神武门和韦亦玄在其次，再来打对付拿走太上魔经那位仁兄，对了，老头你说说看黑血神针的来历如何？”

老头一听，长叹一口气，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窗外飘飞不停的雪花，良久良久不说一句话。

小邪心中觉得这问题严重了，说不定是老头伤心事，所以他也不说话，坐在火炉旁，不断地拨着炭火。

老头沉默了许久才叹口气走回火炉旁坐了下来，望着小邪有点伤感道：“这些事也发生在十几年前……”他又停下来，没继续说下去。

小邪也没打岔，静静地等着。

微微抚动长须，老头叹口气道：“十几年前少林掌门明空大师，正如你所说，他是被武痴打败，而武痴并没有将他杀死，但后来他却死于黑血神针之下。”

小邪嗯了一声，这和现在情况一样，他也不必多问。

老头又道：“那时我即刻赶往少林，想救明空大师的命，结果我发现他中了黑血神针就知道无法挽救，我也没将他死因告诉别人。”

小邪奇道：“你为什么告诉别人？”

老头苦笑道：“因为黑血神针只有一个地方有，而那地方我很熟。”

“飘花宫？”小邪惊叫出口道：“老头你时常去飘花宫？真有飘花宫这个地方？”他又是心急又是好奇，一连说了三次飘花宫。

老头点点头道：“不错，黑血神针是在飘花宫宫主的手上，而我却知道宫主一定不会用它来伤人。”

“为什么？”小邪奇道：“难道老头你很了解她？她叫什么名字？”

老头伤感一笑道：“我和她很好，她是一个善良的女孩，她叫乔花雨。”

“乔花雨？”小邪一惊再惊，有点目瞪口呆道：“老头你说飘花宫宫主叫乔花雨？”

“不错，她是叫乔花雨。”

“飘花宫在长白山？”

老头惊道：“小邪你怎么知道？你去过了？”

“原来如此！”小邪恍然大悟道：“原来飘花宫宫主就是乔小雨的母亲，难怪小雨武功这么高强，难怪她有九叶灵芝，难怪她说她知道黑血神针这回事，难怪她说持有黑血神针的人不会用来杀害武林同道，妈的！我真傻，怎么当初没有听出她说话的含意呢？呵呵……”他为自己糊涂而笑，也为想到和小雨在一起时的欢乐而笑。

老头喃喃道：“小雨……小雨也长大了……”说完他已忍不住流下泪来，令人觉得他苍老了许多。

小邪见状已有所觉，他问道：“老头，小雨是你的女儿？乔花雨是你的妻子？”

老头拭去泪水，有点哽咽道：“是的。”

小邪并不惊讶，因为他已料中了，他道：“难怪你也说她不会用黑血神

针来伤人，老头，我该叫什么呢？”对这些称呼，他可一点都不懂。

老头轻抚他肩头笑道：“随便你，别叫她老太婆就行了。”

小邪一时也想不出要叫什么，所以愣在那里不说话。

老头揉揉鼻子接下去道：“我发现明空大师死于黑血神针，我很吃惊，因为乔花雨很善良，绝不会用它来杀人，所以我觉得其中必有蹊跷，想来想去，以为是有人偷了飘花宫的神针，但赶回飘花宫求证后，又发现神针一支也不少，这就使我更迷惘了。”

小邪笑道：“所以你才离开飘花宫要查个水落石出，结果碰上武痴，不幸你败下阵来对不对？”

老头点头道：“不错，当时我在武痴手下走不完五十招，就被他击败，我很紧张，觉得天下可能又要大乱了。后来又发现许多人不断失踪，我这一急，就找少林和尚借易筋经配合古印度的瑜伽神功，研究了金针渡穴的方法……”

小邪截口道：“结果你研究出来，想找人试验，所以就抓我来当试验品对不对？”

老头轻笑道：“要不是如此，怎么能造就你一身邪门武功？要不是如此，天下已没人治得了武痴了。”

小邪苦笑道：“真虽（倒霉）！”

“呵呵……”老头得意一笑。

小邪接着又道：“后来有黑血神针重现江湖，我是指三年前那趟事，而我又捉了那只血变，所以黑血神针已不是只有飘花宫才有了。”

老头道：“这个原因我到现在还设想通，因为血变不是说想捉就能捉到，这问题只有等你将来慢慢去发掘了。”

小邪也想过捉血变的经过，它刀枪不入，奇毒无比，要不是自己埋在雪里也捉不到它，要不是利用自身的血液也引它不来，若不是自己能穴道孔呼吸，早就被它闷死，若不是自己中了它的毒不会立即瘫痪，也没有力气反咬，虽是侥幸，但缺一不可，所以他知道捉血变并非易事，他道：“老头，我慢慢查就是，这么晚了，你休息吧！”

老头道：“好吧！明天我们再聊。”说完他已起身走向床边，躺在床上开始休息。

小邪还坐在炉边，他在想一些若有若无的事情，夜对他来说已经不能算是夜了。

雪已停，天已亮。

这已是第二天中午。

小邪他们正围在庭院叙叙风骚话得意。

突地——

小邪大叫道：“大家听着，通吃帮明天将席卷整个武林，成为武林……第一小帮，嘻嘻……”他本想说第一大帮，但想到小丁是乞丐小公主，只好改口。

“好哇！好哇！”阿三、阿四猛拍手高兴直叫，小丁和老头也微笑不已。

阿三笑道：“小邪帮主，人说混江湖都要有封号，你替我封一个吧！”

小邪道：“我不是封你为通吃大和尚了吗？这个不好听？”

阿三道：“好听是好看，不够帅，找个够亮一点的，让天下人一叫就顺口，这样就容易成名了，呵呵……”

阿四道：“我也换一个，像老头叫寰宇一奇这名字多好，小邪帮主你快替我换一个，嘻嘻……”

小邪笑道：“好吧！你让我想想，阿三……”他搓搓鼻子想了半晌，他才轻笑道：“阿三你就叫三撇老蛋好了，呵呵……”他讲出这个封号，自己也觉得好笑起来。

“三撇老蛋？”阿三奇道：“这是什么意思？”

小邪笑道：“你叫阿三，三字只有三撇。而你又理光头，像不像蛋呢？蛋长一二十几年，一定是老蛋了，这封号不错啦！”

阿三喃喃念道：“三撇老蛋，三撇老蛋……”他叫道：“愈念愈顺口，成啦！今后我阿三可以成名立万了！”他拍拍胸脯，信心十足。

小丁和老头一听都不由自主地莞尔一笑，大概天下也只有他们外号是自己封的，而且封得不怎么好，听起来怪里怪气。

阿四道：“我呢？”

小邪想了想，他叫道：“阿四你就叫拔毛剃刀吧！反正每次杀狗都是你拔的毛，将来要拔别人的毛，哈哈……”说完大笑不已。

众人也跟着笑了起来。

阿四苦笑道：“这么难听，换一个嘛！”

阿三笑道：“阿四这外号不错呢！剃刀是刀类中最利的一种，这样一来，你可就成了武林第一刀！”食指一竖道：“第一把剃刀哪！”

阿四一想能当上武林第一把剃刀也不错，他这才笑道：“好吧！小邪帮主送的，我也不好意思不收。”

小邪笑道：“错不了的，保证你赫赫叫，小丁你来一个吧！”他瞄向小丁邪笑着。

小丁急叫道：“算啦！你给的外号都是……嘻嘻……”她忍不住掩口窃笑。

小邪扫兴道：“你不要？女孩子毛病真不少，也好，自己取一个，省得我多费脑筋去想。”

小丁娇笑道：“我不必外号，女孩子家不用啦！”

小邪看着她嗤嗤笑道：“看你菜刀使得出神入化，就叫无影菜刀怎么样？”

“哈哈……”阿三、阿四已捧腹大笑。

小丁脸一红急叫道：“小邪！哪有女人叫这种外号？”小粉拳已打向小邪肩头。

小邪也忍不住大笑道：“无影菜刀是武林第一把菜刀哪！哈哈……”

小丁急道：“我不要，真的不要好不好？”她在求小邪，真怕被叫上口。

小邪也是开开玩笑，他见小丁已困窘非常，这才笑道：“不当也罢！下次要封，就得封无影狗肉大菜刀了，你替我想一个如何？随便怎么样都可以。”

小丁当然不会像小邪那样，想出来的外号都是叫人发笑，她笑道：“你让我想想。”仰望天空，口中念念有词，不久她道：“小邪你就叫‘飞刀无痕’，反正你的飞刀从有形化为无形，这外号蛮好的。”

小邪闻言道：“好是好，但被你这么一叫，我的飞刀可不能乱射了，否则就有损形象，好吧！无痕就无痕。”转向阿三、阿四道：“听到没有？帮主外号叫飞刀无痕，念一遍！”

“飞刀无痕！”阿三、阿四大声齐道。

阿三问道：“小邪帮主你这外号很不错，你身上到底放有几把飞刀？”

小邪呵呵笑道：“我也不知道，我的飞刀很薄，你看看。”随手一翻，手中已多出一把薄如三片柳叶合在一起的飞刀，继续道：“这种飞刀十把加在一起，才和普通飞刀差不多厚，你大概知道我身上藏有不少飞刀了吧！”

阿三奇道：“别人的飞刀都是很厚，为什么你的飞刀这么薄，好像射不死人似的。”

小邪笑道：“别人的飞刀很厚很重，那是他们腕劲不够，而且他们射得也不够准确，而我的飞刀很薄，是因为我出手快，射得准，而且我只取敌人要害，只要我出飞刀，一定是一刀毙命，再说我不喜欢笨重的东西，只好弄薄一点，携带也方便。”

阿三道：“你所说的要害是指哪里？”

小邪笑道：“我只取咽喉天突穴，眉心神庭，背面命门穴，其他我懒得射了。”

阿三笑道：“这样可好，和你过招只要守住这几个穴道，你就奈何不了他啦！”

小邪笑道：“没这回事，黑皮奶奶的，他给我乱来，我就给他乱射。”

阿三想到小邪上次在河口镇杀色魔姚青红时，那种拚命的刺戳，心头不禁有点寒栗，他知道小邪一卯上了，什么人也会被他缠死。阿三道：“反正对敌人也不必客气，我三撇老蛋更不含糊，小邪帮主我们什么时候回江湖？”他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

小邪想想，转向老头道：“老头，我想明天就走，您觉得如何？”

老头笑道：“当然可以，你早一天回到江湖，恶魔也早一天伏诛，我也早一点放下这颗挂念已久的心。”

小邪道：“老头您和我们一起去，小邪一定会照顾您的。”

老头笑道：“你这次出去，可是去杀敌，你总不能拖我下水吧！”其实老头不愿跟去，替小邪带来不必要的困扰。

小邪笑道：“有敌人也轮不到您头上，我怕您一个人留在这里没人做伴，这样好了，您就回小雨那边，我想小雨她也很想念你。”小邪不愿将老头和飘花宫的关系当众人面前说出来，要说也得老头答应，故而说到小雨身上。

老头沉思良久才道：“好吧！我也该回去看看小雨了。”

小丁奇道：“老爷爷，小雨是谁？”

老头笑道：“她是我女儿，年纪和你差不多，将来你们一定会成为好朋友。”

小丁高兴道：“原来老爷爷还有女儿，那您快点将小雨带来，我们大家看看啊！”

阿三也叫道：“老头您将小雨带到江湖，我保证给她吃香的，喝辣的，让她快快乐乐高高兴兴，每天都在过年。”

阿四笑道：“我一定保护小雨，让她长命百岁，永远平安。”

这两位和尚还不晓得乔小雨是飘花宫小公主，哪须要人家保护，他俩一见到有机会就大吹小吹，不过他们倒是一番好意。

小邪叫道：“阿三、阿四话别说得也太早，老头的儿女武功好得很哪！到时候你可不能躲在人家背后罗！”

阿三不服气道：“岂有此理，堂堂七尺男子汉会保护不了一个女孩？”

我……”

小邪截口道：“好啦！好啦！到时候再说，明天我们要走了，听听老头有何交代。”

阿三翘着嘴道：“是你们自己要说什么老头有个女儿的嘛！我想尽一份力量也不行吗？”他的脸甚苦。

老头拍拍阿三肩头笑道：“阿三别难过，到时候小雨一定跟着你，吃香的，喝辣的。”

阿三这才尽扫阴霾道：“那老头你得快点将小雨带来给我们大家看看，好让大家认个小妹也不错。”

老头呵呵笑道：“一定！一定！等你们灭了黑巾杀手，老头我一定将小雨带来给你们。保证小雨会喜欢你们这群快乐而且奇怪的年轻人。”说完瞥向小邪笑个不停。

小邪笑道：“还有小星星也一起带来，以后我开戏班，有两三个花旦也够啦！呵呵。”

老头笑道：“小雨和小星星可不会演戏，你得好好教他们喔！”

小邪笑道：“这个给小丁就可以了，小丁已学了好几年，功夫已达炉火纯青的地步，只要她一上戏台，天下的戏班保证惨得唏里哗啦！没人看哩！”

小丁笑骂道：“小邪你老是不正经，我哪有学过唱戏？我也不敢上戏台，这么多眼睛看着我，多难为情？”

小邪笑道：“你已学了四、五年的功夫，怎么？还不管用？”

小丁娇嗔道：“哪有？我学了什么功夫？你说呀！说不出来，今天可要轮到你洗碗了。”

小邪叹道：“好多哪！受不了，我说了你可不能打我！”

“好，你说，我不打你！”

小邪神秘地一笑，耸耸肩看看大家，大叫道：“你学的第一招是……哭！”一说完他已跳开椅子准备逃命。

“小邪——”小丁叫了一声，满脸通红已追向小邪。

小邪边跑边叫道：“第二招是撒娇，第三招是迷死人，第四招是耍菜刀，第五招是洗尿垫子，有了这几招就够啦！可以说打遍天下无敌手，哈哈……”说完他大笑不已。

阿三也笑道：“原来小丁每天躲在厨房里边练习，可惜我没看到，白白浪费了这么多年。”表情有点失望。

阿四道：“小丁现在不是在演戏吗？听说现在时代不同，是母鸡追公鸡哪！”

“哈哈……”众人大笑，连小丁也窃笑着。

小丁听到这些话，也不好意思再追下去，她叫道：“你们男人就是没一个正经的，不跟你们说话了。”说完返身走向厨房。

小邪回到原位坐下来道：“阿四你有进步，连公鸡，母鸡都分别得这么清楚，不愧是拔毛剃刀，想必你时常偷杀鸡吧！毛拔得甚有心得。”阿四笑道：“哪里！哪里！有时候赚点外快罢了，鸡屁股一翘，我就知道它一次要生几个蛋啦！哈哈……”

众人也跟着笑起来。

不久小邪问道：“老头你是不是有教小雨金针渡穴这门功夫？”

老头道：“不错，我教过她，但她没全学会。”

小邪道：“这就难怪了，上次我在她船上，被她用金针制住武功，原来是同行嘛！我那时怎么没想到和你有关系，真笨！”

老头笑道：“无伤大雅的事，你总会忘记，这就是你所以比别人快乐的地方。”

小邪道：“要是我以前多留意一下，也不用到现在才知道她就是你女儿，这下可好，妹妹多了两个，将来有得管了。”

老头笑道：“要是小雨落入你手中，保证不出三个月就像你一样疯疯癫癫，不像女人啦！呵呵……”

小邪笑道：“其实女人和男人也差不多嘛！”

“是差不多，但是你所教出来的女人，除了你，还有谁敢要？哈哈……”

“有！多的是，如果没人要，将来就抛绣球，绣球再没人接，那只好我自己接啦！”

“这个绣球很重要哦！恐怕会压扁你。”

“也罢！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已经习惯接绣球这种生活了。”

“哈哈……”众人狂笑不已。

晚上他们喝酒狂欢，一方面是庆祝旗开得胜，另一方面是告别老头。直到三更，他们才一一醉倒。

第二天中午，小邪领着小丁，阿三、阿四告别老头以及再来镇内的童年好友，然后带着愉快心情往中原出发，重返江湖。

在兰州城南佳居客栈已出现四人。一位蓝衫布衣，人如玉树临风，潇洒而挺拔，俊俏而邪气。两位袈裟裹身，头光如灯，精灵而顽狡，是和尚。另一位白衣罗衫，天生丽质，花貌雪肤，玉骨柔姿，十足绝代美人。

不用说他们正是通吃帮弟兄。

这时他们已坐在客栈楼上靠西窗口那张桌子，正在进食裹腹。

客栈分楼上及楼下，已坐满食客。

小邪对面三桌坐满黑衣壮汉，一见即知是神武门弟子，小邪是故意要坐在这张桌子，想从他们谈话中得到一些江湖动态，可是他非常失望，因为这些人只顾吃东西填肚子，很少讲话，这似乎不是神武门应有的现象。

小邪等了许久，有点憋不住叫道：“妈的，这些人怎么连一句话都不吭！”

阿三道：“让我过去修理他们。”

小邪道：“等一下，看这些小角色问不出什么东西，我们等大的。”

阿四问道：“兰州不是飞龙堡的地盘吗？神武门为何敢到这里来？”

小邪道：“神武门一直不把飞龙堡放在眼里，所以出现在他们地盘上，也不是一件稀奇的事。”

阿三道：“难道飞龙堡就这样当缩头乌龟，连气也不敢喘？”

小邪道：“别忘了飞龙堡是正派，如果神武门不先动他们，他们决不会先动手，这就是正派人士所以吃亏的地方。”

阿三瞥向那些黑衣人叫道：“还要等吗？先料理他们再说，反正我们这次出来，就是要毁掉他们，还怕什么？”他揉拳擦掌，有点不耐烦。

小邪想了想点头道：“也好，通吃帮也该展展身手，小丁等一下就站在一边看我们表演如何？”

小丁娇笑道：“好，等你受伤了，我再替你治疗。”

小邪叫道：“呸呸呸！还没出师就讲不吉利的话，小心我先治了你。”

小丁哧哧笑着，没有接口说下去。

小邪一挥手道：“我们过去！”耸耸肩头，神气地往黑衣人走去。阿三、阿四也笑嘻嘻地跟着后面。

一到黑衣人面前，小邪笑道：“各位好呀！什么风把你们吹到这里来呢？是不是有好处，分我一点怎么样呢？”他嘲笑地望着那些黑衣人。

“放肆！”其中一名黑衣人大吼道：“你是吃了熊心豹子胆，竟……”

“啪！”阿三还没等他说完，已挥手打他一个巴掌叫道：“在我通吃帮面前，也有你大吼大叫的余地？你算什么东西？”

“你！”那位黑衣人愤恨交加，已要抽出鬼头刀，其他的人也站起来，情势立即紧张万分。

突地——有声音传来。

“老林不得放肆！”话音一落，一位蓝衫中年人已翻身上楼，挡在小邪前面。

小邪一看笑道：“我以为是谁？原来是乾坤坛坛主张简，嘿嘿！”他拼出一阵冷笑。

小邪已经长大不少，事隔多年，张简也忘记小邪长得是何模样，而上次在开封火拼也是在夜晚，他可以说根本对小邪一点印象也没有。他冷笑道：“你们是何人，竟敢找碴找到我神武门头上来？”

小邪笑道：“张大侠！好久不见啦！我们可是旧识呀！你怎么那么健忘呢？”

张简叱道：“我不认识你，今天你不说出一个道理，你就别想走出客栈一步。”

阿三笑道：“没什么理由，我三撇老蛋高兴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谁也管不着，今天你们只要从我胯下爬过去，我就放你们一条生路，否则，嘿嘿……”手指着黑衣人大吼道：“你们一个也活不了，落大蛋！”说完回头看看小邪，看自己是不是做对了。

小邪含笑点头道：“喂！张简，你快将来这里的目的说出来，说不定老子一高兴饶你不死，否则今天就是你恶贯满……满脸盆的日子？”

“放屁！拿下他们！”张简手一挥，立即有七条人影往小邪他们冲去。

阿三大吼道：“不知死活的家伙！”纵身一跳，双手齐扬，掌化游龙，一推一送，牛刀小试般地击向迎面而来的三名黑衣人。

只听“砰……”“哇……”一连三响夹着惨叫声，那三名已被击中胸口，有如抛死狗般地摔到楼下，压得桌椅劈啪响，客人一惊，都纷纷逃开，霎时乱成一团。

阿三一招得手并没有停下来，再次吼道：“你们也差不多！”话音一落，双掌带起一阵狂风已劈向另外四人。这四人早已被刚才那一幕吓得魂抛九霄，这么一来，阿三更如入无人之境，连劈四掌，轻松愉快地将这些脓包震到楼下，这四人惨叫一声，摔在地上不动了。

阿三收手笑道：“怎么样？你们这些草包可知我三撇老蛋不明阿三的厉害，你们可知道通吃帮是天下第一小帮？不识泰山！”说完得意走到小邪左后方，潇洒地哼起小调来。

张简哪知这名不起眼的小和尚，只一招就震退自己手下，脸色立即大变，怒道：“你们有种留下万儿，以免老夫日后找不到你们。”

阿四笑道：“贫僧拔毛剃刀不白阿四，掌管通吃帮第四帮主职位，请多多指教。”

小邪笑道：“张简你没有以后了，因为你碰上我杨小邪，你命中注定活到今天，快点将你的来意说出来吧！死得爽一点。”

“杨小邪？”神武门弟子大叫出口，个个脸露骇色，他们早就将小邪列为第一号敌人，哪想到这个大敌人会在这里出现。

张简设想到会遇上这煞星，他现在进退两难，不说可能生命保不住，说了，以后也别想在帮中混，呆然地愣在当地。

“走！”张简想了想已决定突围，他大吼一声，身形已飞向西边窗口。

“没那么容易！”小邪冷笑一声，双脚一蹬已电掣风驰如恶虎扑羊地射向张简，只这么一跃，一翻身，一探手，已抄住张简衣襟，微微一用力，“哇！”张简惨叫一声，背部已被戳了个窟窿，小邪再一甩手，已将他抛回原地。

阿四也不客气冲了过去“啪啪……”打了他十几个耳光叫道：“在我拔毛剃刀手中你也想逃？大概不识相吧！说！来这里干什么？”

张简被打得满口鲜血，一时也无法说话，躺在地上哀叫不已。

其余黑衣人，一见到坛主还不到一回合就被撂倒，他们哪敢再嚣张，个个颤抖不已，冷汗直流，吓得脸色发青，六神尽失。

小邪轻步走回来笑道：“各位说是不说？”

一名黑衣中年汉子立即下跪叫道：“大侠我说，请你饶了我的命吧！”他不时磕头。

小邪道：“你说！我不为难你。”

那人急道：“我们是来向飞龙堡要人。”

“为什么？”

“因为前一个礼拜，本门在关外接了一匹红货，结果到了兰州被劫，弟兄也失踪，我们以为是飞龙堡红旗分坛所为，所以来向他们要人。”

小邪冷笑道：“就凭你们几个想找飞龙堡要人？”

“这我就不晓得了，我是奉命行事。”

“好吧！你很老实，你可以走了。”

“真的？谢谢您，谢谢两位和尚。”他三叩九拜地逃开客栈。

小邪对那些黑衣人叫道：“喂！你们还有什么要补充的？要快！”

“那些红货听说是珍珠宝石之类，很是值钱。”一名黑衣人已抢着说出口。

“怎么来的？”

“从太湘轩劫来的。”

小邪闻言笑了笑：“原来是洛可宁他家的，好吧！你们总算做出一件令我有点高兴的事，走，通通走！不过我告诉你们别回神武门，因为神武门不久就要灭亡，知道吗？”

“是是是！谢谢杨大侠不杀之恩，小的一定改过自新！”众人千谢万谢地跌撞走下楼梯。

小邪又叫道：“各位别忘了你们还有七位兄弟在楼下，一起带走吧！”

众人闻言也不敢多说，扛着地上受伤兄弟往门外奔去，逃得如丧家之犬。

小邪走到张简前面看了他几眼，也没什么好问的，他道：“阿四将他武功废了，剃他光头，省得他以后再危害人间。”

阿四笑道：“这个当然，我特地带了一把剃刀，准备为你给我的封号建立形象！”抽出一把闪亮剃刀，很高兴而快乐地将张简头发剃光，再废掉他武功，还将他抛到楼下去。

张简哀叫几声，慢慢地爬出客栈，谁又想到他几分钟前还是一位不可一世的神武门坛主呢？

小丁见打斗已中止，走了过来笑道：“现在通吃帮出了名，下一步要如何？”

小邪笑道：“下一步要挑了黑巾杀手兰州分舵。”

小丁问道：“兰州分舵在哪个地方？”

小邪道：“在城南吉祥赌坊，以前我曾经用一把火将它烧掉，刚才我打听一下，他们又盖了一栋更大的四合院，他妈的，这次一举将他们杀个精光，也好将凤姑救出来。”

“凤姑？谁是凤姑？”小丁问道。

小邪道：“凤姑就是兰州分舵的人，不知道她是舵主还是什么，反正黑巾杀手将她父母押起来当做人质，要凤姑替他们卖命就对了。”

小丁道：“那我们快去救她。”

小邪道：“不知道她还在不在那里，因为以前我在海岛救过雌雄金剑，想必他们父女已团圆，然后逃到没人的地方躲了起来。”

小丁道：“这样最好，走吧！反正等一下就可以明白结果。”

“我们走！”小邪丢下银子，四人立即纵出窗口往城南奔去。

吉祥赌坊已扩建得非常优美，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光是来这里坐上一坐，就值得输出去的钱了。

虽然扩建，但地点一样，小邪他们很快地就找到地头。

小邪不客气地叫道：“喂！里面的人！大爷来找碴了，没事的赶快滚。”

“谁敢到这里来撒野？不要命了？”话音一落，里面已走出四名壮汉挡在门口。

小邪笑道：“阿四上！”

阿四大喝一声，双掌齐扬，攻向四人前胸，他有意试验一下自己武功到底有多大进步，所以一出手就是十成功力，其势之快之猛难以想象。

四名大汉还来不及想这是怎么回事，已然被阿四掌力震飞，倒撞屋内，连叫都来不及叫就昏过去了。

赌场霎时乱哄哄，惊叫之声不绝于耳。

阿四笑道：“怎么样？小邪帮主？有一套吧！”

小邪笑道：“岂只一套？好几套呢？”说完走向中间一张大台子，坐下来大叫道：“快叫你们舵主出来，本帮主等得有点不耐烦了！”

阿三翻桌倒椅大叫道：“没事的快滚！有事的统统给我留下来！”

赌徒本已胆寒，现在有机会，逃得比什么都快。

不久场子里，只剩下小邪他们和几位守场子的了。

“啪！”小邪大拍一声桌子叫道：“听见没有？快去叫呀！难道你们想死了？”

突地——

“围住他们！”从后院冲出来三十余名手持东洋刀的黑巾杀手，将小邪他们困在中央。

不久屋后走出一名独臂老人，他嘿嘿冷笑个不停。

小邪一看原来是几年前追杀自己的江子山，他笑道：“江子山你还好吧？”

江子山奇怪地望着小邪，不久他才笑道：“原来是杨小邪，哈哈……君

子报仇十年不晚，老夫不确信你今天能再逃走，哈哈……”

小邪笑道：“江子山，你们舵主呢？”

江子山道：“我就是兰州分舵舵主。”

“那凤姑呢？她升官了？”

“哈哈……”江子山昂头大笑道：“这贱女人竟敢叛变，早就被捉去当妓女了，怎么？你还对她念念不忘？哈哈……”

小邪闻言，拳头不由得捏得紧紧，青筋已浮起，双目像能喷出火花似的，他没想到自己一番好心，却给她带来如此不幸，凤姑遭到任何不幸，都是由他造成的。他一字一字慢慢道：“她在哪里？”每一字就像一把利刀刺向人心一般，又冷又冰，每一字都充满了杀机。

江子山讥笑道：“你要找她很简单，慢慢一家家妓院去找，终有一天会找到她，哈哈……”

“凤姑在哪里？”小邪有如一只受伤的狮子，沉猛地准备扑向敌人，语音冰得不能再冰。

“哈哈……”江子山大笑道：“我不是告诉你了吗？到妓院去……”

“啊——”小邪大吼一声，声如霹雳，穿金裂石，人如一道闪光消失在人们眼眸中，有如飞龙腾空，闪光忽东忽西，忽前忽后，只见他双手尽出，万道光芒划向四周，一片哀嚎惨叫之声立即传来，有如鬼哭神嚎，伤禽悲鸣，一刹那的时间，小邪已停在江子山前面，一动不动地瞪着江子山。

这些黑巾杀手显然已被小邪在电光石火的攻势之下，来不及还手，已经全部被截杀，他们虽然蒙着脸，但从他们动作中，不难看出他们是如何的不信和怀疑。

小邪的快，快得他们连自己是怎么被杀的都搞不清，小邪的确迅猛快捷，使得他们连喊救命的机会都没有，他们还站着，因为他们来不及倒着死。

小丁、阿三、阿四也感到一阵奇大无比的压力向他们袭来，等到压力消失，小邪已停止攻击了，他们既兴奋，又佩服地望着小邪。

过了三分钟，黑巾杀手的尸体才一个个倒下去，每砰一声，江子山的心就震一下，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但却由不得他不信。

小邪冰冷的声音再次进出：“凤姑在哪里？”他一步步向江子山逼去，手中已多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煞是骇人。

江子山脸色铁青直往后退，他已不晓得要如何回答，终于他撞到墙壁，再也无法后退，身不由己地抖了起来，有如已经被宰一次没死的野狗又要被宰第二次一般。

小邪走到他身前，匕首抵住他胸口，冷森森道：“凤姑在哪里？”

江子山颤抖地打着冷战，牙齿已咯咯抖个不停：“我……真地不晓得，我……”

寒光一闪“哇——”一声，惨叫出自江子山口中，小邪已割下他左耳。

江子山颤栗急道：“我真的不晓得，自从她爹娘来找她以后，他们三人就失踪了，有人说她父母被杀，凤姑被送到妓院当妓女，有人说他们父女三人被关在一个地方，这都是传言，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他们被关在哪里？”语音一样冰冷无情。

“我不知道，哇——”江子山又哀叫起来。

小邪又将他右耳切下。

江子山无力道：“听说开封有一个地方是专门治理叛徒的，也许凤姑被

关在那个地方。”

“地方在哪里？”

“可能在开封城近郊，我没去过，不大清楚。”

“是不是你告的密，才使凤姑受害？”

“不是，不是我告的密，而是上级自己查到的。”

“查你的头！啊——”小邪怒气攻心，匕首猛挥猛刺、猛砍，有如疯子般。

可怜江子山哇哇哀叫几声后，全身上下已被小邪戳得百孔千疮，体无完肤，支离破碎当场死在地上。

小邪意犹未尽地猛踢猛打，大吼道：“不是你告密，凤姑会被捉？不是你告密，你会当上舵主？他妈的，你敢陷害我的朋友，他妈的，他妈……”每骂一句就踢一脚，神情甚是骇人。

小丁一看，脸色不禁一变，她从来没看过小邪如此疯狂。

阿三、阿四知道小邪已恨得快疯了，就像上次杀色魔一样，但这次又比上次更恐怖更吓人，因为受害的是小邪的朋友。

不久小邪慢慢平静下来，坐在地上，额前豆大汗珠冒个不停，形态有点累。

小丁走过去，替他擦掉汗珠安慰道：“小邪别再难过，我们救人要紧。”

小邪点点头站了起来道：“走吧！”

四人默默地走出吉祥赌坊。

三天后。

在开封。

小邪本以为凤姑被逼迫当成妓女，心头甚是悲愤，现在知道还有一线希望，心情也轻松不少。

一到开封，丐帮弟子已迎上来。

“属下拜见小公主。”几名中年乞丐已在街道上发现小丁，立即向前拜见。

小丁很久没看到丐帮弟子，现在一看觉得甚是亲切，她笑道：“你们别客气，哪一分舵的？”

一名乞丐道：“属下全部是开封分舵。”

小丁笑道：“很好，你们替我跑一趟，请方舵主来，我有事要问他。”

“是！”那名乞丐道：“属下立刻去办！”说完已和其他乞丐往小巷奔去。

小邪笑道：“小丁现在又回到你老家了，你有何感觉？”

小丁摊手笑道：“没有，好像都一样。”

小邪道：“再世为人了吧？”望着小丁吃然笑着，其意思像是说在莫塔湖被虐待，而现在终于逃出魔掌一般。

小丁白了他一眼笑骂道：“神经病，没事少说些不吉利的话，呵呵……”说完也笑起来。

小邪笑了笑又道：“以前我们劫走张大人这趟事，蛮好玩的嘛”

小丁娇嗔道：“你少出馊主意，你敢再劫刑场？你不累，我倒很累。”

阿三很有兴趣道：“这次换我如何？总不能永远让小邪帮主表现，换换口味。呵呵！”

小邪笑道：“等这些鸟蛋事办完，再玩一些其他的，最近生活好沉闷，

有点受不了，是该换换口味了。”

小丁娇笑道：“算啦！你每次想的，哪一次不是弄得乱七八糟？笑死人了。”

小邪轻笑几声道：“这次准成，等一下你问问方残，看看黑巾杀手关人的地方在哪里？我们晚上再去偷袭。”

小丁道：“到时候再说，先找家客栈吃点东西，晚上才有精神救人。”

阿三笑道：“也好，你看！”他指着前面道：“那里有家饺子馆，我们去吃饺子。”

四人往馆子行去。

三柱香时间一过，大家已吃饱。

一吃饱，主意就来，小邪笑道：“阿三、阿四等一下你们两个去订作两件衣服或者剪两块白布。”

阿三奇道：“干什么用？”

小邪笑道：“我们已复出江湖，总不能搞不出名堂，你们两个去找些布条，然后写上‘通吃帮三撇拇蛋不明阿三，武功天下第几，不信的人可以试试看。’这样我们就成名了。”

阿三拍案叫绝道：“很好！很好，我要写第几？”

小邪笑道：“随便，不过由后往前推比较过瘾，由前往后退，可就不太好受了。”

阿三想想道：“我还是写第十好了，以后慢慢再往前进。”

阿四笑道：“我写十一，反正阿三比我大，我总不好意思赢他。”

阿三叫道：“你本来就不会赢我，哪有什么不好意思？”

阿四不服道：“你臭美，我哪次又输过你？要不是你，我到现在也不会是个和尚，雪雪我早就追到手。”狠狠地瞪了阿三一眼。

阿三叫道：“怎么？你倒怪起我来啦！想当年你还说我有一套，找了一个铁饭碗，当和尚有吃有穿还有睡，哪点不好？现在你过河抽板，算什么嘛！”

阿四指着光头叫道：“好个鸟，怀了二十几年孕，头发到现在还没出生，奶奶的。”

小邪叫道：“好啦好啦！你们两个一个半斤，一个八两，谁也别怪谁，武功也差不多！阿四你就写第十一好了。”

小丁笑道：“小邪你呢？你想写第几？”

小邪想了想道：“我就写邪功天下第一如何？反正别人也不晓得我学得什么功夫，而且天下武林也不会吃醋，老是找我麻烦。”

小丁娇笑道：“好吧！你本来就是邪功天下第一，那你们怎么挂？是写在衣服上？还是写在旗了上？”小邪道：“当然是写在衣服上方便，小丁你不写一个挂在背后吗？”

小丁连忙摇手怯笑道：“我不要，我是女孩，人家不好意思。”“好吧！反正你还有丐帮，我也不为难你，等一下，你帮我们写字。”

阿三道：“要写漂亮一点，这样人家才会觉得我很有学问。”阿四道：“我的背后还要画一把剃刀，也好让剃刀扬名武林。”

小丁娇笑道：“没问题，我一定将你们弄得漂漂亮亮又有学问。”

“哈哈……”众人会心一笑。

## 第十六章 天下第一邪功

正在此时，丐帮开封分舵主方残已走入饺子馆。

方残拱手道：“小公主，属下不知您来到，有失远迎，请恕罪，还有杨少侠及两位兄弟。”

小丁笑道：“方舵主别客气，他们也不是外人，你坐吧！”

小邪笑道：“方舵主我们见过好几次面了吧！”

方残坐下来笑道：“不错，杨少侠还有两位小兄弟，我们曾经在君山见过面，那次真亏你解救了丐帮的危机，否则丐帮将沦于万劫不复之地了。”

小邪笑道：“这种事不谈也罢，我要不这么做，这黑锅可永远背不完。”

方残笑道：“不管怎么样你救丐帮是事实，丐帮永远会感激你。”

小邪道：“我和丐帮已经是朋友，谈到这些就见外了。”

方残拱手道：“多谢杨少侠把丐帮看成朋友，老夫甚感荣幸。”

小邪笑道：“等我办完事以后再陪你喝几杯老酒，像上次在灵感塔一样，喝遍开封名酒，呵呵。”

小丁笑骂道：“你还有心情去喝那种酒？好累喔！”

小邪得意道：“反正累也不是累到我，多喝几次又有何妨？”上次搬酒的是小丁，小邪当然是不会累了。

方残笑道：“只要杨少侠愿意请老夫，老夫一定奉陪。”

小邪点头道：“就这么决定，对了，方舵主，你知不知道黑巾杀手这回事？”

方残道：“现在天下都知道有这个组织，但最近一两年来我倒很少发现他们的踪迹，怎么？杨少侠有事要找他们？”

小邪道：“是的，我有一位朋友，她本来是黑巾杀手，但后来她却被捉起来，我想把她救出来。”

方残奇道：“她是杀手，为什么会被捉？”

小邪解释道：“她是因为父母被捉，不得已才替杀手卖命，不久前我把她父母救出来，想必是出了纰漏才会变成如此。”

方残点头道：“我懂了，现在我能为你做什么？你尽管吩咐。”

小邪道：“我是来向你打听一下，开封是否有专门关人的地方？”

方残道：“你是说你那位朋友是被关在开封的某个地方？”

小邪道：“有此可能，我探到的消息是如此。”

方残想了想道：“相国寺后面有一家大院子，那里时常有黑巾蒙面人出现，不知道他们是否会被关在那个地方。”

小邪笑道：“那里是黑巾杀手的开封分坛，凤姑不可能关在那里。”

方残奇道：“你是从何处得知那家大户是蒙面杀手的分坛？”

小邪道：“以前我和小丁在开封城外灵感塔附近树林捉了几名杀手，从他们口中逼出来……对了！”他一拍桌面高兴道：“原来在那里。”

小丁问道：“你想到哪地方了？”

小邪点头笑道：“不错，我已想到，就是在灵感塔附近的小山丘里。”

小丁茫然道：“怎么会在那里呢？”

小邪道：“小丁你想想看，上次我们逼供时，有一个黑巾杀手他不是说过奉命被派到小山丘去防守吗？后来我又问他小山丘有什么秘密，而他只是说他只是奉命派到那里，其他的事一点都不晓得，这不是很明显地可以证明

那小山丘里面有秘密？本来我想去探探？结果为了救张大人而作罢，你想起来没有？”

小丁点头道：“有一点。”

方残奇道：“杨少侠，我曾到那座小山丘，但并没有发现什么，纯粹是一座山丘，怎么会是黑巾杀手关人犯的地方？”

小邪笑道：“方舵主，如果那个地方不隐密，黑巾杀手也不会利用它来关人，既然是隐秘地方，你就很施看得出来。”

方残点头道：“有道理，杨少侠你需要多少人手？丐帮义不容辞。”

小邪笑道：“不用劳驾你们，我们几个就够了，小丁你也不用去。”

小丁急道：“不，我要去，我也是通吃帮的一份子，你哪能抛下我不管呢？”

小邪道：“我和阿三、阿四已经够用，你何必凑上一脚？下次再轮到你。”

小邪望着她暧昧地笑道：“想让你安安心地过日子，你倒不要，就是喜欢乱闯，小心以后出嫁没人要。好吧！死赖皮也能缠死人，你不怕嫁不出去，我还怕什么？”

小丁心中一甜笑道：“出嫁没人要也没关系，反正……”她本想说：“反正没人要的，你会通收。”但觉得这话有点不妥，所以没说下去，虽是如此，她那玉颊已泛起两朵红云，娇艳欲滴。

小邪道：“我们走吧！愈快愈好。”

阿三道：“我们不是要等到晚上再攻击他们？”

小邪道：“话是没错，但总得先摸清地点，否则一到晚上攻个鸟蛋？人家还以为我们想当将军想疯了，没事跑去攻小丘。”

阿三笑道：“这可比真的攻要好玩嘛！”意下像是好玩就好，真假都没关系。

小丁道：“去探探看也好，那方舵主你先回去，有事我会通知你。”

方残起身抱拳道：“是，属下先告退。”再向小邪他们告别，已走出饺子馆。

小邪他们随后也丢下银子，往城外灵感塔后面小山丘掠去。

不到两刻钟，他们到达这座种满相思树的小山丘。

小邪看看地形，不久他道：“阿三、阿四你们守住左边那条小径，一看到可疑的人，立即将他们逮起来，不准走脱一个。”他飞向左边林中。

阿三抬头看了良久苦笑道：“小径在哪里？我怎么没看见？”

这座小山丘，除了相思林以外，就是一大片齐腰野草，很难发现小径。

小邪比着手道：“前面二十丈左右那草坪上有一条浅浅的小径，你看那杂草有点倒下来的地方就是了。”

阿三再次看去，果然发现了那条小径，不大明显，只能以草枝倒塌方向及高低来辨认，他点头道：“没问题，只要有人来我就逮，但如果来女的，像小丁一样的姑娘要不要逮？”

小邪道：“也逮，反正他们来到这里一定有目的，等问清了再放人。”

阿四很有兴趣道：“逮到了是否要剃光头逼供？”他想表现一下剃刀的功夫。

小邪看看他，笑道：“随便你，如果太嚣张你就理他光头，等我回来再逼供。不过你们一定要等我回来才能离开，知道了没有？”

阿三笑道：“知道了！”

小邪道：“好好看着，我们走了！”拉着小丁柔荑顺着小径摸索过去。

不久小邪停下来道：“奇怪，怎么到这里就没有痕迹了？”抬头往四处望去，除了树就是草，一片绿茫茫。

小丁道：“会不会有秘道？”

小邪点头道：“可能监狱设在这山丘里面，我们找找看。”

小丁道：“怎么找？这么一大片草地！”她往四周望去。有如置身大海一样。小邪道：“痕迹在这里消失，就表示这里有出入口，我们先找找一些不合理的地方，例如说此地杂草很多，而某些地方没有长草，像这里的泥土是黄色，看看有没有其他泥土是黑色的，随便找总是会被我们找着的。”

小丁点头道：“不找成吗？”她立刻依照小邪说的方法，仔细找线索。

小邪也不放过方圆十丈的一草一木，但找了许久还是一无所获。

小丁道：“会不会另有其他地方？”

小邪道：“应该不会，我们一路寻来都相当正确，不可能会有其他路线……”他抬头沉思，仰望一片相思林，突然他眼光一亮，高兴叫道：“小丁有了！呵呵……”他轻笑着。

小丁问道：“你找到入口了？”

小邪指着一棵大约两人合抱的大相思树道：“你看看那棵树有什么不同？”

小丁看了看摇头道：“我看不出来。”

小邪道：“你有无发现它的树叶不怎么多，而且有点黄？”

小丁目光又寻去，点头道：“是有一点，怎么？毛病出在这里？”

小邪笑道：“不错，这一大片相思树林，每棵都是枝叶茂密，青葱翠绿，哪有像这棵枝叶稀疏又是枯黄，像生病一样。”

小丁道：“大概它太老了，比不上年轻的树。”

小邪笑道：“没这回事，林中比它大的多的是，再说树是愈老愈盛，哪像你所说老树比小树差？这表示这棵树受到一些外来的干扰，才会形成它这个模样。”

小丁道：“原因有很多，例如说它是病了，或者有虫蛀它的根。”

小邪道：“也包括它的底下是空的，抽不到水份对不对？”

小丁一直想反驳小邪的推理，但都失败了，她笑而不答。

谈话中，两人已来到这棵大树前，小邪很仔细查看有无异样，不久他在七尺高的树节里，找到一个以前可能是枝干，而被砍下来，有点腐蚀，约有手掌般大的疤痕，其里边有像年轮状的淡线圈。他再次往年轮中心看去，已得意笑道：“果然在这里。”

小丁高兴道：“你找到开关了？”

小邪笑道：“在这年轮正中央，设计开关的人，可以算是绝顶机关好手，树上理所当然有年轮，而且它的外表又是腐蚀的，这是很好的掩饰，没有留心看，一定看不出来。”

小丁笑道：“要不是碰上你这个小邪门，我看没人找得到哩！”

小邪笑道：“几天不见，你也蛮会拍马屁的嘛！”

小丁脸一红娇嗔道：“人家说的是真话，你怎么可以如此说人家呢？”

小邪笑而不答，伸手往那年轮中心一按，奇迹立即出现。

只见相思树左边地上，无声无息地出现一道三尺宽七尺余长的方形小洞，延着小洞口是一阶阶的石梯，约有十几阶，有点灰白。

小邪拉着小丁已闪身进入秘道，一走完石阶，洞口立即关闭，洞内也马上暗下来。

小丁急叫道：“怎么办？等一下如何出去？”

小邪道：“一定有方法，我们先摸进去看看。”说着已往前走，艺高人胆大，何况他又是一个不要命的。

走了十余丈，突然有光线从左前方射出来，小邪立即往那边探去，地道似乎是石块所造，有种冰冷感觉。越来光线愈强，终于出现一道石门，光线正是从门缝里透出来，此门不大，只能容两人并行而走。

小邪轻轻推开石门。

“谁！”突然有人发出声音。

小邪见行踪已露，叫道：“我！”音未落，身形已快逾电闪地扑向那名发话的黑衣人。

黑衣人只觉眼前一花，身上肩井穴已被点中，立时动弹不得地站在当场，眼睛怒瞪小邪。他年约四旬，方脸大耳塌鼻，七尺微胖。

小邪不理他，先往四周寻去，只见四周都是石墙，除了黑衣人的桌椅外，并没发现什么，那道光，只发自桌上那闪闪的蜡烛。

小邪道：“老兄你最好老实点回答我，否则有你好受的。”

黑衣人呸了一声不理小邪。

小邪笑道：“正常现象。”拔出匕首又道：“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说不说？”

黑衣人一副蛮横的样子，根本不将小邪放在眼里。

匕首一挥，小邪已将他右手中指切成两半。

“哇喔……”黑衣人痛得大叫，但已被小邪封住嘴巴叫不出来，眼泪已流出，身躯不断发抖。

小邪匕首按住他胸口道：“老兄你说不说？”

黑衣人立即点头，他没想到来了一位大煞星，一动手就是挥刀直上，吓得他魂魄尽失。

小邪满意道：“算你识相，否则有你罪受，我问你，这里面是干什么用的？”

黑衣人栗道：“关人用。”

“都是关些什么人？”

“我不清楚。”

“有无以前兰州分舵主凤姑娘？约二十来岁很漂亮？”“好像有这么一个人，但我没进去过牢里面，所以不大清楚。”

“你们这里一共有多少人？”

“外围一百二十人，内围七十人。”

“外围和内围怎么分？”

“外围是负责防卫工作，内围是负责一切囚犯之看守工作。”小邪点头想了一下又道：“你们这地牢的构造是如何？”“囚犯关在正中央，内围住在第三、四层，外转住在一、二层。”

“你所说的层，是像密蜂窝一样，一层层往地下算呢？还是像剥水果一样往里边算？”

“是由外面向里面算。”

“这里有几处出口？”

“有三处。”

“哪三处？”

“这里是一处，在丘陵南端和北端都有一处。”

“开启方法都相同吗？”

“不同，南方有一颗大石头，石头左边有一小裂缝，裂缝里面有一片大约一寸宽，三寸余长的石头，将这石头往上一拉门就开了；北方的是设置在一个石碑上，石碑上有：‘长年相思林’只要往‘年’字一拍，门户立开。”

“出去的门怎么开？”

“出去开门的方法都一样，只要在靠近门口的第三石阶之左右两边石壁，用力一踢，要两边同时踢才能奏效，这么一踢，门就会自动开启。”

小邪很满意地点头，不久他又道：“你将进入地牢的图，大概地划一下。”黑衣汉子立刻将进出门户及秘道一一划出来。

小邪谨记在心，他问道：“中央有没有设置机关之类的东西？”

“没有！”

小邪想了一下又问道：“你们这么多的伙食如何分配？”

“我们是每个礼拜轮一次班，同时也带进来七天的食物；囚粮亦是如此分配。”

小邪点头笑道：“你很合作，我不为难你，你是想留在这里呢？还是逃走？”

黑衣人叹道：“我还是走吧，否则留在这里，一样会死。”小邪道：“你要走，我不拦你，但你可要叫人来代替你的任务，你自信有这个把握吗？”

黑衣人道：“我们每六小时换班一次，等下勤务我就潜出去。”

小邪笑道：“好吧！祝你顺利。”他解开这汉子穴道，拉着小丁掠往回路，但一闪出石门，小邪又煞住脚步，躲在石门后面，想听听看这个黑衣人的反应是否像他所说一样决心逃开。黑衣人叹口气，撕下衣角将伤口包扎好，再也没有出声，好像是认命了。

小邪听了许久不见有任何反应，这才安心地掠向出口，依照黑衣人所说的方法开启秘道，顺着原路回到阿三那里。阿三见到小邪回来，立即招手叫道：“小邪快来，一共捉了五位，大有收获。”

阿四正拿着剃刀，认真地剃那些人头上青丝，不时咯咯直笑。

小邪走近一看，竟然有两位小姑娘，他哑然一笑。其中一位年约十四五岁，不高，一身青色布衣，编有两条长及胸口的辫子，瓜子脸，五官还算端正，颇见姿色。另一位，年约十六七，身穿红色绫罗绸缎，瘦高，肤色雪白，秀发披肩，五官要比先前那位小姑娘漂亮。其他三位是男士，一位五旬老人，身形伛偻，衣衫褴褛，手执竹竿，腰挂柴刀，十足樵夫。一位六旬白发老人，身材瘦小，蓝色布衣已洗得发白，也有不少补丁，脸上皱纹要比他实际年龄来得多且皱，枯瘦如柴。另外一位年轻小伙子，年约二十出头，七尺余高，一身白色儒衫，他身边有顶秀才帽及一把扇子，眉目虽然姣好，但却缺少阳刚之气，有点脂粉味。阿四正在理他的头。小邪看看这些人，觉是没有一个是武林中人，他笑道：“阿三你是怎么捉到他们？”

阿三道：“最先来的是那位有点像樵夫的老人，我遵照你的意思，三两下就将他放倒，阿四问过他，他说是砍柴的。”小邪点头道：“你解开他穴道，我问问他。”

阿三往老人身上一拍，那老人立即醒过来，他见到这么多人，霎时哀求

道：“各位大爷，请你们饶了我，我身上一点银子也没有，请你们放我走，求求你们！”他不停磕头，神情甚是可怜。小邪笑道：“老丈你别担心，我们不会害你，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照实说就可以走了。”

老人愣了一下，不信道：“大爷你不杀我？”

小邪笑道：“我们没仇没恨，我何必杀你？我是想知道你来这里干什么？”

老人高兴答道：“大爷，我是樵夫，每天总得砍点柴去卖，换点钱来养家活口，我时常到这里砍柴呀！不知你们捉我是为了什么？”

小邪觉得他也不像武林中人，他笑道：“没事，你走吧，阿三给他十两银子。”

阿三轻笑一声，拿出银子道：“老头你今天砍到死鸡，发财啦！我们帮主喜欢玩游戏，谁被我捉到了都有钱分，哪！十两，够你挑上好几个月，拿钱赶快走！否则游戏下一步就是跺断腿，你想玩吗？呵呵……”

阿三又给银子，又要恐吓，弄得这老头满头雾水，游戏不玩也罢，拿过银子，头也不回地跑了。

小邪轻轻一笑，转向另一名老者道：“将他也放了，给他五十两，看他够可怜的样子，真使人同情。”

阿三道：“这老头是和那位青衣小姑娘一起来林中的。”

小邪移目看看这位小姑娘，他叹道：“他们是苦命人，多给他们一点银子。”他见到那位小姑娘年纪不过十三、四岁，双手粗糙得吓人，一定是受了不少苦才会如此，同情怜悯之心起。

阿三立即将这一老一少拍醒，他道：“老丈对不起啦！我家少爷找错人了，这些银子你们收下吧！”他拿出一大包银子往老人递去。

老人惊魂初定，见对方又送上银子，他哪敢要？讷讷道：“这位大爷，我……我不敢要，我……我要走了。”老少俩皆流露着恐惧怯意。

小丁走上前笑道：“老丈，小姑娘，你们就收下银子，找个地方住下来，你们不用怕，我们都是好意的。”小丁天真无邪的笑靥，能使人觉得她是多么和蔼可亲。

“这……这……”老丈“这”了老半天，说不出话来。

小丁笑道：“小姑娘你收下这些银子，也好给你爷爷……还是你爹，买些好吃的东西如何？”她接过阿三手中一百多两银子送给那位姑娘。

小姑娘接过银子，禁不住内心喜悦，眼泪已流出来，她木讷道：“谢谢你们，爷爷和我，会感激你们的。”

小丁抹去她脸上泪痕，笑道：“小姑娘你别难过，我们都是人，应该互相帮助，你没有理由吃这种苦，别难过了。”

小邪最是同情无依无靠的孤伶人，而且又见不得眼泪，他问道：“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小姑娘讷讷道：“我叫小香。”

小邪点头道：“小香姑娘你别难过，今天被我碰上了，我就救到底，来！这五百两银票你拿着。”不等小香开口已塞在她手上，继续道：“这些银子如果你慢慢用，可以用很久，可是我又怕你们将来没着落，所以要介绍你们到太原萧王府当长工，你可愿意？”

小香哪敢有这种想法，她幽幽道：“小香只是苦命女子，哪有这种福气？我……”眼眸中又渗出泪水，令人见之则心酸。

小邪安慰道：“小香你别哭，世上的人没什么差别，你也是人，你也有快乐的权力，你的命不好，那是别人忘记了你们的存在，人家吃一餐就足够你们活一个月甚至于一月，他妈的！这是什么人生嘛！”他越起越气，竟然跑到那位花花公子前面啪啪打了他两个巴掌，才走回来气愤道：“就是他们没有同情心，才会让你们三餐吃不饱，小丁！”他转向小丁，他已有点不能自制。

小丁知道他性子又发了，她急道：“小邪我……”她也不敢多开口。

小邪叫道：“你写一封书信给萧王府，叫他们收容小香，最好也叫他们救济一些苦命人，总不能让那些人永远苦命，他妈的！”说到悲愤处，又忍不住去拉那位脂粉公子的耳朵，他是愤恨无处发泄。

小丁连忙点头道：“对对对！但……但……但我没带笔和纸张。”

小邪叫道：“你写在地上，就写月光收容小香，下面写我的名字。”

小丁显然有点不明就里，但也不敢怠慢，马上写了上述几个字在地上。

小邪撕下衣角，咬破手指，照着小丁字体描在那块布上。

小丁脸色不由得一变，小邪竟然为了一个初识，可以说跟本未识之人写下血书，不由得打了个冷战，差点又掉出泪来。

阿三、阿四深知小邪脾气，但见此模样也皱起眉头，心情郁闷得很。

小香祖孙，早被小邪的举动吓呆了，但无可否认她心中是感激及感恩这位素不相识的人。

小邪写好了，才露出笑意道：“小丁你看看我写的对不对？”

小丁点点头并没开口，她怕一开口会忍不住地哭出声来。

阿三、阿四，愣在那儿，他们俩又想到以前流浪的日子，要是当时有人救助他们几碗冷饭，他们就会高兴地跳起来，将心比心，他们也想哭。

小邪点头道：“小香你如果银子用完了，就拿着这布条到萧王府，找小公主要她收容你当丫环，告诉她我叫杨小邪。”

小香接过血书立即哭泣起来，双膝跪了下去哽咽道：“杨相公，小香我……”

小邪俯身将她托起来道：“小香还有老丈，你们走吧，有时间我们再碰面。”

老人不好意思当面哭出来，含着满眶泪水道：“杨公子，大恩不言谢，容老夫来日再报，请受老夫三拜。”说着也就下跪。

小邪也将他托起道：“老丈这是小事，你们有难我救你们，将来你能救人时，你一定会救人对不对？不用言谢了。”

老丈和小香带着高兴感激的眼泪慢慢行去，他们终于感到人间还有温馨存在，他们生命中又升起朵朵美丽的花朵。

小邪见他们祖孙俩走远了，才高兴叫道：“你们看！小香现在多开心，多快乐？哈哈……”他笑得很开心。

小丁也轻笑道：“小邪你心肠好好，我敬佩你。”

小邪笑道：“没什么佩服敬佩的，想当年我和阿三、阿四整天偷冷饭吃，那时候我就决定以后能赚大钱时，一定要使像我们一样的人更快乐，你知不知道，我们以前好憋哪！嘻嘻，你问阿三、阿四就知道。”

阿三勉强笑道：“我们作战是有计划的。”

阿四苦笑道：“是啊！每次都是小邪带头，满好玩的嘛！”

小邪笑道：“好啦！这件事已过去，再进行下去。”看了那两位年轻男

女道：“我看这两位也不是什么黑巾杀手，阿四你为什么理他光头？”

阿四闻言立即笑道：“这小子他妈的不学好，拐诱良家妇女，我捉到他，他还说他爹是什么鸟蛋官，我一气之下就来个大满贯，剃刀小试。”挥着手中剃刀，神情甚是得意。

阿三笑道：“这两个小情人偷偷跑来这里会面，像牛郎织女一样，什么后花园私订终身，会面没关系，还说些乱七八糟的话，我实在憋不住，叫他们走远一点，谁知道那男的竟骂我臭和尚，我只好将他修理修理啦！”

小丁笑道：“看你们两个正经事不做，专门作一些缺德事。”

阿三叫道：“谁说缺德？是他们两个不害臊，在我不明阿三面前还搂搂抱抱，企图破坏我的形象，这像什么话嘛！”

小邪笑道：“阿三你还有什么形象？说你和尚你又吃荤，说你不像和尚，头顶又有戒疤，十足的混蛋形象，不必人家破坏也够损啦！呵呵……”

阿四道：“这两人不只如此，还故意挑逗我和阿三，妈的！欺负我们是和尚！可恶极了。”

小邪笑道：“好啦！你也将人家理了个大光头，放掉他们，免得耽误人家青春，这样会遭到报应的。”

小丁站在那里直笑着，这种事她“不便”插口，否则等一下自己又得跑了。

阿四大叫道：“便宜这小子了，他妈的敢挑逗我？我的慕容雪雪要比她漂亮得多了。”右手一拍，这对男女立即醒过来。

那男的还想逞强，站起来大叫道：“你们敢惹我？我……”

“快滚！”阿三吼道：“你是什么东西？再说一句话拔光你的牙齿。”

男的一惊，连帽子也不要，返身就跑，那女的也边叫边喊地追赶下去，这出闹剧才算落幕。

阿三笑道：“像这种事多来几回也满过瘾的，呵呵……”

小邪笑了笑：“说点正事吧！回开封城准备点东西晚上好救人。”

阿四问道：“探到路了？”

“不错！”接着小邪将出入口一五一十地说清楚。

阿三问道：“我们如何救人？”

小邪道：“等一下回城里，我再说给你们听。”

四人已往城里掠去。

在悦来客栈。

小邪他们正围在圆桌上商讨对策。

小邪道：“晚上我们分三路进行，小丁你管用吗？”他不大放心地看着小丁。

小丁瞄了他一眼道：“当然管用，阿三、阿四说不定还打不过我呢！”

小邪叫道：“少来，你连蚂蚁都不敢杀，还想和阿三、阿四比？而且你的菜刀又没带在身上，功夫大打折扣，我有点不放心。”

阿三、阿四嘻嘻窃笑着。

小丁脸一红叫道：“小邪你怎么老是损人？你派我任务，我一定能够胜任，菜刀不在也是一样。”

小邪嘻嘻笑道：“既然你如此说，今天就给你一点点任务玩玩。”他在桌上划个圆圈再划三个缺口，继续道：“我们准备用火攻，反正攻地道我很有经验。”他想到上次坑了武痴，和在青阳镇一把大火烧死神武门数百名，

当然是经验丰富了。

阿三问道：“如何攻去？”

小邪道：“我们分三路堵住三个出口，由小丁守北面出口，阿三你守东西，阿四守南面，我进去救人。”

阿三道：“那你何时出来？弄个不好把你烧死在里头多划不来？”

小邪点头道：“这点很重要，我想了好久才想到一个妙计。”

小丁急道：“什么妙计？快说，我急死了。”

小邪望着她嘻嘻笑道：“女孩子急什么？如果急那就糟了，嘻嘻嘻。”

小丁红着脸道：“好啦！说正经的。”

小邪点点头道：“我从东边入口进入时，小丁你就开始倒煤油烧北门，但不能倒得太多。”

“为什么？”小丁不解道。

小邪道：“我还要从北门出来呀！”

小丁叫道：“你开玩笑，煤油一点燃，火焰炽烈，你怎么出来？”

小邪道：“这就是关键所在，我来说明原因。”润一下嘴唇他道：“我们午夜三更开始发难，我进入地道时，小丁你就倒煤油，但煤油不能倒得太多，你只能让煤油在北门口燃烧一刻钟，一刻钟以后火势一减，你就倒入冷水将地面冷却，我不久就会从北门退出，记着了没有？”

“要是倒太多呢？”

小邪轻笑一声道：“那时杨小邪就要改名成为杨翘翘了。”

小丁惊栗道：“我不要，怕会倒不准确。”她真怕将小邪烧死在里面。

小邪道：“怕什么？到时我会替你量好，你按照桶子，一桶一桶倒，不就没事了？”

小丁这才没说话。

阿三道：“那我呢？”

小邪道：“我从东门进入，一路杀到底，那时候敌人已发现北门有火攻进来立即会大乱，他们会往东边或南边冲，阿三和阿四你们要先阻挡七至八分钟然后再用火攻。”

阿三不解道：“为什么要再等七八分钟？一次来不就更省事？”

小邪笑道：“这就是要让他们觉得还有希望突围，否则一下子三面通道全着了火，那他们只有等死，一定不会离开大牢，那时候我要救人可就多费手脚，也会因此耽误时间。”

阿四点头笑道：“没问题，七、八分钟以后，我一定烧得他们哇哇叫。”

小丁问道：“那时候他们会不会返回北门？”

小邪摇头道：“不会，因为北门先着火，他们一定想不到北门的火只烧一刻钟，再说他们向东门和南门突围，等到阿三、阿四起火时，若他们想再退出北门，非花上一、二十分钟不可，只要这一空档时间，我已经可以带人冲出北门，再次将北门点燃，这样大功就告成了。”

小丁担心道：“万一失算呢？”

小邪笑道：“那时你就等我出来再倒煤油，我可不想死在里面。”

小丁撒娇道：“我要烧死你！”

小邪理都不理她，转对阿三道：“阿三你有无把握阻挡？没有的话最好带些炸药。”

小丁见小邪不理，以为他没听见，又叫道：“小邪我要烧死你！”

小邪仍然不理，他问阿四道：“阿四你也一样。”

阿四拍拍胸脯神气道：“通吃帮拔毛剃刀可不是省油灯，谁怕谁来。不过还是带几捆炸药比较实用。”

“小邪——”小丁气叫道：“我要烧死你——”

小邪嘻嘻转望她笑道：“小丁你烧得好苦哇！怎么？烧了三次还烧不死？呵呵……”

小丁闻言满脸通红，她这才知道又被耍了，愣在那里够她羞窘的。

小邪笑了笑才向大家道：“还有什么问题？”

阿三道：“我点燃煤油以后呢？”

小邪笑道：“你和阿四就到小丁那边，免得她当真把我烧死了。”

“哈哈……”大家笑了起来。

小邪道：“我们先去买煤油，装在马车先运到城外，否则晚上运不出去。”

阿三道：“这交给我和阿四就行了。”

小邪道：“好，你们快去办，煤油就放在灵感塔后面树林，记着不能让人家看到，你不妨洒一些酒在车上，让人家以为车上是酒。”

小丁急道：“还要一缸冷水。”

小邪惊道：“好险哪！我差点忘了，小丁你还满关心我嘛！”

小丁嗔道：“谁关心你，我是怕凤姑逃不出来。”

小邪嘻嘻笑道：“明明就是关心，何必找借口？我心领啦！小丁。”

小丁羞窘地低着头，不知要说些什么才恰当。

阿三笑道：“小丁客气什么？关心小邪是正确的，很有进步的，而且小邪也很关心你哪！”

小丁叫道：“他会呀？才怪！”说完已溜出房门回到自己房间。

小邪叹道：“哇哇哇！我老人家每天都在关心她，女人哪！有如老太婆数绵羊睡觉，真不可理喻。”

阿三问道：“老太婆数绵羊是什么意思？”

小邪笑道：“一辈子也数不完，一辈子也猜不透有几只嘛！”

阿四笑道：“有道理，绵羊数呀数睡着了，明天又从头开始，永远也甭想数完，倒不像我一天杀一只来得实惠些。”

小邪笑了笑：“好吧！你们该去准备东西了。”

阿三、阿四立刻走出客栈赶去买煤油及一缸冷水，雇车载到城外树林中，很隐密地将东西藏好，才返回客栈。

黄昏过后，小邪用完晚膳，立即出城，在城外逛到亥时初更左右，小邪才吩咐阿三、阿四将煤油搬到秘道出入口，自己则帮小丁搬。不到一柱香工夫，一切都已就绪，小邪再巡视一遍，觉得出入口都像那位黑衣人所说，这才放心地等着。

乌云密布，寒星几颗，夜风飕飕。

小邪在算时间准备一举突袭奏效。

突地梆子声音已传来，咔咔咔，当当当……

小邪道：“阿三是时候了——”反手一按大树年轮中心，秘道再次出现，一闪身已窜入内部。

在这同时，小丁也启开北门，将煤油往秘道中倒，马上点燃，“哄……”一声，火焰已冲天，火舌翻舞不已，慢慢地往秘道卷去。

在秘道里，蓦地——

“不好啦！北门失火了！快，快逃！”一阵杂叫已传出来。

“快从东门撤退，有的人从南门！快！否则就来不及了。”

“不要管人犯！立即撤走！”

“敌人已攻到这里，大家不可乱成一团，照顺序出去！”

“小心门外有埋伏！”

“不要挤，否则大家都逃不出去！”喊归喊，已没有人听，连串的脚步声，跌撞声，哀叫悲嘶声……不时传出来，各自逃命已乱哄哄。

小邪很快利用这混乱人潮摸到大牢，此时大牢囚犯亦乱得很，有不少人在撞跌栅门，希望能撞开，有的已泣不成声。

这地牢是双排形式，中间有一通道，一直通往深处，至少有二十丈长，关了不少人。

小邪见状心想：“这些人已惊吓过度，要是现在放开他们，难免会乱成一堆，这样就不成了。”他大吼道：“站住！”声音有若晴天霹雳，震得囚犯个个掩耳直颤，露出骇然之色。

小邪一吼成功，他叫道：“各位不要吵，我是来救你们的，等一下你们跟我出去时不能乱跑，知道吗？”

众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耳朵，立刻又哗然大叫。

“停——”小邪又吼叫，将众人喧哗之声压下去，他叫道：“你们再乱叫就不放人，他妈的！搞什么嘛！”头一昂，朝里边叫道：“凤姑你在吗？我是杨小邪——”回音四起，传得甚远。

突地在远处传来姑娘惊叫声：“是杨小邪？我在这里！我在这里！爹、娘，杨小邪来救我们了。”

这声音小邪一听就知道是凤姑，他甚是高兴，总算没有白费功夫，一提气已朝发话处掠去，只一个起落，已奔到一间牢房，他高兴叫道：“凤姑是你？还有老伯，伯母！”

凤姑身着一件红色罗裙，人已憔悴多了，她爹娘更不用说，瘦得好像只有一层皮黏在骨头上，已不成人形瘫痪于地。

凤姑见到是小邪，高兴得流出眼泪哽咽道：“小邪你还好吗？”

小邪笑道：“出去再说，钥匙在哪里？”

凤姑摇头道：“我不晓得。”

小邪愣了一下，看看铁门缠着腕粗的链条，双手握住，大喝一声，“咔嚓——”只见那条铁链若面条般地硬生生被扯断，这份功力，不由得使凤姑愣在那儿，半晌说不出话来。

小邪轻抛链条笑道：“凤姑你等一下再出来，我去放其他人马上回来。”话音一落，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三两下已将全部牢房铁链扯断，返身掠回凤姑面前道：“凤姑快抱起你娘。”马上欺身抱住秦仁德叫道：“跟我走！”话音一落已射向牢底。

凤姑立即背起她娘追赶下去。

众人心想有人救总比自己乱闯来得好，也一一紧跟其后。

小邪很快找到北门，见火势已熄，他大叫道：“小丁快倒水！”

小丁原已等得发慌，现在闻到声音传来，高兴叫道：“来啦！”

“哗啦啦……哧……”几声连着响起，冷水已流入洞口，一触热地板，已冒出不少雾气，烧红之地板立即冷却。

小邪快步腾身，轻点地面已射出洞口。

凤姑也急忙走出洞外，其余众人亦争先恐后地抢出石洞。

小丁问道：“小邪成了？”

小邪放下秦仁德，点头道：“你叫大家散去，我去看看阿三和阿四。”  
话音一落，人已在十丈开外，直往东方掠去。

小丁向大家道：“各位没事了，你们可以离开啦，前面不远就是开封城。”  
众人哗然，一一离去，只留下凤姑站在那里。

小丁迎上去笑道：“你一定是凤姑姊了？我叫小丁，是小邪的朋友。”

凤姑无力地笑道：“小丁谢谢你们来救我，我……”

小丁见她姿容憔悴，她急道：“凤姑姊你坐下休息，我们在这里等小邪回来。”她接过凤姑怀中之秦夫人，将她平放于地。

凤姑再次感激道：“谢谢你，小丁。”热泪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

在小邪闯进地道时，阿三守住东门，不久一阵脚步声已经传来。

阿三大叫道：“各位！此路不通，请走别路如何？”

黑衣人见到门外有人，立即大吼道：“大家冲！”霎时人群往门外涌出，可惜洞口太小，最多也只不过挤上三人，等于只能够拿出三人的力量。

阿三轻松愉快叫道：“来啊！越快越好？讲不听就要修理！”手掌一拍，一阵狂风掠起，很容易将前面那三人击退。

“还有谁要挡在前面？死得早喔！”阿三比手划脚甚是得意。

黑衣人又叫道：“用暗器！”话音一落，众人已暗器齐发，有如雨点般地射向洞口。

阿三轻笑着退后两步，躲到相思树后面，得意地笑道：“关——”，他以为一按扭，秘道会关起来，可惜他这次失算了。就在他一愣时，地道已有人群冲出洞口。

“哇卡！奶奶的失算啦！”阿三嘴中直叫，也管不了那么多，大喝一声，身化长虹，双手齐出直向黑衣人攻去，只见掌影过处，黑衣人应掌而倒，然而前面倒了，洞口马上又涌出人潮，阿三暗自叫苦，咬牙力拼。

不久阿四已将南门点燃，高兴地回到东门，见到东门乱七八糟，他大叫道：“他妈的！阿三你搞什么鬼？放敌人出来练武功？”

阿三急叫道：“阿四你快来帮忙，还说些什么风凉话？”只这一句话，又有三名黑衣人惨死在他掌下。

阿四看阿三气喘如牛，也不敢怠慢，左手一挥，拿出剃刀大叫道：“拔毛剃刀来啦！”只见剃刀泛起一道寒芒，挟着厉风，势如奔雷般地罩向黑衣人，冷芒过处，哀叫之声不绝于耳。

黑衣人攻势已被压制，突有人叫道：“再用暗器！”

此声一出，黑衣人即刻尽已所有之暗器，以满天花雨手法射向阿三和阿四。

“他妈的！落蛋啦！”阿三苦叫着，双手舞得密不透风，将来袭之暗器一一震掉，但也无暇再攻击其他人。

阿四亦是如此。

黑衣人见机不再失，即刻逃离洞口，往四处窜去。

蓦地——

寒光数闪即逝，这些黑衣人已无声无息倒卧于地，在他们命门穴上正插着一把薄如柳叶之飞刀。

“我来啦！”话音未落，小邪已飞奔而至，手中匕首见人就挥，见人就

砍，摧枯拉朽，虎入羊群，如入无人之境。

“阿三快倒煤油，阿四点火！”小邪大吼一声，身形再次射向发暗器者。哇哇数声，这些人不晓得是怎么回事，已魂归阴曹地府。

阿三见小邪来到，尴尬一笑，立即就飞身掠往煤油桶，双脚一踢一推，已将油桶打翻，“哗啦啦……”煤油已流向洞口。

阿四也不慢，火折子往前一丢，“哄……”一声，火舌已将洞口封住。

“哇……呃……喔……”一阵惨叫声不时从洞口传出来，不久终于被火舌所吞没，只剩下呼呼之火舌翻腾声了。

阿三见敌人已退，累得要死地坐在地上，喘得很。

阿四笑道：“阿三你他妈的什么三撇老蛋？我看你一撇也没有，弄得大吃油条，怎么样？油条味道不错吧？”

阿三苦笑道：“我哪知道那门关不起来，本想开开他们玩笑，嘻嘻……反而开自己一个大玩笑。”

小邪叫道：“阿三你以为这门是自动玩具？手指一按把戏就来？罚你洗尿垫子！”

阿三苦笑道：“洗就洗，反正也不是第一次。”

“呵呵……”小邪轻笑道：“走吧！别让小丁望穿秋水不见一人鬼（伊人归）！”

“哈哈……”众人在笑声中也掠往北门。

一到北门，小邪扛起秦仁德道：“天已很晚，我们回客栈再说。”

众人会意，小丁背起秦夫人，一同奔回悦来客栈。

大家折腾一个晚上也累得很，一回到客栈已各自回房休息，凤姑和秦夫人则和小丁住在一起。

就这样他们安静和满足地入睡了。

一晃三天已过。

凤姑她们三人本是饥饿过度，在这三天的调养下，气色已恢复不少，好了许多。

中午时分，小邪招集大家准备讨论下一次行动计划。众人现已围在圆桌上。

小邪笑道：“老伯、伯母，你们还好吧？”

秦仁德叹道：“杨少侠，老夫又再次让你操劳了。”小邪笑道：“哪里！凤姑不是为了告诉我黑巾使者的秘密，她也不会受苦，说起来还是我害了她呢？”

凤姑忙道：“杨小邪你这么说，真是折煞我了，我……”

小邪截口道：“我们都是朋友，别说这些客气话，你们是怎样被捉的？”

凤姑叹道：“我爹娘回来找我，我们就准备逃走，哪晓得被江子山发现，所以才被关起来。”

小邪怒道：“江子山死有余辜，他妈的打小报告！”骂了几句他才静下来道：“现在没事了，你们准备到哪里呢？”

凤姑道：“我想和爹娘找个地方隐居。”

小邪点头道：“如此甚好，等我将黑巾杀手灭了，你们再出来。”

凤姑苦笑道：“没想到我们只有一面之缘，你就如此待我全家。”

小邪道：“凤姑你又来了，自己人嘛！客气什么？再说我们还是赌友呢！”

凤姑微微伤感一笑。

小邪道：“我想打听一下黑巾杀手的总坛，你知道吗？”

凤姑道：“我不晓得，黑巾使者是一位枭雄，如果不是他亲近的人，他从不让人知道总舵在哪里。”

小邪道：“你想想看，依你的判断，大约是在什么地方？不必要很正确。”

凤姑沉思良久道：“可能在中条山和太行山之间，因为每次下命令，不到三天就能够传到我手中，而我常听到一位坛主说要回山见使者，所以我猜测总坛可能是在山中。”

小邪笑道：“有目标就行，没目标用摸也要把他摸出来。”

阿三道：“小邪帮主，在相国寺后面不是有一个分坛吗？我这次一定不会出差错了。”尴尬望着小邪，希望有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小邪看了他一眼道：“差错是不会出，可惜人家可能已经撤走了，你下次再表现吧！”

阿三失望道：“为什么会撤走？”

小邪道：“理由很简单，他们会想到连地牢这么秘密的地方都被人家发现，何况是那家大院子？而且他们这几天一点报复行动都没有，可见人已不在开封了。”

阿四很有把握地点头道：“我也想他们可能撤走。”

阿三不信地望着他，问道：“你又怎么知道？”

阿四得意抿嘴道：“理由很简单，因为小邪帮主说他们撤走，我就知道一定撤走。”

阿三闻言打他一个响头叫道：“你想个屁！十足的跟屁虫！”

阿四也打他一个响头叫道：“跟屁虫总比你这个大毛虫来得好，无路用！”

阿三叫道：“怎么？想当年你还夸我夸个不停，现在就变了？现实！哪天你落入我手中，哼哼哼哼！下面不用说，用哼的你就明白。”

阿四叫道：“明白个屁，上茅坑拉不出来，也不用哼个老半天，好臭啊！”双手扇个不停。

小邪笑道：“你们两个喜欢吵？等一下就去擦玻璃，呵呵。”

“擦玻璃？”小丁问道：“小邪，这是什么意思？”

小邪轻笑道：“我也不懂，你问阿三和阿四好了。”

阿三、阿四互看一眼，笑了笑没有回答。

小邪道：“怎么？没擦就好起来了？”

阿三苦笑道：“这玻璃不擦也罢，有点那个，嘻嘻……”

小丁叫道：“小邪——你说嘛！”

小邪笑道：“反正有两个人吵架，你带他们去擦玻璃就会好起来。你想想，玻璃是透明，能看到双方，而双方又打不到，擦久了两人气也消了，什么事也没有了。”

“原来如此！”小丁娇笑道：“那你也去擦。”

小邪笑道：“下次我们吵架时，我们两个再去擦，一个人显不出效果的，呵呵。”

“才不呢！呵呵……”小丁也笑起来。

小邪转向凤姑道：“凤姑你什么时候要走吡？”

凤姑道：“我爹的病已好多了，不如先安置他们再说，我想等一下就走。”

小邪道：“也好，你安置好再通知我们，好让大家知道你的下落。”

凤姑道：“我会的。”

小邪望着秦仁德夫妇道：“老伯、伯母，你们就先安顿下来，我办完事以后再去找你们，免得中途又出差错了。”

秦仁德感激道：“杨少侠，老夫屡次受你恩惠，大恩不言谢，容秦某来日再报答，希望你们事了之后能到老夫那里，让老夫招待。”

小邪笑道：“一定，这种事少不了我，也少不了阿三、阿四和小丁。”

秦夫人浅笑道：“杨公子，到时候我一定做一些好菜让你尝尝。”

小邪笑道：“有狗肉吃就可以啦！”

“哈哈……”众人齐笑。

不久，凤姑领着她爹娘告别小邪他们，走出客栈。

小邪他们已送凤姑到城门外，并塞了一张千两银票给凤姑，在依依不舍中他们才分开。

随后小邪他们返身走向城里。

边走边道：“喂！你们大家想点法子来赚钱吧！钱已用得差不多啦！”

小丁道：“你不是很喜欢赌吗？到赌场去马上就赚回来啦！”她现在也靠这行吃饭了。

小邪道：“没意思，老是玩骰子，换点别的。”

阿三道：“我们比武赚钱怎么样？昨日看你，今日看我，呵呵。”

小邪想了想点头道：“也好，有赌的，搭个台子，像以前胡扯大会一样。”

阿四道：“那我们得准备东西，明天再开始，今天太忙啦！”

小邪点头道：“别忘了将你们的外号写在衣服上好让大家看，明天表现表现。”

阿三立时兴趣大增笑道：“我立刻去买东西，阿四你跟我去。”说完两人已奔向左边胡同。

小邪道：“小丁我们回去准备一下。”

小丁抱怨道：“我有什么好准备的？哪一次不是被你整得哭笑不得，羞死人了！”抱怨归抱怨，想起来也够她心甜。

小邪得意笑道：“不整你，你叫我整谁？谁叫你是老二，不是老大。”

小丁叫道：“你每次都使诈，我哪斗得过你们这群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的怪物！”

小邪笑道：“谁使诈？上次抱大树可是你心甘情愿的，走吧！你知不知道现在你已经是半个男人了，还害臊什么？”

小丁嗔道：“半个男人已够惨了，你要叫我如何？变成小辣椒？还是野女人？”

小邪笑道：“都不要，现在刚刚好，再变的话，那真的就嫁没人要啦！”

小丁叫道：“小邪你……”停了一下，她幽幽道：“小邪你真的会把我嫁掉吗？”语调已转伤感。

小邪道：“那可不一定，你们女人哪……一想到要嫁人，跑得比谁都快，到时候我想拉住你的头发，说不定你宁可把头发切掉，抱个大光头跑啦！”

小丁红着脸道：“我才不要嫁呢！你们男人好可怕喔！”

小邪哧哧笑道：“怕什么？你们女人是不要命的，哈哈……”他已大笑起来。

谈笑中他们已回到客栈。

不久，阿三、阿四已抱满了小锣、小鼓、刀、枪、长矛、短勾、绳索、布条……只要想到的，他们都买了，俨如戏班。

小丁也替他们在衣服上写字。

小邪写的是：“浪子不归，飞刀无痕，邪功天下第一。”

阿三写的是：“三撇老蛋，不明阿三武功天下第十。再加一个“通吃帮”。

阿四写的是：“拔毛剃刀，不白阿四，武功天下第十一。背后上还画了一支精美的剃刀。

小邪，阿三、阿四看过以后，都觉得很满意，迫不及待地就穿在身上，这一来可惹眼得很。看来武林中，如此成名者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

晚上他们睡得很甜，因为他们又喝醉了。

三更一过。

突地——

“谁？”一声冷叱从小丁房间传出来。

小邪迷糊中被冷叱声惊醒，暗道：“小丁！”话音一落，他已翻身射出窗口，快如闪电地奔向小丁寝室，他叫道：“小丁你没事吧？”

房门应声而开，小丁已走出来，她道：“我刚才好像看见一条人影在窥探，但一翻身下床，那条人影就不见了。”

小邪问道：“你有无入睡？”

小丁颌首道：“有啊！我是被一种木头撞击声惊醒的。”

小邪点头道：“这样看来确实有人来过，可惜没捉着他们。”

小丁问道：“他们到底是谁？”

小邪答道：“可能是黑巾杀手，也可能是神武门的人。”

小丁不解道：“他们来此是为了什么？”

小邪道：“当然是来摸我们的底细，或来暗算，或者来捉人……糟了！”小邪一惊，立即转身倒射回房。

小丁也追了过去。

小邪射入房里，已发现躺在床上的阿三、阿四不见了，他苦笑不已，这分明是一招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计。

小丁惊叫道：“阿三、阿四失踪了？”

小邪点头道：“他奶奶的，他们倒先动起手来。”

小丁急道：“我们快追？”

小邪暗笑道：“不用追了，他们是有计划地引我上勾，也会想到如何岔开我的追踪。”

小丁着急道：“那阿三、阿四不就有生命危险了？”

小邪道：“暂时不会，他们可能将阿三、阿四留做人质。”

小丁担心道：“我们怎么办？总得想个法子救人。”

小邪道：“好，别急别担心。我已经在想了，我在想他们是用什么方法将阿三、阿四劫走的，因为阿三、阿四武功已是一流高手，很少人能够无声无息地将他们弄走。”他开始沉思。

小丁道：“也许是阿三、阿四喝醉的原故吧。”

小邪摇头道：“就是阿三、阿四再喝十坛酒，他们也不会醉得连还手的机会也没有，至少他们还会叫一声。”

小丁想了想又道：“敌人会是用迷香或毒药？”

小邪道：“有此可能，但阿三、阿四服过大蟒蛇内丹，普通毒药已伤不了他们，如果来人是用毒药，那他的毒药相当厉害。”

小丁道：“他们会不会是要捉我，但被我发现，才捉走阿三、阿四？”

小邪道：“也有可能如此，他们想只要我们四个人，有一个人得手，就可以胁迫我们。”

小丁道：“小邪你有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小邪摇头道：“这里一样东西也没少，一样也没动过，要是小七在就好了。”

“小七？”小丁问道：“小七如何找到线索？”

小邪道：“小七天生就有追踪人家的本能，他的鼻子比狗还灵，一定能闻出一点东西来，只要有一点线索就够了。”

小丁急道：“那我们快将小七找回来。”

小邪笑道：“这里到巫山可要好几天，赶不及的，而敌人在这几天之内一定会有行动，我们等着看，说不定明天就会有结果，你先回房休息吧！”

“我陪你。”小丁深情道。

小邪道：“也好，免得他们又再来，你睡左边那张床。”他指着刚才自己睡的那张床。

小丁点头道：“你也早点睡，明天还有事。”说完已走到床边和衣而眠。

小邪再次搜查四周才躺在床上，想着这一切的经过，不久他也入睡了。

## 第十七章 蛊虫元神

第二天，天刚破晓。

小邪立即下床，详细地将屋内四周及窗口查看一遍，终于他在西面窗口发现一些鞋底所刮下来的泥土。

小丁也醒过来，她走上前道：“小邪你发现了什么？”

小邪道：“泥土，敌人脚底下的泥土。”他指着窗口那点微小的泥土。

小丁仔细看了良久才道：“这是泥土吗？好像淡橙色的胭脂。”小邪道：“这是红土，和一般黄土，黑土不大一样，我觉得奇怪，为什么这种泥土会出现在开封。”

小丁问道：“开封近郊没有红土吗？”

小邪道：“可能没有，开封地区都是黄土，所以我想敌人可能是别的地方的。”

小丁轻叹道：“这么一来，我们从何查起？”

小邪道：“小丁你去请方残来，也许他知道哪里有红泥土。”

“我这就去。”小丁很快地走出客栈。

小邪将泥土刮下来，用纸装着放在桌上仔细观察，看是否能再找出一点线索。

盞茶时间一过。

小丁已领着方残进入房间。

方残拱手笑道：“杨少侠你有何困难需要用到老夫就请尽量吩咐，老夫在所不辞。”

小邪轻笑道：“也没什么事，阿三和阿四被劫了。”

方残道：“在路上小公主已说过，我也问过手下弟子，他们都没看到有人挟持阿三、阿四出城。”

小邪道：“敌人是有计划的，我们很难发现他们的踪迹，方舵主你可知道开封附近哪里有红泥土？”

方残道：“开封四周都是黄土平原，可以说连一点红土都没有。”

小邪问道：“那什么地方才有？”

方残道：“川境和苗疆地区比较多。”

小邪指着桌上泥土道：“这红土已相当干硬，要不是那家伙借力在窗口一刮，红土也很难留下来，我想敌人可能从外地来的。”

方残苦笑道：“惭愧！杨少侠你有事，而我们丐帮却帮不上忙，愣在这里一无用处。”

小邪笑道：“方舵主你别介意，哪有说能帮忙就能帮忙的？我想我已经知道是谁掳走阿三和阿四了。”

小丁急叫出口道：“真的？小邪他是谁？”她既兴奋又佩服。

小邪道：“很可能是独眼苗婆哈凤兰。”

方残大惊道：“是她？这老毒婆一向在苗疆，怎么会到中原来呢？”

小邪道：“她可能是这几天才赶来，否则这些红土也不会留在这里。”

小丁问道：“小邪你是如何知道独眼苗婆掳走了阿三和阿四？”

小邪道：“因为方舵主说红土以川境及苗疆为最多，然后我再想，能掳走阿三阿四的一定不是庸手，很可能是用毒，将这些连贯起来，老毒婆掳走的可能性不就大增了吗？”

小丁闻言也觉得甚有道理，她道：“可是我们和老毒婆好像没结上什么梁子，她怎么会掳人？”

小邪道：“这些人做事不问理由，今天她是朋友，也许明天就变成仇人，不过我认为哈凤兰能从这么远的地方赶来，一定有人请她来，而请她来的人，必定是一位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小丁道：“你猜有可能是谁？”

小邪道：“韦亦玄、渡永天、江振武。”

小丁急道：“如果阿三、阿四落入他们手中就不好了，你快点想法子。”

小邪道：“我正在想。”

方残道：“杨少侠，我看我先回去通知丐帮弟子去踩线，一有消息我马上通知你们。”

小邪点头道：“方舵主麻烦你了。”

方残起身拱手道：“小公主、杨少侠，我告辞了！”说完已飞快奔出客栈。

小丁道：“小邪你想好了没有？”

小邪道：“我们先到黑巾杀手开封分坛找找看，其他的以后再说。”

小丁道：“走！”拉着小邪，立即奔出客栈。

在相国寺后方一家四合院。

小邪停下脚步道：“大概是在这里，我们走大门。”

两人一起从大门进入。

四合院很大，四边红瓦平房，天井种满花草及斗大之菩提树。此时空无一人，甚是安静。

小邪不放过一针一线地搜索，但他有点失望。

倏地——

“哈哈……”一阵笑声已传来。

小邪站在庭院叫道：“出来吧！”

“杨小邪果然是杨小邪！”话音一落，左边平房已掠出一位黑袍中年汉子，身形一翻，他已优美地落在小邪对面三丈。

小邪一看笑道：“原来是中原三秀之一兼黑巾使老的江振武。”

“哈哈……”江振武昂头大笑道：“杨小邪好久不见了，大约有两三年了吧！”

小邪道：“足足三年。”

江振武道：“这么久都不见你在武林走动，老夫以为你过世了呢！没想到你活得比以前更好，功夫又进步了吧？嗯！看你胸前写着浪子不归，飞刀无痕，也知道你是有备而来，哈哈……”他又狂笑不止。

小邪笑道：“你想不想试试看？”

江振武道：“老夫不用试也不必试，因为这步棋老夫先下了一步。”

小邪心头暗道：“哼哼哼，找我下棋？你是输定了。”他这是指在棋盘上而言，因为他在棋盘上还没吃过败仗，现在有人说到下棋，他自然会有这种反应。

小邪轻笑一声道：“你先下一步，我不一定会输给你，你说说看要我如何做？”

江振武嘿嘿奸笑数声道：“很简单，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桥，河水不犯井水，这样不是很美好的结局吗？”

小丁问道：“小邪，阿三、阿四已落入他们手中！”

“嗯！”小邪道：“是的。”

小丁气极道：“这坏蛋，小邪杀了他！”

江振武奸笑道：“小公主你别忘了你的朋友还在我手中，我万一有什么不测，二赔一我还稳赚呢！”

“你——”小丁手一捏就要攻上去。

小邪马上拉住她道：“小丁别着急，一切都会没事的。”转向江振武，他道：“江振武你把阿三、阿四如何安置？”

江振武笑道：“你放心，我将他们两个安置得非常舒适，天天有狗肉吃，决不会比你现在差。”

小邪道：“你准备侍候他们到什么时候？”

江振武道：“等我大功告成以后。”

小邪道：“你不是说当了黑巾使者，就等于当上武林盟主了？你还大功告个鸟成？”

江振武笑道：“杨小邪你说的并没有错，可惜老夫罩不住，竟有人窝里反，弄得我坐立不安，你说我能不除去他们吗？”

小邪道：“你的敌人是谁？难道是那几名黑巾杀手？”

江振武道：“正是他们。”

小邪笑了笑道：“我倒想听听看他们如何反你？”

江振武叹道：“老夫自信待他们不薄，没想到他们竟想自立为王。”

小邪叫道：“我不是要问这个，我是要知道反你的这些人，为什么他们用的武功，都是出自西域拉萨教？”

江振武有点怒意道：“就是因为他们是野蛮人，所以会说反就反。”

小邪道：“只有他们几个人吗？”

江振武道：“到现在我还没发现其他人。”

小邪哧哧笑道：“没想到你这位人见人怕的黑巾使者，也有罩不住的一天。”

江振武苦笑道：“所以老夫想和你为友。一同对付野蛮人，至少我不能两面受敌。”

小邪笑道：“可惜我们是势不两立，因为你做尽了天下缺德事，死有余辜。”

“哈哈……”江振武狂笑道：“老夫只知道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各凭手段，也管不了这么多。”

小邪道：“你这种手段，人人得而诛之。”

江振武奸笑道：“我还是一位武林正派人士，谁看到我不夸耀我几句？哪有人人得而诛之之理。”

小邪道：“好吧，你去做你的大侠，我问你，你是如何请到老毒婆？”

江振武惊道：“你已经知道了？”

小邪点头道：“不错。”

江振武轻笑道：“很简单，童男、童女各二十名，明珠十颗，她就来了。”

小邪、小丁闻言不由得大骇。

小邪怒目而视，一字字道：“你好狠毒的心肝，这些小孩遭到毒手没有？”

江振武亦感到小邪杀气逼人，不由得往后退了一步，喘口气才定下心来道：“这可要看老毒婆如何用了。”

小邪咬牙恨道：“天杀的老毒婆，哪天落在我手中，她就知道我的厉害了。”

江振武道：“杨小邪你还没有答应我的要求，你觉得怎么样？”

小邪不答反问道：“你们是如何掳走我朋友？”

江振武道：“下蛊虫。”

小丁脸色一变惊道：“老毒婆在阿三、阿四身上下蛊！”

江振武笑笑不作答。

小邪问道：“小丁，蛊虫厉不厉害？”

小丁点头道：“很厉害，它潜伏人体，只要老毒婆念咒，蛊虫就会乱钻、乱噬，任何人也受不了。”

小邪眉头也皱了一下道：“有救治方法吗？”

小丁道：“一种用引诱，蛊虫天性好淫，如果见到异性，一定会飞出人体。另一种是用内力将蛊虫焚死，除了这两样就没其他法子可治。”

小邪心头一紧，转向江振武道：“我答应你。”他担心阿三、阿四受蛊虫之苦而立即答应。

江振武得意道：“答应我可以，你先服下这毒药。”他已射出一颗黑色药丸。

小邪接下毒药，毫不犹豫地吞下它，刚服下就觉得腹中好像有东西在动。

小丁急道：“小邪你……”

小邪笑道：“没关系，我就不信邪。”

“哈哈……”江振武已狂笑不已。

小邪笑道：“你如意了吧！”

江振武见小邪已服下毒药，神色已转为狂妄，他冷笑道：“杨小邪你可知道你服下的是什么？”

“蛊虫！”小邪答得很干脆。

江振武一惊道：“你知道是蛊虫，那你为什么还服下它？”

“因为我是杨小邪。”

“你可知道这只蛊虫是什么蛊虫？”

“刚才还不知道，你一问，我就知道了。”

“什么蛊虫？”

“老毒婆的元神。”

“哈哈……”江振武狂笑道：“不错！你果然天下第一聪明，可惜你再也无法活过三个月了。”

小邪笑道：“我活不活得了三个月，不用你操心，你可以放了我朋友吧！”

江振武笑道：“你如果跟我合作，老夫保证你活命百岁。”

小邪不理道：“你可以放了我朋友吧！”

江振武见小邪一点惧意也没有，他道：“你不相信老毒婆元神血翅蛊的厉害？我说给你听：血翅蛊有两只，一只在老毒婆身上，一只在你身上，它吸了你的血，三天就长出翅膀，一个月后就会随血液流到你脑髓，如果没有另外一只来交配，它会受不了而钻进你的脑袋，吃尽脑髓然后突破天灵盖，飞回老毒婆身边，你现在知道它的厉害了吧！”

小邪叫道：“你说完了没有？我的朋友在哪里。”

江振武一看小邪根本不将毒蛊放在眼里，心中十分纳闷，他问道：“杨小邪你是不是觉得腹中热热的，觉得有东西在动？”他深怕毒药失灵或小邪

没服下。

小邪笑道：“不错！”

江振武实在有点动摇自己所下的药，但他为人阴沉，又加上这是老毒婆元神，倒还有七分信心，他道：“那你为什么不怕蛊虫？老实说我并不怕叛变的黑巾杀手，我怕的是你，现在我倒什么都不用怕了。”

小丁怒道：“你好卑鄙，好狠毒！”

江振武淫笑道：“小美人别生气，说不定哪天你会当上我的如意夫人呢？嘿嘿……”

小丁怒道：“你做梦！”

小邪道：“小丁别跟他生气，他不入流。”

小丁担心道：“可是小邪你……我好担心！”她一脸关切地望着小邪。

小邪笑道：“你放心，这是什么鬼玩二（意）嘛！算哪棵葱？我们先问问阿三和阿四下落再说。”

江振武道：“杨小邪你真的不怕死？”

小邪道：“不是不怕死，而是死不掉，你还是老实告诉我阿三、阿四在哪里，否则你休想离开此地一步？”

江振武叫道：“我不信有谁能留下我。”

小邪盯着他笑道：“不信你就试试看。”

江振武大喝一声，身形已向左边屋顶射去，其势快如一道闪电。

突地寒光一闪，快得令人以为这闪光不是闪光，而是幻想出来根本不存在的闪光，太快了。

江振武还未离地三尺，发髻已被一把飞刀划散，他惊叫一声，落回原地，动都不敢动一下，发丝散乱不堪，一脸难以相信这是事实，惊讶直咋舌而不知如何是好，他实在没想到这把飞刀已快得令人觉得这不是人所能做到的。

小邪冷笑道：“江振武你不信还可以再试试看。”

江振武哪有这个胆子，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最后终于开口道：“老毒婆在南中条山北面小庙里。”说完已飞掠而起，消失在左边屋顶后方。

小丁急道：“小邪你怎么办？你已服下老毒婆的元神蛊虫，那是没办法医好的，呜……”她忍不住已哭了起来。

小邪笑道：“小丁你哭什么？老毒婆的蛊毒难道就将你难倒了？你这位欧阳不空的传人，竟一点都不管用，差呀！羞死人了！”

小丁抽搐道：“人家伤心嘛！你怎么办？怎么办！”拉着小邪衣角紧张万分。

小邪安慰道：“你放心，黑皮奶奶，什么鸟蛋蛊虫？我运用内力将它焚毁不就没事？”

小丁还是不放心道：“恐怕你内力不够，那就……”

小邪笑道：“我的内力是由外向内，从穴道逼向丹田，我这么一逼，任它蛊虫刀枪不入，也被我压得扁扁，来！笑一个！”

小丁心情是好了些，但总是吊着心，她道：“那你现在就将蛊虫逼出来我才放心。”

“哪有这么容易？”小邪得意道：“我要让老毒婆自食恶果。”

小丁问道：“你要用你身上的蛊虫去引诱老毒婆身上那只蛊虫？”

小邪点头道：“没错，你不是说蛊虫一碰面就会那个（性交）吗？”

小丁脸一红道：“话是不错，但老毒婆她身上的那只最少也有好几十年没出来了，你有办法将它逼出来？”

小邪道：“只要你说的是正确，那就要看谁的功力强，耐力久，而死缠活缠我可是最拿手，你放心，到头来一定是老毒婆逼不住身上的蛊虫，而让它从脑袋中飞出来。”

小丁也只好信其真，她急道：“那我们赶快到中条山。”

“走！”一拉小丁柔荑，小邪已箭步奔出大门，往中条山方向掠去。

中条山离开封大约三百里左右。

不到半天时间，小邪他们俩已奔到中条山南麓。

小邪已停下来不再前进。

小丁道：“江振武说老毒婆在南中条山北面，还没到你怎么停下来了。”

小邪道：“现在天色还很早，等入夜我们再去救人。”

小丁道：“老毒婆一身是毒，我们晚上去不会吃暗亏？”

小邪道：“各有利弊，到时候你就躲在林中，由我一个人来应付，我恨透这老毒婆，她竟敢毒杀小孩，根本已不是人！”

小丁道：“你一刀将她射死算了，省得她用毒。”

小邪道：“不行！那样我们救不出小孩，我须要探出小孩在何处。”

小丁叹道：“为什么这些坏人都特别长命呢？好人就这么不长命？”

小邪道：“因为这些坏人都是来暗的，见情况不对就逃，而且手段又卑鄙，再加上正派人士心肠好，有的时候捉到坏人，结果被他们三言两语就感动而不忍下手，所以坏人特别长命，我可不吃这一套，坏人就是坏人，落到我手里一个也别想活。”

小丁道：“可是你好像都废了他们武功，并没有赶尽杀绝。”

小邪道：“那是他们好运，没让我看到他们做坏事，所以我让他们活命，唉！反正就是那么回事，武功废了还不是等于死掉一样？”要不是真的十恶不赦之徒，如非被小邪亲自撞见他犯罪，小邪也不下了狠手，只废掉他们武功让他们丧失再危害别人之能力，而保住一条命，他心中是充满热爱生命。

小丁问道：“阿三、阿四会不会有危险。”

小邪道：“可能不会，因为老毒婆是江振武请来的，而江振武又要用阿三、阿四来逼迫我，一时之间他两人该不会有差错才是。”

小丁道：“江振武不是已经拿蛊虫给你服下了吗？他还怕什么？”

小邪笑道：“小丁你不了解江振武，像他那样奸险狡诈之徒，没有看到我的尸体，他一定不会相信我已经死了，所以我没死，阿三、阿四也不会死。”

小丁叹道：“这些亡命徒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铲除。”

小邪笑道：“快了，凤姑说他们总坛可能在中条山和太行山之间，而老毒婆又出现在中条山，由此可见黑巾杀手的总坛是在这附近，一定不会离此太远。”

小丁茫然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小邪道：“老毒婆大老远地赶来中原，她第一个要见的就是江振武，虽然江振武可以离开总坛，但他发号施令的地点必须在总坛，所以他约老毒婆见面一定不会离总坛太远。”

小丁道：“也许他有很多替身。”

小邪道：“平常他一定有很多替身，但发号施令他一定不会让别人代替，因为他根本就不相信任何人；我们再想想凤姑的话，他们都是用飞鸽传书，

这样很明显可以表示命令都是直接下达，也就是由江振武直接下令的。”

小丁轻轻点头道：“我们几个人能攻下他们这么多人吗？”

小邪笑道：“慢慢来，今天能杀他们几个就算几个，迟早有一天我们会拖垮他们。”

小丁轻叹道：“也只好如此了，不除掉黑巾杀手，天下永无安宁之日。”谈话中，天色已渐渐暗下来。

小邪看看天空，觉得时刻已差不多，他道：“小丁我们走！”

两人往南中条山奔去。

不到三刻钟，小邪已发现林中有火光传出来。

小邪放慢脚步，一步步慢慢摸过去，小丁也紧跟其后。

走近一看，原来火光来自小庙之烛光。

两人再往前伏进，直到离小庙十丈距离时才停下来，卧身于地。

小邪道：“小丁你等一下就躲在这里，我一人去探探看。”

小丁急道：“我也去！”

小邪笑道：“你留下来不是没事，我要你监视四周，说不定江振武突然来个通杀，到时候我们岂不是没有后路了？”

小丁奇道：“江振武他会杀了老毒婆？”

小邪道：“老毒婆是他请来对付我的，和他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为什么不敢杀？你小心一点就是。”

小丁点头道：“好，我会注意四周。”

小邪沉思一下道：“我看你还是躲在树上好，我想了想觉得江振武很有可能再次偷袭我们。”

小丁问道：“小邪你又想到什么了？”

小邪道：“江振武他去找我的目的是要我替他工作，如果不能他就要杀掉我，这是第一点原因。第二点，阿三、阿四是重要人质，他何必冒这个险放在这小庙让我们来救？第三点，他想要看看到底老毒婆的蛊虫能否置我于死地。有了这三点，我想江振武一定有埋伏，至少他一定会来看个究竟。”

小丁道：“给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有这可能，你想如果埋伏，他们会如何做？”

小邪想了想道：“第一他当然是派出武痴来对付我。第二，他可能在小庙埋下炸药。第三就是用火攻，我想第二和第三种比较有可能。”

小丁急道：“那你进入小庙不就等于送死？”

“这倒是个问题……”小邪想了许久才道：“目前我只能装做中了蛊虫隐瞒老毒婆及江振武，如果瞒不过他们就要看你的啦！”

小丁一脸着急道：“小邪你先教我，否则我一紧张就不知如何是好。”

小邪淡然道：“我哪知道有什么方法？这样好了。”他掏出三把飞刀交给小丁继续道：“我在危急时你就射向江振武，不过别让他发现是你射的，知道吗？”

小丁点头道：“我省得，你小心点！”说完接过飞刀，纵身掠上一棵枝叶茂密之大樟树。

小邪这才小心翼翼地潜向小庙。哪知他还没到小庙五丈远，里面已传来一阵桀桀怪笑声。小邪腹中蛊虫一动，他知道行踪已露，干脆大摇大摆地走过去。

突地庙门一开，走出一位鸡皮鹤发，三角眼，左眼已眯成细缝，勾鼻子，

身着大红花衣，十指指甲如利勾，像是个矮小老巫婆，她已耸着肩，得意地望着小邪，不时发出刺耳之怪叫声。小邪笑道：“老前辈，我是来听您命令的。”拱着双手，并双脚，毕恭毕敬地躬身九十度，真如老臣见皇帝一般，只差点没跪下来。

老毒婆发出如夜枭之尖叫声道：“你就是杨小邪？嘻嘻……”

小邪恭敬道：“是的，老前辈，我服了你的毒，要来听你的话。”老毒婆一阵得意笑道：“人说杨小邪天下第一邪门，我看不怎么样，没想到你还长得这么俊俏，老身可有点舍不得杀你，来来来！”她向小邪招手。

小邪没想到自己满有人缘，一见面老毒婆竟没下杀手，不由得已陶醉在自己花容月貌之下。然项上人头晃了两三下，倒也清醒得很快。微一定神，他已含笑地走过去，想先救出阿三、阿四再说，他现在就像三岁小孩回到母亲怀抱，还带有点“撒娇”哪！老毒婆拉着小邪左手，斗鸡眼不时打量小邪，像在寻宝一样地小心注视着，最后她高兴叫道：“杨小邪你当我徒弟如何？桀桀……”这笑意好像小邪已经是她徒弟似的，狂妄而自信还带点喜悦。

“哇哇哇！”小邪心中直骂着：“妈的！老毒婆，当你徒弟非倒十八辈子的霉不可，光看你这张臭脸，我就她妈的三餐不济，非被你臭死不可。”骂归骂，嘴巴甜得很道：“老前辈我行吗？”

老毒婆见小邪好像有意要当她徒弟，立时喜叫道：“行！当然行！我找了大半辈子才找到一个满意的，呆会儿我替你补上一补！”拉着小邪已进入小庙。

这庙不大，没有后门，也没有窗口，红砖砌成，供有一尊土地公，一张桌子，桌上点有两根蜡烛，火光闪闪，如此而已。

小邪一进来，已看到阿三、阿四两人昏沉沉地躺在左边墙角。

小邪道：“老前辈，这两位是我的朋友，你放了他们，我马上就变成你的徒弟好吗？”他像小丁一样撒起娇来，倒有点“楚楚可人”。

老毒婆也许膝下无娇女，未曾尝到如此“甜头”，一见小邪撒娇，乐得直叫道：“好！好！没问题！没问题！我马上收回他们腹中蛊虫，小乖乖你坐在一边别吓着了。”老毒婆果然是数十年没被人撒娇过，没想到小邪这么一用，听得老毒婆舒服已极。

“哇哇！”小邪暗叫道：“小丁这一招真管用，我倒是低估了她，原来不只女的可以撒娇，我也满不错的嘛！虽然老毒婆老了点，也将就将就啦！”

小邪嚤啻一声，学妓女一样的姿势浅颦一笑道：“师父您真好。”搔首弄姿，真像这么回事。

老毒婆看得心中直叫甜，她本想收个女徒弟，小邪现在倒有一点像，更是令她喜欢，有如夜叉般桀桀直笑道：“小徒弟，你等等，我先解掉你朋友的蛊虫。”说完已走向阿三他俩。

小邪道声“是”站在原地不动，目不转睛地注视老毒婆如何解蛊虫。

只见老毒婆从衣带拿出一小瓷瓶，将瓶口打开，捻出一只全身通红长有翅膀之飞虫。此虫比蜜蜂还大一点，两颗眼珠暗红而外凸，利牙细如勾，状甚丑陋。这时蛊虫不断地鼓动翅膀发出嗡嗡之响声，血红大口亦吱吱尖叫不停，不到几分钟，小邪已看到阿三、阿四小腹好像有东西在动，这东西慢慢爬往胸部，突然从他们口中窜出，两只血红蛊虫已直掠老毒婆手中那只蛊虫。

老毒婆马上收下蛊虫揣入怀中尖笑道：“小徒弟你朋友已没事了。”

小邪娇媚道：“师父，他们为什么还没醒呢？”

老毒婆道：“他们中了我的一步倒迷魂药，大约要三天才会醒过来，你别为他们担心，来！我们去吃补品。”

小邪道：“师父，吃什么补呢？”

老毒婆鼻笑道：“心肝，童男童女的心肝，甚是可口。”

小邪闻言想吐，他强笑道：“到哪里吃？”

老毒婆道：“离这不远的山谷中，快！别错过机会了。”

小邪道：“师父，我没吃过，我怕！”

老毒婆尖叫道：“怕什么？吃久了你还会抢着要呢！桀桀。”

“要你妈的头！”“啪啪！”小邪狠狠地打了老毒婆两个耳光。

老毒婆没想到小邪会突袭自己，想闪避已是不及，立时被打得口角流血，颊肿红痛，她哪有受过这种侮辱，凶性立发厉叫道：“老身想收你为徒弟，你竟不知好歹！”鬼嚎一声，十指勾爪电也似地攻向小邪头部，想捏碎小邪头颅。

小邪嘿嘿笑道：“老毒婆你今天干不该万不该找到我头上来，你他妈的吃人心肝，我要叫你脑髓破裂而死！”用上浪子三招之一的主攻绝招，已不时反攻击向老毒婆全身，他有意要让老毒婆引发蛊虫，存心要叫她脑袋开花。

老毒婆没想到只一招未到就被对方迫得手忙脚乱应接不暇，鬼嚎狂吼一声，十指泛出闪闪青芒带有腐蚀尸臭，一见即知具有奇毒，这正是她赖以成名的尸魂爪，中人必死。双爪舞空，忽上忽下变化无常，挟着狂劲破空声已罩向小邪全身要害。

小邪打得很烦，大叫道：“她妈的你要什么宝！”语时一落，匕首已出，不闪不避，杀招“乌龟狗”已使出，匕首快如奔雷电闪，猛若江河决堤般地一刺、一送、一收，已将老毒婆手掌刺穿。

“哇——”老毒婆哀叫不已，痛得她直掉眼泪，现在她终于相信小邪是天下第一邪门的人了。强忍痛楚，不敢怠慢反身旋空大叫：“看离魂散！”右手已撒出黄色粉末罩向小邪，身形往前掠，右手再次抓向小邪左肩。

“你妈老虔婆！”小邪怒吼一声向左微闪三尺避开黄色粉末，右脚踢向老毒婆小腹，匕首再次砍向她。这几式有如燕子十八翻快捷轻灵，但要比燕子十八翻来得更猛烈有效。只见匕首冷芒过处，老毒婆哇了一声，右手已齐腕被切下来，痛得在地上打滚，不时进出夜叉似的凄厉哀叫声。

连滚数滚，老毒婆才勉强站起来，她两眼直凸，有如厉鬼般地怒瞪小邪，鼻叫道：“杨小邪我要你死！”语音一落，口中不停念着怪咒，身形也抖个不停，翻白眼有点像癫狗一般。

小邪见状知道老毒婆想引发自己身上蛊虫，他笑笑地走过去，“啪啪”再打老毒婆两个耳光叫道：“你发什么癫，抖什么抖！”又打了她一个响头笑道：“你念呀！来呀！看谁又怕了谁！”话一说完，他已觉得小腹已有东西在动，他立即收手，运起神功逼住蛊虫，隐约之中，他觉得腹中血翅蛊吱吱叫个不停。

不久老毒婆脸上已露出汗珠，青筋也已浮出，她拼命念咒，自身所养的蛊虫也吱吱叫起来，这只蛊虫好像是要引诱小邪身上那只，它发出的声音比较清脆悦耳，不像小邪身上那只好像是被万斤巨石压住在求救一样，事实上它真的是被小邪奇大无比的内力压住而动弹不得，憋得吱吱苦叫。

两人就这样耗下去。小邪也不敢动，他怕一动就控制不住这只要命的血翅蛊脸也憋得通红，像是出恭而拉不出东西来似的。

老毒婆已不能散去咒语和功力，因为她发现自己体内的元神蛊已有点烦躁和不稳，也开始害怕，她知道小邪肚子那只已被制住了。

突地——

“哈哈……杨小邪你已经被包围了，今天你是活不成了！”庙外已传来一阵狂叫声，听这声音像是黑巾使者江振武的声音。

小邪闻声果然不出自己所料，右手马上轻轻弹出劲风将两盏蜡烛弹熄，庙里立即暗下来。

一时间好像大地突然静止般，听不见一点声音。

小丁在树上甚是紧张，她不知小邪现在是如何，双目睁大地注视着江振武的举动，必要时照小邪所说射他几把飞刀。

江振武等了许久，可是里面一点动静也没有，他叫道：“杨小邪你快出来受死，我已经将四周布满弓箭手，只要我一声令下，他们会往庙里边投炸药及煤油，任你插翅也难飞，快快答应跟我合作吧！”

小邪额前也流出汗珠，青筋亦浮出肌肤，他正和老毒婆做殊死斗，谁要松了这口气，谁就会被蛊虫穿破天灵盖而死。

老毒婆更差了，她本想引诱小邪身上那只蛊虫，没想到引不出来反而将自身之蛊虫弄得春心大发，四处乱窜想钻到小邪那边去。她运足全身功力逼住蛊虫，双目翻白，脸形曲扭，黑牙猛咬，青筋已暴起全身，如蚯蚓般，连脸部都有，颈脖更是崩得比头还大还粗，一条条肌肉如山藤般，口角已渗出唾沫，手脚直抖，整个人好像发起羊癫疯，又如被吹涨的气球般，随时有迸裂的可能。

江振武不知小邪又在搞什么花样，他是怕死了小邪，没有猜出小邪的用意以前，他也不敢乱动。不久他又道：“杨小邪你别梦想有人来救你，快点出来吧！只要你听从我，我保证让你坐第二把交椅，否则莫怪我下手无情，别以为你的飞刀厉害，我就是再走一步，你也未必打得中！”说着就往前踏出一步。

小丁心头一紧张，马上抖出飞刀。

“啾——”飞刀正好射在江振武跨出右脚之鞋尖的前端，闪闪泛出寒光。

江振武这一惊非同小可，立即往后退去。

小丁再射一只飞刀插在他后脚跟地上。

这一来江振武吓得不敢动，呆呆地站在那里又惊心又胆寒，他惊道：“杨小邪，你出来我们好好谈，我保证不伤你一根头发。”他已觉得小邪的飞刀随时会射中自己的喉咙，在没把握下只好笑脸以待。

时间已悄悄流逝，一分分地溜走。

小邪和老毒婆战得难分难解。

江振武不时望着庙内，希望能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小丁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江振武。

霎时好像一切都停顿下来，没有一样东西在动，连树叶，小虫也不敢晃一下，喘口气。

突地——

“哇——？”一声悲鸣从庙中暴出，声音凄厉有如伤禽，恐怖甚于鬼哭。

“射！”江振武一声令下，身形电也似地倒射林中。

小丁大惊，立时翻身扑向庙口之黑巾杀手，她咬紧牙关尽展所学，只见掌影过处，惨叫立即传来，接着人仰马翻，一个个倒地不起。

“小邪快出来！”小丁着急吼叫着，双手又击倒了三名黑巾杀手。

“咻咻……”千百支火箭已射向小庙。

“来啦！”庙门一开，人影快逾追风地射向小丁。小邪双手还抄住阿三及阿四，有若天马行空般在空中飞掠，煞是好看。

“射！”黑巾杀手利箭已射向空中的小邪。

小邪大喝一声，双手将阿三、阿四抛向空中，身形倒翻筋斗，手掌一吐将来箭一一击落，在半空中再次发掌拍向地面，身形有如飞鹰般地直冲空中，双手再抄，又将阿三阿四抄在手中，一连翻三个筋斗，才降落在小丁身前。这种身法真是前所未见，三个身躯能在空中飞掠，翻腾，迎敌，而时间之短暂有如手中之铜钱往地上落，铜钱还没落地，这些动作已完成，并且这些动作都如此利落和优美，难怪看得连黑巾杀手都忘了再次放箭。

小邪一放下阿三及阿四，立即抽出匕首往人群攻去。身如搅海狂龙，力若排山倒海，快逾电光石火，招招精奇狠辣，式式凌厉无情，不到几回合，黑巾杀手哇哇惨叫死伤已过半，江振武早就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住手！”小邪大喝一声，身形飘向剩余十名杀的前面。

这十几名杀手早已魂消魄散，哪敢再还击，个个颤栗地愣在那里。

小邪叫道：“你们走吧！好好改过！”他知道这些话也许效果不大，但他不愿多造杀孽，何况这些人只是受人指使的可怜人。

众人闻言立即一哄而散。

小丁见敌人已退，才安下心来道：“小邪，他们真的带有炸药来，我急死了。”

小邪笑道：“吉人自有天相，我是金刚命，在朝帝王相，在江湖霸王相，怕什么！”

小丁也绽放笑靥道：“还好是全身而退，阿三他们还在睡哪！呵呵！”她看着阿三轻笑几声。

小邪望着阿三和阿四叫道：“他妈的！我们两个拚得要死，阿三、阿四却在这里睡大头觉！黑皮奶奶！这像什么话嘛！哈哈……”轻轻打了两人嘴巴以抱不平。

小丁突然想到什么似的，她问道：“小邪你的蛊虫解掉了么？”

小邪笑道：“解掉了，我运功和老毒婆火拚，结果她憋不住，蛊虫从她脑袋窜出来，我立即用劲焚死体内那只毒蛊，也一刀将老毒婆身上那只劈成两半，还好当时江振武没闯进来，否则我可不妙啦！”

小丁娇笑道：“你要我用飞刀吓吓江振武，后来我一支射在他脚尖，一支射在他脚跟，他再也不敢动手了，呵呵，真好玩！”

小邪直点头道：“没想到你还有两把刷子，果然刷出成绩来了！”

小丁高兴道：“我们再去找黑巾杀手的总坛。”她想乘胜追击，好好表现一下。

“哇咔！”小邪赞赏而有点调侃道：“小丁你有撒了，怎么？玩上瘾了？”

小丁有点脸红，窘道：“反正这些黑巾杀手不除，天下永无安宁的日子，早点铲除早点好，不对吗？”

小邪赞不绝口道：“对对对！那你扛着阿三去好了。”小丁这才想到阿三和阿四昏迷不醒，她尴尬一笑道：“我忘了替他们看病。”说完已蹲下身来替阿三、阿四诊视一番，不久她道：“没事，他们脉膊正常，也没中毒迹象，想必是中了迷药。”小邪竖起大姆指称赞道：“小神医，准！诗口口！”

小丁娇笑道：“我们走吧！”

小邪摇头道：“还不行，我们得赶去附近山谷救那些小孩，妈的，这老毒婆竟然要吃人家心肝，世上怎么会有这种人？可恶！”

小丁惊道：“还好她死了，否则又不知道有多少小孩要遭她毒手。”

小邪挟起阿三、阿四道：“走吧！我们慢慢走。”

两人慢步往附近山区走去。

不多时，他们在一深谷中听到小孩哭叫声。

小邪道：“大概在这里，我们下去看看。”

小丁幽幽道：“好可怜的小孩，听声音好像还是婴儿。”

小邪点头道：“最大不会超过两岁，江振武这家伙，天杀的！”他狠狠踹破一块石头以泄怒气。

两人顺着小径走到山谷，只觉哭声愈来愈大，呀呀悲啼，扣人心弦。

小邪加快脚步走过去，只见在一小山洞中塞满了襁褓中的婴儿。

小丁点了一下道：“一共十九位，想必昨天这老毒婆杀了一名，好可怜！”她幽幽伤神，眼泪禁不住从眼角渗出。

小邪安慰道：“这是命运，怪不得谁，我们先找点清水将阿三、阿四弄醒，否则我们实在拿不走这么多婴儿。”放下阿三、阿四，他往婴儿走去。

小丁点点头拭去泪珠，反身寻找山泉小溪。

不多时她已用芭蕉叶盛着清水捧回来，一滴滴洒在阿三、阿四脸上。

迷魂药虽厉害，但只能使人神智昏迷，如有凉水刺激，大部分是可以解掉。老毒婆用的药虽然厉害，但阿三、阿四已昏迷一天一夜，再加上他们曾服过大蟒蛇内丹，就是小丁不用清水，他们过不了多久还是会醒过来。

阿三揉揉双眼坐起来看看四周奇道：“这是什么鬼地方，奶奶的，变啦！”

阿四也坐起来伸伸懒腰叫道：“奇怪！天还没亮，怎么肚子又饿了？”

他们俩昨晚一睡，哪知在这短短一天之中，事情又不知道过了多少变化，这些都是他们想不到的。南柯一梦，起来还在叫肚子饿了。

阿三、阿四被冷水一滴，已然苏醒过来。

小丁见他们已醒，突然大叫道：“纳命来！”飞身往前掠，开玩笑地向两人攻去。

阿三大梦初醒，哪知来人是小丁，又见来人出手如电，只一刹那已逼到面门，想出手抵抗已嫌过慢，哇哇惊叫几声，一招“懒驴打滚”避开小丁掌风。

阿四更惨了，迷迷糊糊中不晓得是怎么回事，嘴巴已被打得啪啪响，身形也像陀螺般地转个不停。他们俩惊魂初定，正想出手反击时……

“呵呵……”小丁已插起腰来站立当头笑道：“阿三、阿四你们怎么跑到这里来睡呢？”

阿三一看原来是小丁，他尴尬笑了笑，斩金截铁地道：“梦游！我是梦游，呵呵……”说得甚是肯定，头也点个没完，心中却纳闷得很。

阿四苦笑道：“我有这种嗜好，三两天就要如此睡上一睡。”

他们俩这才发现已离开客栈，好像落入山谷中。

小丁娇笑道：“你们少吹了！这是山谷，你们昨天睡觉时中了人家的迷药，被捉到这里来，还好是小邪救你们出来，可惜你们没看到精彩的表演。”

阿三苦笑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小丁大略将他们被老毒婆所捉，然后小邪如何追赶救人的经过说一遍。

阿三听得直发毛，惊叫道：“哇哇哇！老毒婆竟敢放小虫到我肚子里，害我现在喉咙还有点痒痒的！”左手直摸着喉咙。

阿四苦笑道：“没想到我拔毛剃刀会在昨晚栽筋斗，不好意思，小邪帮主现在在哪里？”他小声地问小丁，深怕被小邪发现这漏气事似的。

小邪早就站在他们背后，他笑道：“阿四你满舒服的嘛！我在打老鼠，你们在吃老鼠肉？”

阿四窘笑道：“人有时候会出现奇迹，就像我突然间想练睡功，这不是奇迹吗？嘻嘻。”

小邪想时间不多，婴儿可能会受不了风寒，他道：“现在没时间鬼扯蛋，你和阿三找两根长竹竿作成担架，我们要搬小孩。”

阿三、阿四此时才注意到小孩哭声，阿三奇道：“这些小孩哪里来的，怎么在山谷呢？”

小邪道：“这是黑巾杀手送给老毒婆的礼物，我们要把他们送回开封城。”

阿三点头道：“原来如此，可是我们并不知道他们家在哪里，到时候怎么送还人家？”

小邪道：“我们将小孩交给官府，让官府贴告示不就得了？你快去找竹竿，还有许多事要办。”

阿三、阿四答声“是”，立即摸黑到附近林中找了两根长竹竿。

小邪轻轻拍点婴儿睡穴，让他们能够入睡，再将裹在他们身上多余之衣襟解下来绑长竹竿，然后将小孩一一抱上担架，像抬伤患一般地抬下山。

因为怕伤到小孩，故而他们走得很慢，所以到达山下小村庄已经天亮多时。

小邪找了一辆马车，将原因告诉车夫，然后塞给他五十两银子，要他将婴儿送往开封，好让失散婴儿的人去认领。车夫哪看过这么多银子，在重利之下，他也不怕麻烦，一口答应下来，高兴地去办事。

小邪见事情已办妥，这才嘘了一口气，唱起梁山伯与祝英台。

阿三、阿四附和地敲锣打鼓，搔首弄姿，不亦快哉。

小丁也感染一份喜气，莞尔哼起小调。

他们是快乐的一群，要不是卷入江湖恩怨，不知会闹到何种程度，想必连皇宫大内，他们也会跑进去卖菜吧。

稍作休息，吃些早点，阿三笑道：“妈的！我这个三撇老蛋真不像话，竟然被人家给撂倒，小邪帮主你弄点汤来喝喝，让我重整威风。”

小邪点头道：“也好，免得你的形象被破坏了，等一下我们就摸到黑巾杀手总坛，一把火把他们烧光，你对炸药有点心得了吧？比起四川唐门如何？”

阿三神气道：“差不多，四川唐门老一辈的也只不过尔尔，有得拼。”

小邪扫兴道：“我们走了这么久的江湖都没碰过四川唐门的人，有点扫兴，哪天我们专程到唐门去拜师学艺。看看效果如何。”

小丁娇笑道：“你可不能找人家麻烦，你想想，你到过的地方哪一次不是弄得乱七八糟，让人哭笑不得。”

小邪得意笑道：“等以后天下太平，我们就去找点事做，那时候开开心心又有什么不可以？例如说找皇帝哈杀（拼酒）啦！没事保点镖啦！再开个武功补习班，这是多么惬意的事？”

小丁笑道：“什么是武功补习班？我不懂。”

小邪笑道：“你将你们丐帮的降龙十八掌或者打狗棒法抄写下来，阿三将少林武学及老头的大悲掌，孤星剑法抄下来，然后开始传授武功，将要学的人搞在一块，然后收钱就对了！”

小丁道：“这跟武馆差不多嘛。”

小邪笑道：“差多罗！我们不必硬要人家拜在门下，也不必硬要他们练功，我们只要发给他们秘笈，然后演练解说一遍，就放牛吃草，到后来你会变成如何？”

小丁道：“到后来一定每个人的武学都不一样了。”

小邪笑道：“这就对了！他们学了以后一定乱七八糟，也许有的人更有用，也许有的不管用，到时候我们每年考试，选出好的替他们排名，再弄顶状元帽让他们戴戴，保证他们乐歪了嘴。”

小丁娇嗔道：“好吧！到时候我看你如何收拾？”她知道小邪会去做，只是不敢想到时候的武林，到底会变成如何模样。

微笑中已至中午。

小邪看看天色道：“该上路了，我们走！”

四人即刻往中条山和太行山之间的交界处出发。

山林中，古木参天，杂草齐胸，荆棘遍地，并不时有毒蛇野兽潜伏，阴森而危险。

阿三抱怨道：“这鸟不生蛋，狗不拉屎的地方，哪有什么总坛？”

小邪笑道：“反正我们也不知道地方，乱钻说不定有奇迹出现。”

小丁笑骂道：“小邪你怎么变成这么笨了？像无头苍蝇一样乱钻，这怎么能够找到他们呢？”

小邪轻笑道：“无头苍蝇有时候也会钻出窗口，不对吗？”

小丁娇笑道：“你每次都有理由，这次一定也有理由吧？”

“纯运动！”小邪摇头笑道：“这次是纯运动，我看你们吃得胖嘟嘟，没找点事让你们做，将来真的是通吃帮了，什么都吃。”

小丁娇嗔道：“好哇！小邪你竟敢寻我们开心，带我们到这鬼地方来，我不找了。”

小邪看着她哧哧笑道：“不找！谁叫你找？纯运动不必找。”

阿三笑道：“小邪帮主，既然是纯运动，那我们来比赛捉兔子怎么样？”

小邪点头笑道：“也好，小丁你玩不玩？”

小丁道：“我不玩，我等着收兔子。”

小邪道：“你不玩，到时候我们不回来，你只好一个人住在这深山了。”

小丁闻言立即惊道：“好好好，我跟你去。”她真怕一个人被丢下来，勉强答应。

小邪得意笑了笑：“我们分两组，阿三和阿四你们从左边，我和小丁从右边。在日落前到……到哪里会合？这里我们不怎么熟悉……”

阿三道：“这可麻烦，要是分开了，那只好甲咯低（吃自己）啦！”

小邪道：“这样好了，阿三你们走前面，我跟你们后面走。”

阿四道：“这么一来兔子，不就被我们捉光了？”

小邪笑道：“不一定，有时候我比较好运。”

阿三得意笑道：“你要当跟屁虫，就由你去吧！阿四我们走！”

两人已起身奔往左边森林，看他们动作如此之快，想必胸有成竹。

小邪神秘一笑道：“小丁我们慢慢走，看看能否捉到大兔子。”

他们俩也即刻追下去。

天色已渐渐暗下来，不觉中已过了四个时辰。

阿三、阿四掠过许多山头，也捉了六只兔子很是得意。现已停下来歇着。

阿三得意道：“阿四，小邪这次一定输了，我们捉完兔子，就在四周学狗叫，狗这么一叫，保证兔子不敢再靠近，他还捉个鸟？我看他捡兔子屎还差不多！呵呵……”

阿四侧头一想：“小邪这次怎么会这么傻呢？也许他真的是要我们运动而已，反正这次也没押庄，如果有押庄，情况可能不一样了。”阿三道：“刚才忘了押庄，算小邪好狗运！”他有些可惜刚才没那样做。

阿四问道：“你有把握赢小邪？”

阿三苦笑一声道：“说真的我可有点怕，每次好像都赢定了，到最后还是输，好像小邪天生就是个大赢家，永远不会输似的。”

阿四侥幸道：“我有先见之明，所以我从不跟小邪赌，省得脱掉裤子还不能了事，走吧！说不定小邪已经捉了十几只呢！”

两人一说一唱又继续摸索下去。

而小邪和小丁一只也没捉到，诚如阿三所说，狗一叫，兔子不敢再出现。

小丁有点失望道：“这次我们输定了。”

小邪轻轻一笑道：“反正没押彩头有什么关系？”

小丁在替小邪找借口道：“我们走得很慢，你又不专心捉，你是有意放水对不对？”

小邪望着她笑得有点邪门，他笑道：“小丁你蛮注意我的嘛！”

小丁粉颊泛红道：“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不看你又能看谁？”

小邪斜睨笑道：“这么说你以前在街道上乱看，乱向人家抛媚眼罗？”

“小邪——”小丁呶嘴嗔道：“你老是不正经，不跟你说了。”她停住脚步。

小邪叫道：“不说就不说！”他没停下来，继续往前走。

小丁一看这招不行了，又追上去叫道：“小邪你等等我嘛！”

小邪笑了笑向她招手道：“天色已晚，我们小心点别出声。”

小丁奇道：“兔子很少在晚上乱跑，就是有也在它的巢穴旁边，晚上很难追到，你是在捉什么？”

小邪笑道：“我是在捉人，黑巾杀手。”

“你……原来你使诈！”小丁会心一笑。

原来小邪要阿三、阿四在前面大喊大叫，想引出黑巾杀手，他在后面也好将黑巾杀手逮住，这也是在无计之下的一计。

小丁道：“要是捉不到人呢？”小邪笑道：“那只好捉兔子捉到死啦！”

小丁笑骂道：“你呀，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这种又累又不讨好的事，你才不会捉到死呢！”

小邪得意笑道：“累了就玩别的，改捉飞鸟……”他突然停下脚步。

小丁奇道：“小邪你捉到什么了？”

小邪苦笑道：“黑皮奶奶！我真傻，跑了这么多冤枉路。”

“怎么？这不是纯运动吗？”小丁反过来挖苦小邪。

小邪苦笑不已道：“没错，纯运动，运动个鸟蛋，憋死了。”

小丁呵呵笑道：“难得你有失算的一天。”

小邪白了她一眼叫道：“好啦！好啦！你还不是一样呆头呆脑地跟我们

转个不停，纯运动。”

小丁这才发觉笑小邪不就等于在笑自己？她也不敢再笑下去。又行了半座山头。

突地林中有嗖嗖之声传出来。

“嘘——”小邪轻嘘一声已放慢脚步。小丁奇道：“有人？”

小邪点头没有答话，拉着小丁已轻巧地摸上去。只见不远处有两名黑衣蒙面人，顺着阿三他们走过的路线跟踪下去。

## 第十八章 学吻

小邪摸到离他们十丈左右时，突然翻身腾空有如大鹏展翅在空中连翻三个筋斗，有若轻风拂柳不带一点破空之声，优美地飘到两名黑衣人上空他才叫道：“喂小心点！”话声一落，双手尽出，快逾电掣风驰，有若出弦之箭般地罩向两人。

这两名黑衣人还来不及反应这是怎么回事，“玉枕”穴已被点中，踉跄一声摔倒在地，惊讶与不信地望着来袭之人。小丁看是黑巾杀手，她轻笑道：“小邪你果然有收获了。”小邪笑道：“累了整个晚上，老天也会同情我送我两个人来解解闷。”

小丁道：“这两个好像不是什么大头领吧？”

“有人就好。”小邪走上前去问道：“你们能不能说话？”两人早已惧于小邪一身功夫，他们猛摇头表示不能讲话。小邪道：“很好，你们也是受害人，我不为难你们，我问你们，若对了，你们点头如何？”

两人点头。

小邪问道：“你们知不知道总坛在哪里？”

两人摇头。

“不知道……”小邪想了想又道：“你们是被派来巡逻的？”两人点头。

“你们住在哪里？东边……西边……南边……”

两人点头。

“南边几里？五里，十里，十五里……三十……五十……七十……”

问到七十时，这两人才点头。

“你们有多少人……十人……二十……三十……四十……”

两人点头表示只有四十人。

小邪喃喃道：“四十人不多，但负责巡逻周围百里大概够了……”他问道：“你们觉得平常时，你们的人都是往哪边走？”

两人眼神露出一片茫然之色。

“我是说在你们住的地方，通常来往的同伴都是从哪个方向比较多？也就是你们上级对你们传达命令的时候是从哪个方向？懂了没有？东方？西方？南方？北方？”

两人搞不清楚。

“那我再问你们，你们上司都是走向山中的哪一个部位比较多次？在中条山靠近潼关？垣曲河？天井关？”

两人这才点头。

“原来是在天井关，是中条山和太行山之间，好吧！你们可以走了。”

小邪解开他们穴道让他们离去。

小丁问道：“小邪你怎么放他们走？你不怕他们告密？”

小邪道：“我们又不是来暗的，有什么好怕？而他们也是可怜人也不必为难他们。”

小丁道：“我们赶快找阿三和阿四，我好饿。”她深情地望着小邪，带点撒娇味道。

小邪笑道：“你放心，他们两个至少捉了十只兔子以上，你饿不着。”

小丁娇笑道：“为什么？你会算？”

小邪哑然一笑道：“没什么了不起，只是阿三学狗叫了不少声。”

小丁感到新奇：“你是说阿三每捉到兔子就会学狗叫？”

小邪笑着没有回答。

小丁奇道：“这又为什么？阿三他有毛病？”

小邪笑道：“阿三赌怕了，他不想让我捉到兔子，只好装狗叫来吓兔子。”

小丁茫然道：“我还是不大明白，你说清楚点。”

小邪笑道：“阿三知道我们跟在他后面，他为了不让我捉到兔子就必须将兔子赶跑，因为兔子是群居的动物。阿三捉走一、两只，一定还有许多只在附近，现在给他们这一学狗叫，那些兔子早就吓得转移地方了，我们还捉个鸟？”

小丁恍然道：“难怪阿三叫得这么起劲，当初我还以为他在赶兔子让阿四捉呢？”

小邪笑道：“阿三越来越聪明了，他也知道兔子是群居的动物。有进步，有进步！”

小丁娇笑道：“这都是小邪教导有方，我也发现你越来越有学问了！”

“学吻？”小邪点头道：“这当然要向你学罗！来一个如何？”他突然发难乘小丁不备，已在她朱唇亲了一下，深呼吸一口气陶醉道：“嗯！果然很有学吻，好香啊！呵呵……”他哧哧笑着。

“小邪——”小丁冷不防地就被偷袭了，霎时粉腮泛红，猛跺莲足，羞窘得多生了两只手不知要摆在哪里好，恨不得钻到地洞里。

“哇哇哇！”小邪直叹道：“小丁，我现在才发现奇迹，果然是奇迹。”小丁羞窘道：“什么奇迹？”

小邪摇头叹气，一副恍然大悟而觉得来得太迟的样子，他道：“原来女人还有这么一点好处，难怪男人拚命要娶老婆，我终于想通了。呵呵……”这个问题他倒是足足想了好几年，总没找到合理的答案，只好以这吻来搪塞。

小丁低着头没有回答。

小邪轻轻看着小丁，终于他又想到一笔生意，他道：“小丁将来我们合伙做一门生意如何？包赚！”

小丁娇羞道：“什么生意？”

小邪笑道：“算啦！等你嫁人再说吧！”

小丁道：“为什么要等到嫁人呢？现在不能做吗？”“现在当然可以！”小邪神秘笑着。

小丁很想知道，她急道：“什么生意？”

小邪五指一张道：“吻一次五个铜钱。”他忍住没笑出来。

小丁一听窘羞叫道：“小邪你，你……”粉拳直打小邪胸脯，满脸红如彩云羞死了。

小邪很镇定而认真道：“小丁现在你当然可以做，你做不做？”

小丁羞涩叫道：“我不做！”说完带着甜蜜愉快的心往前奔去。

小邪呵呵笑着直追上去叫道：“小丁五两银子好了啦！不够还可以再加，别跑嘛！生意上门啦！哈哈……”

“死小邪，臭小邪，我再也不理你了。”

“理不理我，没关系，生意你总不能不做吧！”

“我……”

“哈哈……”跑了许久小邪才叫道：“小丁好啦！停下来吧！跑错地方可就麻烦了。”

小丁依言放慢脚步娇嗔道：“小邪你下次再乱来，我可真的不理你了。”她很温馨甜蜜地说着。

小邪追上前笑道：“好好好！这生意不作也罢，省得我花五两银子。”他握住小丁柔荑哧哧笑着。

小丁笑骂道：“你呀！鬼主意特别多了。”

小邪笑道：“你也不赖嘛！”

“哈哈……”两人视目而笑。

在小邪心目中，小丁永远是美好的伙伴，虽小丁是女性，也一样能成为像阿三、阿四那种好伙伴，小邪对小丁不但充满了友情，也充满了爱情。他常说：“小丁若你嫁没人要，我就收容你。”这句话已表达小邪对小丁的感情。他是照单全收。而只要小丁有喜欢和理想之对象时，小邪也会很乐意地祝福小丁，如果小丁真的想跟他，小邪当然也会欣然接受。他是乐观和爽朗的，对这种感情之事，他永远是顺乎自然，永远扮演快乐的角色。

“喂！小邪帮主你搞什么鬼？到现在才来？”

阿三、阿四等得不耐烦又折回来，看到小邪和小丁在此有说有笑，阿三满肚子怨气已叫了起来。

小邪见到阿三腰间挂满兔子，少说也有十几只，赞佩道：“哇佳佳！阿三你有一套！怎么？捉完啦？”

阿三闻到小邪夸奖，什么怨气也没了，他得意笑道：“小邪帮主，这次你输啦！该怎么赏我？”

阿四也笑道：“小邪帮主你一只也没逮着，这下可输惨了。”

小邪笑了笑：“我被阿三的狗叫声震得头昏眼花，还捉个鸟？不过你们放心，我输不了的。”

阿三怔了怔叫道：“我不信，你身上连一只兔子也没有怎么会赢？”

小邪得意笑道：“我虽然没捉到兔子，但你可知道你捉的兔子都是我的？”

阿三晃一下腰间兔子道：“笑话！兔子在我腰间会变成你的？”

小邪笑道：“你知不知道兔子的牙齿上，都刻有‘杨小邪养的’这五个字。”

众人大惊，阿三更是惊讶，他立即抓起一只来检查。

“哈哈……”小邪大笑道：“阿三，骗你的，何必吓成这个样子！你说要我如何赏你？”

阿三嘘了一口气，心情笃定笑道：“我就知道这次一定赢，不用赏，赢了就好，赢了就好！”

阿四捶着双腿道：“这次没押庄也没什么搞头，小邪帮主找个地方歇歇吧！累死我也。”

小邪道：“就在这里好了，阿四你将兔子杀好，我来烤。”

大家分工合作，不多时已将兔肉烤好。

小邪边吃边道：“明天我们就能摸到他们总坛了，到时候免不了要厮杀一番，我看还是带点炸药好。”

阿三笑道：“没问题！我可玩上瘾了，可是小邪你怎么知道明天可以找到地头呢？”

小邪道：“我刚才捉到两名黑巾杀手，依他们的意思可能就在天井关附近，天井关离这里不远，我想明天可以赶到。”

小丁问道：“小邪你刚才说我们跑了许多冤枉路是什么意思？”

小邪苦笑一声道：“我本想乱打乱撞，看是否能撞出点什么来，结果想想不好，当初要是能想一下凤姑的话也不用如此辛苦了。”

阿三不解道：“凤姑说些什么？她也不知道总坛在哪里。”

小邪道：“话是没错，可是她说过他们联络都是用信鸽，只要我们注意天空的鸽子飞往何处不就可以明白总坛位置了吗？”

阿三道：“可是信鸽……我们能看到吗？”

小邪道：“你放心，鸽子飞往山上飞不高，很容易可以捉到，说不定我们还可知道其中秘密呢？”

小丁问道：“黑巾杀手不知道包括了多少有名的人？”

小邪叫道：“多啦！鹰爪神魔顾见愁，鬼谷魔王童血狼，陆伯欣……一大堆，正邪两派都有。”

小丁担心道：“我们杀得了他们吗？”

小邪道：“杀得了杀不了这是另外一回事，只要我们打垮他们总坛将江振武杀掉，这样一来群龙无首，那些恶魔也成不了什么作用。”

小丁深深吸口气道：“将来还要到神仙岛救我干爹？”她有点伤感。

小邪道：“当然！我看他也等疯了，慢慢来，这种事急不得，一个一个办才能收到效果。”

阿三陶醉道：“到时候通吃帮主可算是呱呱叫啦！我三撇老蛋也可以高枕无忧，天天吃香的喝辣的，没事就叫我那老相好给我捶捶肋捏捏脚，哇哇佳！我和尚也不用当啦！哟呼——”想到将来，他忍不住大叫起来。

小邪轻叫道：“快点睡吧！明天你不但要三撇，还要七、八撇知道吗？”

“没问题！”阿三得意道：“老蛋也要生小鸡啦！哈哈……”

第二天下午申时。

小邪他们已出现在太行山天井关附近林中，他们还携带不少炸药。

小邪四处搜寻，只见四处皆是小径，因而他们再向山区推进十里，此地已人烟绝迹遍地荒草荆棘，隐约中可看到三条小径分别蜿蜒直上一座插天高山。

小邪注视四处地形良久才道：“大概错不了，我们在这里等，看看有无飞鸽经过。”

小丁问道：“小邪你真的捉得到鸽子？”

小邪笑道：“捉不到也要将它打下来，注意看，别让鸽子飞过去还不晓得，这就难办事了！”

众人个个目不转睛搜寻天空，希望有所发现。

转眼两小时已过。

突地——

小丁叫道：“小邪你看！”她指着左边天空有一黑点快速向山中射去。

小邪点点头，猛吸真气，抖抖手脚，准备将鸽子给逮下来。

鸽子愈飞愈近，越来越大。

突地小邪雄腰一扭，已如飞鹤穿云般腾空十丈，略一换气，身形再度拔高七丈三四，大喝一声已化作一道青光，电也似地射向那只飞鸽。只见他右手轻轻一带已将飞鸽挽入手中，连翻两个筋斗，划起一道长虹倒射回来，这就像平抛出去的东西，自己还会弹回来似的。小邪全凭一口真气和天下无双的轻身术，才能在空中作垂直飞掠，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而且从一起身到降

落地面，姿势都是从容不迫优美柔和。

阿三直叫道：“哇佳佳！小邪帮主有你的！”

小邪笑了笑：“小意思，下次来大的。”他将鸽子交给小丁。

小丁娇笑接过手，解下鸽子脚上之布条，打开一看，吃惊异常。

小邪问道：“写些什么？”

小丁道：“信上写了几个字是这样的‘三日之内飞云岭杀韦亦玄’下面划了五朵花，像是梅花形状。”

小邪点头道：“将布条绑回去放了鸽子。”

小丁立即将布条绑好放鸽子回空中。

只见鸽子直掠山中，消失在远处云雾中。

小丁奇道：“这鸽子怎么会颠倒飞呢？”

小邪道：“可能黑巾使者在外面下的命令。”

小丁又问道：“那他为什么要杀韦亦玄？”

小邪苦笑道：“我要是知道就好了，没想到江振武会杀韦亦玄。”

阿三道：“反正江振武是恶徒，他什么事做不出来？杀韦亦玄很平常嘛！”

小邪喘口气道：“本来我以为现在这位韦亦玄和江振武有共同关系，也就是说韦亦玄受江振武控制着，结果现在江振武却要杀韦亦玄。”

小丁不解道：“为什么？是什么原因你会如此想。”

小邪道：“因为以前那位韦亦玄被杀，胸前印有朱砂掌，而江振武像是以玉观音换得了这门武功，可见江振武一定知道第一位韦亦玄的死，说不定就是他出的手。因为江振武知道这个秘密，所以他不是控制着韦亦玄，一定也能用此来要胁他。”

小丁道：“这么说来江振武没有必要杀死韦亦玄罗！”

小邪道：“不错，不过照此推测韦亦玄可能不再理江振武，或者有人出钱要杀他。可是再加上渡永天，我不明白他们之间的关系，每件事都似是而非，韦亦玄到底和江振武是如何关系？我到现在还搞不懂。”他有点懊恼。

小丁笑道：“等捉到江振武问上一问不就得了？”

小邪哑然笑道：“韦亦玄死了也好，省得我再上飞龙堡找他算帐，阿三，飞云岭在哪里？”

阿三道：“龙门山北麓离此地不到三百里，半天可以赶到。”

小邪点头道：“等这里闹完，我们再去那里，希望还来得及。”

突地小丁又叫道：“小邪，鸽子又飞回来了。”她指着右边天空。

小邪一看道：“不同只。”话音一落，再次腾空以燕子十八翻之上乘轻功将鸽子抄下来。

小丁走上前去解下布条念道：“化整为零，等候通知，下面划五朵花。”念完将布条绑回放走鸽子。

小邪喃喃念道：“化整为零，等候通知，这是什么意思？”

小丁问道：“这只鸽子不知是要飞到哪里？”

小邪道：“飞到哪里倒没什么关系，只是他们为什么要化整为零呢？是不是在进行什么任务？还是遭到了重大打击？否则他们没有必要化整为零啊！”

阿三奉承道：“大概他们是怕小邪帮主才会如此作吧！呵呵……”

小邪摇头道：“我只不过是一个人，而他们高手都没有出来，他没有必要怕我而躲起来。”

小丁娇笑道：“管他的，反正他们不出来，武林太平多了。”

小邪笑道：“小丁你没听下一句吗？‘等候通知’。只要命令一下他们不就死灰复燃了？现在他们一躲起来，我们到哪里找人？这倒不失是个好办法。”

阿三道：“可惜没将这只信鸽杀掉，让他们接不到命令。”

小邪道：“这更糟，你一杀掉信鸽，不出几天他们就知道有人窃取秘密，那他们一定会改变方针，说不定联络方法都改了，这对我们都不利。”

阿四道：“剃掉他们总坛不就得了？”

小邪一听心道：“对呀！现在总坛下命令要收山，趁现在将总坛灭掉，命令就发不出去，那些分坛没人指挥只好收手了。”他轻笑道：“阿四你越来越聪明了，哪天弄顶状元帽给你戴戴。”

阿四笑道：“小邪帮主，不是我聪明，我是想多剃几个人头，好让大家分享我的快乐。嘻嘻……”

小邪笑道：“走！分享快乐去！”

四人小心翼翼地摸向那座无名而透着神秘的高山。

约行三里路程，豁然开朗，浓密森林已不复存在，只见此地宽达十余里，将神秘高山衬托得更高，山腰下罩满白雾，像幅山水画，地面种满花草树木，尤其是一大片夹竹桃，正开着粉红色花朵，微风轻拂，枝条摇曳，婆娑起舞，姹紫嫣红，轻舞波浪之旋律，不由得令人痴醉。陪着花草的则是一堆堆布置完美的绿石，好像造物者故意如此安排似的，有了那些小山高般的绿石堆，更将此景象点缀得无懈可击，如入佳境，石堆与花木之间则是参差不齐之羊肠小径，有意无意地安置在花草石堆之间。

“哇哇哇！”小邪惊叹道：“没想到这里还有这么美丽的地方？真叫人想不透。”

小丁也绽开笑容道：“这夹竹桃好美，可惜它有毒，否则我会很喜欢它的。”

小邪道：“想必是黑巾杀手故意种花在外面使人畏惧这毒花，我们慢慢摸进去，尽量别碰到夹竹桃，说不定这些夹竹桃和别地方的不同。”

说着四人躲躲闪闪地往林中走去。

在林中转了半小时，小邪突然停下来苦笑着。

小丁奇道：“小邪你干嘛不走？到地头了吗？”

小邪苦笑道：“我们中计了！”

“中计！”众人惊叫道：“中什么计？”

小邪道：“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转了这么久，好像在兜圈子？”

小丁往四周看去，发现四周景象都一样，她急道：“小邪我们好像是进入一种阵势里。”

小邪苦笑道：“不错，这下够我们转了！”

阿三道：“怎么？想玩捉迷藏？”

小邪笑道：“等一下再说，让我想想看有没有办法走出去。”说完四处张望一番，又转了一圈，然后腾空往四周看去，只觉得四面都是夹竹桃，再远就被雾气所罩。飘身下来！他笑道：“四面八方都一样，根本无法看清，也好趁此轻松一下，猜拳！”他已捏起拳头。

小丁奇道：“猜拳干什么？”

小邪笑道：“玩捉迷藏呀！”

小丁看了他一眼叫道：“到现在你还有心情玩捉迷藏？你到底……我真想不透你！”她一脸着急相。

小邪叫道：“怕什么，该死就会死，不该死任他什么牛头马面我也不怕！来啦！来啦！”他一副慷慨激昂不怕死的样子。

小丁真拿他没法子，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一时之间也不知如何是好。

阿三一样是亡命徒，他很有兴趣叫道：“规矩如何？是不是像以前？”

阿四叫道：“不行！小丁是女的，总不能叫她背我们吧！”

小邪想了一下道：“这样好了，我们三个谁被捉到谁就当马载人，要是小丁输了就唱歌给我们听如何？”

“好哇！”阿三阿四同声道。

小丁没想到这三个活宝，到现在还有心情玩捉迷藏，她苦笑道：“好吧！”

小邪点头道：“那我们开始猜拳，等一下就在那边那棵……大概是松树吧！我们过去看看。”

四人往一棵米斗粗的大树走去。

小丁道：“是木麻黄，不是松树。”

小邪道：“等一下就这棵……木麻黄作桩，我印上手印，免得搞错。”手掌一拍，木麻黄已出现一只两寸深的掌印。

小丁道：“要是迷失了怎么办？”

小邪道：“哪会迷失？我们转了老半天，就是转不出去，你如果迷失了，那我们就有救了。这阵势好像是分外围和内围，外围只能往内围走，而内围却不能往外围走，放心！不会迷失的。”

阿三道：“如果有危险我就大叫，小邪你可不能不出来喔？”

小邪点头道：“好，那我们得规定大叫时就不算了，咱们来猜拳。”右手藏在背后叫道：“一、二、三——？”

“布哇！”“剪刀哇！”“石头！”“剪刀！”

“不算不算！再来，一二三——”

“石头”“石头”“布”“布”。

“哇！我赢了！”小丁和阿四叫道。

小邪道：“阿三来，一二三石头。”

“布哇！”阿三大喜叫道：“哈哈，小邪你当相公，我走啦！”说完他已躲开。

小邪轻笑一声道：“好吧！我数到二十你们就得藏好，快！”他立即趴在木麻黄，闭上眼睛念着：“一二三四五六……十……十五……十九、二十停——”张开眼睛，往四周寻去，已空无一人，掠往树梢四处看去，也没有人，她只好飘身下来，一步步地往左边搜寻，约有五丈远时，立即又掠向右边，这模样有如小偷在偷东西，也像行刺大内皇帝一样，小心而谨慎。

“他们躲在那里呢？大概是在石堆后面……”小邪慢慢又摸向前面石堆，一堆、两堆，他又掠回来往后方探去。

突地小邪大叫道：“阿四我看到你了！哟呼！”他已倒掠木麻黄。

阿四大叫一声也冲往木麻黄，眼看小邪就快要到了，他也顾不了这么多，“哈——”猛吼一声，已像青蛙一样往木麻黄扑去。

小邪一摸到木麻黄立即高兴叫道：“哈哈你输，哇——”他已惨叫起。

原来小邪面对木麻黄正得意时，阿四这只大青蛙已冲向他背后，压得他哇哇大叫。

阿四尴尬笑道：“小邪帮主，这种事很容易发生，尤其是在作战的情况下，嘻嘻……”他想虽然被捉到，但也捞回一点本来。

小邪捂着碰得又红又痛的鼻子叫道：“他妈的！你这算哪门嘛？呵呵，嘻嘻，哈哈……”想到自己鼻子红肿的模样一定很滑稽，忍不住就笑起来。

不久小邪叫道：“算啦！反正你已经当牛头，闪到一边去。”

阿四笑嘻嘻地往左方掠去，他觉得这样的成果，要比当牛头来得更过瘾，准备多压几次，让小邪变成大花脸。

小邪见阿四举止有点奇怪，心想也许阿三可能在那边，也一步步跟下去。

突地——“哈——”一条白影已射向木麻黄。“小邪我赢啦！”这条白影正是小丁，她高兴得直拍手。

小邪回头一看不服气道：“死小丁竟敢偷袭，等一下一定捉你当牛头。”

小丁得意娇笑道：“你输我一次，我才不怕呢！”

小邪无奈道：“好吧，好吧！走开一点，免得变成红鼻子。”说完他已小心翼翼地摸往左边。

倏地石堆人影一闪，小邪见状大叫道：“阿三我逮到你啦！”电也似地反身飞掠木麻黄。

“不算！不算！是阿四推我出来，不算！小邪不算啦！”阿三苦丧着脸走了出来猛摇着手。

小邪哧哧笑道：“我不管，谁叫你要让他推出来？”

阿三嗽着嘴叫道：“这不能算，我是被逼的。”

阿四从石堆走出来笑嘻嘻道：“阿三我哪有推你？我只是从你左边叫一声，你就紧张地往前跑，自己不小心还要怪我？”

阿三叫道：“小邪帮主，不算！有人干扰，不能算！阿四陷害忠良！”

小邪憋住笑声叫道：“哪有这种事？逮了就逮了，作马，作马！”

阿三你载小丁，阿四你载我，两人比赛输的人下一回当牛头。”

阿四很高兴地趴在地上，小邪马上骑在他背上。

阿三直骂着但也没法子，苦丧着脸趴下去，小丁犹豫了一下才坐在阿三背上。

小邪一手抓住阿四衣领，威风凛凛地指着前方叫道：“看到没有？前面十丈有棵小树，谁先到了谁就赢，预备——开始！”

“哇——”阿四“四脚”并用，已如千里神驹般地跳过去。

“喝，喝……”小邪不停拍打阿四臀部煞像有这么一回事。只见他双目直瞪小树，脖子肌肉浮得像藤条般，不知道他是多么的用劲。

阿三也不甘示弱，猛咬牙关，连爬带跳像关公那只赤兔马，神快无比。

小丁坐在上面嘻嘻哈哈直笑，有如坐在一只大野牛上，身形蹦上蹦下。

“哇——”可惜她只坐到一半已被摔下马来，弄得灰头土脸。阿三可顾不了这么多，更加催劲地往前冲，“我到啦！我赢了！”他高兴直叫着。

阿四也抵达，他爬起来叫道：“阿三你输啦！你载的人被你摔死，你哪能算赢？”

阿三叫道：“马到就行，马到就成功了，嘻嘻……”

小邪笑道：“阿三你要永远当马，那当然马到就成功，你要当牛头还是赤兔马呢？呵呵……”

阿三深深叹口气道：“真虽（倒霉）！今天是黑七，马到了还得带条腿来。好吧，牛头就牛头，反正有的是机会。”

就这样他们玩得天昏地暗，各有输赢，个个伤痕累累，小丁喉咙唱哑了，但仍然斗志高昂。

这次又轮到小邪当牛头，他叫道：“一二三……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停——”

他左掠左掠，前探后探，终于看到阿四光头闪闪发光，他大叫：“阿四！”反身就往回奔。

阿四一紧张叱叫一声往前扑去，他不是扑向木麻黄，而是扑向小邪双腿，这一扑倒将小邪双腿紧抱着不放。

小邪摔在地上大叫道：“阿四你放手呀！”

“不放！”阿四嘻嘻笑着。

“快放！”“不放！”“快放手”“不放就是不放！”

小邪大吼一声叫道：“不放也可以！”他动用“前脚”像壁虎般地拖着阿四往前爬向木麻黄，阿四双腿猛勾树干、石头，但还是拉不住，地上已出现一道颇深的痕迹。

“阿四你输啦！”小邪终于伸出手指尖触摸木麻黄，才松了一口气趴在地上。

阿四这时才放手得意笑道：“输就输，被你拖一阵也满舒服的，呵呵……”他总是在失败中捞回一点本来。

小邪喘口气，压低声音道：“阿四，阿三在哪里？”

阿四左手轻轻指向后边，点头哧哧笑着。

小邪会意，立即往后边摸去。

突地有声音传出——

“哈哈，我就知道阿四会告密！”原来阿三换了两堆石头，现在跑在小邪前面，得意地往前冲，那姿势真像逃狱钦犯，咬牙切齿，滑稽已极。

小邪哪晓得阿三会来这招，一闻到声音立即大叫：“阿三！”他也折回身躯，见阿三在前面五尺，猛加脚劲往前追，想赢过阿三。但距离短能挽回局势甚是困难，眼见阿三就要到了，大喝一声，小邪已电也似扑过去，他这全力一扑，其势何等之快，力量何等之大。

阿三扑到木麻黄前面，伸手要触摸，得意叫了出来，“嘿嘿我……”

“砰！”突然一声巨响传来。

阿三愣住了，傻傻地趴在那里。

阿四也愣住了，呆在当地。

小邪尴尬笑道：“我赢了！嘻嘻！”只见他怀抱一棵斗大的木麻黄站在那里哧哧笑着。原来他这一冲，竟然把木麻黄给齐地撞断，威力甚是惊人。

“哇哇哇！”阿三咋舌苦笑道：“虽！真虽（倒霉）！没想到连桩都被你拔下来。”

阿四哧哧笑道：“阿三你还是输啦！你命中注定瘪十，呵呵……”

小邪丢掉怀中木麻黄，耸耸肩大叫道：“小丁——放牛吃草啦！木麻黄不见了。”

小丁在远处一听奇道：“木麻黄怎么会不见了昵？”

小邪轻笑道：“它一不小心就被我撞断了。”

小丁呵呵笑着走回来笑道：“可惜木麻黄没长脚，否则它一定会小心逃开的，你们哪！真像牛头！”

“哈哈……”众人直笑不已。

不久，小邪道：“天色已晚，也没桩可玩了，大家休息，准备明天好好想法子脱困。”

小丁揉着手臂道：“我全身酸死了，这运动好累人。”

小邪摸摸鼻子及手肘有点得意道：“我更惨。”

阿三、阿四也差不多，膝盖、手肘、头顶都有伤。

大家互看一眼又哈哈大笑起来。

寒风轻吹，夜雾低垂，树叶簌簌。

一夜无事，他们已醒来。

昨日小邪在玩游戏，除了舒展一下心胸郁闷，最主要的是引出黑巾杀手，可是等到现在却不见人来。

小邪奇道：“我们在这里闹翻天，为什么一个黑巾杀手都没有呢？”

小丁道：“也许他们离这里还很远，也许他们以为进入这阵势里面，一定不能活命，所以才不管我们。”

小邪点头道：“也有此可能，我再往高处看看。”说着已飘身而起，不久他降落于地道：“还是一样，全部都是雾气，看不到远方。”

阿三道：“现在如何？放炸药？”

小邪道：“炸药也炸不出什么名堂，我们用最笨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什么方法？”小丁问道。

小邪笑道：“开路！开一条直路。”

小丁道：“要开多久？这里至少有十里方圆。”她有点失望。

小邪很有信心道：“愚公都能移山，我们怕什么？而这些小石堆不多又不大，开始啦！阿三、阿四你们各找一根长树枝，将袈裟绑在上面。”

阿三奇道：“这要做什么用？”

小邪道：“指正方向。”伸出两只食指又道：“食指对食指才能对成一条直线，我可不愿把路开歪了。”

阿三、阿四会意，很快地找到长树枝并绑上袈裟。

小邪将树枝交给小丁，他道：“小丁你负责指标，五十丈换一次，我怕太远会被雾气罩住，那就看不到了。”

小丁问道：“如何换法？”

小邪伸出手掌道：“拇指和食指当作标竿，你站在中指位置往食指看去，一定要让拇指和食指重叠，然后将姆指那枝标竿插在中指位置上，以此类推。”

“我懂了。”小丁接过树枝，先插下一支在当地。

小邪再次腾空，不久飘下来道：“左边是那神秘山峰，我们往那里开。”说完抽出匕首道：“阿三、阿四你们两个负责震开石头，我砍树。”

阿三、阿四点头示意，立即往前方石堆掠去。

开路计划已展开。

小邪看准目标，匕首一挥“哗啦啦……轰……”树木立即倒地。

阿三、阿四紧跟其后，双掌不时震向石块，一下“大力金刚掌”……“般若禅掌”……“摔碑手”又是“大悲掌”又是“少林三十六弹腿”……好像在练功一样。

只听“轰……”、“砰……”、“咔嚓……”碎石粉飞，摧枯拉朽所向披靡，有如砸豆腐一般。

小邪砍树如切菜，从容不迫，挥洒自如，还不时哼着小调。

时间一分分过去，路也一寸寸增长，小丁也忙着换标竿，但丛林实在太大了。

阿三、阿四已气喘如牛，再也没有先前那种抱着开玩笑的心情，他们已笑不出来。

小邪是拚上了，他汗流浹背，呼气混浊，心跳加速，他还是咬着牙，就像撑着莫塔湖的瀑布一样，施展他那无穷尽的耐力，有时候他也帮忙劈开石堆。

小丁虽是换标竿，但时间太久也有点受不了，她也不敢休息，不时替阿三及阿四擦汗。

太阳已下山，他们已整整连续不停地工作十二个时辰。

阿三、阿四已寸步难行。

小邪还是一样卖力地砍下去。

小丁也瘫痪了。

月亮已升到空中，大概有二更了吧！

只剩下小邪一人在工作，阿三、阿四和小丁都累倒了，躺在地上四平八稳。

终于——

“哗啦啦……”一阵大树倒地声传来。

“黑皮奶奶的，成啦……”小邪无力地脱口说出，人也坐了下来，在他前面已没有树丛挡着，他再次感到欣慰，望了望阿三他们，小邪没有停下来，爬起沉重身躯往山中奔去。

不多时他扛着一只山羊及一袋用芋叶包成的水袋走回来。拾些枯枝，升起火，烤起山羊肉，等肉熟了他才吃些肉片，躺下来开始休息。他本想叫醒大家，但想了想还是让他们继续休息，肚子饿了他们自然会醒过来。

浓雾再次笼罩大地，山风徐徐吹过，树梢飕飕轻吟，似在安慰这一群……第二天午时。

小邪才悠悠醒来，入眼是阿三、阿四及小丁正望着他哧哧笑着。

伸伸懒腰坐起来，小邪道：“怎么？你们病都好啦？”斜睨众人似笑非笑。

小丁娇笑道：“本来还没好，但吃了山羊肉就好了，呵呵。”

阿三道：“小邪你怎么全砍完？其实留个十几丈，我们一样可以出来。”

小邪笑道：“我怎么知道差几丈，那时候一心想着要砍完，要砍完，手也不听指挥地一直砍下去，反正也差不了多少。”

阿三道：“如果这树林还有一半呢？”

小邪道：“我想如果还有一半我会停下来，因为昨天我腾空往四周看时，我已经盘算好大约要多少时间，总不能累死我自己。”

小丁笑骂道：“能停就好了，你呀，十足的亡命徒！”

小邪瞥向她笑道：“我是亡命徒，那你是什么？不要命的？”

阿三猛点头笑道：“我是要人家命的。”

阿四笑道：“我是命不要的，嘻嘻……”

小邪笑道：“好啦！不要命的也好，要人家命的也好，命不要的也好，赶快吃饱准备作战，省得白跑一趟。”

小丁笑道：“我们都吃饱了，只有你自己贪睡没吃着，还在说风凉话呢！”

小邪呵呵笑道：“那我就不客气啦！”手一探已撕下一大块肉片，开始

咀嚼起来。

不多时，小邪已吃饱，他说：“收拾一下我们走。”

四人整整衣装，立即往山峰潜去。

约走三柱香时间，他们才到半山腰。

突地——

小邪手一挥，沉声道：“蹲下来！”四人迅速伏于地面。

只见前方大约五、六十丈外，有六名黑巾蒙面人在巡逻。

小丁低声问道：“小邪，地头到了是不是？”

小邪点头道：“大概错不了，这些蒙面人可能是看门的，可是我们怎么没发现房屋或洞穴呢？”

阿三道：“也许和开封那座监狱一样是用秘道出入。”

小邪想了一下道：“有可能是如此。”举起左手指向黑衣人道：“我捉左边那三个，阿三你负责右边那个，小丁你捉右边第二个，剩下那个就由阿四你负责。”

三人齐点头。

小邪道：“等一下摸到他们差不多五丈距离时，我一下令，大家一起冲上去，一定要将这些人一次制服。”

阿三道：“小意思。”

“走！”四人慢慢往前摸去。

二十丈……十丈……六丈、五丈，“冲——？”

小邪沉喝一声，身形已如出弦之箭，电掣风驰挟着一道劲风，快捷无比地扑向左边三名黑巾杀手。

阿三亦不落其后，双手齐出，尽展所学“拂门千里”化作千百只掌影，掌掌蕴含万钧之力，迅厉掌风已击向右边那名黑巾杀手。

小丁娇叱一声，芳牙微咬，柳腰轻摆，有如灵凤般地掠向目标，虽是出手搏敌，无意之间仍然露出那高雅之神情，一跃，一翻，一推，一抓，有如流星飞掠空中，捷逾飘风。

阿四手中剃刀抖直，身如腾海蛟龙，招中套招虚实并用，火花一闪已然袭到那名黑巾杀手。

六名杀手哪晓得平空中突现强敌，个个大骇失色不知所措。有的抽出东洋刀奋身迎敌，有的呆立当头，有的却往回路奔命而去。

只这一触“砰砰……哇！呃！……救命”一阵杂乱打斗惨叫之声立即传来，黑巾杀手已四死一伤一逃。

倏地逃走那位黑巾杀手已抛出一团东西直射空中。像是信号弹。

“不好！”小邪怒喝一声，手中寒光突闪已击向那团东西，身形直掠空中，有如天马行空般射向那名杀手，端的是又急又快。

“哇……”这名杀手惨叫声只发至喉咙，还来不及出口，脑袋已被小邪砸得稀烂，当场死亡。

小邪见敌人已除，才转身轻骂道：“黑皮奶奶，阿三你昨天捉迷藏捉多了，今天还想再玩是不是？”

阿三尴尬笑道：“意外！意外！这是意外，我很快地出招，谁知道这小子竟然跑到阿四那边，我只好再追过去，可是阿四剃刀太厉害，我不敢撞他，所以……”言下之意是所以才绕道而行，所以才会让敌人跑了。

小邪叫道：“你们两个也真是，不会换过来吗”我要你们杀哪一个，就

真的要杀哪一个？要命哪！呵呵……”他也觉得好笑。

阿四很认真道：“不能换！我早已算准要切向敌人左边脑袋，要是换了敌人，我可切不准，呵呵……”他看着阿三直笑，想必是切不准，会失手切下阿三耳朵吧。

小丁娇笑道：“算啦小邪！反正敌人已除，再说你也没全部杀死，还留了一个活着，还好意思说别人？”

小邪笑了笑道：“妈的！两个大混蛋寻找开心？脑袋也不会变通一下，哪天叫你们到河边去数石头，看看到底是双数还是单数？”

阿三、阿四傻愣愣地笑着。

小邪转向小丁叫道：“我留下一个是故意的，你急什么？骂得真快，也不怕闪了舌头？”

小丁嗔道：“你自己说要全部杀死的嘛！”

小邪笑道：“小丁你知不知道有一种鹅和你很像？”

“什么鹅？”

“呆头鹅！”说完小邪已跑开。

小丁跺脚叫道：“小邪你……”她呶着嘴没追上去。

小邪笑笑走回来道：“免战，免战！本将军要休息，要休息！说着玩的，我还有话要问问这位黑大侠。”他向受伤那位黑巾杀手走去。

小丁的反应是女人该有的，她哪是真生气，她道：“那你快点问，别耽误了时间。”

“没问题，保证准时解决！”手一拍，小邪已拍醒那名杀手，他叫道：“喂！老兄，天亮啦！醒醒吧！”

黑巾杀手四肢瘫痪无力地坐在地上，他讷讷道：“你是何人？怎敢闯入禁地，我……”

小邪截口道：“我是杨小邪，来扒你们老巢的，识相点，老实回答我的问话，免得我多费手脚！”

黑巾杀手道：“你知不知道这里是哪里？你们敢闯进来？你不怕死？”

小邪道：“怕死就不会来了，我问你，总坛的路怎么走？”

“总坛？”黑巾杀手奇道：“什么总坛？”

小邪看他一副愕然样子，也许这家伙不知道总坛就是他老巢，他道：“总坛就是你看管的地方，在哪里？”

“原来是使者住的地方。”黑巾杀手喃喃念了一下才道：“我不晓得，这山上有许多洞穴，每洞都住满人，我没进去过。”

“那你的任务是干什么？”

“负责巡逻四周，如此而已。”

“你担任这工作有多久了？”

“五年。”

“五年？有没有出去走走？”

“没有，一直都守在这里一步也没离开。”

“难怪连我这样顶顶有名的人你也不晓得，到那洞穴道路怎么走？”

“往这小山径走到向阳区再往左转，那有一个岗哨，再过去就是洞穴，我没进去过，所以不晓得那里的路如何走。”

“嗯，你很合作，饶你不死。”

小邪轻轻挥指，黑巾杀手应指而倒，他转向阿三道：“炸药准备好，咱

们去修理这些混蛋。”

阿四拍胸脯道：“万事诗口口！这一次一定错不了啦！”

阿四嘲笑道：“你哪次漂亮地办妥过？吹牛！”

阿三叫道：“吹牛也要有一套，你行吗？马屁！”

阿四笑道：“马屁人人爱吃，你放得出来吗？”

“哈哈……”众人笑声不绝。

小邪道：“走吧！以后有你们吵的。”

四人掠往山顶，他们绕过岗哨直奔洞穴。只盏茶功夫已见到目标。

此地在山阴后方之山凹地带，像楼梯一样，层层往上叠，一共五层，每层高约三十余丈，且有许多入造山洞，有方有圆参差不齐，洞前则是平台大约百余坪，平台四周植满林树，隐约可见黑影来往行走，像是练武又像是闲逛，越往上层平台越小，沿口也愈少，第五层则只有一个洞口，因为过高不能看见平台。

小邪惊叹道：“哇哇哇！是谁有这么大的手笔，将半天高的山作成一座尖塔似的峭壁楼梯，这楼梯可不太好爬！”

阿三笑道：“我们要炸第几层？”他很急。

小邪道：“看他们这种建筑，可想而知愈上面的人武功愈高，第五层可能是江振武住的地方，他不在，我们炸第四层。”

小丁道：“这些洞穴都在半空中，非得从第一层才能爬到第二层，我们哪能一下子就爬到第四层？”

小邪道：“可能连路都没有。”

阿四道：“那他们怎能上去？”

小邪道：“也许用绳索吊。”

阿三道：“我们如何上去？用飞的？”

小邪看看地形道：“我们爬上峰顶，把炸药往下丢，能炸多少就炸多少。”

小丁道：“这样不行，到时候要逃都没地方逃，我不赞成。”

小邪哧哧笑道：“那要如何？你近来好像很聪明，你说说看。”

小丁微微窘笑道：“引他们出来，再将他们炸死。”

小邪道：“这方法是不错，但炸的都是一些小兵小卒，我有点不甘心。”

小丁娇笑道：“有就好啦！这么贪心，也不想想我们来了多少人，就想要动人家大的？小心偷鸡不着蚀把米。”

“好好好！”小邪叫道：“偷鸡就偷鸡，下次来大的，既然要炸小兵小卒，也不必引他们出来，炸第一层就是。”

阿三急叫道：“时间宝贵！”手一挥道：“快走！”他是炸药玩上瘾了，想求表现，一副神气活现之样子。

小邪笑道：“阿三等一下有得你炸的，我们得想好法子，免得像昨天被困在阵势之中。”

阿三只好再等了，他道：“你快点研究，我这次一定成，不成不要钱。”

阿四挖苦道：“行了也没钱，省省力气等一下好用吧！光吹。”

小邪道：“少斗嘴，哪天真的要叫你们去擦玻璃。”

阿四闻言干笑道：“我是实话实说，呵呵。”

小邪想了一下道：“我们还不晓得阵势如何走法，恐怕一时之间也走不出去，等一下炸完时我们就躲起来，趁他们大乱时，逮几个人问问就知道了。”

小丁问道：“要是冲散了要到哪里会合？”

小邪道：“不会冲散的，我们一起摸到第一层洞穴，投完炸药就一起奔回来，如果真的被冲散就到昨天我们休息的地方会合。”

小丁笑道：“这还差不多。”她的意见被采纳了，心中甚是高兴。

小邪看她笑得如此甜，他叫道：“你也不害臊，一个女人家跟得这么紧！”

小丁粉颊立时泛红羞窘叫道：“谁跟你，我……”

小邪笑道：“好好好……不跟，不跟，换我跟你总可以了吧！”小丁心中一甜，笑骂道：“谁要你跟？快走吧！少说风凉话！”小邪点头道：“也好，咱们走！”

语音一落，四人已朝总坛方向逼进。

盏茶功夫一过，他们已到达地头。

他们伏在平台附近丛林，往前一看，只见人影幢幢，少说也有五、六百人在此练功。阿三大呼过瘾道：“奶奶的，这仗打得才算过瘾。”

小邪道：“等一下我叫他们集合，我一抽身你们就把炸药往前丢，最好三个一起丢。”

阿三道：“我一个人就够了啦！”他很有把握。

小邪道：“多人丢能早点完成，我们也早点走，你分配一下炸药，我走了。”他挺身往人群掠去。

阿三将炸药分给阿四和小丁，他抿嘴道：“小心点，引信烧到三分之二再丢，免得他们拾到再丢回来。”他倒像大人在教训小孩一般。

阿四深深一揖道：“是！不明大师兄！”

三人微微一笑，没再斗嘴，因为小邪已走出去了。

小邪一登场，威风八面地站在广场大叫道：“喂！集合啦！搞什么鬼？”就是真的指挥者也没有他如此猖狂。

众人闻言吃惊地往他看去。

有位四旬光头黑衣壮汉走过去拱拱手道：“敢问……”

小邪先声夺人叫道：“我是副使者。”左手伸出，照着凤姑以前所说的手势比起来，四指指尖顶在姆指第一指节。

那人立即道：“黄河之水天上来。”

小邪灵光一闪道：“黄河之水黄河来。”

那人恭敬道：“属下第一护坛祝敏，听候差遣。”

小邪暗自偷笑，没想到他这句“黄河之水黄河来”竟然中奖了，他沉声道：“本副使者要到外围阵势看看有无损坏，祝护坛你可知阵势有无改变？”小邪不敢当面问阵势出入方法，以免让他起疑心。

祝敏道：“回副使者，阵势没有改变，仍是逢三减一，十丈反左。”

小邪点头道：“很好，你最近可有见使者？”

祝敏道：“属下才疏智薄哪能见到使者？”

小邪道：“我带你去见他。”

祝敏喜上心头忙道：“谢副使……”

“捉住他——”一狂吼声已截断祝敏的话。

“捉住他！他是杨小邪！”洞中奔出来一名六旬白发独臂老人，他大吼一声已直冲小邪。

小邪一看暗道：“乖乖，原来是鹰爪神魔顾见愁。”他大叫道：

“老不死你活得满好的嘛！”“啪啪”两响，手掌一伸一缩已将身前的祝敏打得眼冒星星满地找牙齿。借势腾空，右掌一挥，漫不经心地拍向迎面

而来的顾见愁。

两人在空中一触，砰然一声巨响，双方各自倒射回去，小邪一个“鹞子翻身”安然落地。

而顾见愁已被震得血气不稳，一落地踉跄地往后退，差点摔在地上。

“捉住他！别让他跑了！”

人群有人吼叫出口，几百名杀手个个手持东洋刀围住小邪。

小邪童心大发叫道：“来呀！在这里！”三两步掠往左边，众人也奔向左方，“在这里！”小邪不时变换地点，杀手们也跟着追了上去，好像母鸡带小鸡般地在平台上作早操。

顾见愁见小邪轻功如此了得，立即大吼道：“放暗器！”随手也抖出身暗青子打向小邪。

霎时千百种暗器已如雨点般打向小邪全身，暗器泛起一片银光，煞是好看，咻咻之声不绝于耳。

小邪见暗器不但多，而且劲道十足不能忽视，双手立即舞出数道幻影，带起一阵厉风已封向来袭之暗器，“叮叮当当……”大小珠玉落满盘，暗器已被击落不少，趁此空隙，反身掠往来处，飘然避开暗器。

“来呀！有种再来呀！”话音一落，小邪已射入树林中，只一闪已不见人影。

“快追！追不到你们别想活命！”

霎时灰尘弥漫，脚步声，喊叫声，衣袂破空声……连绵不断，有如万马奔腾，长江骇浪般地涌向树林。

阿三看这些不要命的已冲过来，他点燃炸药引信，像在玩泥巴似地爆竹一样，从容而含笑地数着：“一、二、三，丢——”炸药已往人群甩去。

阿四、小丁也不落后，齐将炸药丢往人群，只听——

“轰……轰……轰……”“哇……呃……呜……”爆炸声、惨叫声、呻吟声、跌撞声……不绝于耳。

只见地上残肢断肩，尸横遍野，血洒满地，烟雾朦胧，悲惨已极。

阿三见炸药已丢完，大叫道：“走！”

三人已往来处飞奔而去。

小丁见不到小邪，心中一急叫道：“小邪到哪里去了？”

阿三道：“反正他死不掉，咱们快逃，等一下被捉就不妙啦！”不等小丁反应，他已拉着小丁往那片夹竹桃林奔去。

## 第十九章 尸魂人

小邪并没有退走，他利用大家混乱之际已反身掠回那些山洞，只见他猛提真气如飞鹤冲天般地拔高十数丈，略加换气，双脚轻点崖面，身形再次冲高翻向第二层平台，只几个起落他已到达第五层平台上。

小邪轻轻探入洞内，洞内十分宽敞，桌、椅、床、柜一样不缺，布置得古色古香，美伦美焕，要比王公贵族来得好多了。

小邪觉得奇怪，掠往桌前，看那已沾湿的白宣纸，他触摸椅子心想：“这里刚才明明有人坐过，怎么连个人影也不见了……”他走往床边一摸，还有点热：“这里更能证明有人刚才在此……”蓦地——

“哈哈……杨小邪你出来吧！”

小邪一惊往洞外走去一看，他笑道：“原来是江振武，你好吗？”

江振武大笑道：“杨小邪我们又见面了！”

小邪轻笑道：“不错！天下真小，你没走？”

江振武道：“我刚回来。”

小邪瞥了一眼哧哧笑道：“这里是你的寝室？”

“不错！”

“你娶老婆没有？”

“没有！”

“你的寝室平常有人睡？”

“没人敢上来这里一步。”

小邪笑笑地望着江振武道：“你明明没走为什么要骗我？”

江振武心头一震道：“我为什么要骗你，我刚回来！”

小邪道：“刚回来？桌上的宣纸怎么是湿的？床上怎么会热的？难道你有姘妇？屋内有秘道？我一上来她就躲起来了？”

“哈哈……”江振武笑数声道：“杨小邪不愧是杨小邪，没有事能瞒过你，不错，我已回来三天，屋里也有秘道，否则老夫怎能困得住你？”

小邪满意道：“江振武你很好，终于老实一次，你这里已不再是秘密了，怎么没看到武痴？我好想念他……”他露出关心脸色。

江振武道：“他在一个秘密地方练功，现在还用不到他，只要我这五名杀手中的一名杀手也够了。”他拍拍左边那名黑巾杀手胸脯，淫笑不已。

小邪见那五名黑巾杀手，双目射出闪闪青光，手握长刀站在那里有如木头，一动也不动，给人有种压迫感。他道：“这五名大概就是你的秘密武器了吧？比起武痴如何？”

“哈哈……”江振武狂笑道：“五人联手武痴也不敌，杨小邪，我还是那句话，跟我合作，天下就是我们的了，否则你休想走出此地一步，不信你试试看。”

小邪笑道：“如果我走出去呢？”

“嘿嘿！”江振武道：“如果你走出去，我就毁了这里，因为我的秘密不能让你带出去。”

“你要换老巢？”

“不错！”

小邪笑了笑：“江振武，我想问你一些事情，反正我已经要死了，你不会吝啬得连我这点要求都不给吧！”

江振武奸笑道：“你说说看！”

小邪道：“我想问你，韦亦玄是不是你杀的？”

江振武说道：“韦亦玄不是好好地活在飞龙堡吗？”

小邪道：“你明明知道很少有事情能瞒过我，你又何必装蒜？”

江振武看了小邪良久才道：“不错，是我杀的。”

“这么说现在这位韦亦玄是你手下了？”

“不是，他不关我的事，不过他也不敢违背我的旨意。”

“严格的说，他还是有点受你控制对不对？”

江振武道：“我要控制谁就能控制谁，我要杀谁就杀谁，这些事不足为奇。”

小邪点头道：“你的确有这个本领，你可以说是近几百年来最厉害的枭雄了。”

江振武冷道：“谢谢你的夸奖，可惜你不识抬举。”

小邪道：“不是不识抬举，而是无福消受。”

江振武道：“那你就尝尝我这五名杀手了。”退身走到五名杀手后面，只见他右手一扬，洒出淡红色粉末在五名杀手头上。

霎时这五名杀手立即手持长刀，分别以五个不同方位奇快无比地劈向小邪，刀势之快令人咋舌。

小邪见五人来势汹汹，而且训练有素，也不敢大意，探出匕首大叫一声，疾往左边长刀封去，身形往后一翻，避开背后攻势，左手掌劲齐出拍向左边那名杀手。

“砰！”一声，那名杀手已被震飞一丈二、三摔在地上，奇怪的，他竟然没事，双脚一蹬，又射回来。加入战圈。

小邪并没有歇下来，匕首一伸带起五朵银花逼向左边那名杀手，双腿齐跃在空中连翻三个筋斗，一脚端向迎面而来之杀手的胸口，匕首又挑向左边那位敌人。他虽是频频换招，但杀手们已挟缠不退，被击退马上又欺上来，像是不会累似的。砰一声，小邪已将迎面而来那位杀手踢开，匕首也戳进左边那位杀手小腹。“哇喔！”小邪大叫一声赶忙收招，掌风往右边三名杀手击去，并借势掠向左边峭壁，马上背贴峭壁，匕首当胸指着围成扇形，夹攻而至的一名杀手。他很纳闷，刚才刺向那名杀手小腹时，以为他会倒下去，没想到他竟然一点反应也没有，而且还截了小邪左大臂一刀，难怪小邪会如此吃惊。

“他妈的！这些不是人，是僵尸，竟不怕刀！妈的。”小邪咆哮着。

“哈哈……”江振武见五名杀手已将小邪困住，他得意道：“杨小邪任你武功高强，也敌不过我的尸魂人哈哈……他不怕刀枪，不怕掌风，你好好应付吧！哈哈……”他已狂态毕现。

小邪苦笑道：“什么玩二（意）嘛！世上怎么有这些人？果然比武痴还要厉害多了。”他大叫道：“江振武你用什么方法控制这些不要命的僵尸，满可怕的嘛！”虽然说话他可没停手，匕首不断击向迎面之长刀。

江振武狞笑道：“告诉你也无妨，我用药物将他们练成如此，也用药物控制他们，如何？没想到刚用上他们就有如此好的成绩，杨小邪，看在你我多次交手的份上，我可要好好替你收尸以尽朋友的道义，哈哈……”

小邪叫道：“江振武你快叫他们停下来，我们有话好说。”他想先摆脱这些怪物，等一下制住江振武就可以脱身。

江振武摇头道：“杨小邪你别怪我，我也无能为力了，因为这五名尸魂人只辨别药物，这一发动攻击就得战到死，不管你死或他死……”突然他闭口不再讲下去。

小邪一听笑道：“原来他们也会死。”心中稍微安定下来。

江振武立时狂笑道：“他们只有一种死法，就是累死，但你放心，我有药物预备着，保证他们会活得很好！”他发出一阵怪叫声，只见五名杀手攻势更加猛烈。

小邪见状不得了了，不躲开一定会成为刺猬，猛咬牙运起十成功力，刀化一片银光，错腰往左闪避开三把长刀，左掌劲风扫向那三名杀手。匕首荡开一把长刀，双脚蹬壁借势冲往一名杀手。只见他连人带刀，捷如电闪地射了过去，砰一声，那名杀手已被他一撞一带，像抱元宝般撞出一丈二尺余，小邪见机不可失，匕首猛扫，切下这名杀手右臂。只觉背后冷风已至，小邪顾不得再砍向这名杀手脑袋，欺身往地上滚。“呃！”他再次闷叫，背上已被划一道七寸长的血沟。人一翻身，四把长刀又将他困住。那名断臂者改为左手握刀又攻上来。

“奶奶的，这些不是人的人，竟不会痛，不会叫，不怕砍，不怕累！哇佳佳！”小邪直叫苦，但只一分心，胸前又多出一道血痕。

“喝！”小邪起了拚命之心，匕首往前刺去，迫退前面两名杀手，身形往前一带，避开背后三把长刀，双脚猛跃，翻起身躯头下脚上，劲风疾扫当前两名杀手，将他们震开半尺，突地施展“千斤坠”硬将身形逼下来，匕首狠戳一名杀手右腿，“卡”那只右腿迎刀而断，他不敢停滞马上往左边滚去，“咻咻”两把长刀划空而过，哼了一声，小邪右大腿已被划中，鲜血直往外流。他不理伤口疼痛，匕首回旋拨开已袭到门面之长刀，身形往前猛扑三尺，匕首已切下那名杀手握刀之手腕，右腿将他扫开。这当时已有三把长刀分别刺向他背部及两肋，他扭身往左一带让左边长刀刺中腰部，匕首往前疾扫，砍下两名杀手握刀之手，腰部疼痛得使他打了个冷战，他已伤痕累累。只这冷战一打，那名断臂杀手又引刀攻上来，真是非战到死不肯罢休。

猛咬牙关，小邪怒吼一声，身形纵高数丈，翻身落在三丈开外之平台上。“啊——”他再次发出雷霆怒吼，身形已如流星飞逝，电光石火般划出一道蓝光，挟以江河溃堤，山崩地裂之势射向五名杀手，他已使出无以伦比的杀招，是拚命也是杀敌。

五名杀手刀置中宫，冷森地带起一阵劲风飞掠迎向小邪，他们不是人，故而永远不会退缩。

双方这一触，只见小邪有如一道带满剑的光轮转个不停，闪得令人目眩头昏，十丈之内狂风大作，银光已将这五名杀手吞噬。

只听——

“叮叮当当……叭叭……嘟嘟……”一阵响声过后，一切都静下来了。

五名“尸魂人”却趴在地上。一名面朝天，一名脸朝地，一具斜躺，一具卷缩一团，一具凹伏于地，他们不再动，全部都死亡。

小邪静静站在平台上，手握匕首，他也没动。

江振武则吓得两腿直抖，愣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

不久小邪慢慢走向江振武冷冷道：“江振武你认命吧！”

江振武惊魂初定，他干咳两声笑道：“杨少侠咱们有话好说！”他直往左边山壁退去。

小邪道：“你变得倒真快，有什么话好说？你准备将这里炸了吧！我仍活得好好的。”

江振武已退至山壁，他像突然得到靠山似地大笑道：“反正我也是要死了，你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吗？”

小邪冷冷一笑道：“江振武你别以为走到山壁就能够逃走，你不妨试试看。”

江振武一愣，随即干笑道：“杨小邪，我并不想逃走，你……”

小邪截口道：“你骗得过别人，你想骗得过我？老实点。”

江振武倒有点担心了，他道：“好吧，我不动，我想问你如何杀了那些尸魂人？这好像不可能的事情，而你却真的将他们杀死。”

小邪轻轻一笑道：“你没有看到我衣服上写的字吗？”他挺起胸，才发现衣服已破，尴尬一笑，马上用手将被划破之衣服拼回去。

“浪子不归，飞刀无痕？”江振武奇道：“你是用飞刀射死他们？”

小邪点头道：“不错，我先用匕首，后来才想到用飞刀。”

“可是我并没有看见你的飞刀。”

“你没有看到飞刀无痕这四个字？”

江振武不由得机伶伶打了一个冷颤，他想不透小邪的飞刀到底有多大的威力，他栗道：“你是射向他们哪里？”

“眼睛！”小邪道：“因为他们只有眼睛是活的，所以我射向他们眼睛。”江振武长叹一声道：“没想到我认为无懈可击的尸魂人到你手中也不堪一击，老夫认输就是，你动手吧！”

小邪哑然一笑道：“没想到你会如此窝囊，你一定还隐藏了什么秘密。”

江振武伤感道：“我已经没有秘密了，我手下在下面被你炸得半死不活，我所依恃的尸魂人也被你毁在当场，现在我又落入你手中，我还有什么秘密？杨小邪你太看重我了。”

小邪笑道：“我们还没真正交过手，我不相信你武功如此不济，你是有意隐藏？”

江振武强笑道：“我没有隐藏什么，我真的是走投无路，如果我隐藏了武功，我哪会等着你来杀我。”

小邪叫道：“你少来，你知道我不会杀你，你却在那里说风凉话。”

江振武一听惊喜道：“你不杀我？那我……”他高兴得说不出话来。

小邪道：“别假惺惺装模又作样，我还要从你身上找出黑血神针而你到现在还没用过一次。”

江振武叹道：“我要是有黑血神针我就不会呆在这里了。”

小邪道：“那你的神针到哪里去了？”

江振武迟疑一下道：“它们被叛徒盗走，一只也不剩。”

“有这种事？”小邪道：“什么时候被偷的？”

江振武道：“在两年前，他们又潜回来盗走黑血神针。”

小邪喃喃道：“是在各派掌门被杀以后……”他道：“你的黑血神针来自何处？”

“飘花宫。”

“飘花宫？真的还是假的？”

“是真的。”

小邪心想：“奇怪？老头说飘花宫的神针一支也不少，为什么江振武会

说取自飘花宫？其中必有一个是错的。”他道：“你取到几支？”

江振武想了想道：“五支。”

小邪叫道：“这种事还要想吗？”江振武一惊马上道：“本来六支，但一支已磨成粉末配药，我考虑要不要告诉你。”

“配什么药？”

江振武苦笑道：“神针细如牛毛，磨出来的粉末也少得可怜，只这么一搅拌药力已分散，这次配药失败了，所以才没有将其他的再拿来配药。”

小邪道：“真的只剩下五支？”

“是的。”

小邪道：“好，我会走一趟飘花宫，到时候就可以拆穿你的谎言，今天放过你。”说完已纵身往下掠。只几个起落已到地面。

只见到遍地残肢断臂，尸堆如山，哀鸿遍野，喧嚣吵杂已极了。小邪知道自己伤得也不轻，不宜再作战，乘混乱之中离开此地，往夹竹桃林奔去。

江振武看到小邪消失在远方，眼光闪烁出数种表情，有惊有喜，有哀有愁，最后叹口气走入洞内，不复出来。

小丁在林中等得忐忑不安，她担心叫道：“小邪不知道会不会出事，我们回去看看好吗？阿三！”

阿三很有信心地笑道：“放心！小邪有九条命，我有八条命，我死了以后才轮到她，现在我好好在这里，小邪当然也安然无恙，小丁你休息一下，我数到十小邪就回来啦！”阿四也安慰道：“我们跑在小邪后头，怎么一转眼反而我们先到？天知道小邪在耍什么花样？我看我们还是小心点，免得他装鬼吓我们。”

小丁幽幽道：“可是我好担心。”说着眼眶已充满泪水。

阿三见状急叫道：“好好好！等我数到十，如果小邪还没回来，我们就去找他。”

小丁急道：“那你快点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九……九……”

阿三每个字都隔了两、三分钟，这个九字也不知讲了多少次。

小丁急叫道：“阿三你快点念十！哪有‘九’个没完的？”

阿三笑道：“再等一下，就快了，九……九……”

“十！”

语音一落，小邪已出现在他们眼前。

阿三一看，也不管小邪伤痕累累，他得意叫道：“你们看！我阿三说的话包灵，只这么一数，小邪帮主就回来，嘿嘿，有撒啦！”

“小邪——”小丁见到小邪受伤，心一急，箭步奔过去拉住小邪双手，双目已红。

小邪安慰小丁，他笑道：“没事！没事！皮肉之伤，两三天一定好。”

小丁急道：“快躺下！”不等小邪回身，已将他按在地上。

小邪背部一触地，伤口有如针刺火辣辣，异常难受，身不由己地哆嗦起来。

小丁很快替他检查伤口，并替他涂上金创药，最后她道：“小邪腰部这刀是怎么刺这么深？这可要好几天才能复原，你遇上了什么人？”

小邪道：“活死人！黑皮奶奶，天杀的！真虽（倒霉）呀！”

阿三咯咯直笑道：“想不到通吃帮帮主也有挨刀的时候，我倒想不出谁有这个能耐，是武痴吗？”

小邪一想到就有气，他叫道：“不是武痴，是活的死人，杀不死的人，妈的黑七！逢赌必输！”

阿三叫道：“小邪帮主你说清楚一点，哪有杀不死的人？这未免太不可思议了吧？天下真有这种人？”

小邪道：“江振武叫那些杀手为尸魂人，反正他们不怕刀枪，不怕掌力，好像僵尸一样，武功又奇高，弄得我伤痕累累，差点跑不回来。”

“尸魂人？”阿三脸色有点紧张，不信地望着小邪。

小邪道：“对呀！是尸魂人，怎么？它又有故事了？”

阿三点头道：“不错，这尸魂人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曾出现过，相传秦始皇想要长生不老，千方百计求仙丹妙药，所以也有不少丹药师为此而疯狂炼药，有的更将炼制保护尸体的方法来炼活人，不久被武林魔道引用而加以改良，尸魂人就出现了。”

阿四问道：“这么说他们真的是活死人了？”

阿三道：“是的，他们全身能动，肌肉会收缩，但却没有知觉和血液。”

阿四道：“他们也不必吃东西吗？”

阿三道：“他们只服药物，那些药物能供给尸魂人全身所需要的养份，他们也不必呼吸，不用胃肠，可以说不必五脏六腑，像少林寺的木头人一样。”

“哇哇哇！”阿四叫道：“这已经不是人而是僵尸啦！”

阿三道：“说他僵尸也不为过，想不到黑巾杀手已将这个方法用上了。这倒很难对付。”

小邪问道：“炼一具尸魂人要多久时间？”

阿三道：“这可不一定，炼一具的时间要三年到四年，但他们可以同时一次炼十具，以时间并不能推算他们炼了几具。”

小邪道：“还好让我找到他们的弱点。”

阿三惊道：“尸魂人也有弱点？”

小邪笑道：“不然我怎能杀死他们？”

“他们的弱点在哪里？”

“眼睛。”

阿三点头道：“原来如此，小邪帮主你是用飞刀射向他们眼睛才得手。”

小邪道：“不错，这些要命的东西不知道他们还有多少具？下次用炸药一举将他们炸死。”

阿三道：“这可要炸得稀烂才行，否则不管用的。”

小邪张望一下四周，眼见天色已晚，他道：“我们离开这里，明天再说。”

小丁娇笑道：“还有一半树木没砍呢！”

小邪笑了笑：“不必砍啦！我知道出入方法，逢三减一，十丈反左。”

阿三问道：“这是什么意思？”

小邪指着林木道：“前面都是夹竹桃，有的两棵种在一起，有的三棵，有的好几棵，我们往前走，如果碰到有三棵夹竹桃缠在一起时，我们就得往两棵的方向走去，而石头每堆的距离刚好十丈左右，只要碰上了石头就向左转，这样就可以出阵了。”

阿三道：“要是逢到三棵的附近有许多两棵时，我们怎么走？”

小邪道：“那时候就要看石堆了，我们算好十丈远的地方，看那边有石

堆，然后朝着石堆左方找到植有两棵夹竹桃的位置，再走过去不就得了？”

阿三一听觉得很有道理，他道：“走走看吧！”

小邪领着大家立即往前走去。

果然阵势布置得非常巧妙，阿三所说的情况并不多，只要有三棵夹竹桃的地方，就能看到两棵夹竹桃的位置，有许多两棵以上时，就必有一堆石头离两棵夹竹桃树十丈远。

就这样小邪他们轻易走出那美丽而可怕的阵势。

一走出阵势，小丁心情也轻松下来，她道：“我们先找个地方休息，小邪你的伤也得好好养。”

小邪笑道：“养是要养，明天是韦亦玄死的日子，我们得赶快去看看。”

小丁急道：“你受伤还去干嘛？多危险？”

小邪轻笑道：“死不掉的，我什么时候拿自己生命开过玩笑？”转向阿三继续道：“阿三你看哪边离龙门山比较近，我们就到哪边住店，明天也好省点力气。”

阿三道：“龙门山附近有一个小镇，我们就在那里歇脚。”

小邪点头道：“趁现在天还没黑，我们早点赶去。”

小丁急道：“小邪你的伤口不宜作剧烈运动，否则会再裂开的。”她一脸焦急样。

小邪望着她笑了笑：“好吧，我走慢一点，免得我痛在肉里，你疼在心里，呵呵……”

小丁若在平时一定又嗔驳，但现她可管不了这么多，她关心道：“你小心点，我扶着你，也好让你省点力气。”不等小邪回答，她已行向前扶着小邪。

小邪也不好回绝，他笑道：“被你这么一扶，我好像觉得自己的伤重多了，哈哈……”

今夜小邪他们投宿在龙门山山脚下唯一之高升客栈。

一觉醒来已日上三竿。

小邪结帐后，大家立即登上龙门山。

龙门山高数千仞，直耸云霄，陡直而立，断崖连线，形势险恶，整座山光秃秃甚少树木，攀登极为不容易。

小邪他们小心翼翼朝着北麓登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抵达飞云岭。

阿三指着前面一处凸出高山悬于半空中之六坪大的石块叫道：“那就是飞云岭，从那里跳下去，保证你可以到达地狱。”

小邪瞄了几眼道：“果然是杀人的好地方，两个高手相隔如此近，只要有一方功力稍逊，保证会被逼下万丈深渊，我们快找个地方看看这场武林大盛事。”

阿三指着左边不远处有块巨石，巨石旁有两棵大松树，他道：“那里可能可以藏人。”

小邪一看甚是满意，他道：“我们走！”

四条人影快捷地往巨石后面掠去。

三个时辰已过。

阿三伸伸懒腰，有点不耐说：“他们会不会换地方了？”

小邪道：“我想应该不会，因为这秘密来自信鸽，没有人知道，而且时间又是这么短暂，要换地方也来不及。”

阿三道：“会不会我们闹了他们总坛，江振武改变计划？”

小邪道：“这机会也不大，我和江振武交手时，他好像都有意要隐藏自己功力，昨天我们炸死他们不少人，他表面虽装做相当绝望，但神态不时流露着异样表情，有时高兴，有时忧愁，我被他弄得也有点糊涂了，反正我们已来到这里，等过今天再说。”

小丁轻道：“小邪如果等一下他们真的来了，你可不能插手，知道吗？”她有如慈母在关心子女一般地关心着小邪。

小邪道：“不会的，这两方面都是我的大冤家，每次都是我表演给人家看，现在我也要看看人家表演，这种机会我哪会放弃，嘘——”小邪突然听到有衣袂破空声传来，立即制止大家继续说话，目不转睛地往山下看去。

只见山下出现一条紫色人影，直往山头掠来，两个起落，他已窜到飞云岭。

此人正是飞龙堡堡主韦亦玄，仍是一副仙风道骨，紫袍加身，双目炯炯有神，神情焕发，高雅不俗。

此刻他正巡视悬崖四周，看并无异处，才站在崖边等候赴约之人来到。

山风吹掠他衣角，啪啪轻响，更令人觉得他如此雄伟而不俗。

突地——

“哈哈……”一阵狂笑已传来，飞云岭上已出现一位黑巾蒙面人。

韦亦玄一看是黑巾蒙面人，他含笑拱手一揖道：“不知使者找韦某有何指示？”

来人正是黑巾使者，他嘿嘿冷笑道：“韦亦玄，这几年你当堡主当得满舒服，还习惯吧？”

韦亦玄笑道：“多谢使者帮忙，韦某感激不尽。”

黑巾使者背负双手冷道：“你知道我今天要你来此是要作什么吗？”

“韦某正想请教。”

“我要杀你！”

“杀我？”韦亦玄脸色连变数变，他急道：“使者，韦某自信一切事情都没有违背使者，为何使者要杀韦某？”

“为了杨小邪。”

“杨小邪？”韦亦玄更是吃惊道：“杨小邪和我有仇，我非得他而诛之，使者为何会帮他的忙？”

“我不是在帮杨小邪，而是杨小邪已知道你是假的韦亦玄，所以我才想杀掉你。”

韦亦玄惶恐道：“使者这件事在我们杀掉以前那名韦亦玄时，杨小邪就知道了，然而他能奈我何？使者你为了这件事想要除掉我，未免太过于不值吧！”

“杨小邪已不是以前的杨小邪，你见过吗？”

“我还没和他碰头。”

“那你永远也碰不到了，我不妨告诉你，杨小邪他衣服上写了八个大字‘浪子不归，飞刀无痕’，这八个字已经传遍武林了。”

韦亦玄不信道：“使者，那也许是传言过于夸大，我知道杨小邪除了跑得快以外，其他功夫稀松得很，说不定是他使诈，想欺瞒天下武林。”

“哈哈……”黑巾使者狂笑道：“韦亦玄你被堡主的职位蒙昏了头，连杨小邪是谁你也搞不清楚，你知不知道独眼苗婆已死在他手中，你知不知道

我手下这几天已死了五、六百人？你知不知道尸魂人已死在他飞刀之下？而我们竟然不知道又看不见他的飞刀，为了他，我只好将外围人员通通撤走，你说你还能保住你的秘密？你有自信？”

韦亦玄这下更是紧张，他急道：“就算杨小邪武功厉害，他也奈何不了我，因为我所作所为都是正当事，他也说过只要我作正当事，他就很难扳倒我，这点我自信杨小邪拿我没办法。”

“韦亦玄你说的话没错，可惜我不该让你失踪了三年之后，又放你出来。”

“使者，我不懂你的意思。”

“意思很简单，本来三年前杨小邪以为你在神仙岛，而你也躲起来，可是三年后你又从神仙岛回来，我以为也没什么事，结果杨小邪这家伙又平白的冒出来，你说你是不是应该再失踪？”

“我为何要再失踪？”

“你不失踪，韦亦玄岂不成为两个了？你又用什么理由解释你从神仙岛回来？如果你能解释，那神仙岛的秘密不就让人知道了？所以你是应该失踪。”

“那我再失踪躲起来好了。”

“哈哈……”黑巾使者大笑道：“韦亦玄你已经来不及了。”

“为什么？”

“因为杨小邪已经找到我头上，我不得不收手以便东山再起。”

“我愿意跟你一起去。”

“不必了，你最近所作所为我很不满意。”

“你是说和你部下打斗之事？”

“不错！不但如此，你还不时扯我后腿。”

“使者，我唱的是白脸，总不能在当众面前帮你说话吧？”

“哈哈……”黑巾使者大笑道：“韦亦玄你是我一手造成的，你也敢我来你去的？”

韦亦玄连忙拱手道：“是是是！属下知罪。”

“不必了！”黑巾使者道：“韦亦玄，我已将心头的話告诉你，今天我如果放你走，你一定会带着整个飞龙堡来对付我，你说我会这么傻吗？哈哈……”

韦亦玄一听知道已无挽回地步，立时厉道：“他妈的你是什么东西，别以为当时你替我除掉那位韦亦玄，你就可以要胁我一辈子，不错！老夫早就想杀掉你，好安安稳稳地当我这位飞龙堡主，这几年冤气也受够了，今天也该算个清楚！”身一横，已抽出三尺青锋。

“哈哈……”黑巾使者再次狂笑道：“好！很好！韦亦玄你终于憋不住了，这样一来，咱们就可以放手大干一场，你用韦家的浮云剑法，我也用浮云剑法来对付你，免得你死不瞑目！”“呛啷！”一声龙吟脆响，他也长剑出鞘，幻起一道青光直指韦亦玄中宫。

霎时飞云岭有若冰宫雪山，寒气森森，阴冷绝静，万物似已僵住，听不到一点声音，连山风亦好像畏于寒气而躲向别处。

韦亦玄双手握剑置于中门，一动不动地注视敌人。

黑巾使者左手剑诀横顶弯指右方，金鸡独立式单脚落地，剑尖直逼韦亦玄，威武凛然。

突地——

“喝——一声爆响，震澈山巅，穿金凿石，震耳欲聋，两条人影，两道青光化作一条长虹，快捷无比射向空中。只听“叮当……”一阵金铁交鸣之声，剑似灵蛇，人若翻江猛蛟，幻出万点寒星，有若节庆所放之烟火般，令人目迷心眩。微微一错，两人已互交一十八剑，二十四掌，反身掠回原地。

韦亦玄血气有点不稳，脸色微白，额头亦渗出淡淡汗珠，剑光斜指右上空，直立不动。

黑巾使者似乎占尽上风，一落地已哈哈狂笑数声，冷道：“韦亦玄你的浮云剑法果然了得，哈哈……”

韦亦玄沉声道：“尊驾更甚一筹，来吧！”话音一落，再次虎吼一声，长剑疾展，奋起全身劲道，霎时冷芒密如急雨，迅逾奔雷已缠向黑巾使者。

黑巾使者冷笑数声，身形左闪三尺，举剑直挥，虽是平淡无奇，但却招招管用，招招杀着，直逼得韦亦玄剑势为之迟滞，欲攻乏力。

转眼之间，两人已互换三十七招，很显然韦亦玄功力、剑势火候都稍逊半筹。

韦亦玄反攻不下，心甚着急，微一咬牙，剑眉直皱，狂吼一声已存拚命之心。只见他双足猛跺，腾身飞起，长剑骤变，抖起大朵银花“唰——”一声，连人带剑冲向黑巾使者，其势之快匪夷所思。

黑巾使者冷叱数声，剑闪天门，腰身一扭，平空掠起一丈三、四，“龙行千里”、“飞凤还巢”、“寒梅吐蕊”一连三招，恶狠狠火辣辣迎向韦亦玄。而高手过招是很少会用如此普通招式，他是想以此来引对方上勾。

只见双方即将接触之一刹那。“韦亦玄你认命吧！”黑巾使者大吼一声，虎腕力抖，长剑已如脱弦之箭，快如电闪地射向韦亦玄咽喉，韦亦玄大惊，赶忙挥剑拨开直射而来之利剑，这一拨，空门立现。黑巾使者等待就是这一刻，“嘿！”冷叱一声，双掌尽出，带起一阵狂风直逼韦亦玄。“砰！”韦亦玄已结实挨了两掌，有如断线风筝往后摔，“哇——”哀鸣惨嚎地跌落悬崖，结束他做梦的一生。

黑巾使者收招，探头俯视崖下良久，冷笑道：“韦亦玄，我能造就你，也能毁了你，哈哈……”昂头大笑，狂妄已极。

不久他略为整理衣装，反身跃下山崖，绝尘而去。

“哇哇哇！好高深的武功！”

躲在巨石后面的杨小邪，这时已探出头来咋舌不已。

阿三也站起来道：“小邪帮主你看这位黑巾使者武功天下第几？”

小邪道：“天下第……反正比你高就是，他妈的江振武，他竟然给我装乌龟，不过……”看看自己胸前衣服，忍不住呵呵笑道：“他也会怕我的飞刀，哈哈……”他笑得很开心。

四人慢慢走出来。

小丁笑道：“小邪你的飞刀现在可名震武林了，好棒啊！”她直拍着手。

小邪道：“可惜他们没有机会看到我的飞刀，尤其是我的第二把飞刀。”

阿三道：“谁才有机会看到？”

小邪得意道：“死人！我的第二把飞刀只有死人看得到，因为它是用来杀人的。”

阿四得意道：“我的第二把剃刀也是用来杀人的！”他拿出一把长如小指之小剃刀。

小邪见状打了他一个响头笑骂道：“你学得满快的嘛！”

阿四耸肩笑道：“哪里，小邪帮主教导有方。”

阿三叫道：“马屁！”瞪了阿四一眼。

阿四叫道：“有胆你也拿出第四颗老蛋给我看，光说人家，肚子没有蛋是不行啦！”

阿三嘲笑道：“你那把破剃刀，杀鸡还差不多，杀人？哼！葡萄成熟还早得很呢？”

阿四叫道：“杀鸡也有鸡肉吃，他妈的！我要把鸡通通杀光，让你这粒老蛋生不出小鸡来！”

“哈哈……”众人笑了起来，不久——小邪道：“刚才我们听了黑巾使者和韦亦玄的对话中，知道黑巾使者想将现在的形势化为无形，准备东山再起，我们得赶快行动，趁他还没收掉尾巴以前揪住他，让黑巾杀手从此在武林消失。”

小丁道：“我觉得这位韦亦玄好像和黑巾使者很要好，但黑巾使者却把他给杀了，这又为什么？”

小邪道：“很简单，黑巾使者自己也说了，他要收山，所以要除掉一切对他不利之人。”

小丁道：“但韦亦玄好像对他百依百顺，怎么会对他不利？”

小邪道：“韦亦玄本来可以安稳当他的飞龙堡主，但黑巾使者发现我们再度回到武林，而且来势汹汹，不到几天就挑了他们几处分舵，使黑巾使者的势力大打折扣，这么一来，飞龙堡就占了上风，而黑巾使者又说韦亦玄手下时常找他部下麻烦，如此一来，你想黑巾使者能再相信韦亦玄吗？一定不能，所以他只有除掉韦亦玄了。”

阿三笑道：“还有一点，黑巾使者怕秘密被韦亦玄揭开，所以非杀他不可。”

阿四笑道：“最重要的还是浪子不归，飞刀无痕这八个字吓倒他了，对不对？小邪帮主。”望着小邪暧昧地笑着。

小邪叫道：“阿四你少拍马屁，黑巾使者武功不知道有多高，刚才他和韦亦玄过招，根本没用朱砂掌，可见他没尽全力，由此可见他对我的飞刀还没有怕得连碰都不敢碰的地步。”

小丁问道：“韦亦玄知道黑巾使者什么秘密呢？”

小邪道：“他们两个合作过，韦亦玄或多或少知道一些秘密，而黑巾使者又是一位疑心病很重的人，至于韦亦玄知道什么秘密，我就知道了。”

小丁叹道：“韦亦玄死了也死了，我们告诉飞龙堡也好让他们来收尸。”

小邪摇头道：“不必如此作，韦亦玄跌入万丈深渊想必已尸骨无存，而这位韦亦玄本来就是假的，他生存或死亡已不大重要，真的还在神仙岛，我想假冒飞龙堡主这趟事不必让人知道，免得将来真的韦亦玄回来，人家还以为他是假的呢！”

小丁道：“好吧！下一步我们该如何做？”

小邪道：“先下山再说，反正黑巾使者已想抽腿，敌人就剩下神武门，咱们慢慢剥他们的皮。走！”

话音一落，四人立即往山下掠去。

白水镇，位于潼关以北约八十里。

镇外近郊一大片芦苇高过人头，荒芜不堪。

傍晚时分。

小邪已来到此处，正信步走在草原中，欣赏这一片白茫茫的芦苇花。

微风轻吹，白花摇曳，银波起伏连绵不断，夕阳西垂幻起彩霞满天，使人见之则心旷神怡，舒适坦然。

小邪可看不懂这天赐美景，哼着小调，不时传出杀鸡似的叫声，有点煞风情，也许他欣赏美景时，都要来这么两下子吧！

阿三、阿四更绝了，他们俩正比赛砍芦苇，一路杀到底，那种卖劲表情，就像想求功名的武者在皇帝面前耍刀枪，连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真是我见犹怜弗如。

小丁虽有心情，可惜无人与共，只好孤芳自赏，陶醉在美景之中。

倏地——

“哇——小邪快来呀！死了人哪！这里死了好多人！快来！快来！”

阿四一阵大叫，他砍芦苇，砍到死人堆了。

小邪大惊，立即腾身电射。一到地头，阿四已拉着他往前走去，不到三丈，前面已躺着一大片死人，有老有少，但都是练家子，个个身体强壮，虎臂熊腰。

阿三赶过来一看，叫道：“这是飞龙堡的人，你们看尸体左胸绣有一只龙头。”

小邪点头道：“不错，但他们怎么会躺在这里，好像连打斗的痕迹都没有。”

小丁也走过来，她道：“也许是敌人杀了他们，再将尸体运到这里来。”

小邪怀疑道：“可是这里最少有两百具尸首，他们搬动的话，一定会惊动别人的。”

小丁道：“这么说他们是被引到这里才被杀掉的？”

小邪道：“有这个可能，小丁你帮忙检查他们是怎么死的。”

小丁立即走上前去翻着尸体，一一检查，但过了许久她摇头道：“我看不出来。”她有点失望小邪奇道：“不可能！我看看。”他也欺身下去，看了老半天才道：“身上一点伤也没有，也不像中毒，倒有点像死在黑血神针之下。”

小丁道：“看来只有黑血神针能够在短短时间之内，将这些人杀掉。”

小邪道：“为什么黑血神针会找到飞龙堡头上？奇怪……”他满头雾水。

阿三道：“小邪帮主你不是说过拿走神针的是黑巾杀手的叛徒吗？他也是杀手，当然可以随便杀人了。”

小邪道：“话是不错，可是这些人对付一个江振武，已经有点力不从心而躲躲藏藏，他们又何必再找麻烦，难道他们想拿下飞龙堡？”

小丁道：“我也不清楚，你自己想吧！”

小邪坐下来沉思许久，他道：“以前我们在开封灵感塔前和神武门打斗，不久这些杀手也出现过，但后来韦亦玄出现，那十名杀手立即想撤退，最后他们还死了一名，他们临走前还砍下那名杀手的头，当时韦亦玄也相当吃惊。如此看来，韦亦玄可能认识那些杀手，只是没看到真面目罢了。”

阿三道：“杀手为何要砍下同伴的人头？”

小邪道：“这可能是怕韦亦玄从尸体中认出他们来历。”

小丁道：“这么说来，韦亦玄应该知道他们是谁了？”

小邪道：“不错，在正常情形下，韦亦玄应该知道他们来历，可惜他没

办法看到杀手的真面目，所以他当时感到吃惊。”

阿四问道：“他为什么要吃惊？”

小邪道：“因为敌人有意隐瞒他，那表示敌人就在韦亦玄四周，很可能就是他的手下，也就是内奸，你说韦亦玄能不吃惊？”

阿四点头道：“很有道理，但这些事和现在又扯上什么关系？”

小邪道：“如果那些黑巾杀手真是飞龙堡内奸，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小丁道：“你是说黑巾杀手自己本身就是飞龙堡的人，他们将自己人引到这里来，再将他们杀死。”

小邪道：“有此可能，你们看这些人连反抗的迹象都没有，那表示引他们来的人，不是他们上司就是他们很相信的人。”

小丁道：“如此说来，我们还得走一趟飞龙堡将叛徒捉出来？”

小邪道：“我想不必，这只是我们的推测，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小丁奇道：“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哪一种？”

小邪道：“以前韦亦玄和黑巾使者曾经是朋友，而且是很要好的朋友，他曾经叫黑巾杀手追杀我，可见那时候他们真的很要好，这么一来韦亦玄当然也会对于黑巾杀手杀黑巾杀手的事情感到大惑不解，见到黑巾杀手砍下自己兄弟头颅时，难怪他会吃惊，也就是说黑巾杀手怕韦亦玄识破他们来历，而将这些告诉黑巾使者，这两种推断迥然不同，但却很合理。”小丁道：“如果是这样，他们杀飞龙堡的人就没道理了。”

小邪道：“可能是他们得到了黑血神针，再也不必躲躲藏藏，干脆来个通杀，不但是韦亦玄，连江振武也杀。”

阿三道：“可是这些人怎么解释？”他指着地上尸体。

小邪道：“这有很多解释，例如黑巾杀手本身就是飞龙堡的人，这种事就容易办了，再困难一点，他们可以易容或者欺骗等，反正只要有计划地谋杀是令人防不胜防。”

阿三苦笑道：“我也迷糊啦！你作个结论，这样比较好记。”

小邪点头道：“第一，这些人可能死于黑血神针。第二，黑血神针是在另一批杀手中。第三，黑巾杀手可能是飞龙堡的人，也可能是易容乔装。第四，杀人原因不明。有这四点就差不多了。”

阿三笑道：“我马上就记起来啦，呵呵！小邪帮主我们插不插手？”

小邪道：“原则上我们不插手，但我们必须找到这九名黑巾杀手，将黑血神针拿回来，我们……”突然小邪苦笑道：“我们有戏唱了。”

小丁奇道：“我们唱什么戏？”

小邪笑道：“乌龟背黑锅。”

阿三小声道：“怎么？飞龙堡的人来了？”

小邪点头道：“不错？还不在少数。”

小丁嗔道：“怕什么？我们又不是真的凶手，他们要是乱来，我可不客气。”

小邪苦笑道：“更惨的还在后头。”

阿三吃惊道：“还有更惨的？”

小邪点头道：“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黑巾杀手要将这些人引诱到芦苇丛里面。”

阿三问道：“不是这里比较偏僻不易被发现？”

小邪道：“如果不想被人发现，埋了就是，他们是要用火攻，用火烧死

第二批人马,我们也被困在其中,没想到我的专用武器也有人用上了,呵呵!”  
轻轻一笑,有点终日打雁到头来却被雁啄瞎眼睛之味道。

阿三意犹未尽叫道:“要是有炸药就更加过瘾。”

小邪打了他一个响头笑骂道:“你他妈的光说风凉话,快点脱下他们衣服,越快越好。”

阿三纳闷道:“脱衣服?为什么?”

小邪想了一下道:“等一下再说好了,省得飞龙堡对我们误会更深。”  
突地——

“这不是误会,而是事实!”话音一落,已有无数人群围了上来。发话者是一位大汉高七尺余,年约四旬,浓眉细眼,塌鼻阔嘴,小耳方脸,粗壮有如摔跤高手,着黑衣,双手大于常人一倍有余。

阿三道:“原来是飞龙堡黑旗坛主申强。”

申强怒道:“原来是你们这些人,好狠毒的手段,竟将本派门下毒杀,今天我要不讨个公道回来誓不为人!”音如洪钟,低沉而有力。

小邪看了他一眼笑道:“申大坛主你今天带多少人来?”

申强厉道:“足够捉你们就是,废话少说,快快束手就缚,否则别怪我心狠手辣。”

小邪叫道:“申强你他妈的也不问一问这些人怎么死的?鬼叫什么?我老人家怕你不成?”挺身前欺“啪啪”轻易地打了申强两个耳光,笑嘻嘻地站回原地。

申强哪知道这名年轻人出手如此之快,眼前一花,想躲都躲不掉,硬是被打了两个耳光,不由得老羞成怒,大吼一声,就想出掌。

“站住!”声如洪钟,穿金凿石,震得申强愣在当地。

小邪很满意笑道:“申大坛主咱们有话说清楚再动手,你穷紧张什么,我保证不跑就是,别忘了你们飞龙堡是正派人物,应该给人有机会解释的机会,懂吗?大狗熊!”他这句“大狗熊。可说是很小声,他知道身材魁梧之人,大都不怎么喜欢人叫他大狗熊。

申强虽然气愤,但他觉得这小子有点邪门,自己身经百战何等场面没见过?没想到被他这么一吼,却也愣了半晌,他叫道:“小鬼你还有什么话说?”

小邪问道:“我想知道你怎么知道这里有死人?”

申强冷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作了事有人看见,他跑来通知我,果然你这小恶魔将本派弟子残害,你还有人性吗?”说话之间极其愤怒。

小邪笑道:“别急,我们慢慢说!那个通知你的人是谁?”

“一个六旬庄稼汉。”

“他还在你分坛?”

“走了,他通知我们以后就躲起来了。”

小邪指着他骂道:“你这只大笨牛呀!连我的同党你也把他放走,搞啥嘛!”

申强被小邪这么一耍,立时满头雾水,他奇道:“那个老头是你同党?”

小邪叫道:“不是我同党,他哪里知道我杀了人?你知道他为什么要告诉你我杀了人吗?”

申强道:“不晓得。”

小邪笑道:“说你笨你就笨,他是想引你来这里,然后用火将你烧死,懂吗?连这点都想不通?”

申强闻言大为吃惊，看看四周芦苇，如果一点燃，火势立刻不可收拾，他惊道：“小鬼你敢！”

“我为什么不敢？”

有一名武士走到申强旁边向他耳语几句，申强立时哈哈大笑道：“小鬼你唬谁？如果这里着火你不是一样被烧死？哈哈……”他是后知后觉，但……一样高兴。

小邪悠哉道：“反正我要死了，多拉一个赚一个，我告诉你，我是用黑血神针杀了你的部下，你要不要试试？”他抽出一枝金针，闪闪发光地在申强面前晃个不停，哧哧笑个不停。

申强大惊，立即避开，他厉道：“小鬼你好狠！”右手一挥，立即有几名壮汉攻向小邪。

阿三见状大叫一声，双手齐扬，掌风已扫向来人，只听哇哇数声，阿三已将他们击退，他笑道：“你们看到我胸前写的是什么？武功天下第十也！哪个有胆再上来试试我三撇老蛋的厉害！”语气之间甚是滑稽。

阿四也不甘示弱，拔出剃刀晃个不停，胸脯挺得高高叫道：“我拔毛剃刀也不赖，有人想剃光头吗？让你们当一次皇帝，不用钱。”

众人惧于阿三神功，也不敢贸然进攻，两边就这样僵持下去。突地——

“失火啦！不好啦！四面都失火啦！我们被围住了！”

这一声吼叫传来，飞龙堡门徒个个手足无措，惊慌不已，忧虑不安。

只见四周烟雾已连绵弥漫不绝，火星闪烁布满天空，芦苇霹里啪啦烧了起来，越逼越近，越烧越大。

“哇……”惨叫之声也不时传来，已有不少人被火苗吞噬。

申强大惊叫道：“小鬼你真玩火了？”他不敢相信天下有这种狂人。

小邪笑道：“玩了你能怎么样？”

“我……”申强傻愣了眼。

小邪这时还有心情开玩笑，全然处之泰然，他笑道：“申大狗熊，火已经点燃了，你还鬼叫个什么劲？留点力气去对付阎罗王吧！阎罗王是很杀的。”

申强这下可一点主意也没有，又蹦又跳，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小丁也有点着急，她叫道：“小邪别再开玩笑，火势已渐渐逼近，你快点想个法子！”

阿三也是很勇敢的一个亡命徒，他笑道：“小邪这一招要用哪一招？等火再靠近一点再用。”

小邪道：“你慢慢等吧！呵呵……”

“哇……呃……”火势已越逼越近，猛不可当，已烧死不少人。

小丁急道：“小邪你快呀！”拉着小邪衣角，甚是紧张。

小邪见情况也差不多，他才转向申强，他叫道：“申大坛主，我和你一样都是受害人，这火不是我放的。”接着他将经过说给申强听。

申强一听大叫道：“原来你就是杨小邪？小公主她找得你好苦，老夫刚才……”他觉得自己有点贸然行事。

小邪截口道：“申强这些以后再说，我们先逃命要紧。”

申强叹道：“四周火势这么大，我们……”

小邪道：“不急，听我的，你可愿意将部下交给我指挥？”

申强见情况甚急，他点头向大家吼道：“各位注意，这位杨小邪是小公

主的好朋友，是我们的朋友，现在情况危急，部队暂时交给他指挥，违者以帮规处置。”

众人眼看就要丧命于此，哪管得谁指挥，只要有办法逃出火坑就行，他们齐道：“是！”

小邪笑道：“很好！不必心急，死不掉的，现在火势在四、五十丈左右，你们派出四十名，从我右手边，劈掉芦苇，纵深三十丈，横宽两丈，将砍下的芦苇草抛向两边，动作要快！”

申强叫道：“就由第一队第一、二班去砍，快点！”

“是！”立即有不少人奔去劈芦苇。

小邪又道：“各位尽量靠拢成一个圆圈，将圆圈外围劈开五丈，快！”

众人依照吩咐立即行动。

小丁问道：“为什么不现在冲出去？”

小邪道：“现在不行，因为外围火势很大，而且燃烧面积很广，冲不到一半就差不多翘啦！”

阿三道：“那我们何不劈大一点，等火势烧到圆圈外围就熄了？”

小邪道：“也行不通，因为火势是圆烧，如果四面起火而圆圈不够大，像现在只有二、三十丈的话，圆圈里面的空气会被抽掉变成真空，我们还是非死不可。”

阿三奇道：“什么是真空？”

小邪道：“例如一个瓶子里面空空的，连空气也没有，以后再扯，我还要弄点东西。”转向申强道：“申强，我们还必须用到那些尸体。”

申强面有难色道：“我兄弟已经死了这……”

小邪截口道：“申强，人死只能留躯体，如果在平时我们不能用，这是对死者的尊敬，现在情况紧急，人说万死不辞，也就是在这里，他们地下有知，也希望我们能活着出去替他们报仇的。”

申强没答应也没拒绝地愣在那里。

火势已追到三十丈，炽热非常，火光冲天。

小邪等不及向大家叫道：“各位立刻将死者衣服脱下！”

众人立即脱下死人衣服。

小邪大叫道：“现在你们将衣服沾上血浆，将尸体割开，放出血来！”

“这……”许多人愣住了，这未免太残忍一点。

小邪大吼道：“要逃命，他妈的就快！”

众人想还是命重要，立即将尸体割开取出血液，沾在衣服上。

小邪又叫道：“搬十具尸体放在劈开的芦苇路上，每具五尺。”

立时有人扛着尸体将它放置于那条路上。

小邪转向申强道：“申强，现在差不多还有一百多具尸体，等一下你命令弟兄拿着尸体并排地倒在道路两旁，这样大约可以阻止火势一、两分钟，我们就趁这时间踏着尸体冲到外面去。”申强点头道：“好！”他马上吩咐三队人马扛着尸体等候命令。

## 第二十章 拉萨和尚

小邪见火势已离不到二十丈，他叫道：“等一下我一下令，扛尸体的人立即往前奔，将尸体并排在道路两旁，我想可以支持一、两分钟，其他的人披上血衣就往外冲，知道吗？”

“知道了！”众人齐道。

阿三笑道：“咱们盖什么？”

小邪道：“芦苇。”

阿三苦笑道：“小邪帮主你没开玩笑吧！”

小邪道：“没有，快！”

他们四人立即砍了一大堆芦苇，用腰带捆在身上，像稻草人一样，连手也裹在里面。

小邪道：“芦苇可以防止火花直接烧到皮肤，所以我一冲出去就不停的打滚，滚得越快越不容易着火。”

阿四奉承道：“小邪帮主你有一套嘛！”

小邪笑道：“哪里，哪里！”转向小丁问道：“小丁你怕不怕？”

小丁知道小邪在关心安慰自己，心中一甜，娇笑道：“小邪我不怕，这像烤蕃薯一样蛮好玩的！”

小邪笑道：“可惜你哥哥大蕃薯没来，不然就更像了。”

“哈哈……”这时候也只有通吃帮弟兄笑得出来。

火势渐渐逼近，给人家带来窒息之压迫感，令人血气翻腾坐立不安，热得个个脸红耳赤，汗如泉涌。

小邪注意看着劈开的路，只见路两旁已开始燃烧，但路尽头还是被火墙挡着，众人已有的感到受不了，小邪叫道：“各位别急，等路的尽头火墙消失了，我们再冲出去。”

一分……两分……五分钟……

火舌呼呼吼叫，东窜西窜猛烈无比，霹霹啪啪之响声有若催命曲，众人已热得快要虚脱瘫痪，突地——

“冲——”小邪已脱口大吼！

扛尸体者立即掠往路之两旁，将尸体并排挡住火舌，其余之人裹上血衣，有如逃命羔羊般往前急冲。

小邪叫道：“我们走！”四条人影电也似地冲向路尽头。

“快撤退！”小邪大叫一声，那些扛尸体者立时抛下尸体往缺口奔去。

“哇……”还是有几个人没逃掉，被火舌吞噬了。

“哇！哎唷！呃……”许多逃出来的人，衣服沾上火星已烧到皮肤，不断地悲叫着，有的踩到地上余火，脚也被烫伤。

小邪一落地，不管有无沾上火花就滚个不停，他是想滚离现场。

阿三、阿四、小丁也不甘示弱猛往地上滚。

只见他们像木桶般，电也似地滚向北方。

蓦地——“上！”一声大喝传出，已有七、八名黑巾杀手攻向小邪他们四人。

小邪滚得正开心，没想到有敌人偷袭，立时大叫道：“小心有埋伏！”话未落已腾出右手解下腰带，散去裹身芦苇，掏出匕首，只身拦下这八名黑巾杀手。

阿三、阿四、小丁利用这一空档立刻解下身上芦苇，系好腰带，马上加入战圈。

八名黑巾杀手，武功甚是了得，忽上忽下，交互运用，攻得小邪他们大叫吃不消。

小邪只身力战五名黑巾杀手，他觉得这些杀手武功非常怪异，好像不是中原武学，他已知道这些就是江振武所说的叛徒。他大叫道：“叛徒！你们吃了熊心豹子胆，敢打我通吃帮的主意？想必是活得不耐烦了！”话音未落，匕首猛挑左边那名黑巾杀手小腹，一翻身，左手震开前方来袭之长刀，盘腿一错，踢向右边那名杀手之膝盖，顺手抖出一把飞刀电光石火般击向左前方之长刀，“叮”一声轻响，他已震开长刀，他见敌人空门已露，大喝一声，一招翻云覆雨连人带身，举着匕首已朝那人砍去。

“哇——”惨叫声立时传来，那名黑巾杀手左胸已被截了一刀，摔在地上滚了三圈才勉强站起来。

这时申强领着弟兄已冲向此地。

“退！”黑巾杀手见敌人又增加，顾不得再恋战，立时退开，奔向林中。

“哪里逃！”阿三每次都出纰漏，这次他看机会来了，死缠活缠地将那名杀手缠在当地。

小邪看七名杀手已走远，心想留下一名已足够，也没追上去，反身观看阿三，并防止此名杀手走脱。

阿三这下可风光多了，有小邪在看他杀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大叫道：“蒙面杀手快快受降，否则嘿嘿……下面不用说你也知道！”掌势带起劲风，有若长江之水连绵不绝，直逼向黑巾杀手全身要害。

黑巾杀手知道这位光头知尚功夫出奇高强，也不敢大意，手中长刀攻少守多，随时注意阿三招式之空隙，以便出手反击。

两人拉拉扯扯已打了三十余招，互有胜负。

阿三见久攻不下，难免有失面子，大骂一句“他妈的”，嘴巴往下一拉，双腿微掠左方三尺，右手抖出层层幻影一招“佛门千里”立即展开，掌劲震得周身树叶刷刷直响。“死来！”阿三腾身飞掠，两臂如万斤利锥挟以千军万马之力击向黑巾杀手的头和胸，如疯虎出栏，猛不可挡。

黑巾杀手见阿三掌风余劲将自己长刀震偏半尺，正感惊讶时，阿三掌势已到胸前，不得不施展“铁板桥”往后倒去，想避开阿三双掌，可惜慢了一步，闷哼一声，胸口已被扫中，倒在地上连滚四滚才停下来，心神震怒不已，右手往怀中一探，又攻向阿三左肋。

阿三此时正在得意，并没有立即换招，轻笑一声，潇洒已极地向小邪瞥了一眼，又自腾空往黑巾杀手罩去，他有意表现一下功夫，故而幻起之姿势非常优雅轻柔，想斯文地将敌人拿下，两人正来个面对面，掌碰掌。

“黑血神针？”小邪发现黑巾杀手手指之间有一乌黑淡光泛出，大惊之下已脱口叫出。

阿三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他哪想到这家伙使诈，眼看左手就要挨上黑血神针也无力换招。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闪出一道寒光。

“哇——”一声惨叫，这名黑巾杀手结实挨了阿三一掌，左手被震断，抛向后方一丈开外滚个不停。

小邪立时掠身过去点了那人穴道，这才向阿三走去。

阿三伸出手掌，检查了老半天，他叫道：“哪有？没有嘛！小邪你吓我？”

小邪捡起一支乌黑亮丽，细如牛毛的小针，他笑道：“哪！这不是黑血神针是什么？”

阿三一看尴尬咋舌道：“乖乖，真的是这玩意儿，那刚才……”

阿四笑道：“小邪帮主刚才射出飞刀，切下黑巾杀手的手指，否则你早就翘啦！”

阿三惊道：“就只这么一点时间？”

阿四叫道：“这些时间会比水线分开来的时间短吗？笨呢？”他指的是小邪练飞刀时所用的水线。

阿三尴尬笑道：“小邪帮主，我以为这次可以好好表现，哪知这小子竟藏有黑血神针，害得我吃瘪，妈的！我宰了他！”说完已气冲冲地走向黑巾杀手。

小邪知道阿三只是想教训一下杀手，也不阻止，笑着跟了过去。

阿三一到已啪啪地打了这名杀手两个耳光叫道：“喂！老兄，你他妈的暗算也不讲一声？你算哪门江湖人物嘛！光天化日下戴什么面罩？”伸手一抓，拉开面罩立时惊叫道：“拉萨和尚？”小邪一看是拉萨和尚，恍然道：“难怪这些人武功和中原不一样，原来是外地来的和尚，和阿三是同行哪！”

阿三叫道：“真虽（倒霉）我竟然和他同行，小邪帮主，我要申请改行！”他很坚决地望着小邪，一副慷慨激昂之样子。小邪叫道：“申请不准，不合规定！”

阿三叫道：“怎么不准？这死和尚简直是在破坏我的形象，这理由很充分，否则人家会以为我阿三是黑巾杀手，这多危险？”小邪无奈道：“好吧！你要改行，那你改当尼姑好了，这样你的形象就不会受损。”

“呵呵呵……”阿四轻笑道：“我想我还是当和尚好，我不怕形象被破坏，嘻嘻。”

阿三苦笑道：“行来行去还是本行好，形象损了一点也没关系，小邪帮主，我还是干本行好了，嘻嘻……”他尴尬笑着。小邪笑道：“阿三你以后也开一家少林寺，建立你的形象，最好连慕容柔柔也理个光头，嘿嘿，保证你名声大噪，武林第一，如何？”

阿三苦笑道：“小邪帮主这种事要从长计议，不能乱来，否则会走火入魔，永世不能超生，阿弥陀佛！”他施个佛号，好像很认真。

小邪道：“随便你啦！计划好了我帮你就是，你会不会说拉萨话？这和尚不知是否会讲中原话？看来我只有用比了。”反身走过去拍醒黑巾杀手，他叫道：“逆号（你好）！逆会朔纵愿化骂（你会说中原话吗）？”小邪这么一问，大家都觉得好笑。

这名黑巾杀手闻言也窃笑几声，他道：“回（会）！”说完又闭上口。

小邪点头很满意笑道：“他妈的，小七不在，否则这种怪兽话他最行了。说！你为什么要杀我们？我们就是代表飞龙堡。”

黑巾杀手看看小邪，不说话也没表情，呆呆坐在那里，像是鸭子听雷。

小邪见他呆头愣脑，叫道：“听不懂就听不懂，回？回个鸟？”伸起双手开始学哑巴比手划脚，他指向黑巾杀手，口中叫声“逆（你）”，然后划个“？”足足两人大的问号，再用手掌切一下自己脖子叫声“我”，然后注视黑巾杀手希望他能会意。

众人看他比手划脚，状甚滑稽，不禁微笑起来。

黑巾杀手还是没有反应。

小邪又气又无奈叫道：“哇哇哇！妈的！蕃就是蕃！语言不通你也敢到中原混！”

他拿出黑血神针在黑巾杀手面前晃几下，然后将神针放在地上，再划个圈圈将神针圈住，然后右手食指和中指放在圆圈里面，手指相互交换，像行人走路般地走到黑衣人口袋，再划一个大问号，叫道：“懂吗？纳力赖（哪里来）！”

小丁他们已忍不住笑了起来，小邪现在表情正象戏台上之小丑，人见人笑，但他却认真得不自觉。

黑巾杀手咬着舌头不愿发话，但神情已被小邪逗得笑态毕现。

小邪一连比了数次都没效果，他怒道：“黑皮奶奶！什么玩意嘛！没有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走路、猪蹄、猪大便！你明明懂我的意思，就是不说，你以为我是小丑啊！说！否则有你好受。”

黑巾杀手白了小邪一眼，不再理他。

小邪道：“拉萨大和尚，你听不懂我的话是假的，你看到我的表情都强忍着不笑出来，我哪有看不出的道理，你在中原少说也呆上好几年，哪有一句中原话都不会说？骗鬼！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否则我就切下你的耳朵！”他抽出匕首，拇指直试着刀锋。

黑衣人神情甚是高傲，不理就是不理。

小邪笑道：“这是正常反应，小丁，第一步是不理，第二步是什么？”

小丁道：“惨叫一声，有点理了。”

小邪点头道：“正确！”匕首一挥，“哇——”黑巾杀手惨叫一声，左耳已被切下来，鲜血汹涌而出。小邪笑道：“你会叫嘛！说！你为什么要杀飞龙堡的人？”

黑巾杀手面露惧色，但没开口。

小邪叫道：“你也不是什么狠角色，我老人家切下你耳朵，你有种够狠的话，就不会大叫了，懂吗？说吧！我饶你一命。”

黑巾杀手欲吐还休，最后他讷讷道：“我要你保证我平安无事我才说。”

小邪道：“你当然会平安无事。”匕首一挥，“哇——？黑巾杀手的右耳已不见了，痛得他老脸扭曲，眼泪直流。

小邪厉道：“他妈的你是什么东西，给我讨价还价？再不说一刀就切掉你的鼻子。”

黑巾杀手直打冷战哀叫道：“我说！我说！”

小邪点头道：“算你识相，我不在乎你是死是活，你想死就咬断舌根，还要什么？快说！你为什么要杀飞龙堡的人？”

“因为飞龙堡和黑巾杀手都是我们的仇人。”

“为什么他们是你的仇人？”

“因为他们背叛我们。”

“哈哈……”小邪叫道：“妈的！江振武说你叛变他们，你却说他们背叛你？反正就是这么回事，我再问你黑血神针是从哪里来的？”

黑巾杀手顿了顿道：“是飘花宫偷出来的。”

小邪叫道：“你的话不老实，顿了好几下才说，不老实就要受处罚。”

“是真的！”黑巾杀手急道：“他们都说是从飘花宫偷的。”

“他们是谁？”

“黑巾杀手还有韦亦玄。”

小邪微现笑意道：“这还差不多，你们几个可全是拉萨和尚？”

“是的。”

“到底你们有几人？”

“十个，上次开封死了一个，太原城又死一个，只剩下八个。”

小邪道：“上次开封城那趟事，你们为什么切下自己同伴的头？”

“我们怕韦亦玄看出我们的来历。”

小邪喃喃道：“这些都是拉萨和尚，只要一脱下面罩就很容易被人看出来，这么说不是飞龙堡出了内奸。”他道：“你们起初是怎样跟黑巾杀手合作？”

“他们先收买我们替他们工作，但后来黑巾杀手不给银子，我们才找他们算帐。”

小邪道：“原来你们在拆烂污……”想了一下又道：“玉观音又是怎么回事？”

“那是黑巾使者答应要跟我们共享玉观音，可是后来他却不给我们，所以我们才动手将它偷了出来。”

“很好，你说说看韦亦玄和黑巾杀手的关系。”

“韦亦玄是……”

突然寒光一闪。

小邪大叫：“快躲！”伸手推开黑巾杀手，但已慢了一步，一把匕首直没黑巾杀手背部“命门”穴，他连哼都没哼出来就一命归阴。

小邪叹道：“妈的！有人扯我后腿！”朝着射出匕首之方向望去，但一切如常，找不出有何异处，他才拔出匕首看了许久道：“这匕首没什么特别，随便哪里都可以买得到，很难从上面查出一点蛛丝马迹。”

小丁奇道：“为何有人要灭口？”

小邪道：“可能是他们同党，也可能是黑巾使者，因为他们同党不愿意让被收买的事情传出来，另外他们也怕飞龙堡找他们算帐，如果是黑巾使者，那才真的叫灭口，可惜这家伙命不怎么长。”

阿三道：“下次逮到江振武再问也一样，天暗了，我们得快点走，肚子有点饿。”

小邪点头转向申强道：“申坛主这些话你也听见了吧！早点回去告诉你们少堡主，要他们及早作准备为是。”

申强抱拳道：“我省得，杨少侠不到敝堡作客？小公主甚是想见杨少侠。”

小邪笑道：“不必了，我还有事，你叫那丫头练好骰子，有一天我会去找她比比看，反正等灭了黑巾杀手，我们有的是时间。”

申强道：“那老夫就将杨少侠意思转达给小公主，希望杨少侠早日光临敝堡。”

小邪道：“有时间我一定去，你别忘了将那些死去弟兄好好埋葬，他们也够可怜了。”

申强苦笑：“设想到我弟兄死了还能救我一命，唉！只隔这么一天就天上人间两分手，想起来有点悲哀。”

小邪道：“这就是江湖，还好我运气不错，所以活得久一点，我们走啦！”

申强一揖身道：“杨少侠咱们后会有期。”

小邪含笑挥手，已和小丁、阿三、阿四直奔白水镇。

申强命令部下一一将死去弟兄原地掩埋，事完之后也黯然离去，一场大

谋杀方始落幕。

白水镇约有百来户，只有一条长街，一入夜已灯火通明，行人稀疏，还好有家小客栈——如意客栈。

小邪他们已住进客栈。

洗完澡，用完膳，四人坐在圆桌开始天南地北扯个没完。

小丁关心道：“小邪你的伤口如何？还疼不疼？”

小邪哧哧笑道：“不疼，有小丁这么一摸，比什么药都有效，哈哈……”

小丁玉颊泛起两朵红霞，笑骂道：“少贫嘴！哪天闪了舌头还不晓得是怎么回事呢？”

小邪笑道：“我哪会不晓得？一定是学吻弄伤的。呵呵……”邪邪地笑着甚是得意。

小丁脸腮更红，羞窘地低下头不再说话。

阿三奇道：“学问也会弄伤舌头？这太不可思议了吧！”他没听清小邪所说“学吻”两字。才会有此一问。

小邪哧哧笑道：“学问怎么不能弄伤舌头？有学问的人整天吱吱喳喳说个不停，到后来你们猜他的舌头变成怎么样？”他低下头故做神秘状。

阿三也甚是好奇地问道：“变成怎么样？”

小邪轻轻道：“他们可以像青蛙一样伸出舌头，将盘子上的花生米卷入口中，不但如此，他的耳朵痒了，还可以用舌头去抓呢！”

阿四大惊叫道：“哇！这么神奇？好厉害呀！”

阿三叫道：“我不信，世上哪有这种人？”

小邪白了他一眼叫道：“哪里没有？你没听过长舌妇吗？笨哪！”啪啪两声，他打了阿三两个响头。

阿三摸着光头念道：“长舌妇……也对，他们应该可以用舌头搔痒。”

小丁娇嗔道：“小邪你又在胡说些什么？”

小邪道：“我说的可是实话。”转向阿三道：“阿三对不对？”

阿三点头道：“对呀！我听人家说过，有的好像还可以用来穿鞋子呢！”

“哈哈……”众人一阵大笑，不久——

小丁问道：“小邪今天那些事你觉得如何？有无什么收获？”

小邪道：“当然有啦！至少我们已经知道那另外的杀手是拉萨和尚，这对我们来说有很大的好处，咱们不必再为这件事费心，他们纯粹是为了报仇才行动，我们可以丢开一边了。”

阿三道：“现在只剩下江振武还没除掉，而他又想收山，我们没事干啦！可以开始过快乐的生活了，呵呵……”一想到他就情不自禁地笑起来。

小邪叫道：“还不行，事情还多着呢？”

阿三奇道：“有什么事？不是一切都诗口口了吗？”（“诗口口”即美好之意，小邪之口头禅）

小邪道：“哪有？黑血神针的事，太上魔经的事，渡永天的事，攻神仙岛的事，够咱们烦了。”

阿三叹道：“真差，老是有这些鸟蛋事扯得我不能脱身，我这三撇老蛋就像在凉亭里放风筝一样，窜不起来。”

小邪笑道：“不急，不急！以后有你忙的，现在你好好运动准没错。”

小丁道：“那我们下一步要如何？”

小邪道：“我想先到飘花宫问问看，到底黑血神针是否在。”

小丁道：“也好，老爷爷也可能回到飘花宫，我们去玩玩，顺便看看乔姑娘。”

阿三高兴道：“这还差不多，总不能每天打打杀杀，换点口味总是令人精神振奋，活力百倍。”他舞手弄足，顿时活力已来。

阿四道：“我也想见识一下神秘的飘花宫。”他神情也甚是喜悦。

小邪笑道：“别太激动，那里都是女的，弄不好咱们会栽在她们手中哪！呵呵……”他又想起小雨和小星星那趟事。

阿三笑道：“她们都是女的，我们是否要带些男装？说不定那里没有衣服换。”

小邪道：“有道理，我们准备一些衣服，省得到时候穿裙子，嘻嘻，那可不好玩啦！”

阿三笑道：“其实穿裙子就像袈裟一样没什么嘛！我穿了数十年啦！”

小丁看他们老是胡扯，也不好意思，她道：“好啦！别老是斗嘴，我要回房睡觉了。”说完起身往屋外走。

小邪笑道：“拜拜！别忘了尿垫子哪！”

“哈哈……”众人一笑，小丁也红着脸走出房门。

长白山古名不咸山——终日被白雪所笼罩，一片银白终年不化故而被称为长白山。神秘而带有原始色彩，历年来均被视为灵山，不但山灵、物灵、人更灵。

七天后，小邪他们已出现在长白山脚下。

只见雪花飘飘，轻柔飞舞，洁白晶莹拂脸舒畅，山山连绵不绝，冰雕玉凿，或尖耸入云，或陡峭似塔，飞崖断壑，比比皆是，壮观异常，临此地有若临仙境，令人忘却世俗之烦恼，直呼此景只应天上有。

“他妈的！”小邪已叫起来了，因为他们已经足足找遍两座山头，再也没有那种风花雪月的心情，直发牢骚。

小邪叫道：“什么飘花宫是人间仙境？弄得我头昏脑涨，真想不到小雨她们为什么住在这种鬼地方？还说这里很好玩，差点我就上她的当！”

小丁幽幽道：“小邪怎么办？一片片白茫茫，连树都看不到，我看还是另外想办法吧！”

小邪叫道：“谁有办法？这种地方也只有你们女人才会住在这里，难怪老头子会受不了，逃走了，嘻嘻……”他突然找到借口，很是得意。

阿三也抱怨道：“人说长白山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我看连一宝也没有，还好我们带有食物来，否则可真的会憋死在这里。”

“有一个中原这么大，积雪少说也有一丈厚，一不小心就得到地下找鞋子啦！真憋。”

小邪突然高兴叫道：“对了！我们大吼大叫，凭咱们数人的功力，一定可以将小雨给叫出来，怎么样”

阿三觉得也有道理，他道：“这里太矮了，高一点叫，声音传得较远。”

小邪看看四周，手往左前方指去，他叫道：“到那座山去叫，奶奶的，叫不出来咱们只好采些乌拉草回去啦！走吧！”

四人往那座山峰爬，不到半柱香已到达那座不高也不低的山峰。

小邪润润喉咙，猛吸真气，威风八面地叫道：“我先来，你们排队轮流。”耸耸双肩，双掌置嘴前作圆形状。

“小雨——我来啦——你快点出来——”

其声有若万钟齐鸣，黄河决堤，山洪爆发，万马奔腾般，震得整座长白山嗡嗡作响。

小邪得意瞟向众人道：“怎么样？有一套吧！”

小丁娇笑道：“我的耳朵都快被你震聋了。”

突地隆隆之声已然大作，响遍整座山。

小邪眼睛一亮，得意道：“哈哈！有反应了，你们听这声音分明是……”他转向背面一看，立时脸色大变：“哇哇！他妈的！”他大叫道：“快逃！山崩了！”拉着小丁，拚老命地往前跑，敢情他还闭起眼睛死命疾奔。看来这是他跑得最快的一次。

阿三、阿四一急，猛咬牙关，也闭上眼睛，三丈做二丈的奔命。

只见山峰崩雪真如江河溃堤，山崩地裂，狂风骇雨，千军万马般，澎湃飞舞，浩浩荡荡，滚滚滔滔，摧枯拉朽，雷霆万钧，磅礴气势，哗啦啦地吞向小邪他们。

“哇呜！”“哇呃……”哇哇！”“哎唷！”“隆隆……”一阵急促惊叫声已被掩盖。

终于一切归于平静了。

山风袅袅，雪花片片，翩翩飞舞，好像这一切都没发生过一样，依旧如此祥和安静。

杨小邪呢？他已被埋在雪堆里，小丁、阿三、阿四也通通没逃过被埋之命运。

过了半刻钟。

小邪抖动一下身躯，头昏脑涨地喃喃道：“妈的！这玩意不好玩！”拍拍怀中的小丁，他道：“小丁你还好吧？”

小丁在他怀里感到一片温馨，只嗯了一声，不愿失去这难得的机会。

可惜小邪没这种心情，他道：“阿三、阿四不知道怎么样了？”说完已开始挖开头上之堆雪，他道：“小丁咱们出去吧！”

小丁虽然不想动，但她知道危险还没过去，轻轻道：“好。”随手也帮忙挖开积雪。

足足挖了四、五丈，小邪才爬出雪面，小丁也跟随其后。

“不知道阿三、阿四他们在哪里？”小邪现在讲话可很小心，轻得比猫叫还小声，有如一阵风般，看样子是吓坏了。

小丁也轻声道：“等一下看看，雪崩虽然厉害，但对阿三、阿四他们可能不会受到多大伤害。”

小邪点头苦笑道：“妈的，这玩意儿不大好玩！”目光向四处搜去，希望能发现阿三、阿四的光头。

果然他在左后方发现两个光头冒出雪面，分外刺眼。

小邪走过去叫道：“阿三、阿四你们没事吧？”

阿三苦笑不已，摸着光头道：“小邪帮主你这招好厉害哪！这招叫什么？”

小邪见两人没事，心情也放轻松，想了想他道：“这招叫……”

‘泰山压卵’哈哈……”他本已大笑出口，但一看到对面山巅，立时想到雪崩，马上以手捂口，憋住了。

阿四笑道：“小邪帮主你这招泰山压卵也算得上天下无敌了！”

小邪尴尬笑道：“哪里，哪里！这种事不多见，不多见，呵呵。”

阿三苦笑道：“我这颗老蛋差点就被压扁，还好只是长出几颗小蛋来。”

他摸着头顶，果然长出几颗瘤，有点瘀血。

阿四也差不多，他问道：“这山怎么会偷袭我们呢？奇怪得很。”

小邪想不通，苦笑道：“也许有人开我们玩笑吧！”

小丁走过来笑道：“小邪这是你功力太强，震得积雪受不了，它才会倒打你一把。”

小邪伸伸舌头苦笑道：“刚才被它追得好惨哪！阿三换你喊！”他推着阿三，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

“我？”阿三指着自已苦笑道：“这种事可不能乱来，谁知道下一次哪座山要追我们？我看算了吧！”

小邪叫道：“不行，不行！我们说好一个一个来，我喊完了，当然换你啦！快点！呵呵……”他一副认真而不怕死的样子。

小丁含怯叫道：“小邪你可不能乱来，被压一次还不够？真是！”她瞪了小邪一眼。

小邪眉笑目笑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多压几次也许就能找到小雨他们也说不定。”

阿三道：“我们挖个洞躲起来再喊比较安全，你看怎么样？”

小邪瞟了四周山峰骂道：“黑皮奶奶，我就不信斗不过这些雪堆！”

小丁惊道：“小邪你真的要喊？”

小邪叫道：“这还错得了？妈的！找不到小雨没关系，还被打落水狗，憋死了，最好能将这些雪山喊平，喔——”他高叫一声。

“轰隆隆……”山岳再次震动，尖峰已滚下雪来。

小邪霎时如乌龟般缩了起来，尴尬而小声道：“我看还是先挖洞比较好，这些无情杀手可不买我的帐。”

众人会心一笑。

小邪看看四周，选了一处较偏僻的小山腰，四人开始挖洞，看来他是有心和雪堆大战一场。

不到两柱香时间，他们已挖一个七尺宽六尺深的小洞。

阿三见洞穴已完成，顿时豪气大发，拍拍胸脯叫道：“看我的！呵呵。”

小邪点头道：“叫大声点。”

阿三笑道：“没问题！”奔向前方数丈，昂起喉咙“喔呜，喔呜喔呜喔——”声音穿金凿石，震耳欲聋。

只听——

“轰隆隆……哗啦啦……”高山大雪再次崩塌，有如火山爆发之岩浆，狂风卷过树叶般的骇然气势，从高处往低处涌。

阿三见雪已崩塌，立即躲进洞里。哗啦啦般雪堆已将洞口掩埋。

他们全力挖开，轮番上阵，如此喊报七、八趟，积雪已差不多崩完，他们才爬出洞外。

小邪见四周高山“干净”多了，也露出一片青绿之表面，这才放马后炮叫道：“嘿嘿，我就不信邪，有胆子再来呀！”

阿三笑道：“要压我这颗卵，可没那么容易，总得付出代价的。”他摸着光头直笑不已。

小丁道：“小邪别光说话，赶快找人要紧。”

小邪这才想起来，他笑道：“我差点忘了，好吧！咱们就一边喊一边找吧！早知道长白山是这么一个混蛋地方，我也不来了。”

“小雨——我来啦——你们快点出来——”

“老头——小邪来找你们啦——搞什么嘛——住这么个鬼地方——？”

“小星星——快出来呀——我憋死了——你们在哪里——快出来——”

小邪足足喊了一个时辰，也走过五个山头，心中直骂着，最后他也累了，他无奈道：“不找啦！什么飘花宫？我看是乞丐窟，随便挖个洞就叫做飘花宫？”

阿三笑道：“说不定飘花宫会像雪花一样飘来飘去哪！”

“啪！”小邪打了他一个响头叫道：“飘你的头！哪有房子会飘的，胡扯些什么？”

阿三摸摸头苦笑道：“我是说他们的房子是纸糊的，一不小心就不见了。”

小邪叫道：“算啦！不找了，我们来比赛滚雪球怎么样？”

阿三道：“好哇！反正人找不到，玩玩也好。”

小丁娇笑道：“还有堆雪人。”

小邪道：“不用堆了，等一下谁输谁就当雪人，让人家用雪团丢。”

小丁一听惧道：“我不要玩，要是我输了，好惨哪！”她真怕小邪硬要她玩。

小邪道：“好吧！你作裁判，要公平一点。”

小丁霎时得到解脱，娇笑道：“放心，我最公平的了！呵呵。”小邪点头道：“最好如此，我们现在从这里往下滚，看谁先到下面凹处谁就赢。”他指着两山之间的凹处。因为刚才雪崩，所以凹处也不很深，有如白色大锅子。

阿三道：“怎么滚？”

小邪道：“随便你，只要用身躯往下滚，横的直的都是可以，小丁你先下去划一条线。”

小丁娇笑道：“好的。”说完已往凹处奔去。

小邪见小丁已到达谷底，他才叫道：“阿三、阿四你们准备好了没有？”他已经头顶雪面，准备妥善。

阿三、阿四也各自准备完毕，两人齐道：“准备好啦！”

三人如张弓之箭，随时可以出弦而冲。

小邪润润嘴唇叫道：“预备——开始！”

“哗！”三颗肉团已轰隆隆往山下滚去。只见肉团带起雪片，越滚越大，最后足足有圆桌般大，速度越来越快，疾如奔雷，威不可挡，他们已包在雪团里，可一点都不知道，比滚大酒桶还过瘾。

“砰，砰，砰，”一连三声巨响，三颗雪团都已撞在对面山底下之积雪，雪团立即被撞得如炸弹开花，这三名亡命徒已喷向空中，足足有四、五丈高，“叭……叭……叭”三人都摔在地上不动了。

“小邪你们怎么啦！”小丁见状大惊，立时冲过去直摇着三人，神情甚是紧张。

不久，小邪悠悠醒过来叫道：“这游戏不太好玩哪！”

阿三也醒过来马上叫道：“我第几名？赢了没有？”他是死命也要赢过小邪。

阿四摸着头苦笑道：“哇哇哇！这辆雪橇跑得比什么都快，差点被载到天国去，我第几名？”

小丁见三人已醒过来，担心一扫而空，她笑骂道：“这次呀……小邪输

了！”她指小邪哧哧笑道：“谁叫他出这馊主意，拿自己生命开玩笑，活该！”

“哇！我赢啦！”阿三、阿四高兴得跳起来！这要比他们撞昏头还要“严重”得多了。

小邪苦笑道：“真虽（倒霉）！撞得满头包，还替孔老夫子搬家（都是书——输），我哪知道这游戏这么玩命法？想刹车都刹不住。”

阿三叫道：“小邪帮主你输啦！别装病，打起精神，再接再厉，终有一次你一定会赢的，呵呵……”这次他可风光得很，尽说些风凉话。

小邪叫道：“好嘛，好嘛！丢小力一点，俺老人家龙体欠安。”耸耸肩，像喝酒醉般。晃着走到前方七丈远才停下来。

阿三笑道：“小邪帮主你放心，我一定叫你骨头都酥了，嘻嘻！”他存心要丢死小邪。

阿四也笑道：“小邪帮主你准备让我们丢几颗？”

小邪道：“三颗好了，总不能丢不完。”

阿三挥手笑道：“不用，不用！一颗就够你受的，你可不能躲，也不能运功抵抗，这才公平。”

小邪叫道：“赌赢输者不赌赖！他妈的快点！等一下还有得拚！”

“好！”阿三叫道：“小邪帮主眼睛闭上，不准打开免得吓跑了。”

小邪还真老实，立刻闭上眼睛站在那里。

阿三哧哧笑着的往山顶爬去。

小丁奇道：“阿三你爬上山作什么？”

“嘘——？阿三食指置于嘴前嘘了一声叫道：“我要作一个大雪球丢他，你可不能让小邪知道罗！”

小丁想既然是雪球也没什么，她笑道：“那你去作吧，最好将小邪丢扁。”

阿三笑道：“一定，一定！”他迅速往山上爬去。

小丁作一个小雪球，娇笑道：“小邪小心啦！嘿！”她抛出雪球。

“啪！”雪球已打得小邪满脸雪花，小邪皱皱眉头叫道：“哇佳佳，你力气倒不小！”

小丁笑道：“等一下还有更大的，你等着享受吧！”她已甩出手。

“砰——”“哇呜！”小邪已被雪球砸得眼睛鼻子红，大呼受不了。

突然隆隆之声从山上传来，往上一看，一团大雪球已经如流星飞逝般地往山下冲。

小丁一看大惊失色叫道：“小邪快躲呀——”但雪球何等快速，话音未落，只听——

“砰！”“轰——？”“哗啦啦……”

原来阿三跑到山顶，再次滚着雪球往下冲，存心要小邪好看。十足亡命徒一个。

小邪不见了，阿三被抛出三丈开外昏倒地上。

阿四咋舌叫道：“阿三这家伙玩过瘾了，竟然使出这一招。”走过去“啪啪……”打了七、八个巴掌，才将阿三打醒。

阿三迷糊叫着：“怎么样？小邪比我惨吧！”他已是鼻青眼肿，满头包，十足“花”和尚一个。

阿四叫道：“我不晓得，小邪不见了。”

只见小丁在雪堆里拉出小邪左手，她急叫道：“小邪你还好吧！”她没停下来，继续挖着积雪。

小邪也被撞得昏过去，安安稳稳地睡在雪堆里面，也和阿三差不多，红一块青一块。

不久，小丁已将他挖出，直骂道：“你们这些男人都是不要命的，竟然将自己生命拿来开玩笑，像什么话嘛！”她又急又心疼又担心地抚着小邪前额。

阿三一见小邪比自己严重，到现在还没醒过来，他得意叫道：“这机会可是千载难逢哪！想打倒小邪可没这么容易，我等了二十几年，才等到今天，嘿嘿，我才不放弃这宝贵的一刻！”他已摇晃不已地走回来。受伤不轻，但心情竟说不出高兴。

小邪也慢慢醒过来，无力地叫道：“阿三你他妈的给我来这招，暗打，害得我……哎唷！”扭动一下身躯，发现已闪了腰，甚是疼痛。

小丁急道：“怎么啦？我看看！”拉开他衣襟，只见上次受伤之伤口已绷裂，渗出不少血迹，小丁焦急骂道：“看你！就是不会好好过着，老是喜欢将自己弄成这个样子。”她立即拿出金针替小邪治伤。

阿三得意叫道：“小邪帮主怎么样？我三撇老蛋有一套吧？下次看你还敢不敢？”

小邪笑道：“岂只一套？好几套哪！甘拜下风！”拱拱手，装出一副恭维的样子。

阿三神气道：“还好我没用全力，否则你只有吃不完兜着走啦！”

阿四叫道：“阿三你有完没完？只赢了一次，好像全天下的人都要输给你一样？神气活现！”

阿三笑道：“阿四我们要找这种机会不多吧，现在不将话全部说完，以后就没得说啦！机会难得，过过瘾也好。”

小丁已替小邪治伤完毕，她叫道：“你们哪，没有一个是正经的，鬼点子特别多，尤其是小邪，真不知道天下哪来你们这些神经病！”

小邪哧哧笑道：“这种游戏你要看还看不到哩！没给你收钱就好了，还想教训人家？这种女孩谁敢要？”

小丁嗔道：“没人要也不会嫁给你这亡命大疯子。”

小邪挥手道：“学着点，光说违心话，不管用。”爬起来叫道：“死不掉，现在来点轻松的。”

阿三昂头叫道：“还有什么尽管使出来，俺接着就是。”

小邪道：“母鸡找小鸡，小丁当母鸡。”

小丁瞪了他一眼叫道：“我不玩，到时候……”

小邪截口道：“这没什么，找到就唱歌，随便玩嘛！不然呆在这里多无聊？好啦！好啦！”他推着小丁双肩。

小丁也不愿拒绝小邪的要求，勉强点头道：“好吧，可是你们不能跑得太远。”

“哟呼！”小邪叫道：“好好好！我们不跑远，阿三、阿四咱们走！”

三条人影已分散向三个不同方向奔去，不久就消失在白雪中。

小丁朝小邪消失方向奔去。

“喔，噢噢……”小邪不时发出公鸡叫声。

“汪汪……”狗叫声已传来，听声音像是阿四所叫。

“哞——哞……”不用说这是大活宝阿三的牛、马羊叫了。

声音此起彼落，甚有节奏，默契十足，有问必答。

小丁这下可茫然无绪，找公鸡？找小狗？还是找牛马羊？弄得她团团转。

“梁山伯、祝英台……一身摇摆……”，“我做皇帝比人强……今天不卖酒……”“我命苦呀命真苦……”

这些活宝叫完了就唱歌，可惜小丁就是找不到，她想：“好吧，你们叫，我慢慢闲逛着，谁要去找你们，谁就是特大号呆子。不找啦！”她开始慢步欣赏雪花，不再理这群疯子。

可惜小邪他们不知道小丁已放弃寻，还拚命吼叫个不停。

突地，小邪发现有只全白小雪貂，他高兴叫道：“嘿嘿，终于有伴啦！”顾不得再唱歌，一步步潜往雪貂。

但雪貂是天生灵种，一感到有人靠近，立即奔窜逃命。

“别跑！”小邪边追边叫着，雪貂左闪右跳，很是如意，而且不时回过头来“吱吱”乱叫，好像有意示威。

小邪最见不得人家向他示威，人也好，物也好，都是一样。他叫道：“你叫？你行？等一下你就知道！”突地身形幻作一道飞影，有如苍鹰搏兔般，直扑雪貂。

雪貂也不甘示弱，四肢猛力一弹，往左方射去，“打！”小邪右手轻抖，寒光一闪，“吱——”一声传来，雪貂已不再动，死了。

小邪走上前去，拾起雪貂，拔下插在它头上之飞刀叫道：“你耍宝也要看人，在我面前你算老十八，排不上名哪！”他不时拔着雪貂小须，发泄一下心情。

这时阿三也跑过来，他叫道：“小邪帮主，我唱了老半天，怎么没听你回唱？你在干嘛？”

小邪扬起雪貂叫道：“哪！这不是？这家伙竟然挑逗我，太不像话，我只好将它引渡回来。”

阿三有点贪婪道：“还有没有？我也想引渡一只，总不能空手回中原嘛！”

突地一阵声音传来：“小白……小白快回来……小白……”声音轻淡，若有若无，是女人声。

小邪一听，心中叫道：“乖乖，原来这只雪貂还是人养的。”他笑道：“阿三，这只就送给你啦！”将雪貂抛给他，立即跑开：“别忘了小丁还在找我们哪！”话音一落，已不见人影。

阿三捉着雪貂，自言自语道：“也好，有带点东西回去就行了。”说完也腾身飞掠往东边奔去，他还不晓得小邪耍了他一招。

“小白……小白你在哪里？快回来，小白！”声音越来越大，不久雪地已出现一位绿衣少女，绑有两条小辫子，瓜子脸，柳眉大眼，琼鼻朱唇，甚是清新可人，美丽中有点精灵，她不停叫着“小白，小白”四处奔走寻找。

蓦地—

“哇！大和尚你怎么杀了小白？”

“什么小白不小白？我哪有你的小白？”

“你手上那只就是小白，哇……我要你赔！”

“笑话，这只雪貂是我捉到的，赔个鸟？”

原来阿三和那绿衣女子碰上了。

绿衣女子叫道：“大和尚你好坏，怎么可以杀生？”

阿三叫道：“俺老人家就是喜欢杀害小动物，你管得着？死丫头！”

绿衣女子嗔道：“你怎么可以骂人？我要教训你！”

阿三叫道：“来呀！我还想教训你呢！随便说说就想把我这只雪貂骗走？葡萄成熟还早得很哪！”

“你……”绿衣女子一咬朱唇，右掌已快捷无比地掴向阿三脸颊。

阿三一见这小女孩武功不弱，也不敢大意，闪身往左跨两尺，右手掌微翻，“哇咔！”

他大叫一声，立即用尽全力翻身滚向后方，才避开绿衣女子这一掌，吃惊地望着这小女孩叫道：“果然有两下子。”

绿衣女子也甚吃惊不已，她没想到这掌竟然打不中阿三。娇叱一声，双掌齐出，已攻向阿三上三路。

阿三一惊，丢下手中雪貂，也尽展所学，迎向绿衣女子，他感到奇怪，自己力道要到这女孩身边，好像无形中就消失了，虽然如此，他还是不放松猛攻不已。

绿衣女子虽然武功神奇，但对敌经验不足，故而一时之间倒被阿三逼得有点手忙脚乱。

小邪本来就有心情看这出戏，他先跑远，等叫阿三斗上了才再潜回来想看个究竟，这一看，他叫道：“乖乖，该来的总是会来，他妈的，原来是小星星，我找得你们好苦哇！”

“住手！”他大吼一声，身形已掠向两人中间，拦住两人。

“杨小邪？”小星星一见是多日想念的杨小邪，立即蹦起来叫个不停。忘了再攻向阿三。

小邪叫道：“小星星你们搞什么嘛？开什么玩笑？”

小星星不懂道：“杨小邪，我没有开玩笑，你怎么会到这里来呢？”

小邪嗔道：“到这里来？找你们可真难哪！差点老命都丢了。”

小星星闻言心中立时欣喜叫道：“杨小邪你是来找我们？嘻嘻……你怎么不早说？我也好在外边接你。”

小邪白了她一眼叫道：“不必啦！少来这一套，看看这里也没什么神奇，你还想骗我说这里有多美多漂亮？差多，差多！”

小星星笑道：“我没骗你，等我打那和尚两个耳光。我就带你回宫。”

阿三这才知道上当了，他苦笑道：“小女孩，这只雪貂不是我杀的，是杨小邪杀的，我是冤枉啊！”

小星星嗔道：“明明在你手中，怎么会是小邪杀的呢？”

阿三叫道：“小邪帮主你可不能乱栽赃，谁是谁非要分清楚，这只雪貂我不想要啦！你带回去吧！”

小邪道：“好好好！我收下就是！”拿起雪貂交给小星星，他道：“小星星雪貂还你！”他尴尬地笑着。

小星星接过雪貂道：“杨小邪，它……已经死了。”

小邪道：“死了也是东西，你放心地收下，明天我捉十只还你就是。”

小星星惊道：“这真是你杀的？”

小邪笑道：“是它跑来接我的飞刀，我也没办法，算啦，炖了它，很补喔！”

小星星叹道：“小邪你知不知道？小白是小姐最喜欢的小动物，你……”

小邪截口叫道：“喜欢有什么用？谁叫她要放这小家伙出来，也不在它背上写下‘乔小雨’三个字，我还想打她几个耳光，你知道我是谁吗？”他

耸耸肩，摆出一副老大模样。

小星星道：“你是杨小邪嘛！”

小邪抿嘴叫道：“除了这个以外，我还是她老头的……什么年……什么交的？”转身想看看小丁来了没有，只见空山一片，他叫道：“反正她老头是和我一起混的就正确啦！”

小星星一见到小邪的表情就好笑，她笑道：“好嘛！你自己去跟小姐解释，我不管啦，这位是……”一看到阿三也是鼻青眼肿，禁不住已噗哧笑了起来。

阿三行个佛礼道：“贫僧师出名门正派少林寺，法号三撇老蛋不明阿三，是小邪帮主座下两大和尚之一，武功天下第十，请多多指教！”他挺起胸膛让小星星看看袈裟上所写的字。

小星星笑道：“你好，我叫小星星，刚才很冒昧，对不起。”

阿三道：“出家人宽大为怀，逆来顺受，应该的，应该的！”双掌合十，倒像正经和尚。

小星星娇笑道：“杨小邪我们走吧！”

小邪道：“还有两个人没来，你等一下。”他昂头大叫：“小丁——阿四——不玩啦——快点出来！”

“来啦——”小丁也回答了。

小星星笑道：“小邪，他们都是像你这么好玩吗？”她睁大眼睛，好奇地望着小邪。

小邪叫道：“什么好玩？乱讲，要说是不是很有……很有一套，懂吗？”

小星星点头笑道：“这下飘花宫可热闹了！可是你不能乱来喔！”

小邪白了她一眼叫道：“我哪有乱来过？你这是在破坏我的形象。”

“哈哈……”阿三闻言已笑不合口。

不久那阿四已跑过来，他大叫道：“怎么？换口味啦？小邪……”他发现小星星，愣了一下，人一到地头叫道：“小邪帮主，这位就是老头的女儿？”

小邪笑道：“她叫小星星，是小雨的朋友。”

阿四如鉴定珠宝般地看着小星星，突然他叫道：“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不赖嘛！小星星你今年几岁了？嫁了没有？”

小星星脸一红羞涩道：“十六岁，还没嫁。”

阿四笑笑地转向小邪道：“小邪帮主你准备将小星星分配给谁？”

小邪想了想道：“大蕃薯好了。”

小星星窘笑道：“杨小邪你怎么可以乱说呢？我要跟着小姐不嫁人的。”

阿四笑道：“时间还没到，时间一到我看你可会拉着人家不放喔！”

小星星娇羞道：“才不会哪！”

只见远处，小丁姗姗而来迟。

“哇卡！”小邪叫道：“小丁你满逍遥的嘛！给我逛街。”

小丁呵呵笑道：“我想走着找要比跑着找来得仔细，不对吗？”

小邪叫道：“那你慢慢走好了！”说完转身就要跑。

“小邪——？小丁急道：“开玩笑的啦！我找不到你们，只好放弃了。”

小邪叫道：“哪有说放气就放气？吃饭的时候你敢乱放气？不饿死也得臭死！”

小丁叫道：“小邪，好了啦！”她看看小星星，问道：“她是……”

小邪道：“她是小星星，老头的女儿的朋友。”

小丁笑道：“小星星你好，我叫小丁。”

小星星笑道：“小丁姑娘你好漂亮。”

小邪叫道：“漂亮是漂亮，就是喜欢放气。”

“哈哈……”阿三、阿四已狂笑不已。

“小邪——”小丁脸泛红，直跺着脚。

小邪哧哧笑道：“好吧！小星星我们走，免得小丁她走不动，又放气了，呵呵……”

小星星可听不懂放气有什么好笑，她点头道：“跟我来！”说完纵身往左边山峰奔去。

小邪他们紧跟其后。

经过几座山头来到一处绝涧，绝涧对面是座陡峭高耸入天的山峰，涧宽约十丈左右，深不可测。他们站的地方是雪花轻飘，但绝涧却狂风大作，雪如急雨般地打在峭壁上啪啪作响，风声狂号，扣人心弦，若有人不幸掉入绝涧，必定会被狂风卷去撞壁而死。

小邪问道：“飘花宫就在对面？”

小星星点头道：“是的，我们只要越过绝涧，通过一个小山洞就到啦！”

小邪叫道：“你们这些人也真有毛病，别的地方不选偏偏选到这种鬼地方来装神弄鬼。”

阿三道：“怎么过去？对面都是峭壁，哪有洞口？”

小星星笑道：“如果有洞就不稀奇了。”

“没洞？”阿三奇道：“你想要玩游戏是不是？”呵呵！他想到刚才玩雪球那种刺激性，不禁窃笑不已。

小星星道：“有洞口，但是被大石块封着，外边看是看不到，走，我带你们去！”

五人顺着洞边走了四十余丈。

小星星停下来指着对面峭壁道：“那边就是洞口，你们注意看这些狂风厉雪有什么不同？”

小邪看了看道：“这些雪花冲到这里，好像受到阻力，回旋一下就往下掉了。”

小星星笑道：“小邪你好厉害，一看就看出来，你也知道怎么过去了吧？”

小邪笑道：“很简单，从这里跃到对面就成了。”

阿三惊道：“你没开玩笑吧？这里雪花要比其他地方强劲多得多。”

小邪笑道：“这里是两道劲风的会合处，雪花也都密集在此往下掉，相对其劲道也互相抵消，我们从这里跃过去，就像从一阵轻风中走过去一样。”

小星星道：“不错，这是障眼法，也因为如此飘花宫才不被人发现，我们过去吧！”说完柳腰轻扭，直射对面峭壁，只见她左手轻推石壁，立时出现一方圆不大，可容纳两人并行之洞口。

小邪拉着小丁柔荑叫道：“我来啦！”他俩已经快跃到洞口。

阿三伸手要抓阿四粗手。

阿四叫道：“干什么？”立刻将手收回来。

阿三笑道：“小邪帮主拉小丁的手，我也要拉你的手才像话。”

阿四叫道：“不必！我又不是女人，肉麻！”

阿三叫道：“不必就不必！”他已腾身射向洞口。

阿四大喝一声，威风凛凛地射向洞口，还故意耍花招，在空中翻了三个

筋斗，懒洋洋而柔绵绵地飞掠而过，可惜失了准头，“啪”“哇呜！”，惨叫一声，他已撞在洞口下方之石壁上。“阿四！”阿三一急，连忙轻身出手往下探，抄住阿四左手，这时他已嘿嘿直笑道：“阿四你认为这是肉麻吗？如果肉麻我就放手了。”

阿四全身悬空，只要阿三一放手，他就跌入万丈深渊，他急道：“阿三有话好说，不肉麻！不肉麻！应该的！应该的！快拉我上来。”

阿三笑道：“不会耍就不要耍，摔死蛤蟆也得看时候！”这才将阿四拖上来。

阿四尴尬一笑道：“马有失蹄，人有换手，正常，正常！嘻嘻。”

小邪笑道：“阿四你再来一次让我看看，看你是否不会再失手？”

阿四猛摇手叫道：“使不得，使不得，我时常会失手的。”

“哈哈……”众人轻笑，阿四也跟着笑起来。

小星星道：“进了这里就算到飘花宫跟我来！”她走在前头。

小邪他们也跟下去，他们一离开洞口，石块马上恢复原状，洞内立即黑暗如漆，伸手不见五指。

也不知走了多久，突地——

阳光已射入小邪他们眼眸，“哇！好美的地方！”众人异口同声脱口叫了起来。

只见这美丽缤纷世界，青山绿水，曲桥韵石，琼楼玉宇，雕梁雅屋，古树老藤，芳草鲜绿，群花争妍，灵禽闲逛，异兽追逐嬉戏，白雾轻掩，好一副人间仙境，好一座飘花宫。

此地宁静安详，闻不出一丝人间烟火。正对面有座宫殿式建筑，是用白色玉石砌成，配以红色琥珀梁柱、瓦、窗户，显得高贵而幽雅。建筑之讲究，已无所比拟。宫殿四周种满了各式各样奇花异草，尤以梅花和兰花为最多。梅花分布四周曲径两旁，现在正吐着香蕊，嫣红一遍，兰花则自然生长在奇石岩壁、桥边、水畔，株株轻吐淡淡香气。左边小山有一串小瀑布，承着瀑布是一小湖，湖水清澈见底，顺着小湖是条小溪蜿蜒绕着宫殿。小溪上跨有几座曲桥，其他就是一些灵禽异兽，喜鹊、九冠、鸳鸯、鹦鹉、红鹤、白鸽、鹭鸶……黄莺……梅花鹿、小白兔、小绵羊……还有一些不知名者，应有尽有。

小邪已看傻了眼，他叫道：“这是什么鬼地方，这么漂亮法？”

小丁拍手高兴叫道：“你们看，好多小动物，好可爱喔！”

小星星也笑得甚开心道：“怎么样？还可以吧？”

阿三叹道：“这些肉吃不完啦！”他首先反应的就是吃。真是煞风情。

阿四叫道：“没想冰天雪地之中，还有这么一个好地方，难怪老头会跑到这里来。”

小邪也想到吃，但他更绝，他叫道：“这么多动物，就是没看到黑狗，妈的！”他探头四处寻去，希望能发现奇迹。

小丁笑骂道：“小邪你正经点好不好？现在还想到吃狗肉，真是！”

小星星笑道：“黑狗不好看，夫人不喜欢，所以就没养，小邪你不用找了，一定找不到的，呵呵……”

小邪失望道：“万物具备，只差乌龟狗，美中不足，小星星改天向夫人开导、开导。”

小星星笑道：“我不敢，你自己去。”

小邪叫道：“你不是说夫人很好吗？你怕什么？”

小星星道：“就是夫人太好了，所以我不敢开夫人的玩笑你们等一下，我去请小姐。”

小邪挥挥手道：“不必，看我的！”一昂头就叫起来：“喔呜喔呜喔——小雨我来啦！”

“小邪——”小星星想阻止，但已太慢了。

这声音有如晴天霹雳，震得鸟兽惊惶惧怕，到处乱窜、乱叫，霎时乱成一团。自有飘花宫以来，也没有出现这么大的响声，难怪这些灵禽异兽吓成这个样子。

小邪见状，尴尬笑道：“想不到你家动物看到我竟然这么高兴，嘻嘻。”

阿三叫道：“换我，换我！”昂头就要喊。

“啪！”小邪打了他一个嘴巴，叫道：“不必了，这种事不能多见，省省吧！”

小星星看小邪闯了祸，也不知如何是好。愣在那里手足无措。

小丁叫道：“小邪看你！一来就将人家养的小动物吓成这个样子，你看花园还像花园吗？我们如何向人交代？”她又好气又好笑地望着小邪。

小邪尴尬笑道：“我怎么知道效果这么好，别怕，听说这位夫人是好夫人，也是老头的妻子，怕什么？明天一样一样地弄好就是，别怕！”他挺着胸，信心十足地站在那里。

这时已有七、八名女婢大惊失色地跑出来，一名红衣女婢问道：“小星星这是怎么回事？夫人在后院吓着了！”

“我……我……”小星星望着小邪，半晌说不出话来，紧张万分。

小邪倒是很潇洒，挥挥手笑道：“嗨！你们好！我是来试验你们的动物是否有毛病，我还带了一位医生。”他抓着小丁往前推又道：“不过我看你们的动物都很正常，医生不用也罢。”他又将小丁拉到后面，继续道：“你们有没有要看病的？趁现在医生有空赶快来，不用钱啦！呵呵。”

小丁被拉了两下，粉腮已泛红，但也笑靥不止。

小星星闻言已忍不住笑了起来。

红衣少女也不知道要如何回答才好，尤其是小邪的举动言语，已弄得她差点笑出口，微一定神，她问道：“小星星，这些人是谁请来的？”

小星星道：“他们是小姐的朋友，也是和老爷一起混的。”她可不知道“一起混”是什么意思，只好将小邪的话照说一遍。

小邪笑道：“不必客气，都是自己人，老头怎么没出来呢？”

“我爹不在！”应声而出的是一位身着白衣，美如天仙的小姑娘，她正轻盈含笑地走向小邪。

“小雨？”小邪叫道：“你搞什么嘛！到现在才出来？害我……嘻嘻，弄坏你的花园。”

小雨轻笑道：“没关系，你们快到大厅坐，小星星快去准备茶水，牡丹你们也下去。”

小星星道声“是”已高兴地走向后院。

八名女婢也蹲身答“是”一一离去。

小邪他们已走入大厅。

大厅十分宽敞，居中内壁前置有一琴桌，桌上摆着一具古筝，古筝通体雪白，琴弦透明亮丽，甚是高贵幽雅。琴桌两旁各有八张白玉雕成之太师椅，

椅和椅之间夹有红色大理石茶几，茶几上置有兰花，花儿正轻展芳香。地上则一片红色羊毛地毯，四周窗口挂有轻柔白纱，令人觉得高雅不俗。

小邪坐到琴桌上拨着琴弦叫道：“好，好！真是好……好……小丁这叫什么？”

他连古筝都不懂，哪还懂得琴的好坏，他只是见到那些爱琴之雅士，看到好琴时，都会来这么两下子，他也想来这么两下子，想当当雅士，派头倒是十足，可惜修行不够，只好装上一装，过过干瘾。

小丁笑道：“这叫古筝，咦？”她见到筝是白玉所雕，而前头又有一只淡红色凤凰，她脱口叫道：“残月彩凤琴！”

小雨笑道：“这位姊姊，你眼光好高，一看就猜出来了。”

小丁娇笑道：“小雨，我叫小丁。”

小雨笑道：“小丁姊你好漂亮。”

小丁脸一红道：“哪里，小雨你才是世上最美的姑娘，与你比起来，我就成了庸脂俗粉了。”

